

## 耶穌孝女會的歷史

### 第二冊

## 另一旅程的開啟 1913 ~ 1925

生命是從根源，從其源泉，向我們通傳的。

河川按其湧出的源泉而流長，樹木依其深處的紮根而滋長。

修會的根基是穩固的，甘第達修女曾照料修會在深度中成長。維從其深處才能會晤天主，並答覆天主的召喚。

現在，天主置修會於孤兒的處境，祂要求修會生活一種新的經驗。如何答覆呢？

甘第達修女總是鼓勵面對困難的女兒們，要全心信賴天主，我們的父。即使在感受到十字架的重擔時，祂也在其中顯示其臨在。因此，耶穌孝女會在面對這孤兒處境的十字架痛苦時，並不畏縮。會祖曾多次勉勵她的女兒們要擁抱十字架啊！

「至於我們，我們以身為耶穌孝女為榮，會因十字架而畏懼嗎？不，絕不！加油，我的女兒們，多加油…」<sup>1</sup>

修會將振作精神，面對其存在的另一階段。

藉著會祖留給修會的精神資產，重新獲得力量，並繼續往前邁進。

她的「天主願意」將是繼續催促修會在世界上成長與拓展的格言。

從現在起，固然欠缺她肉體的臨在，不過她那顆曾孕育生成修會的心，將繼續激勵修會的行動，她的精神亦永遠存留。

## 會祖逝世時的修會

會祖去世時，修會的情況如何呢？

---

<sup>1</sup> C. de la MF a la H.J. Gómez, AHFI, Roma A. 1.3/1/240; C.II, n°. 241, pág. 62; 25-IX-1902.

當時有十三所會院，其中有兩所在海外，並已接受第三所會院的邀請，也是在巴西。

自1871年至1912年，共有276位姐妹加入修會，有一些已去世。疾病在有些時期，曾使姐妹人數減少，特別是在受陶成中的年輕修女。會祖必然曾為此非常悲慟。

此外，亦不乏因各種原因而離開修會者。有一些是由於健康情況，另一些則肯定這不是其應走的路。服從的生活，要求深度的克己與自我捨棄，若無天主恩寵，不易擔負。

會祖盡力，務使修會成員適於度修會生活，她特別強調服從，願意此德行出類拔萃，成為耶穌孝女的特殊印記。若不能慷慨答覆，應予以相稱的解決：

「我寄給您某姐妹的資料，讓您與主教協商，豁免其聖願，因為我認為[這位姐妹]不得留在修會內，因為拒絕服從，且不承担所命…已給她多次的考驗，而…在天主面前考量之後，我認為不應多留她在修會內…」<sup>1</sup>

她離去了，留給修會的是豐富的精神，井然有序的修會生活，多產的使徒工作，和未來令人歡愉的前景。這是她的精神遺產，有必要追隨她的足跡。

路標已清楚顯示，路徑也完全被勾劃出來。會憲已標示出行事的程序，指出誰應擔負管理重任，以及修會如何產生一位新的總會長。

目前，由剛去世的會祖的妹妹，也是當時的副總會長Angela Cipitriay Barriola修女擔負管理重責。

她在首封給全修會的公函中指出：

「帶著強烈的痛苦和基督徒的聽命…」<sup>2</sup>

她正式的通告這件大家都已知道的事，在這信中因這離別而充滿深度的悲傷。可是在她大能轉禱內，亦萌生希望與安全的一種深度脈動，確信會祖永不忘懷她的女兒們。

她非常純樸地以簡短的幾句話，綜合了會祖一生所實踐的德行，顯

---

<sup>1</sup> C. de la MF a la D. R. Barberá, AHFI, Roma A. 1.3/1/135; 18-II-1897.

<sup>2</sup> CC. MM. Generales 1905-1939, AHFI, Roma C.2.1/0/0/fol. 15; 10-VIII-1912

示出對她精神的深刻認識。

按會憲在此情況的指示，請大家為亡者祈禱。

這封信的日期是1912年8月10日在撒拉孟加。

她在幾天之後，再次與所有的姐妹們聯絡。告知按會憲在會祖去世的三個月內召開總大會的困難，因為在巴西的會院距離很遠。<sup>1</sup>

於8月14日致函向羅馬詢問之後，收到下述的回答：

「可敬的修女：在回覆您本月14日的來函時，我願因可敬的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的去世，向諸位致最深的弔唁。我在祈禱中常記著她，也為她的靈魂和為耶穌孝女會多多祈求上主。

我已與Vives樞機談及您信中所提的疑點，也已閱讀過您們會議有關總大會的那部分，可以得知副會長應該在總會長去世後的前三個月內管理修會，並應在這三個月內籌組召開總大會。樞機說您可盡力在這三個月內召開總大會，若是籌備時間不足，可以授權延緩舉行，但不得超過六個月。由於目前我們正在這裏研究會憲決定性的批准，我們將標明副總會長應在總會長去世的六個月內召開總大會。

關於在巴西的會院，樞機說由於才剛剛成立，若某位或某幾位姐妹須返國參加總大會，恐怕對會院會造成紊亂。比較好的是她們將選票以秘密密封的信袋寄回，唯有在總大會時才得拆閱。由於位處巴西的兩所會院亦相隔遙遠，亦可以秘密密封的信袋選舉參與總大會的代表人選，被選者再以上述方式將選票以秘密密封的方式寄回。同樣，在小幅度修改會憲中亦加入這項，即位處遠地的會院，得以信袋投票…

至於在巴西要新建的會院，樞機說在籌組開總大會期間，可以逕自召喚修女們，她們可以啟程，無須等待總大會的舉行和總會長的選舉。

我將自己托付於您們的祈禱中。

Carmelo Blay」<sup>2</sup>

總諮議會聚會，對此回覆加以考量與反省之後，遂依Vives y Tutó

---

<sup>1</sup> Cfr. CC. MM. Generales, APN. Esta carta falta en el archive general de Roma.

<sup>2</sup> C. del P. Blay, Agente de preces de los obispos españoles a la Madre Vicaria General, AHFI, Roma A. 4. 1. 1/2/1;20-VIII 1912.

樞機的指示行事。

跟隨她的足跡

修會必須繼續邁進，路程必須再次展開。最首要的目標是什麼呢？毫無疑問，即會祖所留下，且已開始進行的目標。

其中，她所最關懷且僅曾暗示過的，即多祿撒的初學院，副總會長將是那事業的承繼者。

她在1912年8月21日前經北部，準備籌劃。幾天之後，一小批初學生也前往那裡，在多祿撒將成立一所初學院。<sup>1</sup>

那會院日誌記載這則簡明的消息：

「27日，Eugenia Goicoechea修女在兩位初學生陪伴下抵達，她和她們一起開啟了多祿撒的初學院...」<sup>2</sup>

我們在前一階段的歷史中已經看到Eugenia Goicoechea修女在會祖去世之前，已被任命為多祿撒初學院的導師。

有幾位保守生亦在那小鎮上開始其陶成，為了在耶穌孝女會內將自己交付給天主。

倘若甘第達修女還活著，這件事無疑地將是一件大事。現在，都在靜默中展開。外在環境不容許有別的方式。

副總會長在那裏停留短暫的時間，轉往聖巴斯提盎與家人共聚數日，敘述甘第達修女最後時刻的情況。她又在Alzola度過幾天，飲用健康所需要的水。

回到撒拉孟加，有一大堆事務在等著她。依會憲指示，籌組總大會。<sup>3</sup>

她在幾天之後，再度與所有的姐妹聯絡：

「按照總諮議會，我準備在今年的十二月十八日於初學院召

---

<sup>1</sup> Cfr. *Historia de la casa noviciado 1899-1964*, AHFI, Roma P. 0. 9/1, Pág. 33.

<sup>2</sup> *DT*, AHFI, Roma A. 4. 2/13, págs. 105-106; 27-VIII-1912.

<sup>3</sup> Cfr. *FI (1902)*, AHFI, Roma A.2.3/9, pág. 59.

開總大會，如果屆時巴西的選票抵達的話，...」<sup>1</sup>

她在信裏請大家向天主祈求能有一快樂成功的總大會。

撒拉孟加的修會總院繼續有新的保守加入。幾天之中，就加入了六位，會祖無疑地從天上協助聖召的增加。

總諮議會繼續籌組總大會的召開。

修會所有的會院都深感會祖所留下的空虛。在日誌中可以看到此回憶的迴響。

多祿撒的初學院正要度一歷史性的日子：即首次領會衣。那是在同一年1912年的九月底。會院的記錄者提到：

「[28日] Leandro Arcaya神父和他的姐妹抵達，為參與明天的慶典。」

在29日時說：

「Leandro神父舉行彌撒，並讓我們領聖體；差一刻鐘就八點，Secundino神父[Esnaola，駐院司鐸]讓兩位望會生Florentina Caballero和Matilde Barquero領聖體。

彌撒之後，第一位望會生的哥哥Valentín Caballero神父，也是escolapio會士，講了一篇動人的道理。隨後，Secundino神父把會衣授予申請的兩位保守生。

Florentina的代母是Josefa Larrumbide女士，而Matilde的代母是M<sup>a</sup> Cruz Arcaya女士。

祭台裝飾得很好；地上鋪著地毯；風琴伴奏，唱多首讚美詩。然後是「Te Deum」。

有許多人來，一切都好，感謝天主。Josefa女士在另一會院中為親友和客人擺設筵席...」<sup>2</sup>

倘若會祖還活著，必會在此慶典中。多麼渴望她能來參加啊！她將從天上轉禱，增加巴斯各省加入耶穌孝女會的年輕望會生人數。從多祿撒會院日誌的敘述，我們得知初學生的團體在成長。<sup>3</sup>

然而，讓我們再次回到撒拉孟加。在副總會長召開總大會的公函

<sup>1</sup> *CC. MM. Generales 1905-1939*, AHFI, Roma C.2.1/0/1/fol. 16; 14-X-1912

<sup>2</sup> *DT*, AHFI, Roma A.4.2/13, pág. 110; 29-IX-1912

<sup>3</sup> *Cfr. DT*, AHFI, Roma A.4.2/13, pág. 114, 115, 116, 118.

中提到，她會事先通知召開地區性會議的日期。

她事實上在11月 4日寫道：

「函告諸位舉行地區性會議所決定的日期是今年的11月10日，在我們的會院內…，以選出代表，並依照我們會憲第176和177條，選出替代者。一旦選舉後，應記錄結果…」<sup>1</sup>

按上述公函的指示，地區性會議在不同的學校內舉行。有些會院姐妹人數不到會憲所指定的十二人，遂與其他會院配合。日誌告訴我們，她們如何實行此事。

有幾位日誌記錄者非常細心，把過程全記錄下來。有的則只說明有幾位姐妹聚會，扼要記錄這件事。

我們從這些日誌中得知，不滿12位姐妹的學校共組成三組。

其中一組在麥迪那聚會。記錄者寫下：

「在領聖體和望彌撒之後，在聖堂聚集了六位從亞來巴勞，四位從貝爾朗達和五位屬於本團體的姐妹，(人數總共15人)舉行地區性會議，選出參與總大會的代表是可敬的Josefa Rodríguez修女(本會院院長)和可敬的Luisa [Vázquez]，(亞來巴勞會院院長)…替代者是Martina Gabirondo修女，我們在聖善的平安與團結中結束這儀式…」<sup>2</sup>

另一組不同學校組合開地區性會議的地點是在比提亞斯。我們在會院歷史的日誌中看到：

「9日下午六點，六位來此開地區性會議的姐妹抵達了，四位是從艾斯比納，她們是可敬的Catalina Lasa修女和Juana Herranz，María Garmendia和Pilar Yagüe修女。兩位來自貝爾朗達：Antonia Sanchez和Sergia Gómez」。

「10日七點駐院神父舉行彌撒，隨後領聖體，我們有選舉權者共十二位，聚在聖堂舉行地區性會議：可敬的Dorotea Urteaga y Chinchurreta修女，可敬的Catalina Lasa修女，Antonia Sánchez，Juana Herranz，Modesta Salsamendi，María Garmendia，Nila Pérez，Dolores Goicoechea，Asunción Zunzunegui，Josefa Salsamendi，Pilar Yagüe和Sergia Gómez等修女們。由可敬的Dorotea Urteaga神父主禮。

<sup>1</sup> CC. MM. *Generales 1905-1939*, AHFI, Roma C.2.1/0/2/fo1. 16; 4-XI-1912.

<sup>2</sup> DM, AHFI, Roma A.4.4/3, pág. 100; 10-XI-1912

在呼求聖神、祈禱之後，進行院長的提名，被選者是可敬的Dorotea Urteaga修女。然後進行代表者的提名，由可敬的Catalina修女當選。接著，Antonia Sánchez修女當選為替代者。

最後，在感恩的祈禱中結束這儀式…」<sup>1</sup>

在塞高維亞聚會的所有會院，以及伯爾納德和柯卡的姐妹們，選出的代表是María Arruti和Regina Garmendia修女。

擁有足夠姐妹人數的會院，則在其自己的團體內舉行地區性會議，如此進行的有在撒拉孟加的學校和初學院的兩個團體，以及在多祿撒的團體。<sup>2</sup>

地區性會議在指定的日期舉行，被選出的姐妹們，將代表出席即將召開的總大會。

在巴西的第三所學校

修會同時也準備再次向大西洋的另一海岸跳躍。

讓我們稍稍回顧。Antonia Beloqui修女在1912年7月11日從莫西米林告訴會祖說：

「我們隨函附上今天收到的Campinas院長神父的來信給您，您將看到他所提供的建院邀請。我們看了地圖，得知其所提議的建立會院的Caconde城，同屬於這聖保祿省，離此地的距離約略如同撒拉孟加與比多利亞的距離。

根據我們的統計，它的人口是此地的一半，即屬於莫西米林轄區所有村鎮的人口總數是…三萬人，Caconde有一萬三千人。

由於比莫西米林落後，有一好處，即不像此地有不少學校。

您看怎樣比較妥當；許多女修會在這裏的城市正興辦學校，目前正是我們在此地拓展的良機。請您儘速回信，您曉得這位神父在信中急於下決定…」<sup>3</sup>

這封信，即我們在其他時刻曾經提過的，會祖在她去世的前幾天，曾向撒拉孟加的初學院團體誦念這封信。總參議修女們也在當天討論這

<sup>1</sup> *Historia de la casa de* 比提亞斯, AHFI, Roma P. 1. 9/5, pág. 122-123; 10-XI-1912.

<sup>2</sup> Cfr. *DS*, AHFI, Roma A.4.0/28, pág. 64; *DSn*, AHFI, Roma A.4.5/7, pág. 63; *DT*, AHFI, Roma A.4.2/13, pág. 16.

<sup>3</sup> *C. de la H.A. Beloqui a la MF*, AHFI, Roma A.3.1.1/8/15; 11-VII-1912.

項邀請，對此建立會院的事已原則上接受了。<sup>1</sup>

會祖逝世後，再次商討這件事，10月1日舉行院長的選舉，我們猜測在那時已選定組成此會院團體的成員。<sup>2</sup>

被提名的有Eloisa Andrés del Pozo修女，將與她一同前往的是Eugenia Goicoechea · Irene Fernández Anello · María Garmendia · María Iruretagoyena及María Elósegui等修女們。

她們開始準備行程，在10月和11月間進行此計劃，她們在11月底時已備妥可以上路了。

被遣往Caconde的姐妹們，陸續來到了撒拉孟加的初學院。在我們母院的歷史日誌中，幾乎那11月的每一頁都與這即將遠行之事有關：

「12日，María Garmendia修女來了，因為她是被派遣前往巴西的其中一位…」

「14日，Eugenia Goicoechea和Irene Fernández Anello修女從多祿撒來了，為了在前往巴西之前能來此共聚幾天…」

「16日，可敬的Eloisa修女在今晚與María Iruretagoyena修女抵達。Eloisa修女前往伯爾納德向家人辭行，並找Iruretagoyena修女一起來…」

「17日，要前往巴西的姐妹們一起去墓地，在我們會祖面前憑弔…」

「27日，在可敬的Angela和Josefa修女們的陪同下，要前往巴西的姐妹們去學校辭行…」<sup>3</sup>

離開的日期近了，一切都已備妥。她們將離開祖國、家庭、修會的姐妹；但是她們卻帶著至愛會祖去世的鮮明記憶。她會把必要的勇氣通傳給她們，為能全人交付，侍奉天主，以及為等待她們的人服務。

我們知道她們是在11月29日離開撒拉孟加的。日誌提到：

「今天可敬的Eloisa Andrés和Eugenia Goicoechea · Irene Fernández Anello · María Garmendia · María Iruretagoyena及María Elósegui等修女們離開此地，前往Cadiz港，從那港口乘船前往Santos。」

---

<sup>1</sup> Cfr. AHFI, Roma C. 0/2/fol. 98

<sup>2</sup> Cfr. AHFI, Roma C. 0/2/fol. 103

<sup>3</sup> *DSn*, AHFI, Roma A.4.5/7, págs. 63-64

大家都非常高興並充滿喜樂，感謝天主...」<sup>1</sup>

在日誌和初學院的歷史中都未提到是否如同前兩次一樣有姐妹送行直到Cádiz港，Eloisa修女本人在其一封信中寫到她們最好不要去。<sup>2</sup>

## 旅程的印象

撒拉孟加已逐漸遠離。她們已奔往Cádiz港的火車上，每人心中有其特殊的感受。

在途中遇到幾位耶穌孝女會的朋友們，向他們致意。

常去撒拉孟加初學院的Consuelo Girón夫人在Cáceres車站問候她們，且帶來一些禮物。

在Mérida也有相同的情形。她們須在那裏等幾小時換搭火車，有一熟識的家庭邀請她們去做客。只有兩位修女去了，其他的留在原地看守行李。

終於到了Cádiz港。在飯店裡人們已認識她們。那是羅馬飯店；先前遠行的姐妹們都曾在此投宿，很殷勤地接待。

在此城幫助她們的是Petra Ortíz de Urbina y Olasagasti夫人，她是Vicenta San José夫人的妯娌。她陪她們去Pinillos公司確定有關船票的事。隔天還一起去港口送行。

她們在2日清晨前往San Francisco de Sales聖堂望彌撒。在那裏停留了很久。從聖體中汲取力量，在一路上將可能沒有機會領聖體。

回到飯店，十點半時前往港口。

她們準時離開。讓我們來看看當天在Cádiz輪上Eloisa Andrés修女在信中所描述的：

「我們非常高興，毫不畏懼地從地上跳躍登上小艇，再從小艇登上大船，從那完美的梯子上去，我們在這巨大漂浮的家中，猶

---

<sup>1</sup> *DSn*, AHFI, Roma A.4.5/7, pág. 65

<sup>2</sup> Cfr. *C. de la H.E. Andrés a la Madre Vicaria General*, AHFI, Roma C.7.1.9/9/2; 3-XII-1912.

如我們一直都在此處一般,所有的人都很和藹可親...,我們的  
天父和無玷聖母待我們如同女兒一樣,而我們也真是!...」<sup>1</sup>

她們一連串詳細的說出自離開撒拉孟加之後所獲得的印象。她們  
希望第一封信能在船開之前寄出。經詢問後確知可以時,急著把信結束。

在信開始時的一句話,反應出其感受:

「直到現在尚不見任何一位司鐸。願天主受讚美!...」

以及帶著鄉愁的告別:

「再見了,到Canarias時再會...」<sup>2</sup>

這時是1912年12月2日上午十一點半。

她們在Canarias將有機會寄出新的消息。3日,她們在信頭寫上方  
濟沙威的瞻禮日,開始敘述其生活:

「撒拉孟加時間兩點時,我們「Cádiz」輪開始有輕微的移動,  
開始啟航了。大家都被海迷住了...靜觀天主的偉大...與人類  
發明的智慧...」<sup>3</sup>

約五點時,她們開始暈船,無法觀賞,一個接一個回到船艙裏。有  
幾位想堅持,並留在飯廳裏,但是暈船還是戰勝了,只有躺下時才覺得  
舒服些。

在船上的第一個晚上很不舒服。有幾位稍能睡一下;有的則因機  
器與海水的喧騰噪音而不能入睡。

幾乎每位在第二天都能起床。由於船上沒有司鐸,她們遂以其他  
神功代替感恩祭,聚在船艙裏一同祈禱。

逐步詳細敘述時間的分配;用餐的時刻,菜單的情況,別人如何  
接待她們。

並具體如照像一般的描述船艙,船艙的大小,床的尺寸,以及船

---

<sup>1</sup> *C. de la H.E. Andrés a la Madre Vicaria General*, AHFI, Roma C.7.1.9/9/1, a bordo del vapo 「Cádiz」; 2-XII-1912.

<sup>2</sup> *C. de la H.E. Andrés a la Madre Vicaria General*, AHFI, Roma C.7.1.9/9/1, a bordo del vapo 「Cádiz」; 2-XII-1912.

<sup>3</sup> *C. de la H.E. Andrés a la Madre Vicaria General*, AHFI, Roma C.7.1.9/9/2, a bordo del vapo 「Cádiz」; 3-XII-1912.

艙內所有的一切。指定給她們的船艙附有A、C和D的編號。兩種是一樣的，第三種有些不同，不過三者都非常好。

健康情況逐漸好轉。其中最感不適的是Eugenia修女，她吃得很少，不過在船上能睡的著；因此，她們要她儘可能躺在船上。

最不受胃翻滾影響的是Irene修女，她儘情享受碧海藍天。

她們四日抵達Canarias，讓她們親自告訴我們其感受：

「我們在下午五點半抵達Canarias；立即有小艇從群島那邊過來，我們的大船不到五分鐘，已被四、五十艘小艇圍繞著…，他們是來販賣的，有的賣香煙，有的賣橘子；…全都掛有一盞小燈…；那真是很美的一幕。我們上到船的最高處，為能看得更清楚，並觀賞這些小艇與島嶼…，約三小時之久…」<sup>1</sup>

她們那天晚上無法入睡，每位都有相同的感受，當船再度啟航時，她們將決定性的離開祖國。有幾位說是因為有人在運煤上船，不停的說話，所以睡不著覺。不論是這或那原因，想必都有關吧！

幾天過去了，為修會有重大意義的12月8日即將來臨。我們的旅行者是怎樣度過那一天呢？讓我們來聽聽：

「12月7日上午五點，一位官員在甲板上宣佈明天是至潔之母慶日，11日，在全西班牙有熱烈的慶祝…」

她們想必詢問是否在船上有彌撒的慶祝，她們很快得知不會有此安慰，遂寫道：

「我們合靈詠唱一曲Bendita，不對明日的彌撒多抱希望，我們能做什麼呢！我們今天踱來踱去地想，不知如何安排。

至潔之母的慶日！由於沒有司鐸而無法舉行彌撒；也不能領聖體；我們在船艙內以詠唱一曲Toda pulchra和誦唸十五端玫瑰經來滿足自己，在每一次誦唸萬福瑪利亞，努力隱藏已呈現的淚水，免得使人難過…兩位撒拉孟加的姐妹在整個八日慶期內更是鄉愁滿懷，日漸消瘦，可是一切都是按天主的旨意。…我們都很好，也很喜樂…」<sup>2</sup>

---

<sup>1</sup> C. de la H.E. *Andrés a la Madre Vicaria General*, AHFI, Roma C.7.1.9/9/3, a bordo del vapo 「Cádiz」; 6-XII-1912.

<sup>2</sup> C. de la H.E. *Andrés a la Madre Vicaria General*, AHFI, Roma C.7.1.9/9/3, a bordo del vapo 「Cádiz」; 6-XII-1912.

15日，即八日慶期的最後一天...多麼難以忘懷過去的回憶啊！一切都奉獻給無玷聖母瑪利亞，求她降福我們修會。

旅程將抵目的地。彷彿有人通知她們將會提早一天抵達，因此，有可能莫西米林的姐妹們不在港口等她們。

在信尾時說到：

「今天，16日，下午四時已在準備梯子上岸；我們在晚上十一點抵達，不過明天才下船，那是清晨六點。〔這些信〕貼著西班牙的郵票，因為大副答應把信給一位「Valbanera」輪的朋友，那艘船是下一班去西班牙的船，這樣可以省錢...」<sup>1</sup>

17日，她們進了Santos港，船正要靠岸，她們則焦慮的向四週觀看：

「我們全體都極目尋找我們的莫西米林的姐妹們；過了一小時，尚未看到她們，我們感到不安，因為沒有錢付行李的入關費和今天的住宿費...」<sup>2</sup>

一位紳士靠過來，告訴她們不要著急，修女們一定會依約而來，他肯定她們會來。倘若沒有，他會陪她們去通知姐妹們已抵達，免得在火車上錯過了。

「我們遂平安的看著衛生人員等上了船；此時我們的Beloqui修女和Josefa修女出現了。喜樂真是難以形容；她們上了船，我們彼此擁抱，看了我們的船艙，...我們下了船，上了一輛小汽車，前往瑪利亞聖心學校...好熱啊！

我們開始提到難忘的母親的去世，都哭了...我們睡在那裏，第二天早上領聖體，我們十五天之久沒有這福份。領聖體後，Antonia修女立即告訴我Josefa修女不能和我們一起去，因為舊疾復發...必須讓Iruetagoiena修女留在此地陪伴她。我們離開她們時非常難過，遂搭火車前往莫西米林...」<sup>3</sup>

火車爬升到海平面九百公尺以上的高度，鳥瞰整片翠綠田野，...她們在聖保羅休息以恢復體力，遂再次搭火車到莫西米林。

Nora蒙席在火車站接她們，並用車送她們抵達會院。

---

<sup>1</sup> C. de la H.E. *Andrés a la Madre Vicaria General*, AHFI, Roma C.7.1.9/9/3, a bordo del vapo 「Cádiz」; 6-XII-1912.

<sup>2</sup> C. de la H.E. *Andrés a la Madre Vicaria General*, AHFI, Roma C.7.1.9/9/3, a bordo del vapo 「Cádiz」; 6-XII-1912.

<sup>3</sup> C. de la H.E. *Andrés a la Madre Vicaria General*, AHFI, Roma C.7.1.9/9/5, Caconde; 26-XII-1912.

「我們從聖堂大門進去，他給我們聖體降福。副本堂致辭歡迎我們…我們離開那漂亮的聖堂出去用餐；可以想像餐桌上是多麼豐盛。Moisés Nora蒙席坐首位，過不久我們便和姐妹們單獨在一起，多麼喜樂啊！我們聊天說笑，分享恐懼、希望等等…」<sup>1</sup>

她們想留下來和莫西米林的團體共度聖誕節...但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Caconde副主教曾去聖保羅接她們，但在車站時得知她們已先離開了。於是他直接到莫西米林來接她們。雖然她們表達想在此地多留幾天的意願，但是他不同意。

究竟是什麼理由使他拒絕呢？原來是小鎮的居民不斷詢問修女們何時會到，有些人說她們也許不來了。他為此事頗感煩躁，所以急著帶她們回到鎮上去。

她們想讓它明白必須停留的理由，是有一位姐妹因病尚留在Santos，他回答說四位先跟他回去，另外兩位稍晚當病人從Santos回來時再回去。她們將這一切奉獻給天主，並為一切感謝天主。

不得不上路了，她們自己提到在路上所發生的事：

「23日六點半時，一位耶穌會士來給我們送聖體...」

她們提到的是一位曾坐監，後來被驅逐出境的葡國神父。他在Canalejas禁止會士入境的時候來到西班牙，不得不乘船來到巴西。

她們繼續說；

「我們在十一點搭火車前往Caconde，下午四點抵達火車終點站。我們看到三輛小斗篷車和三匹小馬；車輪上滿是泥土。我們用了當地的副主教為我們準備的咖啡和甜點…便上了斗篷車，兩人乘一輛；前後放著行李；車上就已沒有剩餘的空間了。我們上路，猜想一個小時會到，結果走了三個小時，至於在路上，…幾乎不能想像。我們必須上很高的斜坡，車子有時向左傾，有時向右偏…還不只有這個；在抵達那美麗城市前的一小時，竟然下起傾盆大雨，我們好像泡在水裏…（因為斗篷車上沒有車蓬蓋），真的很累人。我們全身都是水。

---

<sup>1</sup> C. de la H.E. *Andrés a la Madre Vicaria General*, AHFI, Roma C.7.1.9/9/5, Caconde; 26-XII-1912.

當我們抵達時，…他們開始奏樂，我們到了會院，許多小姐和孩子們已在那裏，…我們必須從頭到腳都換衣服，但這也有困難，因為衣箱和行李也都被水淋濕了，幾乎找不到乾的衣服。花了不少時間換穿整理好之後，我們鎮定地出來用餐。…非常豐富。我們辭別了人們，…開始整理東西直到凌晨一點才上床睡覺。我們在做整理工作時感到非常喜樂，有人唱歌，有人說笑，並將這一切都奉獻給耶穌聖嬰…」<sup>1</sup>

她們在斗蓬車上走了24公里之後抵達Caconde。時間是1912年的12月23日下午七點。

## Caconde

Caconde屬於聖保羅省和Ribeirão Preto教區。

它亦是在黃金熱潮中誕生的聚落，原本只是一個小村子，在1775年時屬於<聖母領報>教區。

白人、黑人、黑白混血以及黑人與印地安人混血的各種人因著拓荒探險來到這裏，人口遂增加。在1778年時有170人，76所房子和7位家長。他們都從事黃金的交易。

後來，由於礦藏減少；居民陸續遷移，這教區遂趨於消失。

然而，產生另一種開發的形式：即農業。由於其肥沃的土壤，廣闊的田園，良好的水文地理系統和適宜的高地氣候，人們開始種植咖啡。

這地區在相同的<聖母領報>名下，人口迅速增加。於1841年時被升為鎮，1864年時成立教區；1874年改制為區，而於1883年獲得成立為市。

Caconde這個字是來自非洲。直到1947年在葡屬西非的Angola。尚有一個城鎮稱為<聖母領報>的Caconde。它是一個軍事要塞和參謀總部。這一地區有一河流經過，享有良好的高地氣候。

在非洲與巴西這兩個稱為Caconde的地區在地理上很相似，在山岳

---

<sup>1</sup> C. de la H.E. Andrés a la Madre Vicaria General, AHFI, Roma C.7.1.9/9/5, Caconde; 26-XII-1912.

與水文形態上也雷同。

很可能在奴隸制度時代，一些逃亡的黑人將此地取了這名字。

西班牙的耶穌孝女於1912年12月23日傍晚所抵達的正是我們上述所看到的城市，為了投身於幼童和青年的教育使命，而這也正是 Caconde副主教所切願的。<sup>1</sup>

### 第三屆總大會

第三批遠行的耶穌孝女於1912年11月29日離開。

在撒拉孟加將進行一重要的大事：即第三屆總大會的舉行，我們在前面已看到這總大會是在同年的12月18日召開。

初學院為將來此與會的姐妹們備妥一切所需。總諮議會也為最後的細節而開會商討。

她們在這同時也等待遠行姐妹們的消息，預計在12月17日抵達 Santos港。

我們在毛斯藤色的日誌上看到：

「12月17日，收到最後一批前往巴西的姐妹的電報，告知已安抵目的地…」<sup>2</sup>

大家為這個消息都感到欣慰。她們即將開始總大會的工作，姐妹們陸續抵達。她們在20日開始作避靜。

本身有權參與總大會的成員有：總參議修女、總秘書和總會計，以及會院人數有12位或超過12位姐妹的會院院長。未滿12位的會院團體可以與別的團體聯合組成有12位選舉人的小組。從這些小組中選出一位院長和另一位代表的姐妹，她可以是，也可以不是院長。此外，尚得選出

---

<sup>1</sup> Cfr. *Historia del colegio Inmaculada de Caconde*, AHFI, Roma P.4.3/1, págs. 1-3; AHFI, Roma P.4.3/2, págs. 6-8.

<sup>2</sup> *DSn*, AHFI, Roma A.4.5/7, pág. 67; 17-XI-1912; Cfr. *Historia de la casa noviciado 1899-1964*, AHFI, Roma P. 0. 9/1, Pág. 33.

一位替代者。<sup>1</sup>

本身有權參與的姐妹們包括：

Angela Cipitria y Barriola，副總會長

María Igarategui，秘書和第二順位總參議

Wenceslada Hernández，第三順位總參議

Francisca Beloqui，第四順位總參議

Perpetua Quirós，會計

Josefa Uranga，初學院院長

Gabriela Hondet，多祿撒的院長

選舉出來的院長：

Antonia Beloqui，莫西米林的院長

María Arruti，塞高維亞的院長

Dorotea Urteaga，比提亞斯的院長

Josefa Rodríguez，麥迪那的院長

代表的姐妹：

Luisa Vázquez，亞來巴勞的院長

Catalina Lasa，艾斯比納的院長

Manuela Azcue，比瑞隆坡里的院長

Regina Garmendia，柯卡的院長

Joaquina Gómez，初學導師

替代者：

多祿撒學校的Julia Sánchez代替被派往巴西的Eugenia Goicoechea修女。

避靜和準備會議結束時，她們發現Manuela Azcue修女的選票尚未寄達。我們還記得這位修女和Antonia Beloqui修女一樣必須用密封信箋將選票自巴西寄回總大會。

---

<sup>1</sup> Cfr. *FI (1902)*, AHFI, Roma A.2.3/9, págs. 59-60.

在初學院的日誌上記載：

「參與總大會者繼續聚會，今天已發一通電報呈比瑞隆坡里，由於Manuela Azcue修女的選票未抵達，請她授權給一位在西班牙的姐妹。電報內容如下：信件遺失，大會延遲，授權另一位西班牙姐妹。Angela…」<sup>1</sup>

答覆很快地到了：

「我委任Carmen Fernández. Manuela」<sup>2</sup>

立即稍口信到學校，這位修女前來加入總大會的工作。<sup>3</sup>

總會長的選舉訂在24日。我們再次來看日誌：

「24日，舉行聖神的彌撒，按會憲規定，與會者參與彌撒並領聖體。<sup>4</sup>

早餐後，大家同心合意去聖堂向天主祈求光照與恩寵。

主禮一抵達，就位並呼求聖神，遂開始投票。三次計票中均未獲得絕對的多數，會議遂中止…按會憲指示，請羅馬裁決。

下午，所有與會的姐妹們返回自己的學校，除了多祿撒和比提亞斯的姐妹因為路程遠而留下來…晚上有Gallo的彌撒…」<sup>5</sup>

她們向羅馬詢問，必須等候回音。答覆在31日抵達。日誌中記載：

「我們今天收到羅馬的回電…」<sup>6</sup>

電報內容如下：

「修會聖部長樞機授權第四次計票，足夠相關多數的選舉。請通知教會長上。Carmelo」<sup>7</sup>

立即通知各會院，會議將在1月2日重新召開。

由於已屆年終，大家唱Te Deum。這是所有耶穌孝女銘刻於心的一年，在這一年會祖離開了塵世。

---

<sup>1</sup> *DSn*, AHFI, Roma A.4.5/7, pág. 68; 21-XII-1912

<sup>2</sup> *Ibid.* Cfr. AHFI, Roma B.2.1/2/2b.

<sup>3</sup> Cfr. *DSc*, AHFI, Roma A.4.0/28, pág. 72.

<sup>4</sup> Cfr. *FI (1902)*, AHFI, Roma A.2.3/9, pág. 61.

<sup>5</sup> *DSn*, AHFI, Roma A.4.5/7, págs. 68-69; 24-XII-1912

<sup>6</sup> *DSn*, AHFI, Roma A.4.5/7, pág. 70; 31-XII-1912

<sup>7</sup> AHFI, Roma B. 2. 6/21.

初學院日誌的記錄者表達對最近去世的會祖的懷念：

「這幾天，我們很想念我們的會祖，因為在這相同的日子可以看到她非常高興…；她深深感謝天主的慈惠…總是可以聽到她說耶穌和無玷瑪利亞…」<sup>1</sup>

這一年的聖誕節與往常很不相同，大家追憶著與她生活在一起的時日，她總把出自內心的自然喜樂通傳給所有的姐妹。

大家都把憂傷藏在心中…她們知道會祖不喜歡看到她們難過，這理由就足以讓大家努力掩飾了。

世界將展開新的一年，修會新任的總會長也即將露面。

所有的選舉人都抵達，2日到了：

「我們有另一台追思會祖的彌撒，希望她在這一天幫助我們…早餐後我們去聖堂…」<sup>2</sup>

如同前一次一樣，由於Francisco Javier Valdés Noriega主教無法參加，遂由Manuel García Boiza神父代表為主教神長的主席。

主席查驗姐妹人數之後，宣布總大會開始。

任命計票者和秘書之後，按會規183條，進行總會長的選舉。Angela Cipitria y Barriola修女以絕大多數當選。<sup>3</sup>

我們現在插入一封由西班牙主教團代表P. Carmelo Blay在選舉之後的幾天寫來的信上說：

「我向可敬的Vives樞機報告選舉結果。他因以絕對多數選出總會長的事非常欣悅，因為這顯示善神在修會內的帶領…」<sup>4</sup>

主席宣布結果，姐妹們上前向新任總會長致意表達服從。

接下來選舉總參議修女、秘書和總會計。

下述的姐妹當選：

---

<sup>1</sup> *DSn*, AHFI, Roma A.4.5/7, pág. 70; 31-XII-1912.

<sup>2</sup> *DSn*, AHFI, Roma A.4.5/7, pág. 71; 2-I-1913.

<sup>3</sup> Cfr. GARCÍA ALCALDE, Sandalio. *L. R. M. Cándida M<sup>a</sup> de Jesús. Su Insituto y sus fundaciones*, pág. 264; 瓦亞多利, 1913.

<sup>4</sup> *C. del P. Carmelo Blay a la Superiora General*, AHFI, Roma C. 4. 1. 1/2/4; 16-I-1913.

María Igarategui, 副總會長

Wenceslada Hern'andez, 第二順位總參議

Josefa Uranga, 第三順位總參議和祕書

Francisca Beloqui, 第四順位總參議

Victoria Cendoya, 總會計

主席Manuel García Boiza神父和總大會祕書Carmen Fernández Campo修女在文件上簽名。

在1913年1月2日的同一天向修會各會院寄出選舉的結果。這是新任總會長的第一封公函。<sup>1</sup>

會議持續到7日，總大會閉幕。與會的姐妹分別返回其團體。

我們在初學院的日誌上看到：

「總諮議會的修女們在這裏多留幾天以解決所有事項...」<sup>2</sup>

總諮議會看每一地方的需要，為每一學校和會院進行提供適當的人選。

1月10日一封新的公函把任命告知各會院。每一會院收到其相關的任命。在初學院的信上寫道：

「我親愛的女兒們：我通知各位在今年本月的8日所舉行的總諮議會會議中，為這會院所選出的院長是可敬的Regina Garmendia修女；初學院導師是可敬的Joaquina Gómez Lomba修女；此外，按會規255條，亦提名副院長Petra Calzada Moreno修女；第二位參議Clotilde Baldor Pozas修女和會計Perpetua Quirós修女...」<sup>3</sup>

依下列次序寄給其他會院任命的內容：

### 撒拉孟加的無玷之母學校

院長

María Igarategui y Erasquin

<sup>1</sup> Cfr. *C. MM. Generales 1905-1939*, AHFI, Roma C.2.1/1/1.

<sup>2</sup> *DSn*, AHFI, Roma A.4.5/7, pág. 72; 10-I-1913.

<sup>3</sup> *C. MM. Generales 1905-1939*, AHFI, Roma C.2.1/1/2.

副院長	Agueda Galdós Castañeras
第二位參議和校長	Carmen Fernández del Campo
會計	Isabel Sorarrain Legarra

### 貝爾朗達的無玷之母學校

院長	Wenceslada Hernández Arrojo
副院長	Antonia Sánchez Trinchán
第二位參議	Vicenta Albín Agudo
會計	Eugenia Mayo Roteta

### 亞來巴勞的聖女耶穌德蘭學校

院長	Luisa Vázquez Gómez
副院長	Dolores Vales Fernández
第二位參議	Dominica Rodríguez Barruecos
會計	Dolores Aurquía Arruebarrena

### 伯爾納德的我們卡斯提亞之母學校

院長	Agueda Rey Orbe
副院長	Ignacia Labaca Urcola
第二位參議	Gregoria Uranga Almandoz
會計	Antonia Pellejeros Elverdín

### 多祿撒的聖若瑟學校

院長	Gabriela Hondet Marchat
初學導師	Dorotea Urteaga Chinchurreta
副院長	Felisa Plaza Ruiz
第二位參議	Julia Sánchez Rodríguez
會計和校長	Consolación Irigoyen Arruti

### 塞高維亞的耶穌聖心學校

院長	María Arruti Arregui
副院長	Lorenza Beraza Beraereto

第二位參議                      Marcelina Semperena Urdampilleta  
會計                                      Genoveva Machain Imaz

艾斯比納的Caloco基督學校

院長                                      Catalina Lasa Igúsquiza  
副院長                                  Juana Arranz Díaz  
會計                                      Pilar Yagüe García

柯卡的聖若瑟學校

院長                                      Francisca Beloqui Ayerbe  
副院長                                  Ana M<sup>a</sup> Sánchez Sánchez  
第二位參議                              Basilisa Martín Álvarez  
會計                                      Josefa Semperena Urdampilleta

麥迪那的聖若瑟學校

院長                                      Josefa Rodríguez Herrero  
副院長                                  Martina Gabirondo Lasquibar  
第二位參議                              Ignacia Asteasu Altuna  
會計                                      Isabel Comendador Peña

比提亞斯的聖若瑟學校

院長                                      Dolores Goicoechea Olano  
副院長                                  Modesta Salsamendi Garmendia  
第二位參議                              Josefa Salsamendi Garmendia  
會計                                      Asunción Zunzunequi Zugasti

比瑞隆坡里的無玷之母學校

院長                                      Manuela Azcue Ulacia  
副院長                                  Dolores Esteban Muñoz  
第二位參議                              Vicenta Guilarte Alonso  
會計                                      María Sánchez Rodríguez

莫西米林的無玷之母學校

院長                                      Antonia Beloqui Ayerbe

副院長	Eugenia Goicoechea Erausquin
第二位參議	Juana Uranga Carrera
會計	Agueda Hernández Calvo

### Caconde的無玷之母學校

院長	Eloisa Andrés del Pozo
副院長	Josefa González Cortés
第二位參議	María Garmendia Garmendia
會計	Irene Fernández Anello

在通知任命的每封信最後有相同的結語：

「我讓諸位知悉，為能在團體中實現，囑咐妳們要忠實地遵守會憲…

我以我們會祖的十字架苦像，因天主之名，降福妳們，在基督內謙遜的婢女

Angela Cipria, H. de J.

撒拉孟加，1913年1月18日」<sup>1</sup>

總大會的決議案也同這封公函一併寄給各會院。我們選了一些為我們較具意義或較能光照我們傳承的決議案。

當我們看這些決議案時，引起注意的是非常重視關於學生的靈修陶成，一般說來，是有關使徒生活和紀律的範圍在內。具體地有與團體生活相關的規則，使會院和學校的原則能一致，並培養姐妹們的良好精神。

有一些還流露出對剛失去的母親鮮明的回憶。

### 第三屆總大會決議案

由於我們修會是在無玷聖母的庇護下，希望瑪利亞的女兒的修會能在我們所有的學校建立並儘可能培養對聖母的熱心，外在的敬禮還要

<sup>1</sup> C. MM. *Generales 1905-1939*, AHFI, Roma C.2.1/1/2/fol. 25; 10-I-1913.

適應百姓的要求與需要。

尤其在每月的8日至少要誦唸玫瑰經和la coronita de la Virgen。

此外，在較大的學校應明供聖體，朝拜聖母、講道及唱讚美詩。在早上彌撒中以風琴伴奏，並領聖體。每月的首星期五早晨也應如此做。

上述應在聖堂內進行，團體也應在每月8日誦唸la coronita。

在我們學校應有秩序和紀律的規則，由一位校長負責解說並督促實踐；這是在大的學校；小的學校內，院長也兼任校長之職。

為能專心盡本分授課，老師在上課期間，不能接受能導致分心的拜訪；在主日學的課程中亦然。

希望老師全人投入授課，不要操心與課程無關的事，例如並非課堂所需的書寫、繪畫、製圖等等。

除了對幼童之外，對孩子應一律用敬稱您。在外表與孩子的行為上，應注意履行會憲126和127條的規定，得成為修會有用的成員，按修會成立的主要目的愈顯主榮。

在所有耶穌孝女授課的主日學學校應由耶穌孝女管理，若有女士願協助教學，應視之為學校的同工。

由院長選擇，每年至少四次，至多八次，召集姐妹不只是商討事項，也討論會規，應詢問每一位解釋會憲的方式。

大家要多注意長上的尊重，在外表上遵守禮貌與教養的規矩。

努力在我們交談中常說靈修事務，按我們會憲第82條的指示，經常避免批評和所有背後議論。

我們因著貧窮聖願已失去全部所有權；一切必須由長上處置，所有的房間和櫥櫃的鑰匙等等，應放在長上所規定的地方。

在耶穌孝女會內，希望長上與屬下的交往更為溫馨，為此屬下應履行會憲第59條，長上履行第258條的指示。

即使非避靜時刻，長上們在總諮議會安排的時間也適宜聚會，商討我們會院在理念與管理上的一致。

希望保存團體精神，尤其是在熱心神功；因此學校授課的老師由

於職務無法參加所有團體聚會時，至少不可不參加中午和晚上的聚會；在節慶的日子，願參加全部活動。

為了更大的克己與我們靈性生活的益處，大家都應高興地把收到的禮物或捐贈，交給長上，她將其應用在我們和公共利益上，不企圖將禮物和捐贈留為己有。

初學院和學校都應設圖書館，每人應把除了日用以外的書籍都放置該處，且設一人負責，需要用書籍者可以找她。

在為我們已去世的姐妹唸玫瑰經之前，為了我們會祖的靈魂，如唸一遍天主經，在每月9日長上安排的時間誦唸De profundis.

至於我們會祖生前所有的衣物，按現任總會長的意見加以保存。<sup>1</sup>

我們從這些安排可以看出修會行事的大致輪廓，絲毫沒有偏離會祖的精神，仍繼續她所開創的路程。

在我們上述提出的第一條決議中，即可看出瑪利亞的幅度，自始即在修會中非常鮮明。重要的是在會祖去世後的第一次總大會，即以完全的活力顯示保存此精神遺產的興趣，並提出具體實行的方式。

## 新任總會長

在我們歷史繼續往前之時，讓我們稍停下來，以簡短掠影來看看這位將帶領耶穌孝女會的人物。

這位不只一次出現在我們書中的她是誰呢？

Angela Joaquina Cipifria y Barriola於1859年8月21日生於吉布斯瓜省小鎮的多祿撒。

同年同月的22日，由瑪利亞堂的副本堂Luciano Mendizábal神父授洗。代母是Angela Joaquina Odriozola女士<sup>2</sup>。

---

<sup>1</sup> Cfr. AHFI, Roma B.2.9/2/1, y C.2.1/1/2/ fols.

<sup>2</sup> Cfr. *Libro de bautizados de la parroquia de Santa María, de Tolosa*. Libro nº. 23, fol. 173v nº. 181.

她是Cipitria Barriola夫婦七個女兒中最小的一位；也是耶穌孝女會會祖的親妹妹。

她和會祖一樣，在一純樸、有基督徒信德的家庭中成長。

四歲時，即1863年的5月25日，從維多利亞城的Diego María Alguacil y Rodríguez主教手中領受堅振，由馬德里人Cristina Burneti女士擔任代母。

我們不確知她在何時初領聖體。根據當代的習慣，應該是在十歲或十二歲時。我們無法求證，因為在聖瑪利亞堂沒有初領聖體的紀錄。

她從小就很熱心，個性很祥和、親切，由於是家中的老么，特別受到姐姐們的疼愛。<sup>1</sup>

我們不知是否她曾參加當時在多祿撒的初級老師所舉辦，且部份由市政支助的las ikastolas<初級班>，她所達到的教育水準應不會很高。

當Angela十五歲時，家庭遷往聖塞巴斯提盎居住。

父親Juan Miguel擔任某一倉庫的門房。她其中的一位姐姐Josefa Ignacia已經結婚。她的先生Nicolás Taberna是位鞋匠。

他們起初住在Penaflores街，在一古老房子的二樓和四樓。所付的房租不很貴。在夏天出租幾間房間為他們有些經濟上的幫助。當醫生建議甘第達修女和姐妹們進行海水浴時，她們通常都住在那裏。稍晚，她們搬到Idiáquez街和San Marcial16號。<sup>2</sup>

當Angela開始和會祖，也是她的姐姐交往時，確定是在那時候。

讓我們來看一個事實，只是無法清楚標示發生的年代。

Juana Josefa已離開父家多年，他們當時仍住在多祿撒，家人對她幾無所知，或所知很少。最後，她們得知她在撒拉孟加。她的母親在她建立修會多年後來看她。

過了一段時間，Jesús Barriola修女病了。Angela修女在多年之後敘述她的病況：

「她由於高熱而神智不清，聽她說藝語會很難過，她的病那

---

<sup>1</sup> Cfr. B1, AHFI, Roma K.4/1, pág. 159 y RC, K.0/1/51.

<sup>2</sup> Cfr. C.1, nº. 52, n.12, pág. 135; DV, AHFI, Roma A.6/2, pág. 47.

麼嚴重，醫生遂建議領病人傅油聖事。我想那是一個星期六。她有意識並熱心地領受聖事。到了晚上病情轉劇，我們害怕她不能支撐到第二天早上…」<sup>1</sup>。

他們在那情況下通知會祖，當天即得知她抵達的消息。

「在快車抵達的時候，甘第達修女在Emilia Torrecilla修女的陪伴下也到了。由於我去撒拉孟加時還很小，又多年未曾看到我姐姐，所以我認不出她來…」<sup>2</sup>。

這是甘第達修女在創會後第一次返鄉。難怪Angela不認得她。她的母親病況好轉，修女們也離開了。

在那同一年，M<sup>a</sup>. Jesús Barriola和她的小女兒Angela去撒拉孟加過無玷聖母的瞻禮。

藉這些接觸以及先前提過的夏天暑期的接觸，Angela慢慢認識她姐姐，也開始在她內萌生初期的聖召。我們讓她自己向我們敘述：

「我那時開始感到在新的修會內奉獻自己給天主的強烈渴望，由於我的任性和喜歡隨自己的意思，當我向會祖提到這事時，她說：『妳要當修女？妳要當修女可得徹底轉變…』，又有幾次，當我堅持時，她說：『妳以為入修會是做自己想要的，並常常待在我身邊嗎？…』」<sup>3</sup>

會祖對度修會生活的望會生總是充滿慈愛，對她的妹妹卻很嚴格，並給了許多考驗。她看出這為她妹妹是合宜的。她的內在感受是怎樣的呢！Angela修女繼續說：

「她很認識我，看到在我內缺乏謙遜和服從，因此對我不假辭色…」<sup>4</sup>

我們別忘了她是七姐妹中最小的，獲得大家的寵愛，她有點被溺愛和任性，並不奇怪。

「我不曾從她的口中聽到允許我入會的希望…」<sup>5</sup>

會祖每年夏天為洗海水浴回到那裏時，她想必不斷堅持，可是會

---

<sup>1</sup> *Informe de la M. A. Cipitria*, AHFI, Roma A.9.7.4/1, pág. 5

<sup>2</sup> *Ibid.*, pág. 7

<sup>3</sup> *Informe de la M. A. Cipitria*, AHFI, Roma A.9.7.4/1, pág. 7

<sup>4</sup> *Ibid.*, pág. 8

<sup>5</sup> *Ibid.*, pág. 8

祖繼續保持沉默。

約在1884年的七月，她的母親因肺病而再度告急，通知甘第達修女。

她在那個月的六日抵達家門，幫助母親善終。她在當天下午一點半去世，大家正唸著玫瑰經。

Angela說道：

「她最後離開時也未對我的收錄有所答覆，我是如此的渴望，於是我不斷地寫信，雖然都沒有回音。但是在這同時，藉著天主和聖母的特殊恩寵，當然還有她的祈禱，我的聖召逐日紮根，我堅決的相信天主會俯聽我，我將會被收錄。

信最後終於到了，但不是會祖，而是Filomena修女所寫[Suárez是當時陪伴會祖旅行，並擔任秘書]，告訴我可以準備自己了。我倉促地把一切整理好，便由好父親陪同我，也在我姐姐María和姐夫陪同下，終於能前往我長久以來如此渴望去的地方…」<sup>1</sup>

當她決定離開時，她的母親才去世沒多久。Angela當時26歲。

「我在1884年12月1日抵達撒拉孟加，開始保守。可是好像天主在那時也願意考驗我的恆心，因為會祖的病，使我無法穿會衣，直到第二年，1885年的4月5日…」<sup>2</sup>

那一天是當年的復活節，由Enrique Almaraz神父授予會衣，他剛卸任修會神修指導不久。

她剛結束一段考驗，遂即開始另一更艱難的時期。甘第達修女為考驗她聖召的堅固性，對她很嚴格。Angela修女說：

「當我是初學生時，她給我不少考驗…我為此而受苦，但是因為已經在初學院而感到喜樂…」<sup>3</sup>

會祖生病時，Angela修女詢問她的病情，答覆總是「好些了」。可是她懷疑不是這樣，因為醫生一天來看她兩次。

有一天，當她在上手藝課時看到醫生經過，她情不自禁的跑出去

---

<sup>1</sup> *Ibid.*, pág. 8

<sup>2</sup> *Informe de la M. A. Cipitria*, AHFI, Roma A.9.7.4/1, pág. 8

<sup>3</sup> *Ibid.*, pág. 8

問他有關姐姐的病情。醫生驚訝地回答：「您不知道您姐姐的病況如何？現在就要去看她」。當Angela修女告知因為是初學生而不能去時，他答說：「您現在和我一起進去」。

「我這麼做了，但卻付出很高的代價。會祖非常不高興，並向醫生說…她為這件難過的事而病更重，會祖說我是初學，應該與大家做同樣的事…」<sup>1</sup>

在初學院的考驗是連續的，她常是位於末位。雖然會祖責斥她，她仍喜歡去會祖的辦公室。她大部分推說沒有時間接見她而不讓她進去。

「她常考驗我，但我並不沮喪，由於她認識我主要的偏情，努力堅定地將它連根拔除。她常說，正因為是她的妹妹，更要嚴厲地對待我…」<sup>2</sup>

她是如此堅固地奠基在謙遜上，這是她所突出的德行之一。這德行越閃耀光芒，天主便越提拔她到高位。

我們還可加上許多細節證實會祖是多麼努力地在她姐妹身上紮下修道生活的德行。

在她初學的某個時期，Angela感到被推動度一更刻苦的生活。為了想做更多的補贖，她想換到另一個修會，例如聖衣會。她向告解神父表明，他建議她應向會祖陳明。當她進到她辦公室，要說這件事時，她非常的驚訝，會祖在她之前先說話：

「如同我已向告解神父所說的，他告訴我，那些不委順服從者會尋求更多的補贖，我因為在意仇敵，這事也發生在我身上，這是我在天主面前想的…，我當時非常驚訝說：「修女，您看，如果您是在我什麼都未向他說之前去辦告解…，我會相信是告解神父告訴您這一切，但是現在，幫助我相信這是天主的事…」<sup>3</sup>。

這件事是發生在1886年，即她初學的第二年。她從這當中獲益良多，並在1887年的9月18日發初願。

---

<sup>1</sup> Ibid., pág. 8

<sup>2</sup> Ibid., pág. 8

<sup>3</sup> *Informe de la M. A. Cipitria*, AHFI, Roma A.9.7.4/1, pág. 9

她專心讀書，想必攻讀基層教師課程。在編年史的記事本上記載：教師資格<sup>1</sup>。

學業結束，由於當時沒有許多準備好的成員，甘第達修女遂派遣她去創立塞高維亞會院。她告訴我們：

「我由於我們會祖的命令，於1889年的2月7日離開撒拉孟加，為了和Filomena Suárez修女一起留在塞高維亞面對工程和有關學校的事宜。會祖也停留在那裏一段時期，主持1889年5月8日的開幕式。

幾天以後的一個下午，她在聖堂，並要我跪在聖體龕前，對我說：『是天主的旨意，要您留在這裏負責這會院』。我不願意，且哭了不少，我求她，這一切都無用；我那樣做只是使她痛苦；最後，她慣常地要求我要堅守服從，遂返回撒拉孟加，並把學校的管理留給我…」<sup>2</sup>。

想必這位年輕的院長，在面對需承擔的責任時，有寫信給艾朗神父吐露自己的心情。

我們到目前為止，沒有Angela Cipitria修女曾與艾朗神父保持聯絡的訊息。但是，另一方面並不奇怪，會祖想必使她的妹妹與他有所來往，並讓他帶領她的靈魂。

在修會總檔案中保留了幾本她寫靈修筆記的小本子，她在其中把一本抄寫了神父鼓舞激勵她的勸言。當她被任命為塞高維亞學校的院長時：

「妳怕什麼？為什麼難過？我很高興別人把這會院託付給妳。看這會院的名稱：耶穌聖心；而和祂在一起，妳會怯懦嗎？…」

後來，繼續：

「努力遵守紀律，但是要溫和，…致力忍耐…，少懲罰…，以明智在私下勸別人。絕不可荒廢祈禱，若不能以這方式，則以另外方式，總要時常祈禱，並確知別的姐妹也祈導…」

神父堅持要她遠離畏懼：

---

<sup>1</sup> Cfr. *BI*, AHFI, Roma K.4/1, n°. 46, pág. 159 y *RC*, AHFI Roma, K. 0/1/51.

<sup>2</sup> *Informe de la M. A. Cipitria*, AHFI, Roma A.9.7.4/1, pág. 10

「妳不應為了苦惱和畏懼而擔此職務。妳想妳是所有姐妹中最末的一位。妳曾有的熱忱是什麼呢？在靜默中最謹守紀律，以愛德最和善的對待每一位，在團體中最刻苦，這樣妳將樹立善表。妳這樣想：妳昔日最末一位應該並渴望做的，雖然現在是第一位仍照樣去做…，妳還有更多的機會嗎？最好。妳會不忠信嗎？在妳自己這方面有什麼呢？什麼都沒有；但是靠著恩寵，擁有一切；這樣畏懼就會遠離了…」<sup>1</sup>。

她當時很年輕，以善良和交付，和其特有的純樸擔任此職務。她在那會院十八年，其中為了在麥迪那和在艾斯比納團體擔任職務而有些中斷。

1894年8月至1895年1月在麥迪那。我們知道創立那會院時曾有的困難。只有以一顆善良和忍耐的心，才能忍受在初期時贊助者Isidoro Sanz神父的古怪脾氣。<sup>2</sup>

我們不確知她在艾斯比納的時期。會祖的兩封信與她在那裏的停留有關，但卻未說明她在那團體中擔任職務的動機。在信上說：

「我派遣Indalecia修女[Crines]去塞高維亞，Angela修女將去艾斯比納一段時期，如您所說的，當您好一些時。在這裏很不好，從塞高維亞來信說她正面對一張高傲的臉…」<sup>3</sup>。

這封信是1895年11月29日在多祿撒所寫的。

這封信寫後不久，她在同一地方又談及這事。Martina Gabirondo修女是當時艾斯比納的院長。是什麼理由使塞高維亞的院長擔任那團體的職務呢？在信上亦不清楚：

「Angela修女將從[12月]9日起在艾斯比納，我告訴她於停留在那裏的時期負責會院。至於在塞高維亞，Indalecia修女將代替Angela修女…」<sup>4</sup>

當院長會議在1902年夏天舉行時，她被會祖選為陪同她去羅馬的人選。會祖可以向她傾吐一切艱辛，那旅程含有的加爾瓦略山的痛苦，多過大博爾山的榮耀。

---

<sup>1</sup> *Apuntes espirituales de la M. A. Cipitria*, AHFI, Roma K.7.0/4, pág. 1-4 y 11-12.

<sup>2</sup> Cfr. *DM*, AHFI, Roma A.4.4/1, pág.24; 10-I-1895.

<sup>3</sup> *C. de la MF a la H.A. Robles*, AHFI, Roma A.1.3/1/104; C.1, n.º 91, pág. 215; 29-XI-1895.

<sup>4</sup> *C. de la MF a la H.A. Robles*, AHFI, Roma A.1.3/1/106; C.1, n.º 93, pág. 218; 13-XII-1895.

她在1903年的9月24日與會祖和其他姐妹一起發終身願，把一生奉獻給天主。人數一共43位。

她很熱忱並嚴格要求保存會祖所傾注在修會內的精神。支持她所有的領導，並努力遵守她一切的指示。

她在博愛窮人上也特別突出。

她的愛德在對待病人上更是到了極點。她努力讓護士們對修會受苦的成員殷勤照顧。

她在擔任總參議和副總會長之後被選為新任總會長，進一切努力保存所領受精神遺產的一切本質。

為了結束我們這篇對於被選繼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之後，擔任修會管理者在性格上的簡單概述，讓我們來了解她在承擔大任時心中的期盼和渴望。我們在她靈修筆記其中的一本收錄到下述的：

「我的天主，祢揀選我成為我們會祖的繼承者，為帶領這修會的管理往前邁進…」

她如同她的姐姐一樣有高度的貧窮意識，知道在天主的光榮和修會利益有需要時，絕不欠缺神聖的助祐和甘第達修女的力量為開始這困難的事業：

「我在任此困難職務時，雖明認自己的貧窮與無能，…但是，依恃祢恩寵的助祐，祢以曾照亮我們會祖，使她精神富裕的光明來光照我，堅固我的靈魂…」。

現在，她肯定地接納天主的旨意：

「藉這份依賴，靠祢的降福，我將開始管理這份祢的事業…」

她是多麼了解會祖所謂這修會是天主的事業！而她繼續：

「我所不能的，我求祢補充，我的天主，因為祢知道為如此大的事業，我的無能和缺乏天賦…」

祢是無上的智慧，祢能使聖神降在我身上，一如昔日曾降在宗徒身上一樣…主啊，求祢在祢可憐的女兒身上工作…這樣我將能多多光榮祢，盡一切所能為人靈，和祢所託付於我職

務者的聖化而工作…」<sup>1</sup>。

她充滿使徒精神向上主懇求：

「修會所有和每一位成員，成為忠信的女兒，以真正的精神在教育 and 青年的培育上工作，好能為天堂賺得更多的靈魂…」

她在我們天主父面前也堅持懇求，讓修會能忠於甘第達修女的創會神恩：

「主，求祢在所有耶穌孝女身上傾注我們會祖的精神，使我們全體都能操練她以聖善的生活所立下的德行…」

她在與會祖相契的氛圍下，能分享甘第達修女內心深處的感受：

「妳不要讓妳的任何一位女兒偏離我們聖善會規的精神…  
(如同妳在生活中所做的)，向聖母祈求，在她的氈衣下庇護耶穌孝女會…」

至於我，請賜我認識天主的旨意並忠信履行的恩寵，成為修會成員的模範，度聖善的生活，直到妳在我死時來接我的時刻，如同妳真正的女兒，並和妳一起在天堂…」<sup>2</sup>

這位就是天主所垂顧，選來帶領耶穌瑪利亞甘第達已開始的事業繼續往前邁進的婦女。她將是她最忠實的追隨者。我們在接下來的內容中，將逐步與她在十二年中的作為有所接觸。

## 路程開始的第一步

天主對人類發言，為實現祂的計劃。祂對每一個人有其聖言。

這聖言也同樣地向Angela Cipitria y Barriola揭露了。

第三屆的總大會選舉她為這身體的首領，這還不很大，稱為耶穌孝女會的團體。教會因天主之名已予以認可。

---

<sup>1</sup> *Apuntes espirituales de la M. A. Cipitria*, AHFI, Roma K.7.0/5, pág. 1-8.

<sup>2</sup> *Apuntes espirituales de la M. A. Cipitria*, AHFI, Roma K.7.0/5, pág. 9-10.

天主曾逐步準備了她的生活，在此時把一項使命交付給她。

這使命即是一群人中間鼓舞相同的理想，推動契合的精神以及接受相同的神恩：亦即耶穌瑪利亞甘第達所銘刻於其修會的創會神恩。

有幾項事業亦將在她手中完成，為了天主更大的光榮和人靈的益處。

藉這些因素，逐漸形成我們歷史的河流，它將繼續往前流動，且不與其泉源失去連繫。新任總會長是如何關懷這份延續啊！

1913年1月已過了15天，我們在前面已看到其辛勞地工作。可是還有其他事務在等著她。

與許多的事情直接接觸時，她發現有必要找人諮詢商量。

有一些在會祖名下的捐贈文件，她已在遺囑中把一切留給修會，Angela修女想知道應如何處理。<sup>1</sup>這是她首次旅行的動機。

耶穌孝女們在瓦亞多利有幾位對修會忠心擁護的好友。

可是在前往那裏之前，她願意首度離開初學院，無玷聖母學校。

星期天，12日，總會長在秘書的陪同下，去到位於沙摩拉街的會院。學校的日誌記錄者在當晚記載：

「可敬的會長和其秘書及Perpetua修女來了，孩子們以朗誦詩詞，歌唱和信函向擔任新職的她們祝賀…」<sup>2</sup>

傍晚回到毛斯藤色，因為天色已晚，她們是乘車回來的，總會長和其秘書的行程定在1月20日，將前往Gran Promesa城。

事先已把行程通知Urbina San José家庭。

他們一如往昔，殷勤地去車站接她們。他們永是會祖過去無論因任何原因必須去瓦亞多利時留宿的地方。我們已知道這家族與耶穌孝女會友誼的連繫。

她們在那裏停留兩天，處理有關事誼並拜訪了幾戶友好家庭，問候了Estrella夫人及其丈夫Ricardo Vázquez-Illá先生。我們不會忘記薩百

---

<sup>1</sup> Cfr. *DMIA*, AHFI, Roma C.3.1/1, pág. 1 y A.0/3.

<sup>2</sup> *DSG*, AHFI, Roma A.4.0/28, pág. 79; 12-I-1913.

德夫婦是多麼愛甘第達修女。她們也不能不探訪Angelita夫人，即Ramón Noriega先生的夫人和Vicenta San José夫人的表姐。

她們須多次重覆敘述甘第達修女生命的最後時刻。秘書在Angela修女的旅行日誌上寫道：

「大家都想知道我們會祖善終的情況；可敬的總會長看出他們的好心，遂都詳細敘述…」<sup>1</sup>。

秘書繼續：

「我們一得知這次旅行所需的資料，遂在23日晚上，在新任院長可敬的Regina Garmendia修女的陪同下，從麥迪那車站返回初學院…」<sup>2</sup>

當天收到撒拉孟加Fray Francisco Javier Valdés Noriega主教在那天下午於Bussot(Alicante)的療養院去世的消息。他的遺物被移回撒拉孟加。

「26日下午4點在城中的主教座堂舉行殯葬禮。追思禮是在27日星期一舉行，教長( Sr. Magistral )D. Nicolás Pereira誦唸亡者禱文…」<sup>3</sup>。

我們從無玷之母學校日誌中得知有幾位修女去參與追思禮。

在主教生病期間，由Manuel García Boiza神父代理主教一職，治理教區。我們遂記得當Valdés Noriega主教因病不能主持第三屆總大會時，即是由他代表。

1月31日，Ceferino Andrés Calvo神父任命為總副主教，Manuel神父遂結束其代理之職。

總會長在二月初開始訪問各會院，大家都渴望看到她。

6日，她在秘書Josefa Uranga修女陪同下前往伯爾納德，在麥迪那過夜，第二天早晨十一點繼續其旅程。

抵達Santa María de Nieva車站時發現沒有車子去接她們。車站離伯爾納德有九公里之遠。

---

<sup>1</sup> *DVMA*, AHFI, Roma C.3.1/1, pág. 2; 23-I-1913.

<sup>2</sup> *DVMA*, AHFI, Roma C.3.1/1, pág. 2; 23-I-1913.

<sup>3</sup> *ANDRÉS LÓPEZ*, Toribio, *Salamanca y sus alrededores*, pág. 376. Salamanca, 1944.

她們開始徒步行走，靠近Miguelans時，伯爾納德的贊助人的兄弟Pedro Liorente先生的車子出現了。她們上了車前往學校。當她們走在路上時，是多麼懷念親愛的會祖啊！她曾多次走在路上歷經寒冷和酷熱。

到了會院，受到團體熱忱的歡迎。彼此都很高興。

大家都表達願意和會長單獨談話的渴望。姐妹們要求她每年都來此訪問。會長回答將儘可能地來。

她與她們共度24小時，大家都受到鼓舞，8日中午12點，搭火車前往塞高維亞。她們很感欣慰地離開了大家。

這訪問雖簡短，但那純樸婦女的溫和言語，給了她們養分，為繼續光榮天主和人靈益處的工作。<sup>1</sup>

下午三點半她們抵達塞高維亞。這出其不意的來訪帶來很大的驚喜。

在那團體中有位生重病的Catalina Belderrain Arrastoa修女，她曾多次表達想見這位總會長。Angela修女來到塞高維亞的動機正是要來見這位修女。修會對這位年輕修女曾抱很大的希望。她在撒拉孟加作初學。發願後不久，一學業結束即派遣到塞高維亞的學校。過沒多久即宣佈她有結核病，並逐漸耗損她的生命。這疾病在那時代很難醫治，幾無希望痊癒。

她們看過這位修女後，沒有遲延，繼續旅行到馬德里。

她們在要搭的火車上遇到Josefa Semperena修女。她在Mariana Recio修女陪同下前往西班牙的首都看耳疾。

途經艾斯比納時，那會院團體來到車站，上了車，一起搭到San Rafael。她們在那裡相互辭別，有的回會院，有的繼續其路程。

總會長去馬德里的理由是為看住院的Agueda Galdós修女，醫生在數日前才為她動了疝氣的手術。

Angela修女也利用這機會探訪了幾戶認識的家庭：Castellanos侯爵夫婦，Trives女侯爵和José Orellana先生，這位先生是耶穌孝女所認識的一位司鐸。他把幾位年輕女孩介紹給總會長，看看是否我們修會能收

---

<sup>1</sup> *DMJ*, AHFI, Roma C.3.1/1, pág. 3-4.

錄。某位曾被收錄了。她覺得其他的幾位對修會的宗旨不太合適。

在首都停留的時間比預計的要長，因為Josefa Semperena修女的耳疾必須開刀，而總會長不想在未得知結果之前離開。<sup>1</sup>

我們在Angela修女的生平記錄中簡述她對病人的特殊關愛。現在我們有機會證實這點了。

她終於結束在馬德里的停留。秘書在旅行日誌上記載：

「16日，她前往我們在亞來巴勞的學校，她很想看所有的姐妹們…」<sup>2</sup>

她們喜樂地接待她，雖然並不預知她的抵達。

她與所有的姐妹們在一起

「…大家對她的勸勉都很振奮，她不希望別的，只願意我們大家都效法那位受讚頌的會祖…」<sup>3</sup>

她們在2月18日啟程回撒拉孟加。

在1913年的前三個月有4位保守生加入修會。

天主也同時帶走了幾位耶穌孝女和祂在一起。

多祿撒團體的Petra Cebada Conde修女已長期受胃潰瘍或胃癌的疾病之苦，她總是以忍耐的克己來接受。從去年12月起，她的病況轉劇，同月28日醫生建議她領聖事。她在光照和虔誠中領了聖事。

她的痛苦持續著。多祿撒團體的日誌逐日記錄她的病情，我們終於在2月27日看到：

「她在八點一刻於平安中去世…，我們很親愛的Petra修女，她已經領了至聖聖體…，以她的謙遜、忍耐、服從、克己建樹我們…」<sup>4</sup>。

Petra Cebada Conde修女是首批六位耶穌孝女之後第一位加入修會的。現在，她也是緊跟在甘第達修女之後回到父家的第一位。

---

<sup>1</sup> Cfr. *DMIA*, AHFI, Roma C.3.1/1, págs. 6-7.

<sup>2</sup> *DMIA*, AHFI, Roma C.3.1/1, pág. 7.

<sup>3</sup> *DMIA*, AHFI, Roma C.3.1/1, pág. 7.

<sup>4</sup> *DT*, AHFI, Roma A.4.2/13, págs. 129-130; 27-II-1913.

她深具修會服從精神，是一位長上能放心告知一切合宜或決定事項的修會成員。

「我們不應忘懷這些好姐妹，我們真是虧欠了她們…」<sup>1</sup>

在寫她訃聞的信上都是以這句話結束。

## 一件好消息的迴響

在修會的生活中，痛苦和喜樂相互交織著。所有可能偶發的人性事件，都屈服在這法律之下。

耶穌孝女在此刻將有一件光榮大事。

好像在天上的會祖急著協調會憲決定性的批准。她才離去沒多久，我們即獲得這久被盼望的批准。天主不願在這世上滿足她的心願，寧可她在上面與祂一同分享。

這件大事相連的兩個日期：1912年12月3日和1913年1月15日。

教宗庇護第十在前一個日期決定性地批准了會憲。法令則在第二個日期簽署。

這件大事有其運作的過程。

我們還記得在1902年的會憲批准是在〈試用〉。

1906年的8月25日，擔任總會長的會祖與其諮議會聯合向羅馬提出延期的申請，因為試用期即將屆滿。<sup>2</sup>

主教聖職部在1907年5月給予上述申請五年限期。此份文件由執行長官Ferrata樞機簽名，秘書Giustini副署。<sup>3</sup>

此程序繼續。1912年5月10日，總會長和其參議會再次與聖座聯

---

<sup>1</sup> 38; AHFI, Roma K.7.1/2/foi. 3.

<sup>2</sup> Cfr. AHFI, Roma A.2.4/3; 25-VIII-1906.

<sup>3</sup> Cfr. AHFI, Roma A.2.4/4; 13-V-1907.

繫。<sup>1</sup>

這次向教宗庇護第十申請決定性地批准會憲。

在這同一申請中有下述幾點改革：

- 將保守期限由六個月降至四個月；
- 允許每日領聖體；
- 在公開告罪時能由其他姐妹指控；
- 副總會長為總會長之後的第一順位。

1902年批准的會憲條文與被呈上去請求決定性批准的條文是一樣的，只有一些非本質性的，或為配合新的教會法而有的修改。

耶穌孝女使徒工作所在地的主教們的推薦函全都抵達羅馬。其他與修會認識接觸的主教們的推薦函也已抵達。<sup>2</sup>

結論我們都已知道。耶穌孝女擁有決定性的合法法典。教會已給予批准。

在修會總檔案中保留Carmelo Blay神父於1913年1月16日從羅馬寄給耶穌孝女會總會長的一封信。他在其中提到下述的：

「如同我在前一封信中說的，我希望能寄給您會憲批准的法令。今天我很高興做這事。我以掛號包裹跟這封信一起寄您一份決定性批准文件的副本…」<sup>3</sup>。

一旦收到此文件，總諮議會遂在2月23日開會，同意向會院通告此事。[1]

Angela修女內心的感受明顯地反映在她將此事通知給姐妹們的信

---

<sup>1</sup> Cfr. AHFI, Roma A.2.5/1; 10-V-1912.

<sup>2</sup> Cfr. AHFI, Roma A.2.5/3; 23-V-1912, Salamanca.

Cfr. AHFI, Roma A.2.5/4; 30-V-1912, Ciudad Rodrigo.

Cfr. AHFI, Roma A.2.5/6; 4-VI-1912, Sevilla.

Cfr. AHFI, Roma A.2.5/7; 8-VI-1912, Ávila.

Cfr. AHFI, Roma A.2.5/8; 12-VI-1912, Vitoria.

Cfr. AHFI, Roma A.2.5/9; 12-VI-1912, Valladolid.

Cfr. AHFI, Roma A.2.5/10; 14-VI-1912, Campinas (Brasil).

Cfr. AHFI, Roma A.2.5/11; 2-VII-1912, Segovia.

Cfr. AHFI, Roma A.2.5/12; 12-VI-1912, Plasencia.

<sup>3</sup> C. *Del P. C. Blay a la Superiora General*, AHFI, Roma C.1.1/2/4; 16-I-1913; Cfr. AHFI, Roma a. 2. 5-13.

上：

「我至愛的女兒們：我滿懷喜悅的告訴妳們，對女兒富於仁慈的天主，使教宗庇護第十對我們會祖和其諮議會提出有關會憲決定性批准的申請有正面的答覆。根據法令，批准日期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三日，在一月份收到從羅馬寄回的會憲，其中有其細節的修改，在稍後將寄給大家實行之。

我的女兒們，你們已看到這是善良的耶穌透過無玷瑪利亞願意賞給這修會的許多特殊恩惠之一。

總諮議會已決定，在我們所有的學校於這次復活節慶日的那天，以大禮彌撒和全日明供聖體向施予一切的天主表達感恩……」。

(64)在復活節的慶祝中加上這修會的大喜樂是多麼好的機會！

那一年復活節的阿肋路亞歌聲必然在所有的和每一位耶穌孝女心中引起特殊的迴響。

總會長也不忘在此良機將她內心所企望的散播給她的女兒們：

「我的女兒們，我勉勵妳們在自己這方面要有忠實的回應，準確地履行我們會憲的內容……」

我們知道甘第達修女是如何叮囑她的女兒們忠實地遵守會憲；因此，總會長提到她說：

「這是我們會祖最熱切的渴望；不倦地為此工作和犧牲，為在這事上尋求天主更大的光榮。如果我們自承是她的女兒與效法者，我們遂有義務緊隨她的足跡，不要使我們任何一人在天主面前需為她事業的下降負責，她是在無玷瑪利亞的默感、帶領與支持下創立的……。

加油吧！我至愛的女兒們，依靠我們兩位母親的庇護無玷瑪利亞和我們可讚美的會祖，我們一齊為修會的拓展不倦地工作，常透過無玷瑪利亞，愈顯主榮。」

我們會祖是如何有力地將瑪利亞精神的神恩銘刻在初期的耶穌孝女會內啊！

總會長在信尾以這句話結束：

「我在耶穌聖體前懇求祂的母親，願見到妳們都非常聖善，並以我們會祖的十字苦像祝福妳們，

在基督內謙遜的婢女

Angela Cipitria , H. de J.

撒拉孟加, 1913年3月8日」 <1>

(65)我們從後來相似的情況中，可以更瞭解修會在接到此消息時，所經驗到的喜樂。

日子過去，在那年的復活節將實行總會長和其諮議會對會院的請求。

會院日誌中有這感恩慶祝行動的簡述。

有一些是從收到公函開始記述。比提亞斯的日誌說：

「3月14日收到總會長的一封公函，告知會憲的決定性批准，並要求在復活節舉行大禮彌撒來感恩…」 <1>

記錄者在幾天後繼續寫：

「24日，十點半的大禮彌撒由本堂Emilio Arbeloa神父主禮，由副本堂Alfredo Castellano神父和駐院神父D. Joaquin Agorreta輔禮。

市政人員、司法官、軍人和許多的民眾參加…全日明供聖體，唱Te Deum大讚美詩。

下午公唸玫瑰經，estaci'on 和reserva。一整天都有四位小女孩每位半小時守聖時，還有幾位婦女。

上述這一切是為履行本月14日所收到的公函…」 <2>

我們在塞高維亞會院的日誌上看到：

(66)「由教區修院院長主禮，…十點大禮彌撒，由修女和孩子們詠唱，…按照由諮議會所收到的公函指示，為會憲決定性的批准獻上感恩。一整日都明供聖體，五點半時有reserva…參禮的有D. Epifanio [Marinas] ,D. Victor [Mart'in]，主日學的婦女們…」 <1>

我們在多祿撒看到：

「為了會憲決定性的批准，舉行感恩禮。修女和學生們輪流守聖時直到四點…公唸玫瑰經和Se resev'o…」 <2>

負責寫 麥迪那 學校日誌的姐妹記載：

「為舉行會憲批准的感恩禮，我們今天在學校有由學生詠唱

的彌撒，一整日明供聖體，修女和學生們輪流守聖時；下午有 la reserva，今日也為學生們贈送的耶穌聖心像舉行揭幕禮。一切都很好，感謝天主…」<3>

這是修會喜悅的時刻，所有的耶穌孝女都被相同的感受所碰觸：即對天主洪恩的感激。大家都努力按其創意和可能性來表達對天主的讚頌。

我們那時耶穌孝女的心中，也對去世的會祖懷著親密與感恩的回憶。倘若她還在，她將會怎樣地在那天與全修會分享對天主的感恩呢！

## 保留對她的記憶

(67)會憲決定性得的批准才抵達沒有多久。

當耶穌孝女會的總會長開始收到記述會祖生平的請求時，上述正式的批准法令尚未收到。甚至具體有一個人全勤願意做這件事。

謹慎的她首先祈禱，這是光照的泉源。後來，再與幾位非常認識且尊重修會的明智人士商討。

在總檔案中保存兩封信顯示了這件事。

我們從信上得知她曾寫信給Vitoria的主教D. Jos'e Cadena y Eleta和當時Rodrigo城的主教D. Ram'on Barber'a。這兩位都給她提供幫助與指引。

Sr. Cadena y Eleta在1913年 2月 7日的信上答覆說：

「我的看法與您一樣，甘第達修女的生平應由一位認識她，且在她生前與她有接觸的耶穌會士來寫；因為在她創立修會時指引她的是耶穌會士，而她總是與耶穌會神父商討一切的事…」<1>

(68) Angela修女諮詢此事時，也問他何人是寫會祖傳記的人選，Cadena y Eleta主教繼續：

「這並不是說奧斯定會神父Mariano Rodrigo不能很好地寫出她歷史的生活…」<1>

他繼續給一些準則：

「我認為您們絕不應把甘第達修女所寫的或正本信函給別人，唯在有需要時，有限地給予副本…」<1>

D. Ram'on Barber'a給耶穌孝女會總會長的覆函中是這樣開始的：

「如果是我的第一個反應，我會鼓勵您往前走，不要猶豫，不過這樣易照感覺而行，而非經過反省。

我認為要寫一位如此屬於修會人物的傳記或生平，必須有些條件，我不知您們是否有這樣一位好的會士，目前我不清楚，不敢對您有所建議…」<2>

他後來又反省甘第達修女的傳若由一位會士或由一位耶穌孝女來寫有何區別。他看由前者執筆較公正，但也指出一些不利之處，是由後者執筆所不會有的。

Cadena y Eleta主教也在同一方面指出要謹慎給與文件和信函。在結束時說：

「您在未與諮議會商討之前沒有散發紀念物的作法是很正確的…」<2>

(69) Angela修女認識自己的謙遜與謹慎，在這麼重要的事上是不會獨斷獨行的。

我們現在來看看前述那位奧斯定神父向耶穌孝女會總會長的建議：

「尊敬的總會長：

我仔細考量，甚至感覺到下定決心要寫甘第達修女的生平，我不知是否這是我的錯覺，肯定的是在我內有一股推動告訴我：寫吧…」<1>

這位神父對甘第達修女的認識到什麼程度？我們修會歷史沒有關於他的任何記載。

從D. Ram'on Barber'a的表達方式來看，雖然他曾是撒拉孟加教區

女修道院的總管，也不認識他。

Mariano Rodrigo神父在信中表達他願儘早開始的熱忱，並向總會長提出收集更多資料的方法。他要求秘書一份根據秩序建立各會院的簡述，並在結束時說：

「這一切不僅使甘第達修女的生平為人所認識，同時也使您們所屬的修會…」<1>

這封信的日期定1913年2月4日，撒拉孟加。在信頭上寫著：「奧斯定會神父，Calatrava學校」。

這是我們對Mariano Rodrigo神父身份唯一擁有的確認。

總會長曾將此事與其諮議會商量。她清楚看出所必須做的，遂決定寫信給耶穌會的省會長Pedro Bianchi神父。並附上其參議修女們的一封信。這些信上表達願意儘快擁有會祖傳記的渴望。Angela修女解釋這是許多人的要求，同時，也有人願意寫，可是這與修會內部許多組織重要的事件有關，她感覺到某種矛盾。此外，這又是大家多麼關注的事...！

我們先前看到，Angela修女在向Cadena y Eleta主教諮詢時曾表示甘第達修女的傳記應由一位耶穌會士來執筆，這就是她在信中向省會長所要求的。她說：

「您看到諮議會和我的渴望一致的，確信沒有人能如一位聖依納爵的神子深入她內心生活，她所吸收並予以廣傳的正是出自這位偉大的靈修導師及我們修會的庇護者，聖依納爵。我向您提出此事，相信您會協助，以某種方式來達成我們的願望。…」<1>

P. Bianchi於1913年3月16日，於布格斯寫信回覆這封信：

「可敬的修女：

關於您在信中提出的問題…問到是否能有某位神父能負責寫您修會會祖的生平，我無法予以肯定的答覆。

您說到寫這生平的神父較好是認識她，並曾與她有所接觸。這還不夠，必須他對此事認真，且懷有熱忱，還得要有寫作的條件。

我不知道那位神父認識且曾接觸過會祖，也不知道誰有興趣寫這傳記。我目前沒有這些資料，同時，若有神父有這些條

件，還必須是位好的作家，〈這不容易〉，我無法決定。

理由是，如同我在開始時所說的，什麼都不具體，我也沒有其它資料，無法答覆您的來信…」〈1〉

總會長和其諮議會在看到這封信時，很可能開始想那一位耶穌會士能有將這件事視同自己的事一樣的那份熱忱。

Angela修女同時也感覺到有必要將這願望告訴修會的所有姐妹，並請她們合作。

她在4月3日給所有團體的公函上說：

「我非常喜樂地告訴各位，諮議會懷著對可讚美的會祖崇敬與孝愛之情，於上個月31日的會議中，決定寄給修會所有成員一封公函，要求諸位向善良的耶穌獻上熱忱的祈禱，求祂賞賜恩寵，使在每位耶穌孝女心中的熱切渴望實現：即我們已安息主懷的會祖的生平能寫出來…」

她接著說到總諮議會同時也希望收集所有的資料，包括修會內的個人以及修會外所有曾與會祖交往者。她提及理由和為何如此做：

「不願意後來缺乏對我們難忘的母親的資料…」

此外，尚加上另一推動此決定的動機：

「如果天主願意使將來的人認識這位對天主和無玷瑪利亞慷慨大方的偉大人靈的生平…」

(72)不得忽略修會這特有的特徵。所有的耶穌孝女都熱愛聖母，協助我們特殊留意地保存這精神遺產。

在信中漸次加強所援引的理由：

「使會祖成為現在與未來有幸穿著耶穌孝女會衣者的典範與前導」

現在提到正式的請求：

「為此理由，我懇請會祖所有的女兒寫下與她的交談或交往中在她身上所注意到的，並寄來妳們保留她的信的副本，總之，所有與她有關的一切…」

她接著所說的話非常重要，從她純潔的心中流溢出純正的意向：

「很抱歉必須提到，在這如此細膩與超性的事上應採取什麼態度，為此，我的女兒們，我勸勉各位在天主臨在前誦唸三次Samto，放下所有世俗的眼光，在寫完之後，亦呈現在我們的天主面前，為使一切都中悅祂，並按天主旨意，為了祂和我們修會的光榮…」

我們從她最後的囑咐中看出她受推動的氛圍：

「在密封那寫有我們會祖資料的那張紙之前，最後特別向我們至潔的母親瑪利亞和我們的會祖獻上三日祈禱，並且，每一次寫一些時，即將自己託付給她們兩位，並呼求聖神…」  
<1>

(73)她以同樣的語氣結束這封信：

「我再次重覆，妳們務必盡力以奉獻，以克苦，向我們在天上的母親無玷瑪利亞懇求，請她從她聖子那裡賜給我們所熱切渴望的…」<1>

這渴望還得等一段時間才實現。天主慢慢地會給予光照。

她們開始隱約看到一條路。在所認識的耶穌會神父中，沒有一位如Sandalio Gracia Alcalde神父一樣對甘第達修女如此推崇的。

他在修會創建之初即認識我們，是1871年12月8日禮儀中出席的一位。他後來繼續陪伴修會的成長，主動參與修會所有重大的事件。

他與修會尚有家族的聯繫。很年輕即去世的妹妹Elena是一位耶穌孝女。

她們在起初是怎樣在有關會祖傳記的事上與Gracia Alcalde神父交涉的呢？我們沒有任何文件可以證實是否是透過省會長神父或是與他的直接聯絡。

在修會檔案中保留了一封信，與上述這問題有關，可是只能推測有一些先前的接觸，可能只是口頭上的。信上說：

「Angela修女：

我在Cestona收到您最近的一封信，提到將把已準備的資料寄往多祿撒學校，這很好，我在9月5日或6日會經過那裡去拿，在那日期之前則不可能…，因為我必須在這個<八月>28日前往潘普洛納…因此，我從潘普洛納回來時…，我會經過多祿

撒，並把在那裡準備好的資料帶走，我也會與〔Martin〕Barriola先生晤談…而若為我可能的話，我會去探訪她出生的小鎮〔安多亞英〕，我看看後者是否能現在去，倘若不行，我在另一機會中再去…

我尚未寫信給卡斯提亞侯爵夫人，請她把〔收自安多亞英的修女〕信的副本寄來，如果您們能與她聯絡，請向這位夫人要所有的本，而如果您們知道尚有其它的，更好…，願大家將此事託付給天主…」（1）

M·Angela Cipitriay Barriola的願望已開始實現。至於要見到此事成為事實，還得等好幾年。

我們當代姐妹的生活是如何呢？

(75)我們現在進到1913年和其未來幾年當代耶穌孝女純樸，卻包含英豪德行的日常生活。

我們企圖從那緊湊的及自我犧牲的時間表深處捕捉在她們每一位內所悸動的生活。

讀者必須用一些想像力和心神的領會。

首先，我們生活在今日，我們生活的外在圖像與她們的已相差甚遠。從1947年起，尤其是近來的這幾年，改變是很明顯的。

直到上述的日期為止，生活方式較屬傳統的。

每一天…敲鐘的聲響是起床的記號。時間是清晨五點半。

負責叫醒人的修女經過各房間，開門，說：「Benedicamus domino」（讚美天主）；在裡面的姐妹回答：「Deo gratias」（感謝天主）[1]

如有必要，同一位姐妹會把燈點上。那是一盞幾個小燭台組成的小燈，光線很暗。可以看出非常貧窮，不得用太多。

(76)在去聖堂祈禱之前有半小時整理自己與內務。

大部份姐妹在新的一天，眼睛睜開時即已開始祈禱。

在穿戴自己與整理「la camarilla」時〈即大房間內屬於自己床鋪的小小一隅〉，每一細節都有短誦的提示。

從這時起，遂開始操練指向成全之德的一切，在最細節的事上服從。

六點差五分時，敲鐘告知前往聖堂的時間快到了。進去後，遂前往指定的位置上。院長在後面，接著往前走的是已發終身願和暫願修女。在陶成團體中，初學與保守生在前面的位置。

在聖堂內，於指定的位置上，按依納爵的方式先站幾分鐘，意識到天主的臨在。然後，跪下，將一切奉獻出來。

六點整，鐘聲再度響起，這是唸三鐘經的記號。此時，大家應該在聖堂裡。倘若遲到，後來在飯廳裡會告發不守時的缺失。

藉三鐘經向至聖瑪利亞請安時遂開始祈禱。她們沒有個人的書，由輪到的姐妹負責唸默想的重點。一般有三個，第一個是在開始時，祈禱一刻鐘之後唸第二個，半小時後唸第三個。最後以對禱結束。

一小時過去時，院長作結束的記號，共同祈禱「*Agimus tibi gratias*」。

這是鍛鍊的時刻。整個過程的寧靜氛圍有助於與天主的會晤。

彌撒在七點開始，團體先領聖體。一對一對朝祭台走去，在領聖體處跪下之前先膜拜。

(77)在初學院裡，領主聖體的秩序是：院長、初學導師、發終身願的修女、暫願修女、初學和保守。

彌撒結束後，誦唸聖母小日課。離開聖堂時，先留在聖堂門口彼此互道早安。

白天第一次用膳是一儉樸的早餐，一大杯加了牛奶的咖啡和一塊麵包。

從餐廳出來後，再次去聖堂拜聖體。

課程從九點開始直到十一點半，這是早晨工作的結束。不用上課的姐妹們則操持家務。

到了與主密談的時刻。十二點差一刻。每一位在這十五分鐘內回顧其行事，特別注意到所願意修習的德行...或必須戒除的缺失：即所謂的專題省察。[1]

接著誦唸晚課和Completas。結束時約十二點一刻，她們再次前往飯廳，補充已消耗不少的精力。

泰半在靜默中用餐，由一位姐妹在用膳時唸聖書。負責閱讀的姐妹依慣例，其角色如下：

「在餐廳負責閱讀的修女得按照院長指定應閱讀的書籍。她將指導誦讀者，且在犯錯時予以糾正…」<1>

(78)在慣例中有一系列關於必須誦讀書籍的規則。此外，所有的誦唸均依照禮儀年度，並符合修會的精神。

午餐後有一個小時的散心。有時候散散步，有時在團體的大廳喜樂的聊天，一邊也做些手工。這是溝通交流的時刻。除了在午餐和晚餐之後的散心之外，其餘時刻必須守靜默。

也許這一切有些奇怪，可是卻符合當代團體生活的一般方式。

我們在衡量情況時，絕不能忽略其背景。若置背景於不顧，有許多事不能理解，甚至會誇大。

兩點，當散心結束時，再次上課到下午五點半。

拜聖體，簡單的點心後開始準備第二天的課程與工作。

六點一刻，再次敲鐘閱讀聖書，這也是大家在一起的。通常閱讀Alonso Rodriguez 神父所著的《崇修引》，在那之前會唸一章Kempis所著的《師主篇》。

她們同時也可以做一些手工，只是不改筆記本或作業。

接著誦唸諸聖禱文、玫瑰經，並以誦唸maitines和早課結束。

七點半晚飯；如午餐一樣是在靜默與唸聖書中用餐，誦唸聖人傳記、偉人行傳或某些聖書。

八點到九點散心。接著，敲鐘前往聖堂準備第二天祈禱的默想題；一刻鐘的良心省察和拜聖體，向天主道晚安後，遂休息了。

(79)有許多地方在白天所有的工作之後，晚上還得熬夜趕製所訂購的手工。尤其為一些收入較少缺乏金錢來源的會院更是必須的。

在某些特別情況中可以在這日常時間表上加入一些刻苦，不過總

是按總會長的指示。

每一星期...

她們作半小時的實際省察。照例在星期日上午九點半，稱為 *recoleccion*。

每星期六晚上，一般散心結束前的十分鐘按年齡秩序講述聖母的故事，「為了燃起我們對至潔之母的虔誠」。修會慣例上這麼說。

同樣，每星期六，在聖堂裡，在唸晚上的默想題之前先唱 *la* 「*salve*」，並點上兩支蠟燭。

此外，按會憲99條的指示，每星期應由本地的院長主持舉行團體告罪。

「姐妹們在其中所指出的缺失應只涉及外在的，相反會憲的...」 <1>

由於這是補贖性的活動，在復活期慣常暫停操練。

每一個月...最後的主日是避靜日，慣例給予自由提前或延後，院長可以根據原則，配合一些特別的瞻禮。避靜日中有三個各半時的特別活動；聖書、默想關於所誦讀的，以及專題省察。此外，也可以有講道。建議儘可能請耶穌會神父講道。

否則可以請其他有「卓著精神和模範生活」的會士或司鐸。[1]

晚上的祈禱之後，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天，負責聖堂的修女在聖堂門口放上一個托盤，上面有下個月的主保聖人。每位修女可以取一位。十二月時有兩個托盤；一個是放新的一年的主保聖人，另一個是放一月份的主保聖人。[2]

這些主保聖人是：耶穌聖名、至潔之母、聖若瑟、宗徒，耶穌會的聖人與真福，列聖品的修會創始人，聖女大德蘭，*San Roque*，和其他受特別敬禮的聖人們。

同樣地，在每一個月首星期五前的星期四，因耶穌聖心之名會分配工作，首星期五誦唸聖書的時間比平日早五分鐘，接下來的玫瑰經也是為賠補祂至聖聖心。

根據第三屆總大會的決定，每個月八日來誦唸 *la coronita de las*

doce estrellas < 十二顆星王冠 >，在較大的學校裡會舉行明供聖體，參拜聖母，講道理和唱聖歌。[4]

每一年...

她們每一年做八至十天的聖依納爵神操避靜。

耶穌聖名瞻禮以大禮彌撒和講道慶祝，下午有明供聖體。

(81)四旬期前三天的carnaval會有隆重或普通的明供聖體，視不同地點所有的許可而定。

聖週的las maitines de tinieblas <夜半祈禱>依每一會院情況以誦唸或詠唱方式進行。聖週四與聖週五的晨禱是用唱的。每一位在聖週四會滿全復活節的規定。星期五下午二點到三點有一小時關於架上七言的默想。

諸聖節下午以合唱方式詠唱亡者日課。有的姐妹誦唸十五端玫瑰經，為一般煉靈祈禱。[1]

瑪利亞始胎無原罪瞻禮在12月8日，或在8日慶節內，在早晨或下午舉行大禮彌撒慶祝。在12月8日或15日舉行的無玷聖母瞻禮之前有九日或八日敬禮，以三日敬禮作結束，常儘可能充滿感情和細膩。

在聖誕節守夜時誦唸歡喜五端玫瑰經，接著舉行子夜彌撒。

在一年的最後一天下午，感謝天主賞賜大家一年所領受的恩惠，以Te Deum(大讚美詩)結束。大部份的學校會舉行明供聖體。在唱這大讚美詩之前有三天的避靜，作歲末的反省。[2]

## 生活繼續

(83)修會按天主所指定的步伐循序漸進。

新的保守生繼續敲修會的門，在 撒拉孟加和 多祿撒 的初學院因聖召人數增加而特別顯著。

在多祿撒初學院的年輕人來自附近的鄉鎮：Legorreta、Albistur、Usurbil、Ealdivia、...有幾位喜歡去 撒拉孟加作初學，例如十六歲的 Natalia Bandr'es和其他幾位。撒拉孟加無玷之母學校的日誌中提到她們：

「Teresa El'osequi de Bandr'es陪同她的女兒Natalia前來，並將她與會祖在有關聖召的事上已討論了一段時間。甘第達修女於1911年5月24日從撒拉孟加寄給她的信告訴她說：

『我的女兒，繼續妳的善願，並無限地信賴耶穌和我們至潔的母親，他們不會不提供妳方法以獲致深切的渴望，因為召叫妳的是同一天主，祂必彌平所有的困難，…以便儘早實現<如同妳在信中所表達的>…能遷移到…妳的這個初學院…』

繼續把妳自己托付給無玷聖母，並在這奉獻給她的美麗月份中，求她賜給妳幸福，看到一切都已安排好…

我已為妳常祈禱，我的女兒，願妳能跟隨耶穌的召喚，並永遠把自己奉獻給祂…妳可以完全信賴地如女兒一樣把所希望的一切全告訴我…」<1>

「妳的這個初學院」...這幾個字是多麼的銘刻在年輕的Natalia內啊！當她加入初學院時，甘第達修女已經在天上，接納她的是當時在撒拉孟加的總會長Angela Cipitria。

耶穌孝女會的總會長在幾天前有機會與旅經歐洲，經過撒拉孟加的莫西米林副主教 Nora 蒙席會晤。

沙摩拉街的學校日誌中，5月28日寫到：

「莫西米林的副主教Nora蒙席途經這裡，院長和總會長，秘書及初學導師去車站接他。他很可親。他要去巴黎和布魯塞爾，約在6月9日回來…」<2>

在他回程抵達西班牙時，他去多祿撒的學校問候團體的姐妹。我們還記得莫西米林的院長H. Anton'ia Beloqui是從這個團體前往巴西的。Nora蒙席必然由她而認識這個團體。我們來看看學校日誌記錄者在6月8日所寫的。

「屬Escolapio會的駐校神父和(巴西)的Mois'es Nora蒙席共祭…他一直留到下午…搭四點的快車前往 撒拉孟加。

在早餐後孩子們為他表演小小的餘興節目，他很感激。

我們非常高興能有巴西姐妹們的消息，同時，又看到他對耶穌孝女們的關懷…」<1>

Nora蒙席事實上在6月9日抵達撒拉孟加，他需要會晤總會長。首先他前往無玷之母學校。我們在日誌上看到：

「Mois'es Nora先生於十點半來拜訪我們，看了學校全部，於十一點半離開；講好了下午再回來…」<2>

好像他從那裡直接往初學院，會院歷史告訴我們，但未標示日期：

「會院在春天有一非常喜樂並出人意料之外的訪客，即莫西米林的Mois'es Nora蒙席。他有一天在會院中與總會長和其諮議會交換感想。他對在那裡的修女非常滿意，渴望有更多的人員…」<3>

他在毛斯藤色用午餐後，在總會長和其秘書的陪同下約三點時回到學校。在那裡：

「…在訪客的大廳，孩子們朗誦、彈琴和歌唱。他很感激…辭別前說一段道理，遂與陪同的姐妹返回初學院…」<4>

他很感興趣地繼續與修女們討論他拜訪的目的之一：即迫切需要更多的耶穌孝女去莫西米林。彷彿他達成了，有幾位耶穌孝女在他返回巴西時將與他同行。

## 1913年夏天

(87)六月下旬總會長去巴斯各地方，陪同她的有秘書H. Josefa clranga和數位需要海水浴或靠近多祿撒附近的溫泉浴的姐妹。

她們是Petra Calzada，Tomasa Diaz和Felisa Campos，同行的尚有被派遣到那學校的Josefa Francisca Celaya Iturrioz。

途經Victoria時，總會長和H. H. Josefa Vrang及Petra Calzada停下來

前往問候主教D. Jose Cadena y Eleta。旅行日誌說：

「他如同一位真正的父親那樣接待我們，表達非常高興見到我們的總會長；他交談了好一會兒，遂要我們去房間看他那位好妹妹Da. Margarita，並要我們與他和他的家人一起吃飯…」<1>

飯後，Felipe Gaztanatorre神父遂用車載她們去搭火車，前往多祿撒，主教曾請總會長留在那裡一直到他七月前往慶祝巴斯各的慶節。

她們在下午六點抵達，在車站等待她們的有那學校的院長H. Gabriela Hondet和初學院導師H. Dorotea Urteaga。一到會院時，大家都很熱忱地接待她們。日誌說：

「從撒拉孟加來的H. Tomasa Diaz, H. Felisa Campos和H. Francisca Celaya搭十一點的火車抵達，並告知總會長和其秘書將在六點到…

如同她們所說的，總會長和H. Josefa Clranga…於六點抵達多祿撒的會院，她的來到，很自然地，使她的女兒們非常高興…」<1>

她到達多祿撒的第二天即會晤從聖塞巴斯提盎前來問候她的姐妹Sotera和Josefa。

學校在那幾天有一特別的活動。他們在準備頒獎典禮時的表演節目。總會長的臨在帶來了特別的氣息。會院6月25日的日誌：

「由總會長、市長和駐校神父主持頒獎典禮，一切都很順利，感謝天主…」<2>

她答應Victoria主教的渴望，在多祿撒停留一段時間，當多次和H.H. Petra Calzada和Felisa Campos前往聖塞巴斯提盎去看醫生。

她也趁此機會按法典訪問此會院。7月8日宣佈，在9日即開始。這訪問很仔細，時間比慣常的久。

當然，她在一般會院中是訪問兩天，視姐妹人數多寡和使徒事業大小而定。多祿撒除了會院之外還有初學院。會院日誌和總秘書的旅行日誌都要我們也注意這事實。

(89)法定訪問於15日結束，秘書在16日記載：

「總會長和其秘書，H. Petra Calzada和H. Maria Alvarez  
前往Beteln；她們是去洗溫泉浴；晚上，前面兩位先回來…」  
<1>

Angela修女對健康不很好的姐妹們的殷勤照顧是她突出的特點之一。她在一切上按照會祖的方向，但是在這一點上則是特別的明顯。她陪同前往看姐妹們在療養場安置的情況，然後才返回多祿撒。

Victoria主教於7月25日抵達為慶祝e'uskaras慶節。只要他來多祿撒，總是住在我們學校裡。他在那裡停留數日，曾與Angela修女長時間交談。

26日在聖瑪利亞教堂隆重的詠唱Salve <萬福>。由Cadena y Eleta主教主持。第二天早晨由主教舉行宗座彌撒。回到學校後，市議員和市長來拜會他。

他在多祿撒學校停留期間，每天都有許多訪客。28日，他讓會院團體領聖體後便往Azcoitia。

在多祿撒的長期逗留使耶穌孝女會的總會長有機會多次拜訪D. Martin Barriola，他住在附近的一個Anoeta小鎮中。當然，彼此談話中多次提到甘第達修女。秘書在關於這方面寫道：

「這位先生對我們總會長很親切，非常稱讚我們的會祖，說她是聖善偉大的女子，非常中悅天主，他也說在她生前使她受許多苦，可是他對那位受讚美的慷慨靈魂懷著極崇高的敬意，她為她的天主和無玷瑪利亞奉獻了那麼多；總之，全部都是對我們可敬的母親的稱讚和頌揚…，可以看出來，在她生前願意多多考驗她，為使她(在天堂)獲得更大的酬報…」  
<1>

(90)總會長在處理其他的事後，於8月5日返回撒拉孟加參加會祖去世滿一年的追思禮。

她途經麥迪那時，在那會院修息一晚。這會院將在本月作避靜。總會長決定和她們一起，請她們給她確定避靜開始的日期。第二天繼續她的行程。

我們不知為什麼在撒拉孟加不能在9日舉行對會祖去世的追思禮。無玷之母學校的日誌提到是在11日舉行，而毛斯藤色則是在12日。

初學院的日誌說：

「第一個八月九日到了，是親愛而難忘的甘第達修女逝世的紀念日。對她的追憶仍活在她的女兒和朋友心中。看到從會祖去世紀念日那天起，人們數日為她的靈魂獻彌撒，真是一大安慰…」<2>

Angela修女在數日後再次動身，她已收到從麥迪那來的通知，避靜將在16日晚上開始。那學校的日誌說：

「Bonifacio神父搭乘十一點的火車抵達了，(他是住在瓦亞多利學校的一位耶穌會士)。總會長和她的秘書也來了，柯卡團體的五位姐妹也抵達了；前述七位，加上這會院的姐妹們，將在今晚入靜…」<3>

避靜一結束，總會長立刻起程，前往伯爾納德、塞高維亞和柯卡的學校進行法典訪問。她在這些學校中都留下溫馨與平安的足跡。她熱衷於維護修會的精神本質，囑咐忠實地遵守會憲，注意保存貧窮、愛德和靜默。

她在9月5日必須回到麥迪那，理由是什麼呢？總秘書在那一天的旅行日誌上說：

「Mois'es〔Nora〕蒙席將在6日途經此站，希望和總會長商談關於兩位將與他一起前往莫西米林學校的姐妹的行程細節。」<1>

火車在此站停留的時間太短，總會長決定上車直到瓦亞多利，這樣可以有較長的會晤時間。他們商討此事，決定將啟程與Nora蒙席前往巴西的姐妹最好在Gijo'n或Vigo上船，與他在里斯本會合。

此外，秘書還寫到：

「總會長請求他多多照顧他所愛的女兒們，他請她完全放心，他會特別關愛他們，雙方遂在瓦亞多利互相道別…」<2>

總會長在這城中停留一天諮詢一些事情。她照例住在艾朗神父侄兒，即Urbina San José夫婦家中。

在那裡辦完事之後，她在7日回到麥迪那。休息一晚，第二天返回撒拉孟加，與修會管理相關事宜要求她在那裡臨在。母院常期待她的歸

來。

她一回到撒拉孟加，立即與參議會聚會以解決目前的事情。

撒拉孟加於9月13日收到José Calasanz Vives Tutó樞機去世的消息。他是修會的保護人，他是在本月7日於義大利的Monte Porcio去世的。

我們知道無玷之母學校為他靈魂永恆的安息獻上了一台彌撒。[1]

我們猜想在初學院中會有另一台彌撒，雖然在日誌中並未提到。

總會長在本月17日到21日之間於撒拉孟加無玷之母學校內進行法典訪問。[2]

夏天結束了。

## 誰被派遣呢？

1913年9月底時，開始傳聞有兩位姐妹將與Nora蒙席一同離開。這派遣會落在誰身上呢？

我們對這次派遣的有關資料不多。總會長於10月6日從撒拉孟加寄出的公函中告知各會院團體：

「僅告知各位H. H. Pilar Yague和Angela Acevedo在本月8日將從初學院前往巴西的莫西米林，將在12日於Vigo港搭乘Asturias輪…」

她在先前的信函中，是在類似情況中寫的，曾請求全體姐妹為此行程向天主祈禱：

「我的女兒們，請你們多多向好耶穌和無玷瑪利亞祈禱，使我們至愛的姐妹能愉快地抵達目的地；為此，從8日起，開始向至潔之母舉行九日敬禮，連續對Animas和San Rafael的敬禮，在這時期中，以十字架向聖體祈禱，如同其他姐妹們前往時一樣…」<1>

所有的會院都收到這封公函，許多會院在日誌中提到這封信。新

的姐妹前往巴西的好消息是耶穌孝女在那片土地工作有成果的標記。

初學院歷史日誌只是平淡地提及此事：

「10月8日兩位姐妹乘船前往巴西，她們是H. H. Pilar Yague和Angela Acevedo…」<1>

無玷之母學校的日誌中遂加上：

「今天，九點，前往巴西的姐妹啟程，由H. H. Joaquina Gómez和Dolores Novoa陪伴，由於是Gallegas人，所以從Vigo港出發…」<2>

修會總檔案中並未保留這兩位姐妹的旅行信件和其抵達通知。只是在莫西米林會院回憶錄中提到下述資料：

「總會長願意給這團體一項安慰，派遣H. Pilar Yague和H. Angela Acevedo來此幫忙授課，因為註冊人數逐漸增多，感謝天主。我們對總會長的協助非常高興，願天主報答她…」<3>

## 年終迴響

巴西的姐妹一離開之後，總會長繼續進行會院的訪問。

她搭乘10月10日下午的火車離開撒拉孟加，在麥迪那休息一晚，第二天前往亞來巴勞，團體熱切地接待她，她們早就期盼她的臨在。

她在兩天當中與她們對照生活並巡視學校的近況。

這些首先創立的會院常生活在許多困難中，她們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都很缺乏，然而在其中工作的姐妹們卻表達出喜樂，將經常有的匱乏奉獻給天主。

Angela修女和她們在一起直到14日，遂從那裡前往麥迪那。

這會院出現一些困難，必須加以研究和解決。地下室進入水，有

潮濕和下陷的危險。她們終於查出真相，水是從奧斯定修女會所建築的一口井流出的。

她們直接與她們商量，解釋所發生的事，但對方不接受井水是其原因。

而對此情況，與幾位姐妹商量之後，總會長前往瓦亞多利諮詢José Macos y Macho樞機的意見，他是最明智的。想必他告訴她們最好重新與對方的修女們商談。

她們按照樞機的指示，再次與她們商討此事，但她們的態度依舊。秘書在旅行日誌上說：

「基於上述修女們的反對，在商討之前，團體想做一個犧牲，進行一項工程（雖然事實上她們還沒有辦法）…」<1>

15日，聖女大德蘭的瞻禮，總會長前往多祿撒，為了和D. Martín Borriola的侄兒安排一件急迫的事，與他贈給會祖的一棟房子有關。

Borriola先生的這位侄兒約在四、五年前從美洲回來，一得知他的叔父對產業的處理時，即宣稱對上述這房子有部份權利。

他威脅要控告Martín先生。總會長願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決此事，尤其這位先生已上了年紀。他的侄兒堅持其要求，不肯讓步。雖然Angela修女尋求一切和平的途徑，仍徒勞無功地離開多祿撒。

比提亞斯是她的目的地。十月的最後幾天，她在那裡度過。

會院院長H. Dolores Goicoechea和Modesta Salsamendi修女在車站等她們。此外還有Cadena y Eleta主教的秘書D. Felipe Gaztairatorre，耶穌會神父Martinez以及主教的侄兒D. Angel Remacha也都在車站那裡。他們把車讓出來給她們，自己走路離開。

她們在這Navarra的小鎮停留超過預計的時間。Cadena y Eleta主教當時在那裡，希望多在那會院一段時間。秘書寫道：

「她在這段時間向學校進行訪問，於11月7日開始…我們總會長也在秘書陪伴下前往Zaragoza做一些主教所吩咐的事…」

<2>

在11月的下半個月，她們有機會認識Victoria的新任主教Dr. D. Prudencio Melo y Alcalde，他當時與Sr. Cadena y Eleta一起在Pitilla度過幾天。他在今年五月被擢升在布格斯的總主教。

我們在會院日記中看到：

「可敬的布格斯總主教和新任Victoria主教Melo蒙席，前任比提亞斯的本堂D. Juan Manuel San Juan和現任本堂神父D. Emilio Arbeloa在下午到了…學生為他們獻唱致意…」<1>

幾天之後，Angela修女在辭別布格斯總主教D. José Candena y Eleta之後返回撒拉孟加。

在她抵達的第二天收到一封出人意料、驚愕而沮喪的消息，比瑞隆坡里拍電報告訴H. Dolores Esteban的死訊。總會長按慣例寫一封公函給所有的會院，說：

「我親愛的女兒們：

幾天以前我收到比瑞隆坡里的信，告訴我她們大家都很好，然而我今天剛剛收到那學校傳來悲傷的消息，即我們至愛的H. Dolores Esteban Munoz(q, e, p, d)的死訊，她在死前曾接受聖事。根據電報，這位姐妹的驟然去世，想必是突發疾病所致…」<2>

消息上是這麼說的，但是究竟發生什麼事呢？我們後來再看。現在我們只要知道會院中日誌的記載，這並不奇怪，因為她是第一位在美洲土地上去世的耶穌孝女。

Angela修女心中尚帶著這消息的感傷時，卻必須前往貝爾朗達，動機是什麼呢？秘書告訴我們：

「Elisa [ Muñoz ] Amador夫人等我們總會長前往簽署一項房屋捐贈的契約，以成立我們的一所新學校…」<1>

這事是在1913年的11月27日。在那之前的幾天Elisa夫人已經把房子交給貝爾朗達的姐妹了。學校日誌記載這令人喜悅的消息：

「Elisa夫人…來交付她那棟美麗房子的鑰匙，把它捐贈給耶穌孝女團體。那棟房子很寬敞，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莊園…」<2>

這位女士是修會的一位大贊助人，持續地送給姐妹們贈品，尤其

是她在Bercimuelle莊園所出產的蔬菜和水果。會院日誌中經常提到。

Angela修女必須在12月4日回到那裡，這位女士希望她臨在並決定房子所需進行的工程。她的秘書H. Josefa Uranga和副總會長H. Maria Igarategui與她一同前往。撒拉孟加兩所會院工程的師傅也和她們一起去，給一些引導。〔1〕

那一年的7月18日，Sr. Julian de Diego y Gaocia de Alcolea被任命為撒拉孟加的教區主教。他直到十二月七日才進入這多默河之城：

「在高級政要和許多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擁護下…從San Juan de Sahagun教堂走到主教座堂，他在那裡以明顯受感動的聲調向擠滿教堂大廳的廣大群眾致詞講道…」<1>

Julian de Diego y Gaocia de Alcolea於1859年2月16日出生於Guadalajara省Sigüenza教區的Hontares。他在Mondonedo受教會培育，擁有神學和教會法學博士學位，於1881年晉鐸。馬德里-Alcalá的總主教Sr. Ces於1892年任命他為馬德里總教區的管理委員會秘書長，於1893年被攝政王后擢升為馬德里首都的副主教。1904年被任命為Astorga的主教，於1905年2月5日在瓦亞多利舉行主教祝聖禮。在他的名義並藉著他的權威，代理主教D. Ceferino Andrés Calro得接管撒拉孟加教區。

雖然他才剛抵達沒有幾天，無玷之母學校卻有幸得蒙他的光臨，是在八日慶期的最後一天。

學校每年都隆重慶祝，總會長在秘書陪同下也來參加13、14、15日的慶典。

下午的活動由主教座堂的教士N. Nicolás Pereira宣講，主教tuve la reserva。

今年就要結束了，有許多入會的保守生，穿會衣的禮儀持續地舉行。

會祖從天上看顧她的修會，現在修會有兩位很好的照管人：會祖和艾朗神父。

聖誕節過了，這是會祖不在的第二年，新總會長試著如會祖一樣帶來歡樂的氣氛。

歲末，耶穌孝女懷著深度感恩的心詠唱大讚美詩：「 TE · DEUM · LAUDAMUS · TE · DOMINUM CONFITEMUR... 」

## 讓我們回到巴西

(101) 悲傷的消息籠罩著整個氛圍，使修會欲得知發生的始末。

H. Dolores Esteban是慷慨的撒拉孟加入，離開祖國、家庭，放在無玷之母所熱愛的使徒工作，前往美洲那片土地，是第一位落在巴西田畦中的耶穌孝女，成為新果實的胚芽。

她前往天堂和她所忠實服務的天主會晤；和熱切愛慕的聖母及會祖見面，把她自己大方地為了比瑞隆坡里的創立而奉獻生命。

她喜樂地、強有力地，以一顆熱忱年輕的心把自己投入在天主交付於她手中的孩子們身上。

她努力不倦地在她們內銘刻對我們的母親瑪利亞的敬禮...這是印在她內心深處的啊！對人靈得救的渴望推動她詢問 撒拉孟加：

「沒有許多小修女入會嗎？初學生們在做什麼呢？她們沒有祈求十倍的人加入嗎？也必須祈求有巴西的姐妹入會，因為，天主不能召叫她們如同召叫我們嗎？願天主也在此地召喚...」<1>

只短短兩年的撒種，卻豐碩結果，在這其中有多少對天主忠信的行為啊！她為了孩子們的培育而奉獻自己；這也是向天主本身奉獻自己。「我許諾把自己交付給天主...」，這是我們引述信函中的句子，也是她在巴西生活的摘要。〔1〕

她的健康衰退，力量減弱，疲憊，在比瑞隆坡里的第二年已不能如往常一樣在生日那天用早點，感謝天主在一年中所領受的恩惠。她的生命已趨向萎弱。

她需要醫生的照料，可是在那小鎮上沒有，一位德國藥劑師Fritz

Brugger充當醫生。由於他的女兒在我們學校就讀，姐妹們遂向他請教。他很關心生病的姐妹，可惜這位臨時醫生的醫療方式卻失敗了。怎麼不呢！他是以肺結核病來治療，然而折磨著修女的卻是糖尿病，逐漸腐蝕她的器官。

醫療指示是當她需要糖的時候就給她，所以團體為她準備高糖類食品，越給她吃糖份的食物，她便感到愈虛弱。疾病無情的加劇並迅速惡化。

當Bruno神父來安慰她，帶給她精神上的協助時，問她是否願意看到聖母，她回答說：「為什麼不，她是我的母親...！」〔2〕

她是在1913年11月25日去世，幾個小時後，這位年輕而已無生氣的修女遺體被送往比瑞隆坡里的San Miguel墓園，她是甘第達修女忠實的女兒，在短短的歲月中完成偉大的生涯。

當H. Dora Abranches Viotti向曾在撒拉孟加學校當過H. Dolores Esteban學生的H. Carmen Betrán de Heredia詢問有關她的資料時，她說：

「她是一位傑出的瑪利亞的使徒，從她心靈自然綻放出對聖母的愛...；她幫助學生，尤其在某些機會中總是暗示與聖母相關的話...，她特別喜歡純潔之愛。是她翻譯了那篇幫助許多人的法語禱詞：『吁，瑪利亞，我願成為純潔的』...」〈1〉

這位年輕修女在撒拉孟加無玷之母學校工作的那幾年，在學生內心留下很大的影響。

她在巴西時的心火並未減弱，從她寫給撒拉孟加使徒工作的伙伴H. H. Eloisa de Andrés和Carmen Fernández del Campo的信中可以看得出來。〔1〕

瑪利亞敬禮的種子深植在比瑞隆坡里的學校內，曾護守這學校的瑪利亞聖母像直到前幾年還繼續在比瑞隆坡里人當中。

會院團體和鎮民為H. Dolores Esteban的去世而難過。全修會也一同哭泣，有誰能代替她的位置呢？

## 彌補空缺

年輕的Luciana Qlano Lasquibar，21歲，自願遞補H. Dolores Esteban在Pirenópolis的遺缺。她曾是唯一的音樂老師，必須另外再派一位。

28歲，已發願的H. Marcelina Semperena被選上，和上述那位一起去。她所最憂慮的是旅途的勞頓，她表達了，但是完全對長上的決定待命。

準備工作開始。行李在1月25日寄出，她們將和第一批遠航的修女一樣採用'Pinillos'船公司，輪船是'Cadiz'輪，將於1914年2月13日自Cadiz港啟航。〔1〕

塞高維亞的院長H. Maria Arruti和另一位修女Mariana Recio陪伴她們到Cadiz港。

直到H. Semperena上船的時刻，她才知道H. Mariana Recio在她身邊以防她缺乏作此犧牲的力量。總會長已預先看到一切，也很尊重。

怎麼？難道回來不成？連想都不想！就算知道將葬身海底，她也義無反顧。她因別人的懷疑而感到難過。但十六天的海上行程也使她痛苦，受著不斷暈船的磨難。

這旅程非常不好。她連一天也不能下到餐廳去，只是喝一丁點咖啡，而連咖啡也無法留在胃裡。船上的醫生甚至害怕她能否活著抵達目的地。

身體的犧牲如此之大，靈魂上亦然。沒有彌撒，不能領聖體，不能領和好聖事，除了祈禱之外，沒有精神食糧。

在抵達Santos港的前一晚非常辛苦，必須把許多行李安放到進關的走道上。

27日早晨六點，輪船靠岸，卻沒有人來接她們，當船長看到她們是如此疲憊，靠近她們，詢問她們要去那裏，她們回答要去比瑞隆坡里時，他很驚訝，回答說他不知道那地方在那裏，她們只知道自己已抵達巴西...

時間過去，沒有人出現，船長邀請她們繼續航向阿根廷。她們很

感激，但回答願在Santos港下船。

他自己提議陪伴她們並帶她們到一座修女院去，遂如此做了。她們被安置在瑪利亞聖心學校裏。

她們抵達不到半小時，H. H. Aguede Hernandez 和 Eugenia Goicoechea遂出現了，發生什麼事呢？很簡單，輪船提早抵達，而她們定在27日當天才離開莫西米林。終於到了那裏與她們會晤。

休息之後，第二天早晨她們表達辦告解的渴望。有一件趣事。H. Semperena在聖堂內，走到告解亭，傾吐靈魂的狀況，可是沒有人回答。沒有被聽到吧！她起身，掀開窗簾，看到沒有神父在那裏。好失望啊！沒有人接受她的軟弱。

她們直到第二天都留在Santos港。然後前往Campinas，在這城裏停留了一天，介紹認識瑪利亞無玷聖心傳教修會的神父啊。Feliciano Yagiie神父送了她們兩把白色雨傘。這對她們將非常有用！

(107)在3月1日下午五點終於抵達莫西米林。她們休息了一星期，她們在那裡時收到P. Bruno的一通電報，通知她們繼續往前走，直到Ipameri。他將在那城裏等她們。可是莫西米林的院長H. Antonia Beloqui面對旅途的艱險，不認為合適派會院的修女陪同她們前往。

P. Bruno收到這回答頗感不悅。他正發著高熱，對此拒絕也不明究理。

他終於在3月8日抵達來接她們。H. Beloqui的良善使情況緩和下來。他們談了很久有關在比瑞隆坡里的姐妹。他喝了咖啡，看了學校和Rosario聖堂〔1〕。

第二天，在副本堂Sr. Baggio的陪伴下，他過來接她們。辭行之後遂前往車站。H. H. Antonia Beloqui和Catalina Altuna陪他們前往。再次告別，她們兩位返回修院，其他的人前往Araguari。

他們在那裏住在P. Bruno一位律師朋友家中，且拜會了那城裏的副主教Manuel Augusto Curado Fleury神父，他和比瑞隆坡里的贊助人Sr. Pereira Vale有聯姻關係。又過了一天，他們到了Ipameri。

P. Bruno把侍從和通過叢林所需的一切都留在這裡等他們，首先要

做的是教修女們騎馬術。兩位修女都從未騎過馬，接二連三地跌下來。但鏗而不捨地再繼續。

到了預定的日期，他們開始行程。一台熱心的彌撒後，遂上路了。修女們對待從的配備印象深刻。手中拿著一把刀，用來砍樹枝，腰間皮帶上插了一把左輪手。

P. Bruno穿著卡及其色的軍衫，騎在一批黝黑棕栗色的馬上，像是一個軍人。

行程開始，隊伍排列是標準印地安式的。為首的是一位侍從，肩上背著卡賓槍；在其後的是H. Luciana，接著是H. Marcelina。後面是P. Bruno殿後的是三位隨從和四匹駝行李的牲畜。

起初，一切尚可，好像修女們已學會騎馬了。可是很快的，開始有波折。P. Bruno命令的聲音相繼傳來。抓緊馬鬃毛！把身體往前傾！現在向左靠！

可惜H. Marcelina向馬具那邊靠，唉呀！失去平衡，從馬上跌下來，腳還懸掛在馬蹬上。

修女，您做了什麼？P. Bruno問道。H. Marcelina慢慢地回答：「跌跤了」。

再一次，繼續前行。在那天結束時，她們發現到第一個大阻礙，即那條有著充沛黑色河水的Corumbici河。

他們已空腹走了三里路。P. Bruno命令他們從馬背上下來，把馬具卸下來，並走向H. Marcelina，告訴她坐在其中的一套馬具上唸玫瑰經。他在兩位帶著恐懼目光的修女面前拔出左輪手槍，往空中開了一槍。

她們想，如果神父因為發著高熱又極度疲憊下失去理智，那將會怎樣呢？

很快地，她們看到從河的對岸遠遠地出現了一模糊無法辨認的影子正渡河過來，當靠近時，她們看見一位光著上身的男子在一木筏上努力保持平衡地前進。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修女們在心中揣測著，這位陌生人慢慢靠岸，終於跳上岸並收了關卡稅。

P. Bruno對收費頗滿意，遂說：

「Luiciana修女，我要用木筏送您到對岸去。在這同時，  
Marcelina修女留在這裏唸玫瑰經…」<1>

讓我們想像H. Marcelina的恐懼。當H. Luiciana在木筏上，由搖木筏的男子和神父陪伴，離開河岸直到消失在對岸時，她焦慮地度過那時刻，接著看到兩位再次出現，修女不在上面。P. Bruno接著對H. Marcelina說：

「現在輪到妳了…上來…」<1>

而神父猜測Marcelina修女心中所想的，遂繼續說：

「您沒注意到如果我們一次帶兩位，若木筏沉下去時將不可能救人？如果木筏往下沉，我們只能救一個人，而另一位呢？…」<1>

她當然繼續信任神父，他繼續一切可能發生的事並預作防範。

接著以木筏渡河的是隨從和行李。馬匹是泅水過河的。

一天接一天的行程是在休息的時刻中被隔開，在這期間常重覆著相同的幾幕：事先勘察，準備食物和睡覺的地方。

每天早晨，接受基督聖體的安慰後，即準備繼續前行，無論神父是如何精疲力竭，沒有一天不舉行神聖的感恩祭。在用舊箱子臨時搭設的祭台上，天主從天降來堅固他們的生命。

她們在有幾次機會中也出席神父在當地牧靈所舉行的婚禮和洗禮。

再次回到馬背上，現在走了幾公里了呢？繼續往前吧！一段長時間的靜默。接著，用葡萄牙語祈禱；必須開始慢慢學習；「以十字聖架號...」「我信全能的天主父...」「我們的天父...」「萬福瑪利亞，妳充滿聖寵！...」

每天上一小時課，開始學習葡萄牙語。然後呢？惦記著已在遠方的祖國，對新呈現在眼前如此陌生而又艱難之地感到好奇，可是卻全心接納它，如同接納神聖的旨意一樣。

(110) 日子一天天過去，有新的景觀呈現，一大片的玉米田，每株長出

三個肥碩的玉米穗，很容易辨認出來，平原和丘陵，熾熱和叢林中的陰涼交替著。住屋都同一格式，居民也都屬同一社會階層。食物呢？幾乎完全相似：「feijao」和咖啡。有時候有雞肉，必須適應風俗民情和當地百姓的能力。

她們沒有看到困難嗎？不只一個呢！某一回要渡河時，Luciana修女的馬被一條sucuri拖住了，那是一種有時可長到九公尺長的巨蟒，是最可怕的蛇類之一，外表呈青茶色，很容易隱藏，喜歡在河裏，動作很靈活，但在陸地上則行動遲緩。牠通常先把獵物壓扁之後再整個吞嚥。

以新的馬匹替代後，他們繼續上路，已在Mato走了43里，快靠近An'apolis，這是離很近的小村鎮。

他們投宿在P. Bruno所認識的一位藥劑師家中，準備面對最後一段的行程。

在比瑞隆坡里正準備另一批隨從要來接他們，可是神父先到了。他病了，大家都很疲憊，全身也很髒，因為有好長一段時間必須和一種惡性疥瘡奮戰，他們被太陽曬的焦黑，也被蚊蠅叮咬，實在不合適讓村民看到他們如此情況。雖然如此，村民還是帶著鮮花爆竹出來歡迎新的修女。

他們準時抵達目的地。大家都群集在四周，這是忘記過去，以信德和望德面對將來的時刻，她們對使徒工作的開始已有足夠的準備，無論是多麼艱難，再也不會比在途中所受的苦更大的了。

Marcelina Semperena在回憶旅途中的波折時，把從撒拉孟加到比瑞隆坡里的四十天行程與主基督在曠野中的四十天相比。那是何等艱苦啊！

加入新團體之後，她們很快地適應當地的環境。

(111) 在比瑞隆坡里的姐妹擁有一切可能的靈修管道，因為熱忱的Bruno神父不吝嗇任何努力，使她們在奉獻生活上擁有活力，因為其他的一切都依靠此。

為了不讓她們有任何匱乏，有時又顧及牧靈工作而必須巡視廣大教區內而分散的本堂時，他遂付款給一位堂區神父P. José Garmendia，使修女們不匱乏任何精神上的助佑。

他命令在主日或慶節時，如果只能舉行一台彌撒，則應在學校內舉行。

事實上，在靈修這方面姐妹們有很好的照顧，不曾有一天沒有彌撒。至於在莫西米林則相反，在會院中罕有彌撒，每星期領和好聖事，在固定的日子有聖體降福，每年和會士們一起作神操。

幾乎都是贖主會的神父們帶避靜。有時候，當他們無法帶領時，則由一位道明會神父帶領，他的方式很獨特。每一天，每一個默想都是唸玫瑰經。並解釋奧蹟，還唱著歌。六天，每一天都一樣。

由於經濟來源不是很充裕，因為學生人數不多，神父在1914年初在離比瑞隆坡里18公里的地方買了Furnas農莊。

這地方成為住宿生的散心場所，在放假時，她們由於路途遙遠且交通不便而沒有回家度假。

Bruno神父把 1/3的租金給了無玷聖母學校，從農莊還給學校送來米、咖啡、feijao、木薯粉、糖、青菜、水果和豬肉。

農莊裏的房舍和植物的品種都很好。有三台磨坊：一台碾米、一台磨咖啡豆、另一台製粉。有一條河流經農莊，水的落差距離非常好。

神父偶而會給學校送來很好的乳酪和果醬。他的慷慨在其大量的供給上多次顯示出來。

(112) H. H. Luciana和Marcelina在旅程中有機會證實這一點。當他得知她們兩人從西班牙只帶了一隻壞錶準備在巴西修理時，他立即隨手把它丟得老遠，並在停留的第一個城市裡為她們買了兩個；為H. Marcelina買了一隻懷錶，為H. Luciana則買了一隻桌上型的，以便能放在鋼琴上。

當他從較遠內地回來時，把別人給他的薪資全都給了修女們。

他除了盡可能地送給姐妹們東西之外，還買了在Nueva街角的房子，以免修女們受鄰居干擾。稍後，他將此房子讓渡為耶穌孝女的財產。

〔1〕

她們什麼都不缺，很高興地在那裏生活，村民們也很愛她們。在1966年和1972年，當H. Dora Abranches Viotti為收集巴西省的歷史資料而去到比瑞隆坡里時，有許多人為此作證，若需要更詳細的資料，可以

參考一系列有關作證的文件。〔2〕

### 3 4

#### (113) Soledad 會院

---

我們在前面提到第三批被派遣的姐妹抵達Caconde.

在本堂廣場前聚集了擁擠的群眾、聖心善會的領導人、贊助人、許多的女士和小姐們也在其中。

位於本堂對面的「Casa grande de la Soledad」〈孤獨之家〉正大開門戶迎接她們，地方當局已買下這房子成為將來的無玷之母學校。第三個在巴西開辦的無玷之母學校。

她們在起初的幾天為學校開幕和教育工作的開始作準備。

開幕於1913年的1月26日舉行，以隆重彌撒開始，以Angelis調詠唱，由管弦樂伴奏，H. Eloisa Andrés指揮，音調非常優美。

聖堂裏擠滿了人。彌撒結束時，舉行聖體遊行，遷往新學校的聖堂。

下午兩點，在以國旗和三角旗佈置的無玷之母大廳內舉行開幕式。

市政委員會主席Coronel Gustavo Ribeiro de A'vila Junior出席了，他賣了這棟Soledad房子作為學校的場所。

(114) 同時，他的妻子也來參加，她是聖心善會的主席；市長D. Umbelino Fernández也來參加慶典，雖然他對教會不是很熱心，這位先生也是後來造成學校關閉者。

有好幾個演講。Caconde的人民對那剛從西班牙抵達的五位修女有很大的期待，而她們雖是受稱讚的對象，除了一位曾在巴西待過幾個月而略懂葡文之外，其他幾位則幾乎不懂他們所說的。

在Caconde有必要成立一個教育中心，本堂神父D. Juan Miguel de

Angelis將此提出來，那一天在日誌中記載：

「我們的年輕人在成長與發展中，對最重要和必要的事缺乏認識，不僅沒有良好的公民與道德教育，也欠缺精神上的培育…」<1>

居民和本堂神父把希望放在修女們身上，她們將從那時起接管這所學校。可是，他們對自己的承諾是否忠實呢？

修女們令人滿意的工作可以從Ribeirao Preto的主教D. Alberto Goncalves在那本堂的記錄簿中所寫的加以證明：

「我們很滿意地看了最近由耶穌孝女所成立的學校，感謝本堂神父的努力和堂區教友的協助…，這不僅為此本堂，也為鄰近地區帶來很大的益處。」<2>

稍晚，在同一本記錄簿中也看到五月份所舉行的多彩多姿的節目活動，感謝城裏管理無玷聖母學校的耶穌孝女會修女們的有效協助。

(115)耶穌瑪利亞甘第達的女兒們的使徒計劃已越過Soledad會院的圍牆，與堂區的服務合作。她們對所有的要求儘量給予，且是慷慨大方地給予。

Caconde的人民對此交付和投身有相稱的回應嗎？稍後，我們有機會證實並非如此。

姐妹們從起初就注意到要維持這所會院將很不容易。瑪利亞聖心會的神父們也有相同的看法。會院院長H. Eloisa Andrés在一封給總會長的信中說：

「我問Feliciano Yagiie神父是否這有所希望…，他回答說，如果我們有不錯的住宿生人數，將有希望；至於外宿生，我們則不抱太大希望，因為新的學校開辦時，我們就沒有學生了…，神父不太高興，因為Ozamis神父允許把我們帶到這小鎮來…」<1>

總會長在答覆時間到她們是在什麼情況中，以及如何可以維持。她也問會院團體其他的姐妹上述問題。H. Josefa González答覆關於在Caconde的持久性時，說：

「有許多有利和不利的理由；可是我想，如果我們遷移這會

院，我們將失去不少主教的協助，如果他願意，他能夠協助我們創立其他很好的會院…，因為在巴西有許多可以工作的地區…。我們已知道在創立會院的開始，必須加以研究、觀察…」<2>

困難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增加了。

(116) 不很令人寬慰的信持續從會院寄給總會長，姐妹們的處境沒有太多使徒工作的可能性。總會長繼續問院長她對會院將來的看法。回答如下：

「根據Feliciano神父所說的，未來將和現在差不多一樣，這小鎮沒有任何希望…」<1>

而目前也沒有什麼指望。

會院院長和總會長之間的許多信函使我們能明白在Caconde居住兩年半之久的姐妹們所遭遇的許多事件。

其中包括有關會院的問題。市政委員會不同意轉讓的契約，故意拖延此事。

另一方面，由於房舍老舊，必須加以整修，她們在施工期間受不少苦。

甚至連副主教也因為當局對他的磨難，而說他後悔在此地開辦學校，甚至想請調另一本堂，我們的姐妹還能做什麼呢？

當有人提議在其它地方建立會院時，她們正在此情況中。邀請之一是來自Jardin'opolis的副主教Henrique Pellegrim神父，邀請她們在那城市內建立會院。

在告知總會長這件事時，H. Eloisa已調查這是一個怎樣的小鎮。她在地圖上找，但是找不到，而Caconde卻可以看到，連在地圖上都找不到的，會是怎樣的小鎮呢？她也同時在想，也許天主願意她們在巴西的小鎮中。

事情就此打住，沒有再提Jardino'opolis的事。

(117) 在那時開始聽到另一個名字：Braganca。這是一個將與Caconde的會院有關係的地方。

當H. Antonia Beloqui收到在上述建會院的邀請時，她便想立即把Caconde的團體遷到那裏，但是要實現它不如想得那麼容易。

1914年4月13日，莫西米林的團體H. H. Antonia Beloqui · Juana Uranga · Eugenia Goicoechea和Agueda Hernández和Caconde團體的姐妹Eloisa Andrés和Josefa Gonzalez在莫西米林開會。

在懇求聖神的光照後，她們按照總會長的指示，研究關閉Caconde的會院並遷往Braganca的利弊。

大家都同意在Braganca建立會院，可是認為不合適用Caconde團體的成員來組成。她們擔心修會的那態度不會被小鎮的居民接受，後來會給她們造成困難。

她們覺得那種作法太激烈，因為副主教和教區主教Dr. Alberto Goncalves都對學校很關心。

除此以外，還加上對Braganca陌生的畏懼。她們把這一切告知總會長，等待其決定。

Angela修女收到這消息後遂準備派遣另一批五位修女來成立新會院。

可是在Caconde的情形每況愈下，姐妹們受許多苦，學校學生人數很少，問題越來越嚴重。有關那團體所遭遇的消息持續送抵撒拉孟加，因此總參議會決定將會院關閉。[1]

而對此決定，身為總會長在巴西的代表H. Antonia Beloqui遂在H. Juana Uranga的陪同下前往Sao Joao de Boa Vista，為了告知在當地進行牧靈訪問的主教，我們總參議會的決定。

(118) 主教了解其陳明的動機，尊重其決定，給予關閉學校的許可，並提出在另一城市內建立會院的邀請，更有前景和更好的條件。可是她們表達擁有不接受任何建立會院的命令，因為在Braganca的建院已在進行中，目前沒有人力建立新會院。此外，從撒拉孟加也不可能派遣更多的修女們，因為她們正在一痛苦的時期，有許多人生病和死亡。

這一切是發生在1915年的四月和五月。

當此消息抵達Caconde時，副主教和幾位該鎮有影響力的人士堅決

要求不要關閉學校，申請延長一年，並拍一通電報給總會長，說：「村民要求延期，我們將寫信」。1915年6月2日抵達莫西米林的電報，簡短答覆：「撤銷，Angela」。

H. Eloisa Andrés向總會長駐巴西的代表H. Antonia Belogui要求一封轉達關閉學校的命令，以便呈給Caconde的副主教Angelis神父。

終於在1915年的6月22日，在學校關閉之後，Caconde的團體離開前往莫西米林靜待總會長的命令。

23日，H. Eloisa從那裏寫信給撒拉孟加：

「我們在那裏的最後幾天非常難過，Caconde彷彿在居喪，孩子們的母親進進出出，屋裏隨時都圍滿了人。有些人來付四、五個月未付的費用，另有些人帶禮物來，有些人只是坐在這裏或那一角落…痛苦的哭著。心中真的很難受！需要很大的力量！淚水從我們眼中不自覺地流下來。我們當時聽到多麼令人感動的話啊！甚至連副主教和一小女孩說話時，告訴他說：『我們沒有修女了，我好難過曾使她們傷心…！』

我們直到最後時刻仍有聖體的慰藉，在前一晚曾要求副主教讓我們領聖體，他說不，因為在我們離開之前，他將舉行彌撒並讓我們領聖體…22日星期二凌晨四點時，副主教來履行其諾言，我們在彌撒後給他喝咖啡，他即離去，他知道我們有許多事要做。他在五點時回來，有幾位孩子和其母親們也前來送行，副主教陪我們到車站並立即去他的長上那裏…雖然不合適，他們把他所付的錢給他…他也結束其副主教的職務…」<1>

會院關閉事先有得到Ribeirao Preto的主教的口頭許可，可是直到9月22日，按聖職部所要求的主教簽署文件尚未抵達莫西米林。

她們從總會長那裏收到從羅馬寄來的文件，告知教區主教有關Caconde會院的撤銷，附帶請求主教以書面簽署其口頭的許可，雖然他曾告訴修女們在關閉會院上不需許可，只是在開關會院時才需要。

她們在1915年的9月20日收到簽署的覆文，上面有「Nihil Obstat」，Ribeirao Preto Albertus Episcopus。

此文件保留在修會的總檔案中。[1]

姐妹們離去後，Soledad會院遂在沉寂中，再也聽不到孩童們的喧

鬧歡愉的聲音。村民對耶穌孝女們的離去很難過，可是情況不有助於她們在該地停留。

這是修會關閉的第一所會院。總會長在1915年7月29日以公函通知所有的團體。在信中她告知關閉的理由和姐妹們如何被分派在莫西米林和Braganca兩團體中。[2]

## 在聖保羅省的另一所會院

(121) 在Braganca地區居住的是和善的los guarus族人，是一支本性善良，有著簡單教義信仰的土著。

持續淘金和尋寶石的人潮開始開墾這塊土地，建立交易中心，但並未開墾山地和海岸地區。他們往上探勘，發現肥沃的土壤，一個小小聚落遂誕生了。

這人口聚落於1798年成為市，稍晚，達到鎮的水平，稱為Nveva Braganca，為了紀念葡萄牙王朝。於1856年成為城市並在1859年成為地區。

由於地處Minas Gerais和聖保羅的交界地帶，長久以來即因界線劃分而飽受爭戰之苦。此抗爭持續兩百多年，直到1936年才有使兩州都滿意的解決。

Braganca市從1944年起即加冠上Paulista的名稱，以有別於在Pará州的另一個Braganca。它座落在丘陵上，高度約八百五十公尺，旁邊有Jaguari河的支流流經。

它很靠近省會聖保羅，於1884年即有鐵路經過那裏。

它的氣候宜人，乾爽且有益健康。溫度高低在攝氏22度至16度之間。土壤肥沃，種植咖啡、稻米、玉米、馬鈴薯、葡萄、甘蔗、木薯、菜豆、棉花。畜牧業也很重要。

(122) 它什麼都不缺。就如記者Rubens Amaral所說的：「有充沛良好的

水源，土壤肥沃，氣候適中，人民善良且有能力。」 [1]

Braganca的本堂於1765年啟用，稱為la Immaculacion de Jaguari，從1911年起即由大教堂教士 D. José Carlos Aguirre管理，有許多善會維持百姓們的虔誠。

從1800年起即有Santisimo善會，D. Antonio Lopes Coelho是其主席。

亦有聖保祿文生討論會和祈禱宗會，於1898年成立，祈禱宗會的贊助人於1904年建立一個天主教中心，藉著印刷品和辯護的討論會來保衛宗教。

此中心的大廳常向善會成員開放，晚上有為工人開課或舉行慶典。這座大廳稍後將成為耶穌孝女會學校的活動場地和學生們聚集的地方。

此同一中心於1909年建立一窮人的收容所，由始胎無玷小姐妹會負責。我們將會看到在Braganca耶穌孝女的初期與此收容所的關係。

愛德婦女會於1900年成立，基督教理善會在1906年組成。

瑪利亞之女虔誠聯會在1911年成立，並加入羅馬總會。

我們可以看到這城市在宗教方面有很好的照料。

## 在Braganca Paulista的耶穌孝女

(123) 1913年10月份Braganca城的「本堂迴響」中刊載：

「我們所敬愛的總主教D. Leopoldo Duarte y Silva堅持建立一所女校能為我們的城市帶來很大的好處…」 <1>

過了一段時間，這同一報紙約在1915年正月報導另一消息：

「長久以來建立一所模範女校的渴望已成為事實。願上天大量賜福給這學校和所有協助它成立的人們…老師們來自文化大城 撒拉孟加，具有豐富的辦校榮譽…」 <2>

既然果樹要長期培育才能結出豐碩果實，在Braganca的學校也必須有長時間的孕育。在計劃之初直到實現之間有好幾個月之久。

(124) 如同在先前提到的，這創意來自聖保羅的總主教和Braganca的本堂神父D. José Carlos Aguirre，幾位聖母聖心會的神父扮演中介角色，有Florentino Simón和Feliciano Yagiie de 聖保羅。前面那位只是透過修會的弟兄才認識耶穌孝女。至於Yagiie神父則是碰巧在Campinas而有機會向她們打招呼。

向耶穌孝女會表達在Braganca開辦學校這渴望的是Francisco Ozamis神父，他是Campinasis院長。他在1914年2月2日從那裏寫信到莫西米林，向 H. Antonia Belogui 提出建立新學校的申請。

約一個多月之後，H. Belogui收到Santisimo善會主席D. Antonio Lopes Coelho的來信，其中說到：

「依照總主教和我們副主教的意思，本城的家庭給我授權，盼從您得知能否在此開辦一所學校…我們有一棟很好的房子，我相信…您應來這裏與相關者彼此溝通…我急切等待回音…」<1>

Florentino Simón神父收到 Braganca 副主教D.José Carlos Aguirre的一封信，要求讓耶穌孝女前往與他商量在那裏辦學校的可能性，這是他本人和總主教所切望的，信的結尾說：

「我對您這項服務將銘感五內，唯我們的主能酬報…」<2>

其他支持這申請的信函也來到了。Feliciano Yagiie神父和Florentino Simón神父的信上如此說：

「在人口眾多，民風淳樸，精神資源豐富的城市裏辦學校是很有益的；此外，除了一位熱心的副主教之外，尚有兩位副本堂和一個女修會團體…」<1>

「我熱切希望您們在Braganca城內辦學校，您們在這裏將擁有為其神益和修會教育宗旨令人稱羨的因素…盼您利用假期來看此城市，加以協商，這是那位熱心副主教所希望的，他是總主教的好友…」<2>

H. Antonia Belogui看到多方面的堅持邀請，遂決定啟程去認識這城

市，並加以證實那些令人高興的條件。她在1914年2月4日，在H. Juana Uranga的陪同下前往Braganca，副主教召集了熱切盼望學校成立的人士，彼此交換印象。

H. Belogui回來之後，對此城之行印象極佳。

辦學校的意見立即被熱忱地接受了，遂開始為購買房子展開認捐活動。有關人士盡心盡力為此中心的啟用盡可能地安裝設備。

過沒幾天，H. Antonia Belogui再次收到Braganca本堂神父的來信，請她向總會長呈上提案，這提案遂被呈上。

副主教和老百姓都懷著期望等待回音，其間的手續繼續進行。

總會長回答，如果她們認為開辦學校有益，可以和Caconde以及莫西米林的團體一同開會決定。我們已看過這會議的結果，她們認為以Caconde團體的姐妹來開辦在Braganca的會院並不合適。

(126) 她們再次告知 撒拉孟加有關接受此建院的好處，回音是已有五位被派至這團體的修女正在途中。雖然人員缺乏，仍作了努力。

事實上，在1914年10月3日登上「Barcelona」輪的有H. H. Lorenza Beraza · Sofía Domenech · Irene de Santiago · María Sagardoqui和Verónica Unanue。這是Angela修女派遭到巴西的第四批。

在愉快的旅行之後，她們於10月18日抵達Santos，H. H. Antonia Beloqui和Juana Uranga在港口等她們。一出海關遂直往莫西米林，H. H. Angela Acevedo和Pilar Yagiie去車站等她們。她們在那裏停留兩星期。在抵達當天遂介紹兩位屬Caconde的姐妹：Josefa Gonzalez和Eloisa Andrés。前面那位被任命為Braganca新會院的院長。[2]

在4月到10月之間處理有關購買房子的條件並研究市政府在契約方面的提議等事項。H. Beloqui建議將一項條文「此房舍以學校用途時享有捐贈權益」。修改為「耶穌孝女會在本城期間」這項修改為未來有極大的利益。

本堂神父和負責的委員會繼續為購買Rosario廣場上的那棟綠色大樓而奔走張羅。當姐妹們看到這大樓時很喜歡，可是有一不便，即缺乏讓學生休閒的庭院。為了要有休閒處所，必須購買鄰近的土地，但地主

不肯讓售，只好想別的房子。

他們別處尋找，終在Comercia街找到了。副主教急速地通知H. Beloqui，房子契約於10月10日訂立。

現在只差通知她們何時須搬遷而已。

我們在前面已看到被派遣到這團體的姐妹已經抵達了。

D. Antonio Lopes Coelho在11月5日出現在莫西米林，與她們會晤。我們讓H. Josefa González告訴我們啟程時刻。

「昨天，5日，Nora蒙席來學校特別為了將離開的姐妹舉行彌撒，我們領聖體，他並給我們聖體降福…

我們一起用午餐，為了離別而難過。到了要啟程的時刻，我們彼此擁抱，為什麼不說呢？的確有熱淚流經我們的面頰啊！M. Antonia Beloqui和M. Agueda Hernández陪同我們去車站…一齊送行的有Nora蒙席、副本堂…，Da Guillermina…

我們乘下午兩點的火車離開莫西米林，感謝天主，一切都好，我們信賴祂，是祂要成就一切，至於我們這方面…V. Rma <總會長> 您知道我們不能…」 <1>

她隨後敘述旅程，火車的轉換，起初是在Campinas，後來在Campo Limpo，陪同她們的那位先生竭力照料她們，注意其一切的需要。

快接近目的地時，這位修女又告訴我們，她抵達時的感受：

「我們臨近Braganca，內心跳動著，把希望寄託在天主身上…我們向聖家，向我們的守護天神…和我們所愛的會祖和其他人祈禱。

終於抵達了，在車站有許多人，但不是來接我們的，下了火車，有一位女士和小姐靠近我們，問候我們，並說她們是副主教的母親和妹妹…，由於第二天是首星期五，他要聽許多人告解而無法前來。

我們出了車站…坐進兩輛車並走了大約十分鐘…，約七點半，視線不很好，可是一切印象良好，我們抵達修女們的收容所，她們熱忱接待我們。暢談一會兒之後，陪伴我們的女士和那先生遂離去。

她們給我們每人一個蛋、咖啡和小麵包圈。

我們唸玫瑰經，作省察，上床睡覺，一夜睡得很甜…」<1>

第二天，她們祈禱，領聖體和用過早餐後，遂去本堂望彌撒。由於離收容所很遠，她們遂有機會瀏覽這城市的風貌。她們很喜歡。H. Josefa在前述的那封信中繼續說：

「街道是用方石鋪的，就如同在聖塞巴斯提盎，這是莫西米林所沒有的，住屋更好也更漂亮。我們抵達本堂，好美啊！帶著裝飾的白色祭壇及講道台；美麗天使所支撐的用電枝形燭台…」<1>

她們對市民的虔誠很感動。在收容所的聖堂內，約有七十位領聖體。在本堂內則有更多的人，他們都配帶著Cintas del Apostolado，唱聖歌時的樣子令她們印象深刻。彌撒結束後，耶穌聖體由聖體龕遷往聖心堂，由於是首星期五，將在那裏舉行明供聖體。

回到家中時，人們已為她們準備豐富的午餐：

「麵條湯、飯、火雞肉、蕃茄，另一樣是有包餡的東西和咖啡，只是沒給我們水，我們把這一切都奉獻給主…」<1>

下午，在幾位先生的陪同下，其中有D. Antonio Lopes Coelho，一齊去看副主教。人們問她們是否如莫西米林的一樣，屬同一法人，並請她們簽署一份文件，以便進行購買房屋。原來直到她們抵達之前，他們並未做什麼，這份文件也使她們有權進行登記，她們遂以「耶穌孝女會」的名義登記了。

(129) 他們當天帶她們去看房子，我們想她們必然很渴望看到它。她們自己告訴我們說：

「很美的房子，不僅比莫西米林的，也比Caconde的房子要好。有二層樓…，有許多房間，屋頂很高，二樓很好，只需很少的工程，牆壁…要粉刷，還有房間需要改變一些…一樓什麼都有，有些房間很好，有些則老舊，我想他們會為我們整理…將會很漂亮。還有一所庭院，可惜沒有樹；原屬於一學校團體…」<1>

她們在幾天之後回來重看需要做什麼整修。一旦決定後，遂進行施工。

兩個月與無玷聖母姐妹會住在一起，修女們對她們殷勤且無微不

至的照顧。

她們全心準備課程，學習語言。她們從起初就明白將會有很大的困難，因為要求她們教授的內容遠超過她們有限的能力。

留在修女們的收容所期間，她們有機會認識耶穌孝女會在巴西的創立人P. Rossi, S. I.，他允諾將提供協助。

學校的工程才剛開始，遂認為應去拜訪總主教，由副主教安排，日期訂在十一月廿日。

會院院長H. Josefa González和H. Lorenza Beraza一齊前往省會，請求總主教的降福和開課的許可。

副主教的妹妹在聖保羅等她們，一齊前往她的一位姨媽家裏用午餐，並在她陪同下前往主教府邸。

她們去的時候有些疑懼，因為大家都說主教是一位很嚴肅的人，他用短短幾句話在關於通學生和住宿生的人數需要上給一些方向，他也要求她們為女傭開辦學校，她們答說修會慣常在學校旁開設主日學。他認為不足，因為只有主日上課，學得不多。

她們要求能在會院有聖體。總主教把這事交給副主教。他在辭別時降福了整個團體，希望她們的工作能有效。[1]

趁著來聖保羅之便，她們為學校訂製兩百份宣傳單，當天下午回到Braganca。

她們在這段期間發現，要靈活用葡語並非簡單的事。為有幾位姐妹很困難。這還不是她們唯一擔心的。當得知所要教授的內容時，她們對這城市所要求的水準大為驚愕。她們必須教授自己從未讀過的科目。服從的確在她們身上進行奇事！

二樓部份的整修已經結束，她們相信是搬遷到新家的時候了。決定在12月28日的諸聖嬰孩節。一位姐妹說了下述的話：

「離開和與收容所的修女們辭別使她們和我們都很難過，當然，兩個月之久啊！而她們又是那麼好！…可敬的母親，您無法想像她們是如何善待我們，現在，與我們分開時，她們覺得所給與我們的一切都微不足道…」<1>

她繼續敘述當天的細節，她們如何分成兩批，抵達新家的第一件事即是在臨時的聖堂內唸晚課，從那裏可以隱約看到本堂的尖塔，這給她們帶來安慰，因為聖體尚未在會院內，也不知何時會有。

年終這幾天是在工作和整理會院中度過，但未疏忽修會的慣例：

「我們做了三天小避靜，但未能有適度的靜默，因為是在28日到學校，有許多要整理…

昨晚六點，我們圍繞著聖嬰耶穌，旁邊插滿了花，點燃了五支蠟燭，我們一齊唱大讚美詩，並為全修會祈禱…」<1>

1915年1月21日，整棟建築物的工程結束時，已經有許多小女孩來註冊了，有幾位曾在城裏的學校讀過四年級，有的來自其它很好的學校，孩子們曾與不少巴西籍、法籍、德籍的修女們在一起許多年。

長久渴望而又害怕面對的日子接近了。我們來聽聽H. Josefa González在寄給撒拉孟加的信中所描述第一天的情景：

「這個月的一日開始上課，而副主教不在，他在前一天來過，我問他要如何進行，他告訴我開始上課，下午在聖堂有個小小的慶祝。當我們看到這第一次創立學校卻沒有聖體聖事，心中是如何感受呢！

我們開始授課，為了知道孩子們的程度，遂舉行一個考試，但不得不中斷，因為她們都比我們知道得多，解釋得非常好，我們很沮喪，哭笑不得，度過了可怕的一天，不斷想著要怎麼辦？…我們去課堂上，卻幾乎無法說什麼，您知道在這裡的人是怎樣的。

一個這麼好又如此有遠景的城市。藉對天主的愛，請您儘早派人來吧，如果不來，這是不可能的，無法維持多久。

如果我們如同在莫西米林有一位Guillermina女士和其他的人，可是，圍繞在我們身邊的人，我的天主！…」

她繼續提到每一個人的工作，並再次請求儘快協助，她們正遭遇工作極大的困難。

苦惱使她忘記提及學校開幕的事，她在信尾解釋：

「下午有頌揚耶穌聖心、唸玫瑰經、講道，當然還有以耶穌十字架的降福，副主教在出來時說：『我把耶穌的十字架留在這裏，直到您們有聖體時…』

耶穌的十字架留給了我們，卻不知道我們所需要的，這真是我們的好十字架啊…」<1>

有些女孩年紀較大。她們在第一天聚在一起時有36位：7位住校生，3位半付費生，10位外宿生和18位幼童。

與美術活動有關的課程進行順利，可是與其他不同科目的課程則是困難重重，需要很大的努力。她們持續非常擔心。這城市很有希望，預示著美好遠景，可是她們覺得沒有能力答覆。

她們堅持重覆對派員的要求，H. Josefa González在4月28日給總會長的信上再次告訴她：

「這裏絕對需要一位教育兒童的好老師。至於法語…我們繼續工作，希望很快地有新的姐妹來幫助我們…」<2>

在問題未解決之前，她們仍盡力培育住宿生，並努力照顧外宿生，尤其是在要理講授這方面。

在遇到困窘的時刻，遂請會祖轉求，賜與鼓勵和勇氣。她們沒有忘記自己是耶穌的女兒，而且願意跟隨祂，分擔祂的十字架。[1]

幾個月過去了。由於歐陸戰爭，不易從西班牙前來。儘管如此，她們獲得幫助的時刻仍臨近了。

我們很難從現有的管道了解我們那時的姐妹所面對的情況，只能懷著尊敬的心摘錄她們的話，那是她們遭遇的綜合表達。H. Josefa在會院的日誌上寫到：

「我不能在這裏表達我們所受的痛苦，因為別人對我們的要求以及孩子們的學習，我們不知道某些東西，這實在非常悲哀…天主、聖母、和聖若瑟，幫助我們，並彌補我們的需要吧。雖然許諾給我們派姐妹來，或從西班牙，或從Caconde那徹除的會院…而我們不知何時會實現。天主，求你憐憫我們，儘早救助我們吧！…每日引頸期盼信函卻未收到，這是多大的痛苦啊！…」<1>

儘管如此，她們不讓沮喪當道，仍繼續工作，專注於呈現在其眼前的廣闊園地，並盡全力投身耕耘。投奔天主常是最首要的。

第一學期結束，必須向公眾展示學生們的學習成果。她們以慶典

的方式來舉行。

時間是在6月11日。這一天，在那不算大的禮堂中擠滿了人。本堂神父、副本堂神父、市府委員會的代表、公立學校的校長和許多人士都來參加。

(134) 有一簡單的聯歡會，一切都很順利，遂把結果向總會長報告：

「孩子們的一切表現都很完美…人們說，如果他們從前愛這學校，現在更愛它，並對學校有真正的好感…藉此，加上我們在教學上的安排，依靠天主的恩寵，我相信會解決的…」

<1>

也正是在那幾天決定關閉Caconde的會院。總會長決定那團體的幾位姐妹將加入Braganca的學校。

同一個月的26日，H. H. Eloisa Andrés，Engenia Goicoechea，Irene Fernández和M<sup>a</sup>. Francisca Iruretagoyena抵達了。

此外，總會長還許諾，等西班牙的課程一結束，即將把修會唯一會說葡萄牙語的姐妹H. M<sup>a</sup>. José de Moraes Caupers派來，與她一同前來的還有H. Mariana Recio。

地平線慢慢開朗，修女人數的加倍使她們得以有餘力應付沉重的工作。

當Caconde的姐妹要來的時候，Angela Cipitia曾安排把H. Sofia Domenech派遣到莫西米林的團體，遂如此做了。

她們收到「Barcelona」輪的消息，兩位姐妹將乘那艘船於6月29日抵達Santos港。28日，會長院長H. Josefa González和H. Eloisa Andrés離開Braganca，去接從西班牙來的姐妹。

她們得知船要在7月1日才抵達，後來又快了一些，於30日那天在Santos港彼此擁抱。[1]

一齊回會院途中，充滿著姐妹相聚的深刻喜樂。與祖國和修會有關的問題接續不斷。

學年的第二階段以不同方式呈現出來。她們可以分擔工作並更好地準備課程。但是法文的芒刺仍在，連H. Caupers也不敢說法文。天主

將會開闢道路。

她們在八月份開辦主日學，H. Josefa告訴總會長：

「我們在八天前開辦主日學，只有12位，不過至少開始了…」  
<1>

好像總主教很樂意她們每八天給幫傭的女孩上課，因為除了在會晤她們那天的提議外，他沒有再說什麼。

她們繼續盡力工作，年終時準備考試。在那裏，學年的結束是在12月。那次考試是私下進行的。有利因素是，在聖保羅的重要學校的考試也都是私下進行的，她們在開課之前即注意在宣傳單上註明，免得重覆在Caconde所經驗的痛苦，讓所有的人都能進入考場，其註明是這樣的：

「學年結束時進行內部考試，隆重頒獎，聯歡會和手工藝展覽…」<2>

這樣，她們可以證實孩子們的進展，糾正其錯誤。考試是在12月2日至15日之間逐班進行，包括幼教班在內。

在那一天，宣佈學年結束慶祝和展覽揭幕。學校院長向總會長說了下述的話：

「真美，所有的人都很驚羨；他們說，這不像是八個月的工作，而像是三年的成果。筆記本很令人喜歡，至於手工藝，則只聽到人說：『好美！』…整個慶祝圓滿舉行，尤其是戲劇，表演得無懈可擊。感謝天主，不斷聽到對學校的讚賞，如同在第一個學期一樣，大家都說，這學校已有卓越信譽，我們的工作很努力，學校和老師們值得褒揚…他們告訴我們，將會有許多學生…，事實上，這是可期待的…。

願光榮全歸於天主，是祂在一切上協助我們。祂願意親自來，住在我們中間，作為獎賞…」<1>

副主教把這好消息告訴了她們，有可能會院在聖誕節時能有聖體。後來，他通知她們，25日將在會院內舉行彌撒，主從那時起將與她們常在一起。

12月24日，平安夜臨近了，那一年，在Braganca的耶穌孝女們是多麼喜樂啊！來到人間的天主成為我們的良伴，即將住進在Braganca的

Comercio街的會院內。那團體以全部的愛情迎接聖體龕的來臨。我們來聽聽她們自己的敘述：

「渴望的一天終於破曉，副主教在六點半舉行首台彌撒，有鋼琴和風琴伴奏。祝聖時，耶穌親臨這座聖堂，成為我們心愛的嘉賓。我們領聖體，將祂放進聖體龕時，以葡語從心中高唱--天主親臨。繼續第二台彌撒，我們與孩子們，包括住宿生和通學生，一齊詠唱，參與這隆重禮儀；大家都領了聖體…

下午有聖體降福，我們詠唱大讚美詩，心中喜樂不可言喻…」

<2>

在這封信的最後有一充滿家庭溫馨的小註，我們不願忽略它：

「她們正在跳舞，我和她們一起，結束這封信，祝您和全修會有一快樂的1916年…」<1>

Braganca的院長急於告知撒拉孟加她們是如何度過前夕瞻禮。第二天，耶穌聖誕，節慶繼續，聖誕期的喜樂充滿整個氛圍。身為團體之首的H. Josefa願意和姐妹們一齊分享這喜樂。這是修會的慣例，在巴西的姐妹努力跟隨這傳統，會祖如何度過聖誕期仍鮮明地保留在其回憶中。她在那時期是多麼喜樂啊！

這充滿焦慮和喜樂的一年結束了，滿懷希望的新的一年呈現在眼前。

她們將收到一令人愉快的消息。會是什麼呢？我們很快就會知道。

## 五年的時光流逝

(139) 不同的消息陸續從巴西抵達撒拉孟加。

我們看到，由於所提出的困難而必須關閉Caconde的學校。

五年過去了，看來有必要去那些會院展開法典訪問。

總會長在撒拉孟加的1916年1月5日公函中告知所有的團體：

「告知各位，R. R. M. M. 副總會長和總秘書將於本月廿一日乘〈Infanta Isabel〉輪前往巴西，在我們會院中展開法典訪問…，我們的女兒們，我懇求妳們在此時向主祈求，讓此訪問愈顯天主，無玷聖母的光榮和修會的利益…」〈1〉

莫西米林在1月25日收到這好消息，代表總會長來會院的訪問者將乘「Infanta Isabel」輪從西班牙前來。

其他會院很晚才收到這封公函。在Braganca的姐妹收到這通知時，船都已快要靠岸，由於是離Santos港最近的團體，遂委託她們去港口接她們。

這艘船在上述日期開航，在愉快的旅行之後，--雖然有點熱--，她們比預定日期晚了一天半抵達。[1]

訪問者H. Maria Igaratequi和總秘書H. Josefa Uranga於2月5日從Braganca寫了一封長信給總會長，敘述旅程細節。[2]

H. H. Josefa González和Eloisa de Andrés於2月1日前來Santos港。船預定抵達日期是2日，但直到3日才進港。[3]

雙方彼此期待著。旅行者從甲板上，在離港口還很遠時，就企圖眺望等待她們的姐妹。在船艙內等待的姐妹，在船靠岸時，也迫不及待地想從上岸的人中認出她們。H. Josefa González 的想像力太豐富了，她相信是看到三位，而非兩位，她甚至想總會長也來了，我們摘錄她的話：

「我們開始隱約看到靠近的輪船…，終於認出兩位修女…，我的天主，謝謝妳！…我覺得有三位，我問M. Eloisa說：一定是總會長。他們更靠近了，我們舉著手帕歡呼，他們也同樣揮著手帕答覆，多大的安慰啊！此時的歡悅真是言語所難形容…」〈1〉

當訪問的迴響開始抵達時，她們以為是總會長親自要來。這好像不太明智，因為當時歐洲正有戰爭的情況。此外，總會長當時的健康情形也不合適長途旅行。

當能上船時，她們立刻到船上去，首先的印象是擁抱和問候，滿溢著無限的喜樂，她們終於抵達了。

她們乘車往海關那裡，害怕會因帶來這麼多東西而必須繳很多稅，而他們只是看一看，毫不遲延地便讓她們通過了。取回行李後，遂前往H. H. Josefa所在的會院。

她們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晨即前往省會聖保羅。她們非常願意讓這兩位略知當地概況。

從她們一抵達Santos港開始，即被巴西的美深深感動著，在幾天之後寫信說：

「我們在一切上都很高興，只要看到天主在這塊土地上所傾注的美，彷彿祂把一切的美善都散佈在這天然美景中。Madre，這裏真的是好美啊！…」

她們對首都也印象深刻。在同一封信上說：

「聖保羅是一個很美的城市。熱鬧的情況，就像在Puerta del sol一樣，可是我們覺得這裏更好…」<1>

Braganca收容所的無玷聖母修女會的修女們希望她們能會晤其總會長，她住在離聖保羅幾公里外，一個名叫Ipiranga的小鎮裏。她們覺得有必要去，因為首批來Braganca的姐妹們曾受到其照顧而銘感五內。

(142) 她們熱忱殷勤地接待她們，準備了豐盛的晚餐，並在那裏住了一晚，以恢復一些旅途的疲憊。

她們從Ipiranga再度回到聖保羅，搭下午四點的火車前往Braganca。接近與第一個團體會晤的時刻了。我們來看看H. Josefa González是怎麼向總會長敘述那抵達的時刻：

「充滿喜樂，彼此問候之後，遂進了聖堂，我們把聖堂稍微裝飾了一下…，燈是亮著的。我們祈禱，為會祖誦唸一遍天主經，唱大讚美詩，而後愉快地用晚餐，上床休息…」<1>

兩位需要休息。還有許多時間來交換不同的印象…，是那麼豐富，喜樂！

二三天之後，H. H. Antonia Beloqui和Juara Uranga來找她們，並帶她們去莫西米林，巴西的代表修女（總會長駐巴西的代表）住在那裏的會院。

她們在2月9日抵達那裏，再次激起會晤的熱情。修女們已多年在這園地工作，沒有直接來自祖國和在西班牙姐妹們的消息，多麼多的回憶啊！

隨後，她們開始進行來巴西的主要工作，研商這第一次法典訪問的秩序和進行方式。

她們覺得必須從在巴西設立的第一所會院開始：比瑞隆坡里。

14日，H. Antonia Beloqui拍電報給比瑞隆坡里的院長H. Manuela Azcue，告知這決定。

她們同意在17日離開莫西米林，並委託H. Azcue，看要用什麼最好的方法能抵達那裏，尤其是為副總會長，她的健康情況不怎麼好。

(143) 雖然鐵路在此時比首批修女們抵達時加長了幾公里，不過要去比瑞隆坡里仍非常不易。然而，她們遠從西班牙前來正是為了看會院團體，無論如何總得試試。

在離開之前還有幾天，遂乘機會認識一下莫西米林這城市。

H. Igaratequi在首次出門時，必須立即返回會院，因為氣候的炎熱使她無法忍受。為了這原因，她們想辦法每天在會院中舉行彌撒，免得她得出門。我們知道莫西米林的團體通常是每天去本堂望彌撒，並沒有駐院的神父。

至於要找一個較好的方式去比瑞隆坡里，這幾乎不太可能。旅程在火車到底站後，唯一的可能性是騎馬。

她們按預計的2月17日出發，希望旅程能儘量少受點罪，遂上路了。

與 H. H. Maria Igaratequi和Josefa Uranga一同前往的有H. Sofia Domenech。她們協商，在火車終點站時，比瑞隆坡里的姐妹們將出來接她們。

過了一個多星期，在26日早晨四點，莫西米林的團體應敲門的聲音而開門，看到是旅行者返回來的時候，真是大吃一驚。她們必須回來。

發生了什麼事呢？起初，一切都很正常，她們火車終點站時與比瑞隆坡里的副主教和H. H. Manuela Azcue和Vicenta Guilarte會晤。

隨從也準備好了，遂開始艱難的旅程。

H. Maria Igaratequi的身體無法在烈日下長途跋涉，在不能支持時，必須停下來。她在剛一下馬時，遂陷入昏迷狀態，大家在驚嚇之後，都非常擔心。

由於無法繼續前行，遂決定最好還是三位修女仍返回莫西米林。

(144) 她回來會院後，必須在床上躺幾天，恢復之後，她們遂決定在莫西米林開始法典訪問，日期是3月2日。

團體姐妹在那幾天覺的彷彿生活在過去的時光裏，當會祖走訪各會院的那時候，修會的精神維持了，企望保存她所銘刻的活力。在那段喜樂的日子曾多次提到她的名字！

那時刻的所有信函都充滿著對會祖的鮮明回憶。我們須注意到，大部份在巴西的姐妹，除了上次在離開西班牙前曾接受會祖的訪問之外，不曾有過其他的訪問。

在那幾天也有許多人去莫西米林的學校。他們由於從修女們領受協助而願意向總會長的代表表達感恩之情。

代表訪問的修女也很感謝大家，特別感謝Guillermina夫人，她如此投入，從學校建立之初即免費教授修女們葡萄牙文，並教育孩子們。

為表達此感激之情，代表訪問的修女們特別以耶穌孝女會總會長的名義，致贈給她一枚刻有耶穌聖心和至潔之母肖像的金質聖牌。

孩子們也為修女們準備很好的歡迎會，大家都很盡興，看到這些學生們是多麼愛這學校。

3月15日結束在莫西米林的訪問。幾天後前往Braganca，以便在22日開始訪問那會院，於4月4日結束。[1]

我們可以從學校下述記載中有一簡短回憶：

「按我們慣例接待和準備…25日，孩子們為訪問的修女們準備了一場歡迎會，28日團體ture dia de segunda clase…」

<1>

她們在4月5日回到莫西米林，為完成總會長的渴望，繼續想去比瑞隆坡里訪問。她們想要知道，並看看在那會院的姐妹們生活如何。所收到的消息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必要親自探悉。

當她們正在等要如何解決這件事情時，4月11日收到從撒拉孟加來的命令，要她們返回西班牙，由於戰爭的複雜變化，海上航行不保險。

她們想立即乘第一艘去西班牙的「Valbanera」輪回程，但是頭等艙和二等艙都沒有船位，都已客滿，不可能登船。

莫西米林的團體非常喜樂，因為她們的臨在帶來精神上很大的鼓舞。

從西班牙來的修女再次想到比瑞隆坡里的訪問，這是來此的目的。

天主安排以另一方式來實現，既然H. Maria Igaratequi不可能去到那裏，遂再次問H. Manuela Azcue是否除了騎馬以外，有別種去到會院的方式。彷彿曾提到用車子，但沒有辦法。[1]

在這情況下，H. Maria Igaratequi決定派總秘書H. Josefa Uranga代表自己，由H. Agueda Hernández陪同前往。

遂通知比瑞隆坡里，從那裏重新準備，抵達火車終點站Roncador，以便與她們會合。

莫西米林也安排行程一切所需。這回應有可能成行了。

(146) 由H. Dora Abranches Viotti所重寫的 Pire'opolis學校歷史中，我們看到：

「她們在5月1日晚上十點四十五分離開莫西米林，是在天主的保護之下，因為修女們懼於先前的困難，決定為旅程進行耶穌聖心九日敬禮。

11日，她們很安慰地收到已平安抵達的消息…」<1>

她們在十天走完這行程。首批去比瑞隆坡里的修女們曾花了十七天。她們終於到了那裏。

我們可以想像會晤時的喜樂。交談所有的，有新奇的和經驗的一切。不可能在紙上完全寫出在那幾天所滿溢的親密與共融。

從祖國回來的消息，雖離得那麼遠，卻更懷念；問及有關修會事業的情況，有關修女們...有許多要接受，有許多要付出啊！

比瑞隆坡里的真相是如何呢？

在這麼一個偏遠的地方，溝通工具是如此缺乏而困難，又沒有太多前景，可以預見在此不會長期停留。

當然，有幾位住在那裏的姐妹覺得很幸福，願意保持它。可是她們不會長期一直在那裏，此外，開始有人說那地方不合適為所有的人。另一方面，學生人數也非常的少。[1]

訪問結束後遂返程，H. Josefa Uranga這次的同伴不同了，因為H. Agueda Hernández留在那團體內，並住了八年。

H. Maria Sanchez和H. Josefa Macatzaga離開比瑞隆坡里，被派往莫西米林。這是1916年的3月27日。她們在那裏度過五年的歲月，現在，新的環境等待著她們，為了繼續散播福音的種子。

H. H. Maria Igaratequi和Josefa Uranga在巴西停留的時間延長了。在這同時，天主也在這塊土地上準備另建會院的新道路。

約在3月24日，H. Antonia Beloqui收到一封P. Qzamis C. M. F.的來信，提供在Minas Gerais省的首府Belo Horizonte建立會院。代表訪問的修女當時在Braganca，信遂立即轉寄，以得悉內容。

H. Igaratequi向總會長陳明。當時通信不易，兩個月過去了。

在巴西的會院認為P. Qzamis的建議應該是可行的，另一方面，總會長也未置可否，要她們斟酌處理。

她們考慮後決定，宜先去認識那城市，並與神父直接洽商建院有關事項。

H. Antonia Beloqui在起初不很贊成開辦那學校，後來她看到這將能大增天主的光榮。

決定行程後，H. H. Maria Igaratequi和Josefa Uranga遂起程前往那首府。

抵達時，對Belo Horizonte這城市與當地百姓有很好的印象，她們相信這裏會有寬闊的可能性。

這裏只有兩所修女辦的學校：道明修女會所辦的「聖瑪利亞」學校有180位學生就讀，以及德籍的聖神婢女會，她們與la Santa Casa de Misericordia < 仁慈聖家 > 訂契約，提供服務，在一棟豪華大樓中設有

「耶穌聖心」學校，學生有九十四位。

(148) 她們得悉情況後認為宜接受此邀請，並研究實行的方式。

幾天之後，P. Qzamis在他的「露德」雜誌中寫了下述的話：

「我們這城市有幸承蒙兒童教育者，耶穌孝女的來訪。這修會…將符合最嚴格家庭的尺度。

Campinas的主教Nery蒙席在數月前曾極稱揚耶穌孝女，把她們與巴西所認識的最好的教育者相提並論…」<1>

介紹信已經寫好了。

當她們返抵莫西米林時，遂向修會駐當地代表表達其觀感，她們認為應詢問在Braganca姐妹的意見。那團體人數很多，因為當Caconde會院關閉時，曾把主要人力派往那裏，而她們在訪問時看到已可以調派一些人手了。

代表訪問的修女和H. H. Antonia Beloqui及Juana Uranga於六月中旬從莫西米林前往Braganca，於14日到達那裏。

她們協商開辦新學校的可能性，研究人員的安排，後來認為應是總會長加以裁奪確認。

H. H. Antonia Beloqui及Juana Uranga在協商結束後就返回莫西米林，副總會長和總秘書則留在Braganca以確定返回西班牙的日期。

她們終於得知船期可能是7月4日，在那天遂打電報給撒拉孟加，告知返回消息，第一次在巴西的法典訪問已告結束。

(149) Braganca團體的姐妹到Santos港送行。

姐妹們對此訪問感到非常欣喜，並以不同方式讓總會長得悉。在她們離開的前三天，H. Lorenza Beraza寫到：

「我們無限感激您的關懷，以派遣訪問的修女和總秘書代表您來親自看我們，我們滿懷感恩之心…」<1>

在她們離去後的信函中可以看出姐妹們多麼關心其旅程，因為在上船那日風浪頗大，擔心她們會暈船得很厲害。

姐妹們也很渴望證實訪問的修女對巴西的團體和會院的印象如

何。

H. Josefa González問總秘書H. Josefa Uranga：

「您們藉著對此地的認識，有何感想呢？總會長對我們滿意嗎？請詳細告知，因為我們渴望得知一切，包括所不喜歡的在內，為能加以改善…」<2>

而她對總會長說：

「您現在應已收到在巴西的女兒們藉著R. R. M. M. <修女們>所捐給您的擁抱…必然已詢問她們無數的問題，而她們都已詳細答覆了。

我們希望您能滿意，倘若有什麼事不令您稱意，請告訴我們，如果在我們手中，我們會使您高興…」<3>

(150) 同樣在這1916年3月，當H. H. Maria Igaratequi和Josefa Uranga訪問巴西會院時，撒拉孟加收到D. Martin Barriola病重的消息，他曾是會祖的告解神父。

M Angela Cipitria在H. Tomasa Diaz陪同下立即前往多祿撒，為了探視在Anoeta的D. Martin。[1]

多祿撒學校日誌記載總會長於當月的11日抵達，也記下在12日和13日去探望他。

接著日誌在14日說：

「總會長，R. M. Dorotea和H. Tomasa去Anoeta探視D. Martini他在兩點半去世。」

記錄者在15日寫到：

「總會長和其他修女去參加 D. Martin的葬禮 <q. e. p. d. >…」<2>

對Belo Horizonte說「是」

(151) 巴西人民友好地接納了耶穌孝女，其活動範圍從現在起將拓展到別的區域。

其中之一即是Minas Gerais省的首府。

由Juan Leite da Silva Qrtiz於1701年所建的古老王邑獲得Minas首府的資格，遂在1897年12月12日改名為Belo Horizonte。

Luis Manuel Cerqueira教授取了這名字，因為它的地平線非常和協，是自然美景中的奇蹟。

由於它位處中心位置，有良好的交通網路，氣候宜人和充分的水份供應，遂被選為該省首府。

它位於海拔880公尺的高地，氣候溫和乾燥，夏天不會超過30度C，最冷的時期也不會降到零下的溫度。

它的山岳形態是由Espinhaco山脈分支所形成，只擁有兩處水源：Arruda河和Pampulha河。

Belo Horizonte的建築是以阿根廷城市La Plata為範本來規劃的。

這Minas Gerais省首府的人口成長直到1900年都非常迅速，不過在1916至1918年，一種被稱為「gripe espanola」的傳染病流行，使當地人口大幅減少。

(152) 在1916年，當耶穌孝女會開始認識這城市時，它有47,688位居民。

我們已大致認識這城市，現在我們進到創立會院這件事。

當H. H. María Igaratequi和Josefa Uranga抵達西班牙，大家都對她們抱以熱望，她們向總會長和總參議會的其他成員報告在 Belo Horizonte 建立會院的情況。

彷彿在莫西米林和Braganca的參議會尚有些躊躇，直到廿天後，收到一封由撒拉孟加拍來的電報才完全消除疑慮，上面說：「Josefa Uranga 去Belo Angela」這是對Belo Horizonte說「是」。

她們透過這電報得知訪問的修女和總秘書已安抵目的地，而且新會院的院長已指定是H. Juana Uranga。

想必她是那躊躇的主因。我們在前面歷史中曾看到如何這位姐妹

拒絕承擔長上職務。現在，她面對天主明顯的旨意，完全待命，接受派遣。

現在急需為新團體找房子，遂與瑪利亞無玷聖心傳教修會聯絡。他們起初提供一所自己的會院，可是租金很高，所以必須拒絕而尋找別的。

透過 P. Qzamis C. M. F. 的協調，她們以較少的金額租到另一所位於Joao Pinheiro大道的房子，每月是250 pesetas，這為她們不是一筆小數目。

H. Antonia Beloqui，於1916年8月12日寫信給Belo Horizonte所屬的Mariana教區的主教，請求准予在那裏定居。

同月27日，收到總主教D. Silverio Gomos Pimenta的建院許可，他在信上說到：

「我們得悉，耶穌孝女會在撒拉孟加的總會長希望在本總教區所屬的Belo Horizonte城建立一所屬同一修會為教育青年的學校，總會長透過其代表向我們申請許可，我們認為適宜批准該校在Belo Horizonte設立，並以此文件授予必要之許可，以便耶穌孝女會得在此總教區內成立…」<1>

八月份的前半個月都在籌備新學校的設立。

約在20日告訴P Qzamis，倘若沒有其它改變，Belo Horizonte的院長H. Juana Uranga和H. Angela Acevedo將在24日離開莫西米林，其他組成該團體的修女將與她們在九月初會合。

由於沒有其他因素，她們遂照計劃於24日乘巴西中央鐵路，展開兩天半的長途旅程。雖然有點累，不過在旅途中卻能觀賞不同的景緻。她們必須穿過高山，這些山嶺造成當時交通上的嚴重阻礙。山脈似乎無止境地重重相連，非常壯闊。

25日晚上九時抵達Belo Horizonte，疲憊至極。

瑪利亞無玷聖心傳教修會的院長R. P. Fernando Rodriguez Arroyo，P. Qzamis和Lucia Quadros Palhano夫人在等待她們。彼此介紹，問候。隨後前往那位夫人家中，在當地的前幾天即住在那裏。

神父離去後，Palhano夫人的孩子們很親切地招呼她們，吃了一些

巧克力糖之後就回房休息了。

第二天，她們與Da Lucia一齊去該修會的教堂。履行神業後，回到家中用早餐，隨後與這位夫人一齊去拜訪幾個家庭，以便介紹將在九月初開辦的學校，接納的情況很好。

從她們抵達Minas首府直到團體姐妹們來會合之間的日子很快過去，她們全力安排開創新會院的一切所需，同時也忙著準備宣傳單，以便讓人認識近日即將在Belo Horizonte為兒童及青年開辦的學校。

組成新會院的其他姐妹於9月8日抵達此城。

H. H. Juana和Angela在Da Lucia陪伴下，去車站接她們。

遂從那裏乘兩部車前往位於Joao Pinheiro大道68號的住處，決定離開Da Lucia的家，安頓在那裏。臨別時，她很留心，還要人給她們送好吃的巧克力來。

在繼續敘述之前，讓我們來認識所提到的這位女士，她曾鼎力協助耶穌孝女，是一位大恩人。

她生於巴西北部的Maranhao省，兒童及青年時期住在里約，也在那裏與la Marina的醫生D. Antonio de Carvalho Palhano結婚。居寡後遂遷往Belo Horizonte，住在離Claretinos神父們所主持的路德教堂很近的地方。

經由院長神父的指示，也是她的神師，我們看到她來車站等待首批抵達Mineira首府的耶穌孝女，並在家中接待她們。

從那時起，耶穌孝女和Da Lucia之間遂建立堅固的友誼。由於她有很好的關係，遂協助耶穌孝女在她所活躍的社會階層中能被認識。

我們再來看看剛剛抵達的修女們，有兩位來自莫西米林：H. H. Maria Elosequi和Josefa Macatzaga。後面這一位曾是Pireno'polis住了五年，第三位是H. Lorenza Beraza，來自Braganca團體，是那學校團體對此新會院的具體貢獻。

(155) 由於第二天即宣佈開課，人們一得悉此計劃，遂有幾位學生註冊。

會院很小，隔開教室房間以後，幾乎沒有安頓修女們的地方，一間可擺四張床的寢室，無法再放一張床。H. Josefa每晚在空的地方鋪

床，早晨再收拾好。她們就這樣開始了。她們幾乎從未想到學校隨著時光將會成為怎樣的！她們信靠天主，祂自會處理一切。

9月9日課程開始，只有兩位學生：Antonieta和Elisa Coutinho。

城裡並未凸顯此事。只有P. Ozamis在他辦的「露德」雜誌中報導有另一所為教育女童的學校在Belo Horizonte 成立。

他以特殊的筆調來介紹這中心，它將協助準備渴望進入師專學校的女青年。

Ozamis神父說，耶穌孝女知識上的準備和教育事業的投入在歐洲和在聖保羅省已廣為人知，她們在那裏很有效率地管理幾所學校。

他後來又描述她們所傳授的教育形式。

a>幼兒教育，從三歲到七歲。

b>初級教育，包括：基督教的道理，聖經歷史、宗教與道德、葡萄牙語、法語、巴西歷史、地理、算術、自然、幾何學、健康教育、音樂、公民、手工藝、縫紉和各種刺繡。

c>中級教育：所有小學的學科之外，加上世界歷史、物理、化學和自然史。

d>主日學：對象是女傭和女工，科目有讀本、書寫、算術、宗教和道德教育。

在一年中有一些校方假期，以便學童能與家庭共同娛樂。

初級教育課程是為了學校的學生，中級教育課程是為準備研讀師專或幼教的青年。

她們也教授鋼琴、視唱、聲樂、法語、西班牙語和繪畫。

開課的第二週有七年學生，年齡從四歲到十五歲，兩位是很小的。人數慢慢增多，然而她們由於空間的限制，也不能收太多學生。

她們又向總主教做一些必要的努力，以便他能提名告解神父和其它與團體生活有關的事項。

Mariana總主教的秘書於9月15日答覆全院院長的幾項請求時，以下述表達。

「告知被任命為貴修會平日之告解神父是瑪利亞聖心會的院長神父，在特別情況時，則由P. Francisco Ozamis擔任。按照您的要求，許可證明書已寄發。

主教…非常喜樂地看到耶穌孝女在Minas的首府建學校，在Belo Horizonte鼎力協助物質和精神上的進展。

主教希望您寄來修女人數，名字和其擔任之職務，並給他一份修會的報導…」<1>

這封信給了新會院一份鼓舞，她的確需要一些鼓舞的話。

(157) 學生人數的增加非常緩慢。十月份時只有十位學生接受中級教育，七位在幼兒班，和六位青年參加刺繡班。

直到1916年12月15日學年結束時，人數依舊，後來放假一個月。

我們可以了解，每個月的收入反應出學生的人數，有不少的經濟困窘。三個月的工作收入不超過七十萬reis，而單單從九月至一月的房租已達一百廿五萬reis。

院長不願伸手向人借貸，而節約就落在飲食上。我們從學校歷史上看到H. Juana Uranga說：

「我不要去廚房…，因為如果廚房修女向我要些東西，我沒有什麼可以給她…」<1>

那同一本歷史告訴我們，廚房修女為了點火，每天早上去收集從樹上掉下來的水果皮。她用蒜葉作湯，在裏面放一些桌上吃的麵包。

為了增加團體的收入，修女們接一些刺繡工作。她們在十月份繳了一套床單和其它配件，約價值十萬reis。有人請她們把床罩鑲上英式紗織花邊，給了一筆可觀的四十五萬reis。

她們沒有受到任何人在經濟上的協助，只有Da Lucia Palhano偶而給團體送上一些點心，而當她們有了聖堂時，她也支付聖體燈的費用。

至於教室用的家俱，教育部只送來五張課桌，另外五張是透過第一位巴西的初學修女H. Jovelina的母親的賙濟才得到的。那位初學生在莫西米林的初學院，由H. Beloqui帶領她們需要一台鋼琴，為了教音樂課。只有天主知道，她們為了要獲的一台鋼琴是多麼拮据，由於常來學校上課的學生來自較好的家庭，希望學校能有其他學校的高水準。為了

要有一台鋼琴，修女們還須擔心憂慮，等上好一段時間。

修女們的經濟狀況無法如文化環境的需求加以提升。她們對此很清楚，對無能改善情況非常痛苦，可是仍繼續信賴天主，懷著希望開始1917這新的一年。

課程於1月15日再度開始，有六位中級班學生，四位初學班，五位幼教班，三位學鋼琴的學生，一位學繪畫，六位上手藝課，有些學生人數在第二個月增加一些，甚至有一位上藥劑學的住宿生。這學期結束時共有七十位學生。

二月份有一令人愉快的訪問，即Mariana的總主教，D. Silverio Gomes Pimenta，在P. Ozamis和P. Armas C. M. F.的陪同下，首次來看學校。

盡力準備接待。有兩位小女孩各致一篇問候詞，後來又起音，唱一首歡迎歌，還送給他一條精心刺繡司鐸批在肩上的長方白麻布。他時間倉促而無法留下來用已準備好的飲料。

他離去後，Ozamis和Armas神父留下來，和幾個家庭閒談一些事。

衛生局的稽察員在5月12日來到學校，提出一些衛生方面和課桌的安置在採光上的不合適之處。

她們在可能的範圍內配合這兩項要求。

還有另一件更困難的事。Ozamis 神父在Ribeiro da Luz家的要求下有一天來到學校，轉達下述訊息：他們希望有一位教葡萄牙語的老師來教他們的女兒。修女已與初級班的一位老師有合約，她也是修會的一位候選人。她們無法支付兩位老師的費用。中級班學生的進度很快。她們應怎麼做？

她們認為有必要辭退一位老師，並聘請Dr. Jaques Dies Maciel，他在Belo Horizonte的教師界頗有名望。

在三月底，她們收到一項好消息。經由瑪利亞聖心會的院長的斡旋，Mariana的總主教已許可在會院內可有聖體。

至少應每星期一次慶祝感恩祭。同樣地，她們在每個主日，其它特定的日子，每個月的首星期五和學校主保的三月慶節都可以有聖體降

福。

雖然耶穌聖體尚未在會院內，修女們已把會客室權充聖堂，慶祝第一個聖母月。學生們在這聖堂內有機會領受到其教育者深刻且真實的瑪利亞精神。而這在那些兒童和女青年心中深深印上對無玷童貞的虔敬！

至聖瑪利亞準備通往耶穌的道路，學校的聖堂在6月12日舉行第一台彌撒，由聖心會的院長神父Fernando Arroyo主祭。從那時起，主即聖事性地臨在於耶穌孝女為祂所準備的聖體龕內。

每星期舉行感恩祭，一直到Ozamis神父於8月28日被派到里約為止。從那時起，在會院中有一個月沒有舉行彌撒。

團體在6月16日加入兩位修女，她們是另一批從西班牙抵達的姐妹。「露德」雜誌上提到此事：

「位於Joao Pinheiro大道的耶穌孝女的學校正逐漸有利地加強在我們這首府內教學和紀律上的能力，最近新加入兩位教授法文和繪畫的稱職教師…」<1>

(160) 她們是H. H. Dolores Vázquez和Pilar Bravo。她們是在5月23日離開撒拉孟加，於26日在Vigo港上船，搭乘Transatlantica公司的「Satrústegui」輪。

與她們一同前來的有H. H. Severiana Sorarrain和Josefa Eunzunegui一位被派遣到Braganca，另一位到莫西米林。

在Belo Horizonte的學校仍繼續經歷許多困難。

她們由於學生人數稀少而不能懷有大的希望。沮喪開始在她們中間滲開來，尤其在面對另一創會院的邀請，屬同一Minas Gerais省的Leopoldina城。

這是由聖心惠的Ozamis神父所提議的，也開始引起一些疑惑，是否應放棄Belo Horizonte並遷往Leopoldina。

Ozamis神父和Liceo Leopoldinense的主管之間曾通了幾封信。

Belo Horizonte的院長在1917年10月17日寫給莫西米林的H. H. Antonia Beloqui和Josefa González的信上清楚表達在Minas首府這學校

的現況，以及是否遷移到新邀請之會院的疑惑。她說：

「人們從Leopoldina不停地問，最近還要我們拍電報給總會長，詢問是否接受建立會院，以便他們能開始會院工程，製作宣傳品，尤其是給那些有女兒在Sión的家長們。一些有農莊的人士想要帶她們...並安置在Leopoldina。

我們打電報給撒拉孟加說：「Leopoldina要求回覆」而答覆是，如果我們不遷往那裏，將不可能接受。「自行裁決，我們接受您們的決議。」

您們看到，撒拉孟加沒有可派遣的人員，所以告訴我們斟酌，若覺得那裏比這裏更好，則我們更換；她們接受我們的決定，她們會這樣說是因為我們寫信給她們時，總有些懷疑，這也是真的，尤其這裏是首府，後來，當我們有自己的會院和其他幫助等等，更能取代在一鄉鎮辦學校，因為有更多的因素...「<1>

她們有些進退兩難。一方面是在Leopoldina的建院條件非常優厚，不接受實在可惜；另一方面，也沒有足夠的理由放棄Belo Horizonte，雖然有些學校在開辦三、四年以後不得不關閉。

H. Juana Uranga繼續表達她的想法和問題：

「因此，我們很想知道您們的意見，總會長已讓我們斟酌辦理。您們看，是否能夠在那地方組成一個團體...

他們說那是這省最富裕的地方；從里約搭火車要11個小時，關心此事的是小鎮的議員和鎮長...他們願意讓師專的學生住校，並願意製作宣傳，在一切上協助...，如果我們能組成一個五、六個人的團體，可能在決定之後，後來從撒拉孟加會派人來。這是我們在巴西唯一缺乏經驗的事；所以我請求您們給我意見，以及有什麼人能組成這團體；有的從Braganca，有的從Moji，有的從這裏。倘若可能，我維持此地的，讓我們看看在Leopoldina的師專學校如何，他們正在等決定性的答覆，否則，我們必須告訴他們不接受建立那學校，在不知是否答應他們之前，我們怎能有所決定...

此外，首府就是首府，可能以後會有轉機，人們說，現在由於戰爭的緣故，大家比較窮困。

食物很貴，而且越來越貴，我不知道我們如何能熬得住，因此，必須盡一切的可能，此外，如果我們撤銷這學校而在另一處建校，這也不能解決學校的問題。

總之，請衡量；告知您們認為最好的看法，因為必須作一些決定，而這很困難。那幾位人士保證會有許多住宿生，雖感興奮，可是卻有這麼多的困難，不知如何是好，所以，請您們好心告訴我您們的意見。

我在這同一日期也寫信給R. M. Eloisa，詢問她的意見，我們的看法是在Belo Horizonte多試驗一段時間，並在Leopoldina組成一個新的團體，然後，假如結果不理想，再把人員分散到三所會院中…」<1>

H. Juana Uranga的意見獲得多數支持，即接受在Leopoldina建學校，同時不關閉在Belo Horizonte的學校。當然，她們將失去團體中學問最好的H. Angela Acevedo，可是天主會繼續開闢道路的。

她們繼續努力，使Belo Horizonte學校的聲譽日增。

1917年12月15日，她們以文學慶祝來結束學期課程。有對話，二人或三人合奏音樂，以法文對話，和表達說唱劇「Cheza y palacio」[1]

家長們都非常高興，學生人數的增加使得學校顯得太小了，必須另找一個地方。第二年年初時，學校位在同一大道上的232號，即與Timbiras 街毗鄰的角落。

新學年有許多新的展望。1月15日註冊時，中級班多了七位，初學班多了五位，三位在幼教班的也升入初級班。另有四位加入鋼琴班，兩位加入手藝班。

所以，總共有17位在中級班，14位在初級班，20位在幼教班，25位在鋼琴班，8位年輕女孩參加繪畫和刺繡課。

當H. Angela Acevedo去Leopoldina以後，H. Juana Uranga遂取代她的中級班課程。H. Pilar Bravo負責初級班上午的課程，下午負責幼教班。H. Dolores Vázquez教繪畫課。鋼琴課由H. Lorenza Beraza負責。H. Jasefa Macatzaga上午教幼教班，下午則教初級班一些手工。H. María Elósegui則忙著煮飯、打掃和洗衣物。

1918年是Belo Horizonte的無玷之母學校振作的一年，從學校的創辦直到今日，是這城市很有意義的事。

如果H. Juana Uranga沒有堅持在Leopoldina建新學校且不撤消在Belo Horizonte 的學校，可能會失去這個大的教育中心，它後來成為文

化及教學方針的典範。

無玷聖母特別庇護它，使Belo Horizonte在數代的兒童與青年在其至中受教育。

## 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

P.165 Minas Gerais省的人民集中在產金和產鑽石的地區，該區其他地方的老百姓也以相對的速度往這裡集中，直到黃金和寶石的產量下降為止。礦藏的明顯枯竭，迫使該地居民尋找別種形式的工作。

因此誕生了「Mata」地區的文明，以咖啡取代，成為Minas Gerais省的經濟中心。

1825年，在Mata中部地區出現了稱為Feijão Crú的住處。

古老的說法是，一支「Bandeirantes」的商隊經過此地區時，在一條小河旁紮營過夜。好像是他們在煮Feijão（豆子）的時刻睡著了，醒來時發現豆子還沒有熟。這支商隊很不高興，遂繼續上路。這地方遂取名叫Feijão Crú。

在小河旁，由Ferreira Brito家族建了一座小村莊，其它的村莊也陸續加入：los monteiro de Barros，遂變成很富有的莊園。這個小村莊被稱為Arrabal de Feijão Crú。

它的創始人覺得缺少一座舉行聖事和實踐教會規令的本堂，遂在1月20日，San Sebastián的慶節，將其產業的一部分劃歸為聖堂，此聖堂正是以那位聖人的名字為名。

這小村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教區，1854年成為鎮，取名為Leopoldina，為了紀念國王Pedro II世和女皇Cristina的小女兒。

1861年的10月18日升格為市。那時應有78棟房屋。

在Leopoldina被升格為市的這段期間，從Minas南部抵達首批的

Junqueiras家族與當地家庭互相聯姻，使Leopoldina的人文發展提升為該省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是附近地區學術工作方面最耀眼的中心之一。

咖啡田覆蓋了此地區的山地，成為Minas Gerais居地富裕的象徵。咖啡所提供的金錢遠比黃金更多。

人們開始稱Leopoldina為「Mata的公主」。

1880年是「Mata地區」農耕業繁榮的頂峰，可惜第二年斑疹傷寒流行，於1900年再次肆虐，使這城市元氣大傷。

後來，咖啡跌價，這地區遂成農牧業狀態，畜養少數不同種類的產乳及農耕用的牲畜。

至於在文化方面，1906年6月3日所成立的文學協會el Liceo Leopolinense使這城市進入嶄新的一頁。José和Custódio Ribeiro Junqueira兄弟的功勞值得大家稱讚。他們竭力致力於知識水準的提升，不僅造福本城，也有助於整個地區。

當時的學生是由一群渴望求知，激昂而又有膽識的年輕人所組成。

他們有文學公會，有自己的刊物、劇院組織、演講，相當有紀律，在意見上也很合一。

el Liceo在起初有不同的課程：幼教、初級和中級教育、女師專，以及藥劑牙醫高等學校。

1918年時，女師專課程有57位學生，都是走讀生；藥劑牙醫課有52位學生；小學有51位，中學有24位。

為了讓女師專的教育部分能夠完整，他們的領導者建議把它交給修女們管理。

1917年開始為此目的有些交涉。

發起人能夠是Dr. Francisco Andrade Botelho，他是Ribeiro Junqueira兄弟的連襟，也是省參議員，很可能認識耶穌孝女會在Belo Horizonte所辦的教育事業，或者也可能來自Qzamis神父的建議。

在Leopoldina的學校檔案中，保存了Qzamis神父和Dr. Ribeiro Junqueira之間的信函。從其中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他如何向Qzamis神父提及在城裡創建一所修女學校：

「我剛收到您有關修女在本城的信，為了建立一所女子學校…」(1)

他為延遲回信請求原諒，因為此問題須向el Liceo的技術院長呈報，他提出下述建說：

「師專將由修女們領導和管理，可是仍隸屬於el Liceo Leopoldinense，在其監督下承行省府相關之法令…」(1)

他繼續解釋轉讓建築物的條件。她們必須承諾維持學校現有的教師團，在有缺時得自由遞補。

他接著提到學校的學生人數。由於她們大部分不是Leopoldina人，她們的父母不願意她們住在公寓裡，住宿將能解決這項不便。由於家長們很熱心的接受這意見，將會有很好的遠景。

此外，他繼續：

「修女們可以為女生設立初級課程，為其他渴望參加入學考試者設立中級課程...

教授鋼琴和其他樂器課程、歌唱、繪畫等等，亦是她們能擁有的其他收入來源。

我自己有兩個女兒在Petrópolis的Sión學校就讀，基於新學校的教授陣容，我打算讓她們在這裡讀書，我的例子將不會是唯一的。

最後，修女們在此處可獲得的協助與友誼，的確將不會在別處獲得同樣的。Leopoldina城百姓的道德觀念很卓著，重視家庭生活。此地的生活費也不昂貴。

宜有幾位修女來此進一步磋商...」(1)

這封信是1917年3月9日由Dr. Custodio Junqueira簽名，寄自Leopoldina，被保存在Leopoldina學校的歷史中，我們就是從那裡摘錄的。

幾個月之後，Qzamis神父從Belo Horizonte被派往Rio de Janeiro，他很可能把耶穌孝女和Ribeiro Junqueira家族的中介工作轉讓給João Chagas Monteiro和Georgina Qffoni Chagas夫婦。

1917年10月11日，Belo Horizonte學校的院長H. Juana Uranga從

Leopoldina收到一張卡片，是Georgina Qtoni Chagas夫人以她的兄弟Ribeiro Junqueira的名義寄來的，請求一決定性的回覆。

我們已知道H. Juana Uranga所採取的步驟和她得自撒拉孟加的答覆。面對不可能從西班牙派姊妹的情況，她們讓在巴西的姊妹自行裁決。

我們也知道，與莫西米林和Braganca的團體磋商後，這項建院的邀請已被接受了。

Braganca團體的院長H. Eloisa Andrés認為這項提議有許多的展望，且無須投入太多的人力，至少是為目前，因為學校本身已有教育的組織。

當時涉及的是約七十位的住宿女學生，前面提到的那位參議員和這城裡的市議員都非常關切。

在Belo Horizonte的院長和Dr. Custodio Junqueira之間曾互相通信，進行交涉。這位先生在11月7日寫道：

「我看了寄給Georgina Chagas夫人的信，並進一步回覆有關在這城內建學校的事項。

我們決定付房租，把房子讓給妳們，只要住宿學生人數達到三十位。

我們沒有許多時間照管房子的整修，所以請您們儘快來到本城，我們可以在整修方面達成協議。

為了開始這工作，我們認為六位有能力的修女就足夠了。

我們希望能有寄宿費用的章程，以便作宣傳，希望學校在1918年開課時能有三十位以上的學生…」(1)

H. Juana Uranga於同月的11日回函。附上Belo Horizonte學校的章程。在信中感謝對方接受修女們所提出的建議。至於整修的事，就委託對方處理，因為他們知道一所學校需要什麼，注意到其內外的美觀即可。H. Juana Uranga說：

「您們非常了解這有很大的影響，倘若有任何疑問，我們可以通信聯絡，或者有事前來Belo Horizonte時，我們可利用那機會問候您並親自交談…」(1)

1917年11月18日，當地的一份報紙「La Gacete de Leopoldina」報

導：

「振奮人心的消息」

「關心本城教育發展的我們今日有一個令人喜悅的消息要宣佈。處於 Belo Horizonte 的耶穌孝女會將在近日於 Leopoldina 開辦一所為女青年的寄宿學校。

由於這些教育者的準備，她們在婦女教育的投身已獲致全國一致的好評，這好消息預期在我們當中亦會引起迴響…西班牙籍的耶穌孝女會目前在 Belo Horizonte 主辦一所著名的教育中心。

很有可能在三月份時，修女們的寄宿學校在本城已開始作業…」(1)

Junqueira 公司為這新的中心所租的房子位於 Lucas Augusto 街，即從前的 Dr. Otavio Ottoni 街，由於可用的地方不是很大，他們遂買了鄰近的一所房子。

這棟兩層樓的房子被拓寬、整修，裡面有餐廳、教室、走廊、聖堂和其它的房間。

Dr. Custodio Junqueira 於 12 月 20 日再次與 H. Uranga 聯絡：

「我們必須告訴您，房子的整修工程正持續進行，料想可以把它交出來，使您得在三月時學校啟用。

目前正準備房間，可供五十位寄宿生，希望在學期開始時，這名額能住滿。

我覺得您可以籌置傢俱了，兩個月的時間為這件事並不算長。

我仍覺得若您能來本城一趟會很好…」(1)

H. Juana Uranga 很有可能去了 Leopoldina。從她在一封信中所提及的資料使我們如此推斷。我們來看看她在信中所寫的：

「Dr. Custodio 這位先生是 Leopoldina 市政府的主席，而他的弟弟是議員。El Liceo (文學協會) 是由他們兩位所創辦…他告知有可能為我們尋獲經濟協會；他從不曾把 Liceo 視為私人產業。

大家都說我們在那裡會很好，可是，直到真正看見，否則不能相信。

這是個小鎮，然而有很好的交通。本堂神父好似一位聖人，

他願提供一切。

目前在那裡…為了大戰的關係正要驅逐德籍的修女，而接受我們在那裡建學校。這有些奇怪，而天主知道一切。祂會照顧我們…」(1)

莫西米林於1918年1月8日收到從撒拉孟加拍來的電報，總會長任命組成新團體的成員。

原任莫西米林院長的H. Josefa Gonzalez提名為Leopoldina的院長。Moji Minim會院再次由H. Antonia Beloqui照管。

Braganca也同樣收到另一封由撒拉孟加拍來的電報，告知H. H. Severiana Sorarrain和Marío Recio被指派到新成立的會院。

H. Josefa Gonzalez在1月17日寫信給Dr. Custodio，告訴他修女們已有了派遣，等待他的吩咐。

Sr. Junqueira在回信中提及所有以信函或本人和H. Juana Uranga所做的承諾，他也說到：

「我們將很感激，如果院長能親自來此彼此協商房子的事，並看看我們為此建築物已經做了重大的服務，以及我們尚未做的…

我們許諾將與修會訂立一項契約；…此外亦許諾免費將房子轉讓，如果寄宿學生額滿三十位。

藉著宣傳，我希望在開始時能有五十位或更多的寄宿生。

總之，我覺得您來此一趟會很好…為能親自商討此事…」(2)

莫西米林、Braganca和Belo Horizonte團體都投身準備這新會院所需的一切。

另一方面，Dr. Junqueira透過報紙並親自挨家挨戶，由一農莊至另一農莊為學校作宣傳。

有幾位已在其他中心登記的年輕人放棄其協定而留在Leopoldina。

由於他在城裡和近郊的影響力，要達到預定的學生人數為他並不很難。

Dr. Custodio有著豐富的人格特徵、純正的道德觀念，是一位博學又傑出的醫師，有著偉大的心靈。所有的人都尊敬他，Leopoldina人更

是喜樂地附從他的提議。

註冊人數已有保證，唯一還缺乏的就是修女們的抵達，以負責寄宿的學生了。

1918年2月3日，H. Antonia Beloqui拍電報到Belo Horizonte，給H. Juana Uranga，請她讓H. Angela Acevedo前往Entre Rios，在那裡與5日從莫西米林出發的兩位姊妹Josefa Gonzalez和Josefa Zunzunogui會合。

H. Angela Acevedo是Belo Horizonte團體為了即將在Leopoldina開辦的學校而忍痛割愛的，為她們是很大的犧牲。

從莫西米林和Belo Horizonte出發的姊妹在Campo limpo與Bronganca的姊妹會合。H. Eloisa Andrés派H. María Iruretagoyena陪同她們前來，並將與教葡語的Antonia de Moraes小姐一起返回Braganca。這位老師是H. Juana Uranga為Braganca這團體所準備的。

7日，五位創新會院的姊妹繼續其旅程。她們是Josefa González、Angela Acevedo、Severiana Sorarrain、Mariana Recio和Josefa Zunzunogui。

Dr. Custodio搭火車前往Campo Limpo接她們，陪同她們前來Leopoldina。

火車於下午五點抵達目的地。

在火車站迎接的有Dr. José Ribeiro Junqueira、Dr. Custodio的兄弟、Coronel João Chagas先生和其夫人、D<sup>a</sup> Georgina Ottoni Chagas、Julio Fiorentini蒙席、本堂神父和副本堂João神父。他們從車站前往Chagas夫婦家中，寄宿在那裡。

我們不能不提到Leopoldina的副主教Julio Fiorentini對修女們的熱忱歡迎。

他在當天下午即邀請姊妹們去本堂，在傳統的時刻六點半誦唸玫瑰經。

我們從Leopoldina的學校歷史中，摘錄他當時對修女們所講的話：

「願仁慈的天主受讚美，祂俯聽了我們懇切的祈求。

我們在不久前才結束了對聖方濟沙威的九日敬禮，而在我們中間的這五位修女所遵行的，正是聖依納爵羅耀拉交給印度宗徒的相同會憲。我們是有福的，這些修女的來臨是天賜的

禮物。

我希望她們對本城的女青年懷有聖人對東方的外教人相同的使徒熱忱。

請記住，修女們…雖然職務的要求超過人性的力量，神聖上智會給予所需的恩寵。

上天派遣妳們在拯救人靈上跟隨聖方濟沙威的步履，妳們熱忱慷慨地工作吧，使信仰在這塊土地上復興起來…妳們要對自身的蒙揀選感到有福；願妳們的工作是為耶穌基督的更大光榮…」(1)

降福之後，大家離去，她們回到那對夫婦家中，他們很熱情地接待她們。

她們住在Chagas夫婦家的幾天中，曾數度去學校探視工程的進行。

她們也參觀了Liceo和位於其對面的師專學校。

10日，「La Gaceta de Leopoldina」報紙報導：

「耶穌孝女在本城將開辦的學校正逐漸喚起熱烈迴響。這幾位傑出的教育家仍繼續住在Sr. Coronel João Chagas家中。許多父母已為他們的女兒登記，學校將在三月份運作。預估將有為數不少的學生。…」

除了為男女童的幼稚園班級之外，學校尚設立初級班和中級班，以及為師專學生的宿舍。

任何資料均可向其院長索取，在本城…」(1)

房子按其用途仍繼續在整建中，她們繼續與Chagas夫婦同住。

由於所住的地方距本堂很遠，想必她們為參與每日彌撒，需費很大的氣力。熾熱的天氣加上陡峭的斜坡，她們需數度休息才能上去。

她們有回趁著出去的機會拜訪了副主教，對他的家印象深刻，裡面有許多動物標本的擺飾，熱帶植物甚至透過門窗進到屋內。一株蔓生植物竟阻礙大門的開關，而白天晚上都得敞開著。

她們也拜訪了其他的人。Dr. Custodio的夫人D<sup>a</sup> Emerenciana友善地在其「El Desengaño」農莊接待她們，那地方離城裡只需五分鐘。

她們很喜歡Leopoldina的民風，雖然當地百姓鬆散了些。

工程進度遲緩。

她們已在這夫婦家中住了二十天，在感激其招待之餘，決定暫時遷到鄰近學校的一所房子去住。

3月1日，她們冒著強烈陣雨，遷往新的住處。這地方條件很差，沒有水電，又有許多昆蟲。在忙碌清理後，她們決定把床墊鋪在地上睡，因為床還未送到。唯一有的一張床保留給年紀最大的姊妹。

第二天，她們趕緊添購必需品。買了兩隻水罐，稍晚，副主教給她們送來濾水的甕，可供每日使用。

下午三時聽到有人敲門，原來是本堂神父帶著一批聖母軍來幫忙。

工程未如預期於3月15日完工，Dr. Junqueira遂將開幕式延到四月，並寄下列通知給「La Gaceta」：

「無玷聖母學校在4月1日開幕，在當天收錄已註冊的住宿生。目前仍繼續開放註冊，而為了便利學校的組織作業，有意者最好在當天進行註冊…」(1)

她們利用那幾天準備課程，尋找繪畫和刺繡的範本，...同時，她們也按照古怪的本堂神父所給的奇特的補贖做了，他說：「散步，每天要散步，你們所住的房子很小...」

聖週到了，她們可證實這小鎮居民的熱心確是有形可見的。

3月30日，星期六，她們開始準備開幕事宜。整理住宿生的床舖、飯廳、打掃。實在不可能做完那麼多家務。

下午，Sr. Junqueira看到這情況，遂與修女們協商，將開幕延到4月3日星期三。

修女們於4月1日遷入新家，4月2日首位住宿生來報到。她由於聯絡困難而未收到延期通知。她正是M<sup>a</sup> Angélica Pinto。

終於在1918年4月3日的報紙上記述了下列有關無玷聖母學校的事：

「這重要的教學中心在今日落成。

雖然工程尚未完全竣工，但學校的衛生及休閒設備已可啟用。開幕將不舉辦慶祝活動，僅由我們良善的副主教奉獻彌撒，並祝聖學校所有的校舍。

彌撒將在早晨八點舉行，至於隆重的祝聖禮，將不特別邀請，凡願意參與的家庭都很歡迎…」(1)

事實上，無玷聖母學校在4月3日有一簡單的儀式慶祝開幕。

副主教在當天很早就準備祭台。他從本堂帶來大花瓶、花朵和飾物。上面滿是灰塵，卻又不讓修女們擦拭。有些聖人有時候是很奇怪的...

他以「祈求聖神降臨頌」開始這隆重的禮儀；在他逐一祝聖校舍的每一房間時，也起竟唱了許多首聖歌。

接著有一篇動人的講詞，以總主教的名義感謝總會長和修會團體，同時也向Sres. Junqueira道賀。他讚揚修女們離開祖國所作的犧牲，勉勵她們忍受痛苦和可能的考驗，注視著被釘的耶穌，並在祂內發現一切工作與困難所有的價值。

在當天下午有五位住宿生報到。她們本習慣於Braganca、Belo Horizonte和莫西米林等地方為數很少的住宿生，幾乎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雖然看似自相矛盾，但這的確成為她們痛苦的一項原因。僅有五位修女，而只有其中兩位有教學準備。

學校的教學活動以一項測驗開始。把學生按兩個層次個別分班：初級班和中級班。

為初級班的葡文教師由D<sup>a</sup> Olinda Matola擔任，中級班則由Dr. Custodio de Alemeida Lustosa擔任。

有幾位好友自願在授課上合作。Dr. Junqueira的夫人D<sup>a</sup> Emerenciana願意教葡文。Liceo Leopoldinense的技術指導Bothello Rois教授把Liceo的圖書館供修女和學生使用。

學校課程是按照里約的Pedro II官方模範學校來設計的。

各科目的老師由上述所提的與H. H. Josefa González和Angela Acevedo分擔。H. Severiana Sorarrain教授鋼琴，住宿部的整理則由H. H. Mariana Recio和Josefa Zunzunequi負責。

學生人數增加，她們感到需要某些支援，遂向總會長申請協助。H. Josefa González面對過多的工作而感嘆的說：

「願天主幫助我們，也原諒我們缺乏效率，因為我們每一

個人都願意並渴望為了祂的光榮工作…」(1)

真是奇怪，在Belo Horizonte的修女們因為學生人數少而困窘，而在Leopoldina則是人數太多而感艱辛。

當她們正因自己缺乏準備感到痛苦時，「La Gaceta de Leopoldina」卻給予她們極高的讚揚：

「這些傑出的教育者在教學上並非新手…她們在這困難的教學上有豐富的經驗，她們隸屬於一源於歐陸的極可敬的修會…」

自從我們有了一所為男孩的教育中心，Liceo Leopoldinense將近十五年來為青年學生的好處而多所貢獻...在本城內長久以來即感覺缺少一所如同無玷聖母學校的教育中心...

我們相信，我們的女青年會在這裡找到家庭的氣氛和德行與知識上的恆久泉源...」(1)

學校生活在自然紀律的管道中進行，在鼓勵的前導下，有很大的自由。

學生都受到親切的照顧。院長每星期召集她們，與她們交談，以便得知是否在學校裡感到高興，或有什麼不很滿意的。

常到學校的付費生和住宿生是完全分開的。這兩團體很快的便有競爭的跡象，甚至這導致考慮是否合適繼續辦學校。

課程開始幾天以後，住宿生人數增加到32位，到了第二學期時是45位。這證實了Dr. Custodio Junqueira所預言的。

修女們無法承擔一切，遂決定向Braganca的院長H. Eloisa Andrés求助，雖然她起初答覆無法從會院團體讓出修女，但還是把H. María Sagardoqui派來給她們。

10月份，教區的總主教D. Silverio Gomes Pimenta首次來巡訪，他對新學校的賞識帶給修女們很大的安慰。

他給她們的建議之一即是申請在會院裡供奉耶穌聖體。她們曾申請過，只是總主教在答覆時要求每星期舉行兩台彌撒。這是不可能的。他現在了解情況，遂協調舉行一台彌撒。這樣，耶穌聖體將很快地臨在

她們中間。

1918年11月，可怕的流行性感在城裡擴散，修女和學生們都受到病毒感染，Dr. Custodio每天都來探望。

有些學生在學年結束之前即必須先回家修養，所以，學期結業式無法隆重舉行。

在她們不斷地請求下，幫助終於到來。新成員於12月27日加入這團體。從莫西米林派來了H. María Sanchez，從Belo Horizonte派來了H. Dolores Vazquez。另外兩位，H. H. Dolores Novoa和Candelas Días，則是剛從西班牙抵達。

1919年，她們開始準備耶穌聖體的來臨，與她們在會院中生活。

Julio Fiorentini蒙席於1月17日隆重地降福了聖堂，第二天，在期待的喜悅中，主將永遠與Leopoldina團體同在。

1月20日至26日作避靜。她們在三個月以前曾約好一位瑪利亞聖心會的會士，由於水災中斷交通，又無法協商其它合適的日期，本堂神父自願給她們領避靜，她們既無法找到別人，遂接受了。

使徒工作很快將重新開始，在她們眼前展開充滿希望的新學年。她們將全心致力交付於使徒工作。考驗期已經過去，前景無可限量。

## 回顧

P.181 在甘第達修女去世之後的數年中，學校生活仍繼承她生前所銘刻的相同特色。

在她首創的幾所學校內所塑造的風格，仍持續同樣的軌跡。

藉著修女們的傳承，會祖的理想傳遞給在校內受教育的孩子們身上。

帶領人靈認識並愛慕基督，除了瑪利亞，沒有別的路。會祖有一次告訴一位姊妹她使徒工作的理想時，說到：

「主正是為此而召喚我們，我們的目標是：修正並培育這些孩子們的心為了天主，教導他們恭敬聖母我們親愛的母親童貞瑪利亞和耶穌聖心；…每天很認真地託付於他們兩位。從這些孩子們中能出一些大聖人光榮天主…」(1)

那些聖善的婦女撒在田畦的種子結實豐碩，她正是那粒死去而結出許多子粒的麥子。

修會的活動在西班牙和美洲兩地分別進行，具體景況雖然不同，但仍在同一齒輪的運作中前進。

在美洲，含有遠景的地平線已開始能隱約看見。雖已開設了五所會院，仍無法顧及所有邀請建院的請求。如果有更多的人力…

回顧修會在西班牙的1913至1918年間，努力鞏固已建立的事業，雖有意願，但並未開辦新會院。

我們知道Angela Cipitria於1913年收到一份建院的邀請。寫旅行日記的秘書說到：

「D. José Orellana寫信給我們會長，如果她願意，他將於馬德里城外提供一處建院，有人要免費贈送一塊地給男修會或女修會，希望他們自付建造房子的費用。…」(1)

Angela修女考慮之後，認為最好去看看這塊地。於是她於4月11日前往首都，12日清晨抵達，參加彌撒，做完祈禱後，與D. José Orellana會晤，他是會祖所認識的一位司鐸。

與他交談後，他請她們下午去看那塊地，並了解情況。他們到了那裡，詢問其所要求的條件。照顧這塊地的先生回答說：

「他們將給予這塊地者一萬pesetas；然而要求您們免費教育男女孩童…」(2)

Angela修女得悉所提供的條件不很優厚，表達感激之意外，也向對方表示，建築房舍的費用超出其可能性。

此外，地點也不很令她滿意。此地在馬德里城外很遠的地方，朝

向Toledo的方向。她認為修女們在此地的生活將會很困難。

儘管如此，雖知道團體會有很多犧牲，她仍儘可能地顧及人靈的益處，提到：

「如果他們提供建好的房子，她同意接受，只要其參議會認為好；因為她個人不能決定這件事…」(1)

如果不是這樣，將不可能，因為她猜想參議會不會接受。

這件事並未完全確定，她告訴對方將於商討之後，從撒拉孟加給予答覆，遂禮貌地告辭。

由於此事並不急迫，她在回程途中探訪了艾斯比納團體，她在那裡由於天冷而生病，好轉後返回撒拉孟加。

當身體好一些時，她召集參議會的姊妹們，告訴在馬德里的有關問題。我們可以猜測結果是消極的。她答覆D. José Orellana，若必須擔負建築費用，她不可能接受。

這件事就此停頓，無法實現新的建院。

在西班牙創立的學校教育工作與其生活環境息息相關。

村鎮中的小學校進步遲緩，能施展影響的方式並不多。它們的存在是如此安詳，如同其置身其中的寧靜田園和大自然。經常在贊助建院者的影響之下，修女們注意到老百姓的好惡，這是使命的要求。

為耶穌孝女而言，使命曾經也將永遠是她們所是和在地臨在的理由。無論在何處，都將能實現修會的雙重目標：自己靈修的成長和近人的神益。

的確，修女們起初住進這些小村鎮時，缺乏幫助，但她們卻有清楚的道路，即會祖在會憲中給她們勾畫出的：

「所有這修會成員應努力堅固完美的德行和神業…，在一切上尋求天主更大的光榮…」(1)

光榮天主可以在任何的地方，至於第二目標，人靈和近人的神益，亦可以在任何地方實踐。

這些隱藏在老卡斯提亞的小村鎮中住著的孩童和青年，他們如同

住在其他較富裕地方的人一樣，值得相同的投身。

耶穌孝女們走向他們，完全投身於教會使命，希望培育這些尚沒有高遠理想的孩童和女青年成為明日社會的婦女，準備她們度更具人性尊嚴的生活。

這些心靈逐日從她們的努力和使徒的辛勞中擷取果實，領受她們播種和培育的利益。所通傳的知識和生活典範一齊深植於他們心中，後者更是最好的教導。

靜默地，修女們讓這一切在這些交給她們照顧的孩子們心中培育、滋長、生活。她們的辛勞在未來也是靜默的，因為有關她們生活的書面見證很少。

我們所僅保留的，大部分是來自傳統，即一些修女們藉著回憶所敘述的，她們是如何地忙於授課以及學生們的培育。

一些處於村鎮氛圍的小學校，日常純樸單一的生活，很少有特別的大事。

許多有關在多祿撒和麥迪那的學校資料亦未保留。上課、讀書等慣有的工作仍繼續，時而亦有堅實的神修生活的培育。兩地的培育氣氛由於la asociación de las Hijas de María (\*聖母軍)的建立而更為豐富，這樣遂實行了第三屆總大會所批准的第一項提案。

[\*註：這項組織是特別屬於修會的，其成員分為三個階段，proclamada < 約 12-13 歲 >，aspirantes 準團員 < 約 13-14 歲 >，和 Congregantes 正式團員 < 約 15-16 歲 > ]。

耶穌會San Sebastian宿舍的院長Martinez神父於1913年5月26日抵達多祿撒，為了準備聖母軍的開幕式。5月28日的會院日記中記載：

「Martinez神父把聖牌頒給正式團員…然後給準團員…舉行明供聖體，向聖體唱一首讚美詩、守聖體、降福和講道。後來唱「Bentida sea tu pureza」(1)

日記繼續提到神父後來把proclamadas召集起來，鼓勵她們好好準備自己，以便能很快地成為準團員和正式團員。

麥迪那的寫日記的修女也在1914年2月14日提到：

「在學校內已成立了聖母軍…；早晨七點半有彌撒、領聖體；彌撒中有風琴伴奏，孩子們唱很美的讚美詩，最後以向聖母敬禮結束。下午誦唸玫瑰經、la coronita經文，後來D. Celedonio [Cobrero] 把聖牌頒給25位學生，向聖母唱「Bentida sea tu pureza」結束…」(2)

修女們也努力提升兒童和女青年的美學教育，培養她們的嗜好，希望她們在離開學校時，有足夠能力在社會中扮演好的角色。

娛樂和消遣有其相對的重要性，她們舉辦健行、郊遊等等。

至於在智育方面，學年中安排知識的獲得，是按照當時法律的指示進行的。

修會總檔案中尚保留一些問卷，我們可以從其中看到當時的教學分為三級。

這些計劃由總會長和參議會於1913年10月1日批准，被寄發到各學校，包括每一級的相關教材和詳細的問卷。另一組相同文件被保留在北部省的檔案中。

學生們在必修的課目中，要注意每一季和學年終的考試。

會祖對這些考試非常重視，要大家努力準備。以後遂繼續如此，無須額外提醒。

對學生而言，是一項刺激。對老師們而言，也是一股推動的力量，不可忽略教育工作的效率，而應經常留心與控制。

考試的那幾天，在校內有大活動，打破了平日單調的生活。大多數的考試是由當局權威人士主持。我們看到多祿撒日記於1915年6月12日寫到：

「聖若瑟班、聖家班和聖女德蘭班今日有考試。市長、秘書長、…D. Antonio Olarreaga、el Sr. De Ezcurdia和幾位女士早上都到了。大家都很滿意。下午由D. Baldomero Sáizar和D. Luis Sesé主持考試…」(1)

當考試結束後，準備頒獎活動並展覽手工藝品。學年終的表演劇也是重頭戲，很受重視。

1915年7月8日，麥迪那學校的日記說：

「我們今日舉行學年終的表演劇。有許多人來觀賞，有司鐸、會士、社會人士等等，人們非常滿意，因為表現很好，感謝天主。手工藝品將從今天起展到11日…有一些作品非常細緻，人們很喜歡。願一切為了天主更大的光榮…」(1)

耶穌孝女的使徒工作在城裡的學校，有另一種不同的節奏。每一天的生活中會發生各種不同的事，常給人一種新鮮感。撒拉孟加學校繼續有進展。1913年1月中旬的日記上說：

「教室被坐滿，修女們很努力工作…」

有一個短短的句子包含了整個教育活動計劃，會祖在她信中常重覆提到的熱切渴望已實現了：

「我很高興您們有更多的孩子，天主願意有更多的人來，並在靈修生活與德行上多注重，願他們深愛天主…」(3)

城裡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會在校內引起迴響。1914年4月24日在撒拉孟加主教座堂內，慶祝聖女大德蘭被冊封為聖人的百年紀念。

耶穌孝女們忠實地追隨Cándida修女，對大德蘭特別熱心，這事件頗不平凡，有其特色。會院的歷史說：

「撒拉孟加所有的女孩都要在彌撒中唱歌，事先的演練是必須的。我們的學生全部參加…」(1)

教廷代辦Francesco Ragonés蒙席應邀參加這隆重的禮儀。寫日記者說：

「教廷代辦為了參加這禮儀來到這裡，並在主教和其有關家人的陪同下參觀我們學校…他們曾先去看總會長和秘書，…學校的修女們準備了很好的接待，孩子們朗誦聖母和大德蘭的詩篇，並唱兩首合唱曲向他們致意。

他也很感動地向修女和孩子們講話…他下來時去看了聖堂，很喜歡。當他在聖體前祈禱時，有人彈風琴…〔要離開時〕，修女們和孩子們都已在走廊上準備，他降福她們，遂離去…撒拉孟加的主教看來也很高興…Rma Angela修女 Cipitria和秘書都一路作陪。…」(2)

在耶穌孝女的學校內，每月8日特別恭敬童貞聖母，而自從上一次總大會決議案生效後，更是如此。

那一年的5月8日加上另一件事，毫無疑問地會使我們的母親心中充滿喜樂。14位女孩初領聖體；「藉著瑪利亞到耶穌」。這禮儀與聖年領聖體的禮儀同時舉行。日記記述者還加上：

「下午的禮儀，守聖體之後舉行聖母軍正式團員和準團員頒授聖牌的儀式…這聖牌的頒發一年中舉行兩次：5月8日和至潔母親的日子…」(1)

隨後是考試和暑假。暑假期間有一令人喜悅的訪客：Infanta Isabel de Borbón公主在主教的陪同下於7月23日來訪。

暑假期間，學生較少，修女們常會有一些「Notas históricas」的作者所提的聚會：

「日記中有好幾年沒有提到九月份的交談，可是猜想應該會有，以便準備新學年的時間表…」(2)

1914-1915學年度開始時，有29位住宿生和21位中午留校用餐的學生。我們不知道通學生的確定人數，但應該是很多。

開學是在10月8日舉行，當天由聖母軍的彌撒開始。孩子們於11點時聚集在教室內。歷史敘述者告訴我們活動是如何進行：

「一位修女誦唸一篇合適的講詞，D. Manuel García Boiza勸勉學生要努力讀書，要成為服從的、謙遜的和熱心的…

在下午的禮儀中，由耶穌會神父Maestro主持。他在關於對聖體和對無玷聖母的虔誠方面講得很好，最後以守聖體和唱「Salve」結束…」(3)

10月16日，另一位顯要的人物來到學校裡：Sevilla的總主教D. Eurique Almaruz Santos，耶穌孝女會從前的領導人。修女們和孩子們都來問候他，他對大家也很親切。降福之後離開。

學校的工作繼續。在學期中有一次暫停。住校生、中午留校用餐的學生和聖女大德蘭班及善牧班上較大的孩子全部在一起做避靜。

主日學校繼續有很多人，耶穌會神父們多方照料。我們知道，這項社會工作是會祖所鍾愛的。總會長Angela Cipitria對此事業也非常關切。

另外在校內舉行的課外活動還有：\*el ropero de Nuestro Señora de

la Paz · ( 和平之后儲衣室 ) · 有關San Vicente de Paúl的演講。「Notas históricas」的作者說：

「學校常為一切善的、有愛德的和光榮天主的活動開放...」(1)

〔\*註：當代一些經濟較寬裕的婦女，把家中不用的衣服拿到學校儲衣室，後來分送給窮人。〕

12月，照例自9日到16日隆重慶祝八日慶期。最後三天由P. Federico Gonzalez S. J.講道。最後一天，在極隆重的守聖體時，主教在教區神長陪伴下誦日課。

如同在會祖時代一樣，住宿生在主日去主教座堂望彌撒，尤其在四旬期間。在學校日記中有一段好奇的小註：

「由於那裡沒有長的坐凳，修女們決定買一些可折疊的椅子。她們每人帶自己的，放在當時制服的小披肩下。她們在1915年2月21日試用了...」(2)

五月和六月，學校的氣氛很不同。前者是每天奉獻花朵，表達對學校之後的愛。以詩歌朗誦和奉獻的禮儀，在31日結束。

六月份則是考試。結束時，我們在「Notas históricas」上看到：

「表演劇和頒獎是在25日...，很多人，...演員把角色扮演得很好，獲得很多掌聲...」(1)

一個新的學年度又將開始：1915~1916。結束第一季時，記述者說：

「以禮儀、熱心和慣有的隆重禮儀慶祝至潔之母和八日敬禮。三天在聖堂中有講道，由不同的人主講。

本堂神父們在15日的彌撒中用唱的...

邀請校友們回校共度這一天，留下來的約有十五位...

最後幾天總會長和其秘書在這裡...」(2)

1916年初，耶穌會神父Rodriquez，也是一位社會學家，建議在主日的學校，亦即在那些學生中鼓勵存錢，為每一個人開一本存款簿，由一位修女負責存放的金額。起初很成功，可是慢慢地，存款簿被取消了。(廢而不用)

1月6日，學校學生為主日學校的女青年辦了一場晚會。由三位耶穌會神父和婦女聯會主持，這在前幾天被組合起來以答覆校友會的要求。

一月份，無玷之母學校團體用H. Francisca Beloqui負責，暫代院長職務，H. María Igarategui陪總秘書H. Josefa Uranga前往巴西會院訪問，我們在前面曾提過這訪問。

1916年5月8日，三十位學生領受聖母軍正式團員的聖牌。

六月份的考試又到了。補校的學生在師大進行鑑定考，由於人數很多，持續進行一整個月。一般而言，結果還不錯。「Notas históricas」的作者加上下述的：

「會院日誌中未提到公家鑑定考試...當然，開始讀中學的學生繼續讀，有一些學生是每年開始這些課程。一般而言，她們有很好的成績...」

(1)

前往巴西訪問的修女們於7月24日喜樂地返回，帶來令人滿意的消息。我們看看日記上告訴我們什麼：

「總參議修女們於29日來到學校...在此用午餐，敘述旅途的種種插曲和有關海外姊妹們的印象。

大家都很高興的聆聽...

修女們於8月6日回去，院長則留在學校，...向M. Francisca Beloqui告別...」(2)

1916至1917的學年度開始，院長於三年任期的提名之後更換。H. María Igaratequi卸任，由H. Francisca Beloqui接任。

這學期的新事之一是H.H. María Porta和Ara Izquierdo參加師資培育課程，並協助幼童的授課。

1916年的10月19日，已被提名為Palencia的主教P. Ranón Barberá來訪，於23日返程。

我們在歷史記事中看到：

「他在那一天探視了每間教室，與孩子們講話，鼓勵他們要熱心，要好好讀書。

他在客廳接見了住宿生。她們一致地問候他，並聆聽他的勸

勉……」(1)

課程繼續，同時亦準備八日慶期。校友們今年亦按數年來的慣例，於15日那天在校內一同慶祝。

這學年仍依照相同的令人陶成的路線，沒有什麼特別，只是有一次由Junta Extraoficial所主辦的展覽，於1917年9月15日到22日公開展出，我們學校亦提供手工藝品參展。

我們的學生贏得一千西幣和一紙獎狀。

1918至1919學年度，由於流行性感冒而延期開課。住宿生接獲通知，於10月15日之後才可來校。當獲知流行病已停止時，學校所有課程於11月正式上課。

學校於年底失去了院長H. Francisca Beloqui，她於1918年12月30日去世。

殯葬與追悼禮由D. Miguel Gracia Alcalde和D. Loranzo Aniceto主持。參加者尚有D. José Sánchez Sevillano、D. Mariáno Arenillas和D. Mariáno Raimundo。

我們暫且放下撒拉孟加，來看看塞高維亞學校的進行情況。

學校團體生活與個人生活類似，經過幼年、童年、少年和青年階段，直到邁向成熟的時刻。

這亦是在此城第一所會院所經歷的。課堂的人數不多，所有的都是初級和幼兒教育，免費授課的班級常擠滿學生，這是我們修女們的光榮。她們有高遠的理想，重視這幾間小教室甚於聞名的教授和大的教室。

我們略微回顧自會祖逝世這幾年以來的一些資料。

我們前面已得知，學校的創立唯依靠主教們的贊助。D. Antonio Gracia的繼任者Pozuelo主教，是M. Cándida的朋友及保護人，繼續支持教會，並試圖給在塞高維亞的修女們一間新房子，原址在Trinidad街的房子已嫌太窄小。

他屬意一棟位於Real街，四層樓的房子，並開始努力進行交涉。女主人因耶穌孝女的緣故，願意以三千duros出讓，可是曾贊助在伯爾納德建院的Sr. Llorente，趁著Pozuelo主教被調任Córdoba接任主教之際，

從中干涉，使女主人願望落空，他的行徑一向如此怪異。

D. Ramón Quesada Gascón接任塞高維亞教區，以父親的關懷注意到我們的需要。主日學是由於他的緣故才得遷到校內，相反Cheste公爵之女的意見。她本來願意在她的家中，並獨立支付費用，由自願的太太和小姐們來帶領主日學。

Quesada主教很贊成她們的意願，不過告訴她們，在有關教育方面，除了蒙召為此的耶穌孝女之外，別人不能做什麼。

D. Ramón Quesada Gascón於1901年去世後，由極可敬的D. José Cadena y Eleta主教繼任，他忠實繼承前面的主教給予在塞高維亞的耶穌孝女們的支持。

由於他的貢獻，她們才得以遷到San Jeroteo廣場的現址。由於學生人數增多，因空間過少而必須搬遷，已是無可避免的。

1902年1月20日搬新家，其盛大的慶祝可與修會獲批准的日子相比擬。

由於Sr. Cadena y Eleta主教被提名前往Vicroria教區，Marianela Bistuer主教於1904年接任，修女們亦受到他的重視。

學校有成長，1905年10月，在Fuencisla班上有16位女學生；在幼童班有18位，善牧班有40位。我們可以看到這班人數最多，因為是免費的。

學校不斷收到擴大教學的請求。1907年10月，兩位女青年申請為學校的住宿生，並參加師範課程。

與師範學生的使徒工作，藉她們兩位而開始，學校的這項事業在未來將有卓越的成效。師範學校常是會祖最大的渴望，在她的使徒生涯中，亦是令她費心的事業之一。

1907至1912年之間，每一班級的學生人數顯著地增加。

主日學的人數亦然，約有80位，由D. Epifanio Marinas全力投入照顧。

越來越多的人前來註冊，可是由於修女人數少而無法全部收錄。

塞高維亞約有近一年沒有主教。Sr. Miranda Bistuer於1913年6月23日去世，會院日誌記載：

「修女們前往Pallacio參加殯葬禮，問候並向其姊妹們辭別...」(1)

從同一本歷史記錄的一些資料顯示，我們在塞高維亞的修女們與去世的主教家人有很好的友誼，他的姊妹通常會參加學校所慶祝的任何活動。

Sr. D. Renigio Gandásequi由國王Alfonso III世於1914年3月26日提名為塞高維亞的主教。庇護十世於5月28日批准，遂於7月10日接任教區，於同年7月19日隆重進城。

會院歷史記述：

「[新的主教]非常支持耶穌孝女。修女們多次去拜見他，對他很信賴，因為他總是如一位真正的父親般接待她們。他經常來我們學校，且很親切...」(1)

學校在他推動的各種活動中與他合作，於1915年開辦的使徒工作亦然，他曾大力參與。

他非常支持主日學，對此事業很重視，曾親自巡視，並密切注意其發展。

這學校的生活在共融中逐漸拓展，在那些認識並經驗到修會成果與宗教培育的女青年中，她們恆心地來學校接受理性的照明與心靈的培養，許多人加入我們修會或其他修會的行列。

學校常為任何的使徒需要而待命。

聖母軍在耶穌孝女會的聖堂中慶祝其月會，自1913年起，她們用一間教室做為常設的委員會所在地。

在1920年代，註冊人數持續增加，只在1916年，Fuencisla班的人數降了不少，不到35位。

學校亦爭取到修會所最喜愛並重視的工作：即教師的培育。1917年7月有11位參加師範學校的考試。會院歷史告訴我們：

「她們中的三位考得很好，只有一位不及格...」(1)

人數顯著增加的是住宿生。有些非屬本城的家庭堅持申請能收錄他們的女兒，或是為了繼續學術的研讀，或是希望被培育為基督徒的婦

女。人數於1918年時升到了31位。

如同我們在其他的學校中所見的，這裡亦培養對無玷聖母瑪利亞的愛為特殊的一環。五月和對至潔之母的九日敬禮，是此熱心虔誠的標誌。日誌說：

「舉行向至聖聖母獻花的儀式，走讀生都參加，教堂中擠滿了人…」(2)

塞高維亞學校每年繼續有Infanta Isabel公主來訪，學生們獻上小型話劇向她致意，她常表達感激之情。

修女們亦相稱地前往Granada拜會她，並被誠意地款待。

## 培育之家

P.199 會中有兩所會院是未來的耶穌孝女在其中鍛造其人格，以便有一天成為服務天國的良好工具，它們位於撒拉孟加和在多祿撒的初學院。

兩所會院都有相同理想的熱忱，接待敲其大門的女青年，為在她們身上刻畫下修會的印記，她們也切願歸屬於她。

我們有關於這兩所會院的資料。我們已知道撒拉孟加的初學院成立較早，多祿撒的較晚。

保守生和初學生位在裡面，更深的往內靜觀，為能在抉擇耶穌和準備自己進行使徒工作上有一生命的投身。

她們擁有會憲中所指示的一些方法：

「早晨一小時的祈禱、望彌撒、上課，中午和晚上的專題省察，閱讀聖書和下午半小時的祈禱…」

一星期中所指定的日子，初學生們將操練較謙卑的工作…」(1)

她們也投入研讀會憲和修會慣例，初學導師則負責解釋其內容，

幫助她們逐步發現刻畫其存在的道路。

我們前面已提到，會祖去世的數年間，加入修會行列的女青年有很多。Los Mostenses的日誌記載著1913年某幾個月的入會情況：

「到聖若瑟慶日，共有十位保守生加入修會…

五月和六月另有三位保守生抵達初學院…

八月九日加入三位保守生，另有兩位在九月…

十一月初收錄了九位保守生，其中有一位是葡籍，在今年結束之前，另有一位加入…」

日記繼續說：

「今年保守生入會的人數特別多，領會衣和發願持續進行著。耶穌孝女們於1913年結束時，以多麼大的感恩之情唱著大讚美詩…」(1)

1914年和隨後數年入會人數仍以相似的韻律加入。

當撒拉孟加初學院的歷史提到保守生的加入時，通常略去人名，偶而一兩次會提及：

「聖若瑟帶來了另兩位：Leocada Ilarreaga和Josefa Zubeldia，在五月加入的是Resurrección Larrarte，她是傑出的鋼琴手…，十一月María Ioidi加入…」(1)

多祿撒的資料保存的並不多，因為我們無法找到日記和此初學院的歷史。我們收集這會院的學校日記中一些零星的記載；因而我們能證實，自1913年起，有好幾位保守生加入：

「新保守生Milaria Goñi在她的姊妹和一位當司鐸的哥哥陪伴下抵達了…」(2)

Juana Saucet於1914年5月5日加入，Manvela Goibura在稍後的幾天加入。

來自Asteasu年輕的Josefa Imaz Beguiristin則在數日後入保守。她於6月4日抵達，同月的28日前往撒拉孟加初學院。理由是什麼？我們不確知，是否她入會時即如同其他幾位一樣，渴望或等待機會前往那裡；或是由於長上的決定。

學校日記中偶而會提到領會衣的事，只是不提細節。

日記中隆重敘述初學院成立兩週年的日子，即1914年的9月29日。這一天將舉行首批的發願禮。會院記錄者在日記中說：

「Las Escuelas Pias的院長於九點主持彌撒，H. H. Florencia〔Caballero〕和Matilde〔Barquero〕發初願，由R. P. Valentin Caballero講道...」(3)

我們還記得多祿撒初學院於1912年的開幕正是由這兩位開始，她們在會祖去世前已開始她們的保守生活。

1915年有四位女青年加入。偶而人數亦會降低，或是因為疾病，或是缺乏度修道生活的能力。

多祿撒的初學院的生活正位於學校這使徒事業的旁邊。雖然初學生與保守生只有聖堂和餐廳是與發願的修女們共同，然而後者對她們的影響仍可見一般。

學校是初學院聖召的一個泉源，而初學院則因學校團體姊妹的生活和榜樣而更為豐盈。

初學院的第一年完全投入於初學生靈修上的培育，不從事任何其他活動。

她們在第二年開始準備自己投身於將來的使徒工作，並上某一些課。我們從多祿撒的院長寫給總會長Angela修女 Cipitria的幾封信中可證實這一點，她在信中諮詢這方面的事：

「現在有較多的時間，姊妹們能寬心地授課。您覺得如何？是發願的姊妹們去初學院，或是兩位初學來已發願的團體？在撒拉孟加怎麼進行？四位或五位發願修女在一起...？」

好像她未收到答覆，數日後，她告訴總會長說：

「我們已想到繼續目前的方式，初學生在初學院內，發願的修女在發願的團體中，輪流授課。老師有Juana〔Murua〕和Consolación〔Irigoyen〕，因為在這時期我們幾乎沒有學生...」(1)

1916年兩所初學院更換初學導師。在撒拉孟加，H. Dorotea Urteaga替代H. Joaquina Gómez。前面那位原是多祿撒初學院的導師，由H.

Catalina Lasa接任。

兩所會院的院長也同樣按照三年任期的任命而更換。在多祿撒會院，H. Gabriela Hondet卸任，由H. María Arruit接任其職。

被任命為撒拉孟加初學院院長的是H. Joaquina Gómenz，她直到那時一直擔任初學導師的服務。這會院院長前三年的任期是由H. Regina Garmendia擔任，她卸任後，由H. Petra Calzada替代，但並未正式任命。

撒拉孟加的初學院於1913年至1918年間再度受到疾病這十字架的打擊，如同在會祖時代一樣。

同時，會院亦遭遇到許多經濟上的困難。記述者寫道：

「疾病再次光臨初學院，有不少人必須躺在床上。有幾位很嚴重…，同時Rina Madre的健康亦不佳。

1914年五月份特別為病人的健康祈禱和作補贖，為補救當時的許多需要…」(1)

受最大考驗的是1915年。會院日誌繼續說：

「夏天為初學院的病人非常不好。七月底時，一位有很大希望的年輕姊妹死於肺結核病。有好幾位姊妹，患有初期的肺結核。Bustos和Cabezas醫生來診療，非常關心她們…上主透過這種痛苦和逾越來考驗，由於人數的減少…」(1)

更有幾位年輕姊妹於1916和1917年去世。保守生Jesusa M<sup>a</sup> Ladur和Micaela Zabula及María Rodríguez兩位修女。

這些死亡帶給大家痛苦，尤其為總會長更是深刻，她失去了她年輕的女兒們。

## 這才是死亡

P.205 年輕的已發願修女亦同樣住在撒拉孟加的初學院內，繼續並完成準備，以便投身於戰場。她們開始初步參與使徒工作，等待派遣時

刻的到來。

我們方才提到在撒拉孟加的陶成會院中有數年的生活頗為艱難。新血輪的年輕修女中竟有十分之一患病。

1919年流逝。4月27日凌晨，一位僅21歲的暫願修女將她如花朵綻放的生命交付在瑪利亞手中。在訃聞中記載她的死亡，提出她生前最後的幾句話，當時聽不太清楚：

「求妳顯示妳是仁慈之母，  
傾注妳的降福於我身上，  
接納我的靈魂，請不要遠離，  
我願永遠成為妳的，不要…不要捨棄我…」(1)

幾分鐘之前，有人問：

「這是死亡嗎？」

而她自己給了答覆：

「奔赴天堂是多麼甘飴！」(1)

她家庭的好友亦是醫生的D. Filiberto曾照顧她一段時間，於26日下午離開病人的房間時，深受感動地說：

「我們是多麼錯誤地生活著，這才是死亡！…」(1)

這位年輕修女於逾越時刻的寧靜和喜樂，在這位高級知識份子心內，引發極大的震撼，在修會的姊妹中亦然。

總會長Angela修女 Cipitría在她去世當日，即寫信給所有的團體：

「函告諸位我們所至愛的H. Antónia Bandrés y Elósegui已去世的悲傷訊息。

她在病情急速轉劇至死的過程中，顯示真正令人稱羨，並值得效法的堅固德行與犧牲精神。

尤其是她的善終…她令人沉浸在強烈的愛中，完全信賴至聖童貞。看著她並聆聽她的話，使人感動。

她是有福的，因她知道在如此短暫時間中獲得這豐厚的榮冠…」(2)

我們不能忽略4月26日，即她生命尾聲之際，初學院日誌所記述的：

「已通知神父前來為病人付終傳，她非常地安詳，足為表率…」

病人向神父說：(記述者以第三人稱敘述)

「她向他最近一位所愛者的去世表示哀悼…並告訴他已將那位托付給天主。她是如此安詳、寧靜、想到一切…」

總會長和其他姊妹見此生命已近尾聲，很願意陪她度過最後一晚，然而—日記繼續—：

「病人不讓總會長，也不讓其他姊妹留在那裡…」

除了護士之外，大家應其請求都退去。她告訴她們，為了讓她們喜樂，時刻到時，會通知她們。記述者繼續：

「一個小時不到，遂有人去叫總會長和M. M. Joaquina、Josefa、Petra、Dorotea…」

她向進來的每一位擁抱，說她將前往天堂…」

她們以短誦協助她，當偶而有人唸錯時，她微笑地看著她，暗示她…」

「死亡是多麼甘飴，在修會內死亡是多麼甜美…」

她向每一位說幾句話，託付我們應向別人說些什麼。同時也為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父母和伯父Antonio…「耶穌，拯救我的父母，拯救我的伯父」她說這一切都帶著動人的微笑…最後，她無法再說，只是看著…」

她的目光逐漸消逝，已無法說出，只尚能聆聽。她不讓我們潤潤她那乾燥的口唇。

多麼天使般的靈魂！這是不平凡的死亡，願她為我們祈禱…」

(1)

她去世的時刻是四月二十七日，主日凌晨兩點半。

我們在初學院歷史亦看到另一相同的見證：

「極年輕的H. Maria Antonia Bundres於4月27日去世。Villaobos和Cabezas醫生看到她如此年輕面對死亡所有的平靜與勇氣非常驚訝。一位天使和聖女去世了…她只在修會內度過三年半…」(1)

Antonia二十一歲的生涯已完成了一切，成為奉獻與合一的綜合，

因而天主在這短暫生命劃下休止符。

屆此修會歷史的重要時刻，親愛的年輕姊妹們，我們願意簡單描繪出María Antonia Bundrés人性和精神性的面貌，希望為你們在獻身事主的生活成為一種鼓勵。

María Antonia是怎樣的人呢？

聖人並非生來如此，而是修持而得。許多聖善生命的關鍵即在於修持，雖然表面看來無多大意義，但若稍深入其靈魂，我們將非常驚羨的找到無可置疑的豐盈。

她在四、五歲時，是一個活潑、淘氣的孩子。

在溫馨的家庭中，她多少也顯露出一些幼稚的缺失。她常過度地敏感，容易受傷，受干擾。雖僅只是小事，她的眼眶卻易充滿淚水，面龐帶著憂鬱。

她的母親因不會猜中她的喜好而煩心，有時嘆息地說到：

「唉！我的女兒，妳這性格將要受多少苦啊！真是個煩人的小女孩！...」(1)

這些小小的陰影很快地消失，她開始攀登依納爵「攻打自己」的斜坡，並將快速地領她抵達高峰。

當María Antonia在聖寵的光照下發現她應奮戰的領域時，她堅定地投身戰場，以棄絕為有力的裝備，往勝利的途中邁進。

從那時起，輕微的憂鬱為平安取代，動人的微笑常映在她的臉上。

戰鬥有時使她內在受苦，少許羞愧遮蓋她的雙頰；而在外表上，只看到她鎮定自持，深深吸一口氣：又一次新的勝利。

她那原本能夠是任性與反覆無常的性格，逐漸戰勝其本性。

時日過去，她的特質越發顯露，使她更具吸引力。

高挑的身材、優雅、行為舉止端莊純樸，她有著熱情的性格，又知道如何把情感昇華到較高層次，她的效力和勇氣配合著那女性的特質，在待人處事時的細膩、敏銳、又毫無造作。

她常是帶著平安、微笑，說建樹人、安慰人的話。所以，大家當

然都愛找她，在她身邊覺得很舒服。

在家中、在街上、在學校、在社團團契中、在要理班、在工人的工會裡、在本堂、在初學院，她那動人的純樸與謙遜，總是吸引著人。

她整個生命是柔和的，有著年輕的朝氣，散佈著芬芳，如同在春天的美麗田園，充滿光明和希望。

有著年輕朝氣，因為她只活了21個年頭；然而她生氣蓬勃的秘訣在於她以年輕的心去愛，帶著張力、執著，毫不懈怠，沒有私心，毫無保留。

她的生命為所有尋找理想和光照的年輕人而言，曾經是，也將永遠是一項有力的訊息。

她那熱情而偉大的心，自小就導向並集中於天主。

她的熱情首先向生養她的家庭綻放。她對父母和兄弟姊妹的愛，以及他們對她相稱的愛，是耶穌對她唯一允許的人性之愛。[1]

她對母親有一份真摯的細膩之情，她對所有屬於她的人有一份犧牲的大愛，她不僅只稱家人才是屬於她的人，而是所有在她青少年時期圍繞在她身邊的人都是，包括僕人們、朋友們和窮人。

María Antonia非常愛窮人，在那些眾人所忽視的人群中，她以滿盈的手施予，除了物質的給予外，她還給予安慰的言語，平安和順從的勸言。

在這一方面，María Antonia Bundrés和Juana Josefa Cipitria是多麼相似！她們都有著一顆大量的心，向眾人開放，那裡沒有窮人的地方，也沒有她。...！

在她後來的修會生活中，她是多麼細膩地在初學姊妹們，和發願修女們中不斷表達她的愛。專注、順從，常注意別人任何精神與物質上的需要。

我們可以舉出許多有關她善表的見證。讓我們聽聽與她一同初學的姊妹們說的話：

「〔H. Caarmen Beltrán de Hereda說〕H. Antonia對我而言是擦乾我在奉獻生活中最初淚水的人。她察覺到我的情況，

雖我未告訴她什麼，她卻自己走向我，告訴我說：「把一切都放在童貞母親的手中吧！」...

我可以說，不管我做了沒有，我心靈確實感到很安慰。她的話為我好似一道光線，讓我看到她的心靈與我一齊受苦...

我在那裡看到痛苦，在那裡有著擦拭眼淚的力量，如同慰藉天使殷勤地飛來...

另一件溫馨小事：初抵初學院時，我感冒，必須早些上床休息。那時特別意識到母親不在我身旁。我這位好姊妹掀開布簾，輕敲我的頭，我舉目一望，看到她那目光，真正向我的心說話，取代了我母親的目光...」(1)

她總是勤謹地願意更交付，選擇最不好和最艱難的一份，減輕痛苦...！這一切都隱含在純樸和令人羨慕的自然流露中。

María Antonia是多麼富有人性，同時又多麼地超然！

她是多麼了解愛德，純正的愛不只在於給予，而是自我的交付。她自我交付了，她的交付沒有休止，沒有癱軟，沒有怯懦。

她總是和藹可親，以愛心對待眾人，從不放失助人的機會。

這外在的表現是內在豐盈的結果，這位年輕女孩逐日在平靜、沒有喧嚷中編織光榮的冠冕，肖似其模範—耶穌，一生施恩行善。

她深邃的眼神似乎滲透入天主神祕的核心，她偉大的性格從那裡而出，她知道如何將天主的聖寵具體化，在犧牲中把一切交付給人，並將一切聯合所有，在全燔祭中呈獻給至高的造物主。

在貧瘠中，在乾涸及誘惑中，這生命邁向圓滿，其間需要多大的勇氣，方不致在純靜信德的道路上氣餒，在一切善行中棄絕所有人性的滿足。

María Antonia在黑暗中仍面帶微笑，儘可能保持沈默。在她的心湖上，耶穌如在加利肋亞海中一般睡著了，而她則守夜警醒，為使當祂醒來時，小船不致因暴風雨而沈沒。

每天清晨，曙光在紅霞中綻露，她雖沈默，但在她內卻懷著新的活力，面對一切事，一切時刻。

光芒從地平線升起，在寂靜中照亮每一角落。

María Antonia在靜默中拯救許多人靈，悄悄地聖化，頌揚童貞的母親，歸光榮於天主，熱愛修會，是一位極忠信的耶穌孝女。

這即是María Antonia的生活：靜默。她帶著微笑向永恆開放，微笑地注視她所至愛的聖母像，瑪利亞在那裡為接納她生命最後的一口氣息，Antonia與她一起抵達安慰的時刻。

她一生所棄絕的一切，在她生命的末刻，匯成喜樂的泉流而滿溢。在她去世的前幾天，作了下述的聲明：

「在我一生滿佈艱困、淒冷與乾涸；耶穌並未賞我撫慰；可是現在，平安臨於一切，我感到極大的喜樂，滿溢著慰藉。我覺得聖母在我身旁，耶穌愛我，我也愛祂…」(1)

耶穌在那高峰的時刻，出來迎接祂忠信的女兒...聖母瑪利亞也慈愛地擁抱她，一切都完成了。

這位21歲，謙遜的暫願修女已英豪般徹底地完成其成全的計劃，說道：

「我要戒慎恐懼地看這句俗語：遠遠跟隨，淡漠的愛。我來是為成聖。若要做，要徹底地做...」(1)

這是María Antonia給我們這些有幸分享同一神恩的教訓。但願我們能接受，並在我們的生活中實現。

## 有意義的回顧

P.215 我們以對修會重要事件的回憶來開始這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修會於1921年的12月8日屆滿創會五十週年。

自1871年的12月8日起，Cándida M<sup>a</sup> de Jesús為這建築物奠下第一塊基石至今，已經過了五十年的歲月。

建築的塊塊方石經過50年的辛勞堆砌，其中有光明與黑暗，煩憂和喜樂。五十年的奮鬥，我們的修會家庭曾經歷困難的時刻，成長的危

機。亦曾有過不完美和些許缺乏，然而，這毫無疑問地曾有助於其發展和成熟。

另一方面，也是充滿天主仁慈的五十年，祂以特別的方式將恩惠沛降於我們修會。

此刻，我們將進入這已矗立的建築物，因為它是建基在堅固的磐石上。

Cándida M<sup>a</sup> de Jesús以堅毅的決心，和對天主眷顧的極大的信賴，毫無保留地投身於天主所託付的事業，天主擁有一切。

在修會成立的時刻，曾擁有P. Herranz無條件的大力協助。他內在豐富的依納爵精神源源傾注到這新生的修會內。他是多麼關懷並照管修會最初的步履，毫不吝惜地努力，希望看到它成長；起初是就近照顧，後來則遠遠跟隨著。最後，我們相信，他從天鄉亦將繼續照顧修會的良好發展。

我們也憶起那幾位純樸的婦女，她們與Cándida María de Jesús共同合作，使我們修會家庭能繼續往前邁進。

在我們會祖已開創的事業上，必須加以鞏固，Cándida修女之後的總會長繼任者Angela Cipitria修女克盡這職務，努力在修會外貌和內在結構上都不失去交託時的原貌。

在這堅固的磐石上，我們紀念這個日子：1921年12月8日。讓我們亦步亦趨地來看這一切準備。

在這年年初就已看到總參議會已在商討如何慶祝這隆重的時刻。在修會的總檔案中看到總參議會所決定的。秘書寫道：

「上個月已提及，由於今年是我們修會的喜年，應如何加以慶祝，在這次會議中具體化，決定在我們所有的學校內進行下述的：

每首星期五下午四點到五點明供聖體，並有聖歌、講道等禮儀。從三月起，每個月8日早上十一點到下午五點有隆重的明供聖體，以一項禮儀活動結束。」

她並提到：

「這一切是為了準備慶祝我們至愛修會的金慶。」

她繼續提到雙重的目標：

「為了感謝天主這份恩惠，並為了天主能賞賜每一位許多恩寵和慈惠，為使我們修會繼續前行，為使天主因這事業而喜悅，在我們至潔母親的庇護下，於1871年的12月8日，無玷之母的日子建立了修會...」(1)

從日期來看，我們猜想秘書立即將1921年2月7日所商議的加以整理，將總會長和總參議的意見收集起來。

同月的8日，下述牧函寄往所有的會院團體：

「至愛的女兒們：在今年我們將紀念我們至愛修會的五十年會慶，我們理應向好耶穌和我們至潔的母親表達感恩之情，為能為所有成員、會院和初學院求得恩寵與降福，在聖德和人數上都蒸蒸日上...」

可是Angela修女的心很大，她在信中沒有忽略把範圍擴大到修會所影響的，祈求同樣的恩惠能降到：

「受教育的學生和我們為了人靈神益所從事的所有事業...」  
會祖和修會普世性的特色非常明顯。

她接著提出資源的理由，求天主協助：

「為了我們能繼續會祖的足跡，她曾為修會灑下了多少淚水，做過多少犧牲...」

她不忘記會祖起初的同伴，加上：

「為了修會，她以及我們所有初期的姊妹們曾如此辛勞工作...」

她接著提出她與其參議會所決定的事項，即我們前面已提到的。接著，她說：

「我們學校的學生將參加這些敬禮，聖堂的大門也應開放，便利願意參加的人也能夠來...」

總會長最後請求說：

「我請求我可愛的女兒們儘可能奉獻犧牲，對耶穌要很大方，相稱地忠信於祂所賞賜的恩寵...」

設想周到而又有遠見的Angela修女還有一些事要講：

「如果妳們不能實行我所說的，妳們就按所能的去做，雖然  
只是些小事情。這些由院長及其參議選擇...」

總會長和其參議繼續考慮和決定如何儘可能地使這有意義的回顧  
更為出色。

同年7月28日所舉行的會議中提到下述的：

「既然今年是創會的五十年，我們應當向聖座請求：

在我們所有學校於下述日期明供聖體時，能獲得全特赦：

今年的12月8日，耶穌聖名、聖若瑟、聖愛之母、耶穌聖心、  
聖依納爵、聖母升天、仁慈之母、聖女大德蘭和1922年的12  
月8日。同時，度奉獻生活五十年的姊妹亦能獲得全大赦。這  
只為了她們...」

Angela修女在心中如此深刻的感恩，她不放棄表達的機會，並與  
大家分享。她說：

「為了感謝我們良善的天主在這五十年來保守我們修會的無  
限慈惠...」(1)

我們不知向聖座申請的書信何時寄出，但我們確知回覆的日期。  
La Sagrada Penitenciaría apostólica透過撒拉孟加的主教公署，於1921年  
10月25日簽名，並由教區主教Dr. D. Julián de Diego García Alcolea於同  
年的11月8日連署的覆文，其中給予要求的全特赦，除了慶祝五十年奉  
獻生活的修女們例外。

9月29日總參議會再次聚會討論這主題，已提到確定的日期：

「關於無玷之母瞻禮，協商同意在我們的學校內儘可能舉行  
隆重的彌撒，並在今年上述所提的瞻禮日，亦儘可能盛大舉  
行...」(2)

10月2日，總秘書以總會長和其參議會的名義，寄下述這封信給院  
長和會院參議，告訴她們在會議中所同意的。她提到：

「總參議會希望在今年以最隆重的方式，慶祝我們至潔之母  
的九日敬禮與八日慶期，為此，我請求院長和其參議會儘可  
能地研究舉行的方式...在九日敬禮的最後三日慶典中，要有

講道和明供聖體等等，使我們大家能感謝天主在許多危難中，護佑我們所愛的修會的無限恩惠…」

「您們亦可採用合適的民間敬禮，只要結果能愈顯主榮。」

面對未來，的確值得一提的，亦是我們先前的修女們對修會所表達的愛和敬重，她繼續：

「過節時，請簡短記述過節的情況，並寄給秘書歸檔，以便我們將來的姊妹能看到…」

這些記述怎樣了呢？是否寄了呢？我們確信她們一定做了，從我們先前的姊妹對長上任何的命令或願望所表達的忠信來看...遺失了嗎？也許。如同許多會院，我們只能獲得二手資料...很可惜沒能夠找到！

總秘書在信的最後，亦要求寄送修女和學生在當日學校中的人數。秘書簽字，H. Josefa Clranga.

最後附註告訴我們：

「12月7日將唱大讚美詩…」

總會長和其參議會在同月29日所提供的另一項建議如下：

「我們會祖曾渴望並多次表達會衣改革的意願，即會憲一項條款的履行...，她希望在1903年至1905年間實踐，當先前的修女們在發終身願和開第二次總大會聚在一起時...我們的母親表達其實踐的願望。或由於經濟關係，或是當時修女們所呈現的困難，她並未堅持這想法，留到以後再談...」

Angela修女認為現在是重提這件事的時刻：

「既然今年是創會五十週年，很合適我們履行會祖（在改革會衣）的渴望。所有參議修女都很高興的同意這提議，並決定設計一件符合會規 [1] 之條件的樣本。」

她繼續提到參議會所同意的事項，秘書以下述來結束其敘述：

「大家最後都非常高興，因此決定在12月8日，我們無玷之母的慶節，在領受我們好天主的禮儀中，我們將穿著改革的會衣…」(1)

一旦有了如何慶祝修會「金慶」的大方針，遂開始付諸實行。

在西班牙如此，在美洲亦然。總會長和其參議會的意見都被熱忱地接納與支持。

會院日誌反應出建議是如何被實踐出來，其中充滿著一個鼓舞當代耶穌孝女的精神。略讀她們所寫的，使我們沉浸在當時姊妹們的感受中。

大家因同一理想而振奮，異口同聲與聖詠作者一起感恩，並自問：

「我應該要怎樣報謝上主，謝祂賜給我的一切恩佑？」(詠115：12)

並從祂那裡獲得答覆：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爵，我要呼籲上主的名號，  
我要在眾百姓面前，向上主還我許的願。」(詠115：13-14)

若把日誌中所提到的都引述，將會太冗長。不過我們的確想記述，自1921年3月開始，所有日誌都提到在上述指定日子中要加以慶祝的事。有一些提到這宗教節目的理由；有一些則省略。

有些日誌記述者記載很詳細，甚至提到收到公函的日期：

「我們今天收到總會長的信，告訴我們今年是修會創立五十週年所應進行的事項...」(2)

誠如上面所言，我們引述某一些記載：

「D. Tomás神父來舉行明供聖體，修女們和兩班級的學生都來陪聖體...

四點半唸玫瑰經，la coronita Acorolaos和la estación al Santísimo，大家也唱了讚美詩，最後向聖母祈求...以聖體降福結束...參加的班級有聖心班和玫瑰班...」(1)

我們在Peñaranda的日誌上看到：

「由於是首星期五，下午四點到五點有明供聖體。」

在其他月份，其餘會院日誌所記載的大致相同。

越靠近無玷聖母的慶日，氣氛越濃厚，姊妹們善用任何修會有意義的日子加以特別慶祝。Lcopoldina有一個快樂的想法，來慶祝這特殊

的週年慶：

「十月二十八日是紀念會祖首次前往撒拉孟加尋找合適房子以建立修會的日子。我們舉行一台感恩祭，為修會的意向祈禱，團體一整日與修會一同喜樂，以感恩之心回憶那日子...」

(1)

這一切是表達對會祖細膩的愛...，而這愛有一股滋生的直覺能力。

總會長和其秘書於十一月初來到塞高維亞。會院院長H. Genoveva machain重病初癒，Angela修女願意她前往麥迪那靜養。

總會長留在塞高維亞，趁留在此地的機會，遂與P. Salustiano M<sup>a</sup> Duque, C.M.F.會晤。

1921年11月9日的會院日誌告訴我們此次會晤的主題：

「P. Duque C. M. F. 來了，這位傳教士非常關心我們修會金慶之日讚美詩的作曲事宜。願天主報答他！...」(1)

是否先前有口信或信函，直接或透過某位會院的姊妹表達某些請求？我們不知道。這是我們關於這件事所找到的首回資料。

幾天之後，11月17日，日誌再次提到：

「P. Duque與P. Iruarrizaga, C. M. F. 一起來，後者正很熱心地按Pinilla的詞為我們會祖的讚歌譜曲...」(2)

出自撒拉孟加高貴家族的詩人D. Cándido R. Pinilla是首先為我們會祖寫讚詞者，這位先生是Unamuno的好友，我們修女María García-Puente Pinilla的親戚。

[日誌於20日寫到：

「神父們帶來了我們會祖的讚歌，非常美...」(3)

耶穌孝女們終於能唱會祖的讚歌了...在修會金慶之日首度唱這首歌，是多麼大的喜悅啊！

越臨近這隆重的日期，接下來的準備便越緊湊...

修會預訂以整年所累積的熱忱，來慶祝無玷聖母的瞻禮。

撒拉孟加的初學院提供給我們下述資料：

「D. Miguel [García Alcalda] 和D. Jacinto [Esteban] 來討論將在修會金慶之日所要慶祝的禮儀...」(1)

第二天，在研究了計劃之後，會院日誌說：

「院長和初學導師前往邀請主教來參加慶典。他說他將在當日下午前來...」(2)

同一會院日誌繼續在11月21日提到：

「由主教簽署之特赦的申請已自公署寄發...」(3)

在塞高維亞亦以相似的方式進行必要步驟，盡可能使12月8日能盡善盡美。負責此事者寫到：

「兩位姊妹去耶穌會那裡，Davila神父告訴她們，他將放下一切為使耶穌孝女們高興，他答應主持三日慶典...」(4)

無論在這所或其他所會院，耶穌會在我們這歷史時刻不會不臨在。

瑪利亞無玷聖心傳教修會亦然。我們先前已看到他們是何等熱忱地答覆我們為會祖讚歌譜曲的請求。另一項使我們兩修會聯結的是，聖心會神父對我們在巴西的姊妹非常友好。

修會在那裡欠他們許多人情。日記繼續提到，那信上說：

「總會長表達，希望上述神父們參與慶典的渴望。兩位姊妹去與P. Duque晤談，他欣然接受，負責在15日那天的大禮彌撒中講道，...」(1)

塞高維亞會院的日記繼續讓我們知道其將採取的步驟；11月25日，星期五，說到：

「院長和副院長曾去主教公署與主教晤談至潔之母八日慶期的慶典。他很高興地接待了她們...」(2)

我們相信到目前關於無玷聖母慶節的準備，已足以說明當時整個修會是如何將那件大事生活出來。

我們再次來看看Angela修女 Cipitria另一項熱切的渴望，即在1921年的12月8日能呈獻會祖的傳記。她說這是一個非常適合的時機。

羅馬的總檔案內保存著一封P. Sandalio García Alcalde的信，其中說

到：

「敬愛的總會長：

我收到您（十月）1日的來信，提到您願意儘可能地隆重慶祝修會金慶的渴望，其中一項即是Cándidad修女的傳記…

我非常了解您的迫切及渴望，在我這方面，我希望亦能盡棉薄之力…」

他提到別的事，稍後又說：

「有關傳記的事，在我方面將儘可能在十月底，最多到十一月初完成這工作，然後送去審核，我相信他們將在八至十天內發送，我將立即寄給您付印，希望在12月8日能出書，要不然，則在年底…」(1)

雖然期望是很快，但事實並非如此，無法按預定的日期進行；我們後來再來看這出版的過程，那是多年以後的事。[1]

在同一封信中，他也提到一些總參議會向他諮詢的事。她們想必問他關於會祖生平和修會大事記要如何編排的意見，他在信上說：

「我另附給妳們一單張，妳們可在上面寫上所想要的…」

然後，他很詳細地解說要如何將這雙面的折紙排版：會祖的肖像、Mostenses的照片、會院及聖堂，或內部中庭，放在首面，他繼續提到：

「也許更好有一張在Gibraltar街的會院的小照片…和另一張至潔之母學校的照片…」

他提到其他幾種呈現這首頁的方式，繼續：

「在這單張的第二和第三面，按照我寄給你們的樣本，寫上會祖的生平重要日期，按你們的意見加上一些有紀念性的事。總之，如果妳們要我確認的話，請在我定稿之前，把計劃寄給我。我也寄上其他一些可能對妳們有用的樣本，妳們可以視情況增刪…」(1)

好像這些不同樣本如何決定，是直到從Valladolid的「Cuesta」印刷廠印出來時，才真正確定。

在修會的總檔案中，保留了一份。那是一張雙面三重折疊紙，與上述García Alcalde神父所言稍有不同，不過仍保有其大部份內容。[1]

我們也不得忽略而不注意到這單張上的提詞，我們看的時候，感到它是那麼熱忱且富人性。它這樣寫到：

「可敬的總會長，Angela Cipitria Barriola，和首批耶穌孝女中唯一尚存的一位，Gertradis Garcia修女，聯合二百五十位耶穌孝女…向她們至愛的會祖獻上這感恩的見證…」

(2)

這提詞的開頭明顯地提到Angela修女。它的內容很美...，在她旁邊的是唯一僅存的修女，她是五十年前，那值得紀念的修會創會紀念的見證人。

單張的首頁折疊為三部份，回憶自修會創會起來的一些重要時刻。那是一種感恩的表達，同時亦包含著敬意。

由於那慶日所保留的印刷品很少，所以我們把影印附上。〔見P.228右邊〕

<p>HIS</p> <p>為愈顯主榮並光榮天主之母童貞瑪利亞在其無玷始胎的慶日主曆1871年12月8日藉著天主教會至高牧者庇護第九世其權威及降福，藉著薩拉曼加教會的牧者DR. D. FR. JOAQUZ N LLUCH YGARRIGA其降福及保護藉著 R. P. MIGUEL S. JOSÉ HERRANE, S. J. 其勸勉和神修指導可敬的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原名 Juana Josefa de Cipitrkay Barriola在其他五位蒙受同一聖召者的跟隨下，在撒拉孟加城創立耶穌孝女會，為投身於青年和兒童的信仰與人文教育。</p>	<p>1871年12月8日</p> <p>可敬的總會長，Angela Cipitria y Barriola，和首批修女中唯一尚存的Gertradis Garcia修女，聯合二百五十位耶穌孝女，即可敬的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之精神及聖召的繼承人，很有幸能慶祝修會創會五十週年向她們至愛的會祖獻上這感恩的見證，為永久紀念這重要事件。撒拉孟加</p> <p>1921年12月8日</p>
---	--

( 宣佈修會金慶之折疊式單張的提詞 )

我們所參考的Sandalio García Alcalde神父的長信中，還有另一件事值得一提的，即他邀請我們呈現一本訪問冊或相簿。

總參議會的姊妹們考慮了這項提議，認為可行。事實上，她們彙編了不同的照片，並引起下述的標題：

「耶穌孝女會五十週年紀念冊，由甘第達修女創立。」

這本紀念冊也是由瓦亞多利的Cuesta夫婦的印刷廠印製，以普通的紙裝訂，的確是很貧窮，不過卻包含著誠摯的孝愛之情。

紀念冊一打開，即看到會祖的照片，隨後是將出生的故居，Andoaín的San Martín本堂，她在那裡領受洗禮，接著是Herranz神父、Rosarillo的祭台、Sabater和San José Herronz兩家的照片。接著是創會時擔任撒拉孟加教區主教的Lluch y Garriga主教。

回到所紀念的這件事上：一張H. Gertrudis García的照片，她是這本紀念冊中，除了會祖之外，唯一出現的耶穌孝女。

她坐在Mostenses初學院的迴廊上，手臂靠著一張小桌子，桌上有至潔之母的塑像...在那幸福的1871年12月8日，聖母和耶穌孝女在一起，這的確是意義深長啊！

沒有任何一張其他修女的照片...好像她們願意把焦點集中在會祖和其使徒事業上。

接著是幾張不同的會院和學校的照片，以及幾位與修會有接觸的主教的照片。

最後當然不會沒有巴西會院的照片，是這本紀念冊的結束部份...在這本紀念冊中，怎能不出現修會最新成立的會院呢！它表達了會祖的使命精神，會祖曾將她最後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並有幸看到她的女兒們前往別的大陸傳福音！當她在天上看到這種子已紮根，並結出豐碩的果實時，將會多麼喜樂啊！

修會的歷史檔案中，妥善地保存所有在我們之前的姊妹們為我們留下的有用見證。

讓我們再回到Sandalio神父的信：

「關於修會金慶的其他慶祝事項，在神修和其他的禮儀、晚會等等，請看看是否我弟兄能提供些什麼，因為我在這裡不能做很多...」(1)

Sandalio García Alcalde神父所提的弟兄，即撒拉孟加主教座堂的領唱者Miguel先生，在我們這本歷史中曾多次出現。

Sandalio神父常準備儘可能地提供給耶穌孝女們有用的指引，他在長信的最後提到：

「我想您們會收到校友會的章程；您們應注意校友的名單，儘可能邀請能聯絡到的，並準備她們等我前往，假如我能照您們今日在信中的邀請，前往參加八日慶期的話。改日我會肯定答覆。我想我將可以接受...」(1)

我們後來看到神父的確參加了無玷聖母學校的八日慶期，並利用那機會，為校友會打下了基礎。

1921年的12月8日！

我們已在這重要慶期的門限了。在西班牙和美洲的耶穌孝女們都心神團結地以達味王的話說出：

「上主，我全心讚頌你，宣揚你的一切奇偉，

我要因你而歡欣踴躍，歌頌你至高的名號。」(詠9：2-3)

這慶祝將在不同的日期，在不同的會院展開，而全部都以無玷瞻禮為中心。

有的會院慶祝九日敬禮，從11月30日到12月8日；有的慶祝八日慶期，從12月8日到15日。有的會院，如Peñaranda de Bracamonte，由於某些具體原因，而在12月的11日到19日舉行。

我們從有修會50年歷史的撒拉孟加開始說起，這裡是唯一保留修會印製修會禮儀傳單的地方。學校和初學院兩所會院的傳單印在一起。

那是一張對摺的紙，第一頁的外面寫著慶典的宣布和理由：

「耶穌孝女會之隆重與不平凡的禮儀...」(2)

裡面分成兩部份，中間有JHS的徽章。第一頁寫著耶穌聖心初學院

的禮儀，第二頁是無玷聖母學校的禮儀。第二頁的後面印上宗教法庭的覆文，上面有著宗座所頒賜的罪赦。

我們現在來看這團體的日誌。初學院的日誌是這樣開始的：

P.232 「30日，星期三，開始舉行我們至潔之母的九日敬禮，為慶祝我們修會的金慶...

Natalia Bondiés修女的母親Teresa Elósegui夫人贈送了一座很美的聖母像...」(1)

接著提到禮儀的流程，聖堂的擺飾，許多學生和校外的人參與，每日都有五位或更多的司鐸臨在。

由於一切都照計劃進行，日誌繼續說：

「6日，開始舉行隆重的三日慶典。早晨有團體彌撒，十點是大禮彌撒...，接著整日明供聖體，下午的禮儀則相同，由一位耶穌會的神父講道...」

日誌中沒有告訴我們是誰，不過在前述的傳單上則很清楚，由耶穌會的神父R. P. José López Valenzuela負責講道。

記述者繼續著：

「聖堂以白色和藍色的薄紗帘帷和花朵等等裝飾...」(2)

當日，總會長的抵達也增加新的歡樂氣氛...日誌上也記載了下述的事：

「聖若瑟和幾位天使的肖像，今天也到了。前者放在祈禱室，天使們的肖像則放在聖堂...」

「7日，一切如同前一日。有許多人參加...今天早晨六點由D. Polulino Sierra在祈禱室舉行彌撒，講了一篇很熱心的道理，為至潔之母的瞻禮做準備...」(1)

P.232頁右邊即是所印製的禮儀傳單，大致翻譯如下：

耶穌聖心初學院 (Mostenses)	JHS	無玷聖母學校 (Zamora街)
------------------------	-----	---------------------

<p>11月30日將開始隆重的始胎無玷聖母九日敬禮，將在12月8日結束，每日下午五點公唸玫瑰經、敬禮活動、明供聖體及聖體降福。</p> <p>12月6日、7日和8日早晨十點將舉行歌唱彌撒、明供聖體，並整日放在外面供虔誠者朝拜。下午有講道。由耶穌會神父 R. P. José López Valenzuela負責講道。</p> <p>8日瞻禮日，八點有學生團體彌撒，十點有隆重的彌撒。下午的禮儀由教區可敬的主教降臨。</p>	<p>隆重的始胎無玷聖母八日慶期將在12月8日開始舉行，八點半有聖母軍的團體彌撒，十點舉行歌唱彌撒。每日下午五點半公唸玫瑰經，敬禮活動、講道、明供聖體、唱讚美詩和聖體降福。八日慶期由耶穌會神父 R. P. Sandolio García Alcalde講道。</p> <p>13、14日和15日整日明供聖體，由學校聖母軍的學生輪流陪伴聖體。</p> <p>15日是主要慶節，八點半的聖母軍團體彌撒由教區可敬的主教主禮，十點半有隆重彌撒。下午一切禮儀和陪伴聖體結束時，由我們至愛可敬的主教降福，結束整個聖母慶節活動。</p>
---	---

#### A. M. D. G.

P.233 12月8日到了，這常是所有耶穌孝女歡樂的日子，可是那一年有特別的迴響。日誌上收集這幸福之日最初的迴響：

「8日，星期四，第一台彌撒由D. Paulino (Sierra) 在祈禱室舉行，第二台，六點半，由駐院神父D. Tomás Serna舉行…」

還有一件值得回憶的事：

「在那一天開始了會衣的新樣式：昔日的長頭巾由較短和通風的頭巾取代…」(2)

記述這細節之後，繼續禮儀的敘述：

「第三台彌撒在聖堂舉行，有一位學生初領聖體。男女學生一齊參加彌撒，有許多成人參與…」

可是那天早上還少了一些東西，記述者繼續：

「十點半舉行歌唱彌撒，由四部合唱。Natalia Bandrés修女在彌撒中誓發終生願…Sandalio Garcia Alcalde神父講道。一切都很好…一位十歲的女孩和她的弟弟也初領聖體…（他們是今天早晨領洗的），那是一個來自古巴的家庭…」(1)

日誌接著解釋聖體是如何整日被明供，如同往常一樣，並繼續說：

「下午的禮儀，Dr. D. Julián de Diego Garcia Alcolea主教亦來守聖體…他講得很好…以很好的方式結束對聖母的敬禮…」

記述者不越過任何細節，她告訴我們有四十位在會院中用膳，其中有發願姊妹的家人和其他被邀請的人。

她也未忽略了晚禱時所放的鞭炮，呈給主教的飲料，和主教同行的人等等，最後說：

「願一切為了天主更大的光榮」(1)

到目前所講的是，在耶穌聖心初學院的慶祝活動。我們繼續來看看在無玷之母學校所舉行的慶典。

傳統的八日慶期在這次機會中更顯出其不凡的光芒。會院日誌的記述者並未將銘刻於心的內容詳細地記載在紙上，她只是提到：

「12月8日開始舉行隆重的無玷聖母八日慶期，今年特別是為了慶祝修會的喜年…」

沒有其他詳細內容，遂跳到16日：

「今年…，在禮儀結束後舉行了大型的表演會…」

16日，同一天，Garcia Alcalde神父開始了校友會…」(2)

初學院的日誌記述者給我們提供了另一位沒有提供的資料。我們從她得知總會長和她的秘書在12日前往學校參加慶典。她也提到Resurrección Larrarte修女從初學院到Zumora街的學校準備表演會的試唱。

15日，有八位Mostenses的修女參加了八日慶期的禮儀活動，其中有H. Gertrudis García。她的臨在是特別值得一提的事。

記述者接著提到參與16日表演會的姊妹的名字，最後：

「她們在學校用晚餐，九點時回來…一切都很好…」(1)

我們從印製的禮儀單上，可以知道其中的細節。

八日慶期的第一天，8日，舉行聖母軍的團體彌撒、敬禮活動、講道、明供聖體、唱讚美詩和聖體降福。Sandalío García Alcalde神父在每天下午講道。

最後三天舉行明供聖體，由早上直到下午。聖母軍的學生和修女們陪伴聖體。

15日是高峰，八點半的彌撒由教區主教主禮，十點舉行大禮彌撒。

每日下午守聖體，D. Juliás de Diego García Alcolea主教降福，結束對聖母的敬禮。

關於這隆重慶典的回憶，我們還有另一個資料來源，即學校的歷史記事在稍晚提到：

「為使今年這喜年更為隆重，12月16日舉行一場表演會，以一首讚美詩結束，這讚美詩是特別為了那日，為了我們的會祖而做的…這場表演會由García Alcalde主教、總會長和其秘書主持…，有許多民眾參加，人數那麼多，許多人因裡面已客滿而無法進入大廳…」(1)

撒拉孟加的居民對此事件的反應如何呢？雖然是一片讚美的聲音，我們還是來看看這城市的報紙在1921年12月8日之前的幾天所做的評論。其中第一篇這樣開始其報導：

「今天的12月8日耶穌孝女會將屆滿創會五十週年…」

作者自問：

「耶穌孝女是誰呢？其會祖是誰呢？耶穌孝女們又如何慶祝其修會的金慶呢？」

他自己答覆：

「撒拉孟加的社會，亦可謂是天主教的社會，認為這是一個幸運的修會，來自天上，在我們國家面臨紊亂和革命的黑暗時期的1871年，在上個世紀…基督徒的家庭可以說，這修會為他們而言，是天主的眷顧，彌補撒拉孟加在當時的重大匱乏…」

作者接著詳細說明修女們在教學上的重視和所獲致的良好成效。  
繼續說：

「耶穌孝女既是第一個投身於教育，並建立師範學生研究的修會，讀者們可以推斷她們給本城所帶來的豐碩利益…

若說其教育的貢獻成果豐碩，她們對於天主教社會的貢獻亦不遜色。耶穌孝女們所進行的社會活動，使不受重視的家庭女傭階層受益良多。這項事業較少受到讚揚。

耶穌孝女會在開辦主日服務課程之前，已在其會院創辦主日學，以因應這貧乏階層的需要。

見證，會院稱為和睦之家，位於聖保祿街，這是耶穌孝女的第二個家，而第一個家可以看到這些學校。公教家庭都很認識目前在Zamora街的無玷聖母學校中的主日學…」

作者後來描述這些年輕女傭是受到怎樣的照顧，所接受的傳授如何，以對其身份的確定有所貢獻。

他接著提到耶穌孝女參與合作的一些活動，會院的門常為任何使徒事業而開，為了別人的益處，撒拉孟加的學校常準備好：

「為了慶祝聖保祿文生婦女會的開會，施捨衣物的和平之母及護守天使少女會的活動，為了恭敬耶穌聖心的善會整日開放聖堂…以及天主教社會活動保護會的活動…」(1)

作者在稱讚了使徒事業之後，進一步探討耶穌孝女的本質為何，印度奉獻生活的會士，以此做為文章的結語，最後署名：一位羨慕者。

接下來幾天有其他新的報導，回應前面開始時所問的問題。

首先答覆第一個問題：耶穌孝女是誰？第二天則提到會祖，對其生平和事業做一個分析。我們引述其結語：

「耶穌孝女會的會祖是一位充滿高遠理想的婦女，她知道如何實踐其理想。她是一位有信德和聖德的婦女，她沒有豪華或非凡事物，卻知道如何行奇蹟，亦即她留下多所學校，卻沒有財產；她透過她的女兒們進行教導，卻沒有學問與文憑。她是一位特殊的婦女，是天主偶爾派來造就時代的女性之一，為使人靈獲益，並成為後世景仰的對象。

總之，她是女性之光，是她家族之幸，是教會和西班牙的光榮。

願天主長期降福並護佑耶穌孝女會…」(1)

文章的最後提到修會金慶的慶祝，以充滿感情的評論我們前面已提及的慶祝活動，最後結束：

「因此耶穌孝女會值得受到推崇和讚美，受到社會的欽敬，在其喜年的慶祝活動中…」(2)

撒拉孟加居民對耶穌孝女們的工作懷著感激的態度，那時是表達這情感的適當時機，參與慶祝活動的民眾很多，可以清楚看出撒拉孟加對修會的愛戴。

現在，讓我們到多祿撒去看看，慶節在當地也是興高采烈。我們從最直接的資料來源，可以得知她們如何度節期。讓我們從7日，慶期的前夕開始：

「12點鳴鐘鳴砲，宣佈慶節開始。

下午5點唱隆重大讚美詩，由D. Martín Eceizabarrena起音，並明供聖體…

6點時再次鳴鐘鳴砲，窗台的彩燈亦點燃…

校友們整個下午都以全部的熱忱裝飾著聖母像。」

關於8日那天所慶祝的禮儀，多祿撒會院的日記說：

「由於是節日，有兩台彌撒。團體彌撒由駐院神父主禮，在這台彌撒中前往領聖體時，所有的耶穌孝女也換了改良後的會衣…」(1)

記述者後來提到另一台九點的彌撒，由escolapio的一位神父主禮。記述者接著告訴我們：

「所有班級的學生都參加了聖母瑪利亞的大禮彌撒。12點時，los txistularis來敲會院的門，聖德蘭班的學生們送我們那禮物…」(1)

她繼續敘述八日慶期是如何開始的，以及在慶期中所舉行的禮儀。耶穌會士Soto神父每日講道。這位神父在10日早晨彌撒後也為婦女和年輕人準備一場演講。

11日是手工藝品展。當日下午6點有一場表演會，校友們也參加。

日記記述都說她們的角色表演得非常好。在表演會中也誦讀了幾頁與會祖有關的內容。有許多人來看這場表演，包括了會祖的妹妹們。

15日的前夕已進入慶節的高峰；表演會由學校的學生負責，賓主盡歡。

我們在日誌上看到：

「Burgos主教座堂的唱經員D. Zacarias Zuza搭乘6點半的郵車抵達，準備慶祝15日的大禮彌撒...」(1)

15日，記述者說：

「團體彌撒一如往昔地由駐院神父主禮。8點的彌撒由耶穌會士Soto神父主祭，彌撒中有聖體軍的學生參與...聖堂擠滿了人，水泄不通。

10點的隆重彌撒由D. Zacarias主禮；D. Martin Eceizabarrena和D. Antonio Qreju則充任執事和五品的職務。歌手們有主教的許可，在管絃樂的伴奏下唱聖母瑪利亞。Soto神父也講了一篇很好的聖母的道理。市政府人員參與了這台彌撒。由Josefa Larrumbide夫人所贈的un terno亦首次使用...」(2)

日記記述者繼續很詳細地描述當日在會院中用膳的司鐸們和其他受邀請的人，其中有會祖的妹妹Josefa Cipitria，和她的堂妹，及Barriola的遺孀。

我們再來看日記：

「校友們也團聚一堂，有74位，她們自費由Aguirre餐廳供應了一場豐富的盛宴。最後誦讀一篇會祖的紀念文，大家都凝神靜聽...」(2)

下午的禮儀從4點開始，明供聖體，慶祝早晨禮儀的司鐸們也來參與。

從會院的日記上看到：

「Solo神父與聖體軍的學生一起詠唱玫瑰經祈禱...；接著，向至聖聖母奉獻，陪伴聖體之後，同一位神父把聖體軍的徽章頒給聖體軍成員，接著，由於天氣不佳，遊行的隊伍從迴廊繞行，...

無玷聖母像由四位聖體軍成員抬著，由主席 Beatriz Azaldequi 掌旗。神父隨著學生的遊行隊伍詠唱前行，三位神父穿著祭衣走在最後面…

記述者提到，遊行結束時，聖體軍齊向旗幟宣誓，首先宣誓的即是那主席。以此結束那幾日難忘的禮儀。

日誌還加上溫馨的小註：

「隨後，所有的校友齊聚在聖依納爵課室中，直到晚上八點。她們盡情歡樂，有人彈鋼琴，有人跳舞，臨走時提到這一天是過得多麼美好…她們將永難忘懷…」(1)

喜年突出的慶祝活動已經結束，多祿撒的民眾與耶穌孝女們打成一片。

還有一件事我們不願意不提。從稍晚的回憶中我們得知：

「為了紀念這大日子，會院進行大整修，房舍由於不足而需擴大，加蓋了兩座樓閣，一座與聖堂相連而補足了正面，另一座則遙接建築物的後側…」(1)

讓我們回到中部的 Castilla。我們現在要關心的地點是塞高維亞，慶節在當地也是熱鬧非常。1921年12月8日到15日的八日慶期中充滿了熱情。

我們再次來看看第一手的資料...會院日記，引述下面簡單而充滿熱情的詞語：

「8日，星期四，至潔之母的慶日，早晨，一如往年，由住宿生準備聖母像遊行，她們精心準備了一座祭台…

修女們到的時候，她們開始呼喊：無玷聖母萬歲，接著唱一首聖母的聖歌。然後，她們一個接一個地說出為此準備的詩節。等到大家都結束時，我們到聖堂詠唱，點燃所有的燈，齊唱「Mil albricias」和其他歌曲…」(2)

日記繼續敘述修女們留在聖堂祈禱，並誦念聖母小日課。

我們再次看日記：

「8點，所有班級的學生都來參與彌撒，領聖體。看到那麼多人領聖體，真是高興！…」(2)

接著描述前往主教座堂領受宗座降福。然後，一如往年慣例，前

往Corpus聖堂。

記述者繼續提到八日慶期在當日開始：

「…下午五點半時明供聖體。大家唱了好幾首光榮無玷聖母的讚美詩…」(1)

日記記載者一天一天地告訴我們禮儀是怎樣舉行的，往來參與的人相當多。

13日開始特敬無玷聖母的隆重三日敬禮，為了紀念我們修會存在五十週年。

日記接著說：

「上午七點舉行團體彌撒，九點半舉行歌唱彌撒，由（方濟會士）Angel Gallego O.F.M神父主禮。

下午由耶穌會士Ranión Dávila神父講道，他稱讚我們會祖的德行，提及我們的使命。

他講得很好…」(2)

第二天，日記再次提到14日的禮儀，接著到15日，最隆重的日子。我們抄錄其中一部分：

「15日，星期四。今日所有的禮儀都在教區修道院內的聖堂內舉行，因為我們會院的聖堂不敷使用。

駐院神父早晨七點在學校內舉行彌撒，四位修女和三位學生領了聖體。

八點在教區修道院舉行彌撒；由Dr. D. Manuel Castro主教主禮。他親自給耶穌孝女們、所有的在校學生和眾多的校友們送聖體，此外，還有許多人參加。

P.244 十點，舉行隆重彌撒，明供聖體，由（Vicario de los religiosos 會士校長）D. Eugenio Laorden主禮，教區修院的教授襄禮，Salustiano M<sup>a</sup> Duque, C.F.M神父講道，他的口才極佳…」(1)

為了避免過於重覆，我們找一所較小的學校作為代表，即Peñaranda de Bracamonte，看他們如何慶祝喜年。

這座Bracamonte的小鎮非常親切地懷念著耶穌孝女會的會祖，我們

還記得這是撒拉孟加主幹的第一株幼芽，藉Cándidad修女內心的熱忱而誕生。

修會金慶的慶祝方式，俗化色彩比宗教禮儀濃厚。

會院日誌說：

「星期二，6日，木匠前來放置8日表演會所要用的舞台...」

第二天提到：

「我們忙著分送請帖，並為明日尋找椅子...」

到了星期四，8日：

「我們今天有表演會，非常成功。學生們的演出不能再更好了。人們都很興奮，結束時感到有些可惜...鋼琴彈得很棒...」(2)

所記載的並不多。我們無法找到日記記載者所提的請帖樣本，有些可惜。然而Peñaranda人在當地的報紙「La Voz de Peñaranda」有所記載，我們可得知1921年12月8日下午慶祝的詳情。

P.245 在一篇提名為「美麗的慶節：文學—音樂表演會」的文章中，我們引述如下：

「在上星期四，至聖童貞無玷始胎的慶節，這是讓心靈飽享喜樂的慶節之一，人們以歡愉的心情慶祝，其印象永難磨滅，在本城耶穌孝女會學校課室中，臨時籌備的精緻劇場...」

作者接著提到這慶節的動機：

「耶穌孝女會在當日慶祝其創會五十週年紀念，由那位卓越、獨特，有著高超德行，俗名為Juana Josefa Cipitria y Barriola，在修會中稱為M. Cándidad M<sup>a</sup> de Jesús所創立...」

他後來又稱揚她的女兒們在小鎮中所實行的工作：

「與我們共同生活，在教育與教學上貢獻良多的修會團體，願意以文學—音樂表演會來隆重地慶祝這為她們如此喜樂的日子。耶穌孝女們對於其理想的實現必然非常滿意。

(表演會)以優美的合唱開始，最初的合音極為悅耳動聽。接著有一篇很好的演講，提及耶穌孝女會的創會...」(1)

P.246 作者詳細地描述所有慶祝的細節：對話、吟詩、樂器...，且不忘提及所有來參與的人，尤其提到「Fabiola」話劇中的角色：

「演員好似已習慣了高難度的劇場演出。這並非誇張，所有在場者都可茲證明。

表演會以一場生動的場景結束，真是巧奪天工。我們可以命名為‘西班牙向無玷聖母的敬禮’。

在中央有一位學生模仿Murillo的聖母，在她腳前有男生女生穿著西班牙各地區的傳統服裝。整個看上去實在美極了...」

由上述已可略見慶節的輪廓，有許多人參與。主持者是具聖德的本堂神父Alejandro Gorjón de Inés。

文章結語：

「恭喜大家，恭喜耶穌孝女們。謝謝，非常謝謝各位與我們共渡這美好的時辰...」(1)

Peñaranda的報紙並不僅以報導上述為滿足，在第二星期的頭版又刊登了：

「金慶：(對話原文由D. Francisco González Bautesta所寫，由耶穌孝女會學校的學生Adela Gonzalez和María Arias-Camisón在無玷聖母慶節那日的文學—音樂表演會中演出)」

我們收錄了對話全文，這是她們如何慶祝那慶節的一個象徵。

在此只抄錄我們認為與Cándidad修女最為逼真描述的那部份。一位學生以問句開始向另一位學生：

P.247 「M：喂，妳可否告訴我這棟大廈裡在做什麼呢？看到一大堆裝飾、音樂聲，還有那麼多人...」

A：噓！別出聲！

M：妳讓我喘不過氣來！

A：別再胡鬧了，走吧，別這樣。如果妳聽我說，妳會知道為什麼有這麼美麗的慶節。

M：好，我聽。

A：現在，我要全部告訴妳，仔細聽喔！今天慶祝金慶...

M：哎呀！我就說嘛！是誰結婚？

A：別傻了，拜託！婚宴的慶祝是修會的，是修會的金慶，懂嗎？

M：嗯！解釋清楚些，我毫無所知...

A：我解釋給妳聽。藉著神聖的啟發，M. Cándida Cipitria修女在五十年前創立這修會...」

她一連串地說出修會是如何在撒拉孟加誕生，藉著聖母的協助而拓展...延伸到在Peñaranda的創立，也提到其他會院，當然也不忘提到抵達另一海岸：美洲。

這是如此歡愉的原因。Adela問道：

「A：...這就是這所會院面對這偉大事業歡欣喜樂地慶祝佳節的原因嗎？」

P.248 M：

A：很好，我同意妳的看法。

M：可是，那位Cándida修女為什麼沒有來？

A：天主願意把她留在身邊，她也急速向祂飛去...

M：如果我能認識她就好了！我的心告訴我，她應是一位聖女。妳認識她嗎？

A：不，不過曾聽修女們提到她：她的身材高大，皮膚是棕色的，眼神聰慧而謙遜，是天主的恩寵。她的舉止端莊，吐露不凡的氣度。她待人純樸有禮，給人如沐春風的感受，使人自然產生欽敬之情。有人把她與聖女耶穌德蘭並論。

M：真可惜沒能認識她！...」(1)

對話結束時，表演者的其中一位邀請另一位到Cándida修女照片前面，由於天主上智的計劃，沒有讓她在世上慶祝修會的金慶。

直到1922年的2月，報上仍刊登另一篇有關前一年12月8日的報導，提名為「耶穌孝女會：金慶」，其作者是D. Sinforoso Nodal。他概述修會創立的歷史，從在瓦亞多利的Rosarillo堂聖母像旁的肇始，直到當時

慶節的時刻。

P.249 我們還沒有提到禮儀的慶祝。

在這之前，我們先提另一件與此有關的事。我們在Peñaranda的姊妹們希望所有民眾都能參與聖座賜給修會的特赦，遂在「La Voz de Peñaranda」報上登載一篇名為「特別感恩」的啟事。內容是教宗Benedicto XV因修會喜年所頒賜的特赦，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2]

我們現在來看看，姊妹們在學校日誌上所寫的：

「星期日，11日，今日開始無玷聖母節的九日敬禮，將在19日結束。有許多人來參與...」(1)

日誌沒有說明為何在那日慶祝，猜想可能與小鎮的生活有關。

如同其他的學校一樣，三日慶典是儘可能地隆重舉行。日誌記述者描寫19日，星期一：

「我們慶祝無玷之母的節日。10點，隆重彌撒，且整日明供聖體。由本堂神父主禮；下午有講道。這三日由D. Alejandro [Gorjón] 講道。音樂部份由修女和學生們負責...」(1)

一切宗教禮儀和俗化的慶節都在Peñaranda人心中引起深刻的迴響，他們也毫不吝嗇地合作，使一切都能順利進行。

P.250 在美洲的會院，她們又是如何度過這光輝的五十週年慶呢？

巴西在當時那時刻，一如在今日，仍繼續隨著修會任何大的事件而一起脈動。

我們無法搜集到許多有關那幾所學校在修會金慶時如何慶祝的資料，只是零星的找到片段，但也足具說服力，使我們能看到那幸福的幾日約略的足跡。

第一手資料是由H. Antonía Belaqui多年住在莫西米林學校所寫的會院歷史，其中簡潔地告訴我們在1921年無玷始胎慶節的慶祝情況。

翻閱這本日誌，在11月30日告訴我們：

「我們去本堂望彌撒。下午開始九日敬禮...」

引文很簡潔。莫西米林團體的會院中沒有平日彌撒，因此日記每一

日都提同樣的事：前往本堂望彌撒。下午，在會院中慶祝九日敬禮。

日誌在五日那天記載：

「今天開始隆重的三日慶典，為慶祝無玷之母，由副本堂神父 Jeronimo Baggio 講道，主題是：瑪利亞從永恆即在天主的心中。耶穌孝女會的出現。」(1)

P.251 我們看到，當 H. Beloqui 把心中的事寫在紙上時，時而用西班牙文，時而用葡萄牙文。姊妹們生活在新的地理環境中，時而用不同的語言。

會院歷史繼續：

「6日，慶祝三日慶典的第二日，今日道理的主題是：‘瑪利亞常與耶穌同行。耶穌孝女跟隨瑪利亞的芳蹤。’」

第二日則有些變化：

「今日在會院有彌撒。下午...禮儀如同前幾日。神父提到瑪利亞是純潔的典範。耶穌孝女們效法瑪利亞...」

到了8日，偉大的日子：

「我們有兩台彌撒。一台是團體彌撒，有唱讚美詩，另一台在11點，是歌唱彌撒，並有講道，主題是：‘瑪利亞的光榮藉其本質、藝術和歷史而宣揚。耶穌孝女會是此光榮的合法承繼者。’」

下午有明供聖體，唱大讚美詩，並隆重地陪伴聖體。在聖體前，法學士 D. Moisés Nora 向修會團體、學生和熱心的民眾講道，以此禮儀結束對無玷聖母的敬禮和修會創會五十週年慶...。

H. Beloqui 還繼續加上：

「在此沒有提到報上所載的，貼在下一頁。」(1)

P.252 當地報紙「La Comarca」很詳細地報導細節，除了我們上述的禮儀之外，還提到7日下午2點所舉行的表演會。它說：

「7日下午2點在學校舉行文學表演會，由住宿生表演，向院長和團體...」

報上詳載所有的演出內容：所有學生的合唱、介紹性致詞、音樂演

奏、詩歌朗誦、向聖母奉獻、一篇名為「無玷聖母」的學術演講、一篇1904年紀念始胎至潔之母的西班牙精緻詩篇，最後由全體學生合唱「Bendita sea tu pureza」( 妳的純潔應受讚美 ) 結束。我們覺得報上接著所載的充滿了熱情：

「這次精湛的文學—音樂表演會由傑出的學生Lucila Verguein、Anna Bartholomei和Olga Barbosa所組織，她們今日已完成學業，在校內接受畢業證書...」

報上亦登載了這幾位女同學的文章。

表演會進行時，Nora蒙席、本堂的副主教和無玷之母學校的創辦人蒞臨會場。「La Comarca」報也登載：

「蒙席恭喜耶穌孝女會五十週年慶，並稱揚修女們在學校的管理和維護上的貢獻，提到明智的前任院長M. Antonia Beloqui和現任的M. Sofía Domenech的引導；他感謝在此光輝慶節中前來參禮的人，他也無法掩飾在聆聽Baggio神父講道之後的熱情，在這位副主教心中引起深度的安慰和感動...他也提到聖歌優美的和弦...」(1)

P.253 文章最後以恭喜院長和修會團體，感激來賓的參與而結束。

關於其他地方所搜集的資料中，我們引述Leopoldina會院日誌中的一段：

「1921年12月8日，隆重慶祝修會創立五十週年，舉行感恩祭，並唱大讚美詩。

這是團體歡愉之日，充滿對天主、對無玷聖母、修會的明星，和對我們會祖的感恩之情，她曾不畏艱難，勇敢實現天主所托付的事業：創立修會，為致力於青年的教育...」(1)

我們不願略過在修會這歷史性時刻一件有特殊意義的事件，亦即第一位巴西籍的耶穌孝女，H. Antonía de Moraes加入修會。

我們從「巴西省會歷史」中，與Leopoldina有關的那一冊中看到：

「1921年12月8日，當250位耶穌孝女一同慶祝創會五十週年慶的同時，在這遙遠的地方，在Braganca Paulista，第一位巴西籍的姊妹在可敬的會院院長M. Elosia Andrés的手中誓發初願...」(2)

這位姊妹本應在同年的5月31日發願，Leopoldina會院歷史提到她不能發願的原因：

P.254 「由於她左眼受到視網膜炎的感染，在同年的八月，當R. M. Elosia和M. Irene Fernández向聖三進行九日敬禮結束時獲得痊癒，當時Antonía修女用了‘擦乾會祖最後一滴淚水的手帕’擦那生病的眼睛，那條手帕是Eloisa修女視為聖物所珍藏的...」(1)

修會金慶的慶祝熱潮尚未完全熄滅，總會長Angela Cipitria修女認為這是內在化，並為所領受的諸多恩惠感恩的適當時機。於是，在那一年的12月底，她再度向所有的耶穌孝女寄出下述的公函：

「我最親愛的女兒們：

妳們已看到我們的天主父、耶穌基督和她至潔的母親將充沛的恩寵傾注於我們的修會，我們應當如何地心懷感恩啊！

為表達這感恩之情，我們準備，直到1912年12月為止，每首星期五和每月的8日，因耶穌聖心和我們至潔母親之名，進行在2月的公函所指定的敬禮。

同樣地，我們也打算在團體內，唸諸聖禱文之後，繼續誦唸我所附上的向至聖聖三祈禱文，唸三次天主經，懇求所需的恩寵，為了實現在聖母藍衣下託付給我們會祖的事業，並多結果實...」(2)

Angela Cipitria修女在結束時，希望整個修會：

P.255 「我的女兒們，但願我們知道如何善用如此豐富的恩寵，為能相稱地配上我們主所賜的名號...」(1)

修會的歷史檔案的總會長公函中，並未保留Angela修女在其信中所提的至聖聖三祈禱文。不過，我們在北部省的檔案中找到了，附在前一封公函中。

禱文如下：

「吁，至聖聖三！因爾對爾僕，吾等會祖和艾朗神父之大愛，懇切求爾，賞賜我等熱愛爾至聖奧蹟，我等至潔之母，和內在之生命，並協同她恪遵我等之聖善會規。

求使我等效法二聖，對人靈和聖體有真切渴望，並懇賜增加修會

成員之人數、聖德及效用，及修會的拓展。」(2)

### 終於，在瓦亞多利

P.257 在耶穌孝女會的歷史舞台上，將開始一個新的名字，即：瓦亞多利。

瓦亞多利是卡斯提亞一座高貴的城市，民風高尚而殷勤好客，是勇敢的Ansúrez公爵的安息之地；曾向哥倫布伸開雙臂，塞凡提曾在此居住，也是詩人Zorrilla的搖籃之所。

在瓦亞多利的天空下，San Pedro Regalado在誕生之日睜開雙眼，真福Simón de Rojas以及可敬的Alonso Rodoíguez。

瓦亞多利曾在上世紀的後半葉親切地接納了年輕的Juana Josefa Cipitria，現在則準備接納耶穌孝女們。

修會和這古老城市的淵源已很久遠。瓦亞多利和我們修會家庭有著密切的聯繫。

在瓦亞多利，年輕的巴斯各女孩初蒙光照，領受創立新修會的啟示。

長久以來，修會便渴望在這修會的納匝肋中創立會院，Sandalio García Alcalde神父如此稱這Pisuerga之城；他這稱呼是從艾朗神父那裡得來的。

P.258 為實現這意願，曾多次嚐試。Cándidad修女曾數度試圖達成。初學院1911年的會院日誌告訴我們：

「可敬的母親在六月的前半個月急速前往瓦亞多利；計劃在該城創立會院，可惜不能實現...」(1)

總參議會在同一個月的30日開會，記述下面所載的：

「通過在瓦亞多利的創立會院，幫助一位恩人...希望能辦妥這件事...」(2)

我們不知道無法圓滑實現的原因，只知這事仍懸為渴望而已。

我們在看歷史時，有機會證實接任的總會長特別努力實現這件事，這曾是會祖的構想和意願。她是多麼希望能在瓦亞多利有會院啊！

總會長Angela修女 Cipitria曾多次請求瓦亞多利的總主教許可，能

進入該城，其答覆是：

「我會注意，而如果有信德，一定會的...」

幾年過去了。Angela修女在1921年10月1日寫信給瓦亞多利的總主教D. Remigio Gandásegui，祝賀他主保快樂。總秘書想寫幾個字，再次提醒他耶穌孝女對此許諾之城的熱切渴望。但是總會長卻說：

P.259 「不要寫什麼，把一切都放在天主手中，如果是祂的旨意，當祂願意和高興時，我們就會去...」(1)

時辰已快到了。也許正是這對天主的信德和依靠而加速了這時辰的到來...發生了什麼呢？García Alcalde神父在寫會祖傳記時，收錄了下述這一段：

「瓦亞多利的總主教D. Remigio Gandásegui不斷在心中反覆思量統合天主教婦女社會活動的計劃，集中在一個中心，讓不同的天主教婦女勞工工會在單一的管理之下，為能儘可能地統一規劃晚上的課程，供這些女工參加，以及其他為她們籌備的社會活動，例如：儲蓄互助會，等等...」(2)

好像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心中有一個想法，若把這件事託付給一個修會團體，將能忠信地實現。他遂想到了耶穌孝女會。

Gandásegui主教離開塞高維亞教區尚未滿兩年，他在那裡認識並接觸過我們的修女。那充滿愉快回憶的主日學，在他教區小鎮麥迪那有效率的使徒事業，修女們一再表達在瓦亞多利建立會院的渴望，這一切都推動他將此事業託付給她們。

P.260 在回覆上述賀函的信中，總主教邀請Angela修女前往瓦亞多利商討建立會院的事，他知道修女們常常準備為人靈利益而奉獻，他是多麼渴望看到她們能移居到那裡。

10月8日收到這封信，與他會晤的日子訂在11日或12日。

總會長收到這封令人喜樂的信時，深受感動。我們從瓦亞多利創院的歷史中看到：

「她看到我們的會祖從天上...明顯護佑這事業，遂向天主和無玷瑪利亞感恩。

她向總參議會說明主教所指示的一切。大家都認為此刻是進入瓦亞多利的時機，這是會祖所熱切盼望的。雖然我們必須作一些努力，但不應該放棄。

總參議修女們告訴總會長：您認為最適當的，您就做吧，您在主面前認為是最好的，我們都同意...」(1)

1921年10月11日，總會長在總秘書的陪伴下，會晤了瓦亞多利的總主教。他提議下述的：

「希望能為不同職務的女工和女營業員設立夜校。為此，需要約四位修女。他會給予津貼；同時，我們可以有學校...」(2)

總主教表達他想要買一棟房子的渴望，萬一另一位主教不喜歡工會，也不願保護工會時，修女們仍有穩定住處。因此，修女們最好能有自己的房子。

P.261 總會長答覆主教這提議，她個人接受，並相信總參議修女們看到主教如此關懷耶穌孝女，也會非常感激。Gandásegui主教告訴她們：

「我將會注意看看是否能找到房子。同時，您們和Antonio Ortiz de Urbina及夫人也多注意看看...」(1)

我們無法想像Vicenta San José夫人和其夫婿是多麼關心這件事。他們真正願意看到耶穌孝女們能定居在下瓦亞多利。他們將此事視為自己的事，並盡一切努力尋找合適修會目的的房子。

Angela修女告訴總參議修女們，與主教會談的內容，她們立即答覆：

「她們認為非常好，儘管需作一些犧牲，仍應接受這創院，用一切方法，使我們在瓦亞多利的省會有會院...」(2)

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上述所引述的歷史是由總秘書H. Josefa Uranga所寫，她同時是總參議；因此，她也把決定寫下來。我們接著看到：

「總主教和我們雙方都開始尋找...」(2)

有人告訴主教一棟位於San Migael街的房子，他覺得可以接受，遂派總管D. Valero Candevilla到Ortiz de Urbina夫婦家中通知總會長。耶穌孝女們到瓦亞多利時，總是寄宿在他們家裡。總管告訴他們主教已看中一棟房子，他認為夠大，稍加整修即可使用，索價七萬pesetas。記述者

繼續：

P.262 「當Vicenta San José夫人一聽到這件事時，先保持沈默，等到D. Valero一出家門，她遂說：'您們絕不能在那裡建會院，那是瓦亞多利最糟的地方，您們將不能過活；Las Jeresianas第一次來此建會院時，曾租用過那房子，一年前已離開那裡；既然為她們不合適，為您們更不適當。我很熟悉瓦亞多利，絕不能在主教所說的那個地方...」(1)

總會長對於主教們的決定常懷委順的心，她認為可以很高興的在那裡居住，承行天主的旨意。然而，面對這情況，她願意先去看看那房子，以證實Vicenta夫人所講的。的確，總會長和總秘書都不喜歡那地方，但並未向Vicenta夫人說什麼。

第二天早晨，約七點時，她們離開家。Vicenta夫人的家位在Santiago街68號3F，屬於Santiago本堂，但是她們並沒有去那裡，反而走路到San Miguel堂，再次看那條街道，概念更為清楚，不只是房子，其他的也給她們很不好的印象。

她們回來後，並未向Vicenta夫人說些什麼，而願意看看Gandásegui主教的想法。她們十點鐘時去見他，創立會院歷史的記述人告訴我們：

「我們告訴他曾在昨晚和早晨去過San Miguel街，雖然房舍夠大，不過街道很偏僻，尤其晚上為年輕女孩去那裡。主教回答說，他也有同樣的看法，認為不相宜而打消這念頭...」(2)

P.263 回到家中，她們把決定告訴Vicenta夫人，她非常高興。

隨後，繼續尋找合適的房子。總主教獲知在靠近醫學院旁有另一棟房子，裡面有一座很漂亮的果園。他們與其住在馬德里的屋主，一對侯爵夫婦洽談，所提出的條件不宜接受，遂作罷。

由於有那麼多困難，幾乎到了絕望的地步。記述者繼續說：

「主教看到有這麼多阻礙，找不到房子，他想放棄一切，命令Antonio Ortiz de Urbina不要再做什麼...」(1)

當他將此事告訴其妻子時，她感到很可惜，認為是魔鬼從中作梗，阻礙耶穌孝女到瓦亞多利建立會院，遂在當晚懷著信德和依恃之心祈禱。Vicenta夫人向我們的主求什麼呢？希望主教當晚不能入睡，對所作

的決定感到憂煩，而能對此事再度燃起熱忱。

事實上，的確這樣發生了。第二天早晨，總主教急迫地召喚D. Antonio去主教府邸，告知昨晚整夜不能入眠，一直在想房子的事，他看到是天主願意創立這會院。他對耶穌孝女有很大的期許，因為她們必會在瓦亞多利光榮天主。

日子過去，總會長必須回到撒拉孟加。Urbína夫婦負責繼續尋找當地合適的房子來開辦此事業。

他們起初在主教街找到三棟要出售的房子，三棟當中有一個小小的中庭。兩棟房子面對主教街，另一棟面對Nuñes de Arce街。其價格升到五萬五千pesetas。這房子條件不足以做為學校，但若現在不進來，以後會更難，因為瓦亞多利當時沒有空的房子。Antonio先看了那房子，回去告訴他的妻子，她說在她看房子之前，先不要中止洽談。她看完了之後，並不喜歡。她願意耶穌孝女們有一個好的開始，否則可能前功盡棄。

P.264 他們有一回經過主教街，一位房屋中間商陪同他們。當抵達San Ildefonso學校前面時，他們問他是否這棟房子要出售。經過查詢和一番努力之後，經理人出現在Urbína夫婦家中，告訴他們這房子售價十三萬pesetas。屋主是宮庭中的一位公爵，住在馬德里。主教電話通知撒拉孟加，請修女們立即到瓦亞多利。記述者告訴我們：

「我們在11月14日抵達，悄悄地去看了那棟房子。有一所學校設在那裡已超過一百年，好像很難能買到...」(1)

我們約略看看這房子和這條街的歷史。這條街長久以來就住著一些重要的人物。D. Pedro Barrueco所住的房子成為這條街的名字，一直到1842年才改名為主教街。改名字的原因，有些人是認為是在它鄰近的Alonso Palencia街上，Palencia的主教D. Pedro de Castilla不幸意外死亡之故。另有一些人，他們的看法好像比較合理，由於Palencia的主教Fray Alonso de Burgos的主要府邸都在Pedro Barrueco街上，連主教府也在那裡，根據這位主教於1499年10月24日在瓦亞多利所立的遺囑所記載的。

[1]

P.265 本世紀另改名稱為Fray Luis de León街，因為相信當這位偉大的詩人在Pedro Barrueco街時，曾被囚禁在Santo Oficio的監獄裡。[1]但

經查證後，不可能是如此，因為Fray Luis de León在1572年3月27日至1576年9月11日遭囚禁，而當時的宗教法庭設在Real de Burgos街，因此肯定Fray Luis de León不曾住過上述街道中的小房間內。

San Ildefonso學校在Fray Luis de León街21號。是一棟平房，豪華大門以石頭砌成。一進去時，有一座中庭，兩旁有石柱，建築物正面之後，有另一座完全開放的庭院，裡面的房間很寬敞，有很大的陽台和窗戶，很適合做為學校的教室。

在主教的許可下，耶穌孝女會買了這房子，於1921年12月3日即聖方濟沙威的慶日訂立契約，修會金慶的隆重慶祝亦在此舉行。

關於此事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附註。修會的歷史檔案保留了這資料：

「主教在描述會院的創立之後，說：我們好天主的仁慈眷顧，在我們看過好幾棟房子之後，我們找到的正是我們會祖在五十年前從D. Ricardo Vazquez-Yllá手中所接受的第一筆哀矜，為了建立修會的第一個基石〈主教21號〉...」(1)

Ignacio Ortíz de Urbina神父在他的作品「我只為天主」中提到下述的：

P.266 「當一些熟識的人得悉艾朗神父和他的女弟子的計劃時，引起一些帶嘲諷的評論，然而那位年輕人當年註冊就讀的大樓，正是今日耶穌孝女會在瓦亞多利設立的學校。當Sabater夫婦的女兒從其未婚夫接受一份禮物與賀卡時...，她交給提行李的女孩一塊閃閃發光的金幣，說到：Juanita，這個是為了艾朗神父和妳目前正在進行的創會事業...」(1)

我們所看到的這棟房子正是耶穌孝女們要開始的使徒事業之所。

我們繼續來看看它初期的情況：

有人與D. Antonio Ortiz de Urbina一同研究應進行那方面的整修，工程也隨即開始。

同時，在撒拉孟加也準備新創會院的事宜。

當翻閱Los Mostenses初學院和無玷聖母學校在1922年前幾個月的

日誌，我們得悉總會長和其秘書曾多次前往瓦亞多利，我們也知道在物質方面的準備情況，以及選擇修女組成新團體的事宜。

撒拉孟加學校的日記首先提供我們有關被派遣者的資料：

「兩位新老師於一月抵達，為替代兩位即將前往瓦亞多利創辦學校的姊妹。一位是聖德蘭班的文法、文學和代數學的老師Isabel Sorarrain修女，來接替她的是來自Arévalo的Josefína Morán修女。另一位是教授音樂和裝飾、繪畫的老師Leocadia Qlarreaga修女，接替她的是María Garc ía—Puente Pinilla...」(2)

P.267 總會長每次巡視瓦亞多利的工程回到撒拉孟加時，都會與將派往新會院的姊妹們交談，讓他們知悉其新工作的情況。

初學院日誌在4月4日提到：

「總會長和M. Josefa從瓦亞多利回來，Isabel Sorarrain和Leocadia Olarreaga也從學校回來，她們與總會長在一起...」(1)

她們在商討新學校必要的準備事宜，日記在3月6日也提到：

「修女們買了幾段做祭衣長袍的布料，為了瓦亞多利的創院...」(2)

4月10日：

「星期六準備了要帶往瓦亞多利的床墊。一位先生來把床墊打鬆軟，姊妹們將其縫好，結果還不錯...」(3)

Angela修女於四月底再次去瓦亞多利監督工程的進行，並看看何時能派遣姊妹們前往。結果同意新團體的姊妹們可以於三月十五日住進那裡。Mostenses的日記記述者描述：

「載家具的車子開往瓦亞多利，男僕Eufemio也在車上。María Zabaleta de Qlarreaga夫人和她的兩個女兒在此用餐。Isabel修女也一樣...」(4)

這是告別的時刻，因為她們在第二天將前往新派遣的地方。

P.268 事實上，在15日前往瓦亞多利的，除了上述兩位無玷之母學校的修女之外，還有Manuela Goiburú修女和初學院的Felisa Chillón修女。陪同她們前去的有Leocadia Qlarreaga修女的母親、María Zabaleta

夫人和她的姊妹María Dolores，她們搭乘下午兩點的火車。行經麥迪那時，幾位該團體的姊妹曾到車站看看她們。

我們從現在來看看瓦亞多利日記的第一頁，組成這團體的一位姊妹以第三人稱敘述：

「八點抵達瓦亞多利，在車站等候的有Ramón Noriega先生和其夫人Angelita San José，她是Vicenta夫人的姪女，兩人都是修會的好友。

她們被帶到Ortiz de Urbina夫婦家中，Gandásegui主教的內閣秘書Faustino Herranz Manso在那裡迎接她們。

初步的寒暄之後，總會長Angela Cipitría和她的秘書Josefa Uranga修女也抵達了，她們從新會院回來，在Vicenta San José夫人和其子女的幫助下，已為新創會的姊妹們把床鋪好了。

她們與Urbina夫婦一起用晚餐，十點時前往新會院，撒拉孟加的男僕Eufemio Bueno在那裡等待她們。巡迴地看了一下工程之後，於12點時休息...」(1)

16日清晨，她們前往耶穌會士的會院望彌撒。Vicenta San José夫人為她們預備了早餐：咖啡、牛奶、加烤麵包。

P.269 安排首次的拜訪。早晨九點，總會長和秘書及Leocadía和Isabel修女前往拜會Remigio Gandásegui總主教。他非常熱忱地接待她們，隨後立即談到將在新會院設立女工工會的事。

由於廚房尚未準備好，午餐也是如早餐一樣，由Vicenta San José夫人供應。

她們繼續，有時去參加耶穌會士的彌撒，有時參加在las Siervas會院的彌撒。後來她們常去所屬的救主堂望彌撒。

最初的幾天忙著整理和打掃房間。工人們的工程尚未結束，修女們把一塊地方打掃乾淨，他們又把別的地方弄髒了。

最後，一樓終於可以使用了，她們慢慢放置課桌椅等等。

除了有人來訪之外，修女們也在Ortiz de Urbina、Noriega和Sabater家人的陪同下，去拜訪了一些人。她們受到熱忱的招待，心中非常感激。

耶穌會神父Sandalio García Alcalde和Máximo Soto也毫無保留地支

持她們。

她們開始接受學生的報名，日記中寫著：

「有人拜訪...其中有José Sánchez Sevillano的女兒、Pura Sánchez Sevillano夫人...，她來為她的三個女兒註冊，希望她們是這學校最早的學生...」(1)

修女們忙著為新學校打知名度，日記記述者在22日描述：

「學校的傳單已定稿，Sandalio García Alcalde神父認為很好，遂送往印製...」(2)

團體人數因其他成員的抵達而增加：包括Emilia Iñurrita Lasquibar和Juliana Labuca Rezda。

P.270 Noriega夫婦派車子，兩位姊妹前往車站接她們，不過她們未在22日，而在23日才抵達。

她們面試了幾位來應徵工作的人。日誌在5月27日提到：

「這一天，如前一天一樣，沒有什麼特別的，除了幾位來應徵的老師和demandadera等等，沒有一位被錄用...」(1)

總會長陪伴著這新成立的團體，不過修會的行政工作迫使她必須離開，她和秘書於29日晚上搭郵車返回撒拉孟加。

姊妹們繼續其安置會院的工作，亦花一些時間讀書和準備即將開始的使徒工作。

她們一方面接待來訪的人，一方面也出去採購。其中有一天有一些特別。Noriega夫婦邀請她們搭車前往Rosarillo堂。我們在日記中看到：

「我們當中的四位是首次前往，聖家的祭台給她們傾注了虔誠之情，深刻回憶了我們的修會...」(2)

工程因泥水匠罷工而停滯，油漆工和木匠仍繼續工作。

我們姊妹再次去看主教，他答應下午來看看工程的進度。會院日誌說：

P.271 「他大約七點時抵達...巡行所有的房間，仔細看一切細節。在會院的餐廳休息一會兒。很滿意地離去...」(1)

接著是密集準備的日子。總會長於6月18日回到這裡，與新創立的團體共度幾日。在這期間，另一位來自撒拉孟加的姊妹Andresa Sagardoy Iturralde於21日抵達，加入這團體。

總會長停留長達一星期後，前往探視在Arévalo的姊妹。7月2日回來與Victoría Cendoya會晤，她從撒拉孟加前來負責此團體，此時的院長Isabel Sorraín在北部進行溫水浴。

修會在西班牙新的拓展有了眉目。負責寫瓦亞多利會院日記的人在7月6日提到：

「會長和其秘書前往多祿撒為促使在Azpeitia創立會院...」(2)

她們於12日回到瓦亞多利，15日返回撒拉孟加。Juliana Labaca修女應當在此時覆願，由於聖堂尚未能使用，遂與她們一同回去。

她們在18日回到這裡。聖堂即將落成，總會長願意臨在以便作最後的決定。

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發生了。修會的副總會長María Igarategui修女在撒拉孟加的聖心初學院逝世，這使得總會長立即回到那裡參加殯葬禮。

P.272 瓦亞多利的團體繼續其日常的生活。當Angela修女回到撒拉孟加的期間，

姊妹們與總主教商議聖堂祝聖訂在29日和31日的首台彌撒，即聖依納爵羅耀拉的瞻禮日舉行。

日記記述者在7月25日告訴我們：

「今日有好幾人來訪，其中有García Alcalde神父和Máximo Soto神父。稍晚時，主教亦前來。他要離去時，碰到撒拉孟加回來的總會長和其秘書；他與她們談了一會兒...」(1)

28日，聖堂祝聖的前夕，總會長和其秘書前往會晤總主教為商議最後細節。

29日，我們引述日記所載：

「團體一整天都在整理聖堂，使得裝飾和其他必要事物更完善。總主教在其總管Valero Candevilla陪同下，於下午6點抵達。在會院中等待他的有Sr. Arcedíao de la, S.I.C，他是這次禮儀的襄禮，還有幾位主教

座堂的歌手，本堂神父、副本堂神父和其他的司鐸們。

Qrtíz de Urbína家人和其他熟識的人也參加了。

六點半開始祝聖的禮儀，非常隆重感人。...」

接著，日記告訴我們，全部參加的人都上到會院的陽台上享用豐富的餐點。

大家對耶穌孝女都表示支持，並許諾要為學校多多宣傳。

P.273 31日，聖依納爵羅耀拉的瞻禮，在學校新近祝聖聖堂內舉行首台彌撒。從29日起，其他學校的耶穌孝女們已陸續來到，為參與這團體的隆重禮儀。從Medína前來的有María Arruti和Garmen Belfrán de Heredia兩位姊妹。

30日是最後一次在會院之外參加彌撒。那天下午，修女們以極大的熱忱準備一切所需。晚餐後，三位從Arévalo團體的姊妹抵達了，她們是Joaquína Andrés、Basilisa Martin和Teresa Sauz。稍晚，Segovía的院長H. Genoveva Machaín和Natalía Bandrés修女也到了。她們中的幾位前來協助這會院少數會唱歌的姊妹，為使31日的慶典能更增添光彩。

聖依納爵的慶日到了，日記告訴我們：

「這一天是總會長和組成瓦亞多利團體的耶穌孝女們極大的慰藉，能在會院中有至聖聖事的福份。」

並繼續：

「總主教於八點舉行首台彌撒...；他領聖體後，也為修院團體和民眾送聖體，他們透過邀請，或由報上的公告而來參加...」(1)

日記中繼續提到那日來參與的熟識的家庭，讚美詩的合音是怎樣的，最後，在福音之後，以巴斯各語唱聖依納爵的進行曲。

總主教在結束時，提到會祖亦是巴斯各人的巧合，他自己也是在這位巴斯各人聖人依納爵的瞻禮舉行首祭。

P.274 Gandásegui主教帶領參加慶典的群眾參觀勞工工會的大廳。接著由Qrtíz de Urbína和其總管陪同上去用早點。

有幾位來參與慶典的姊妹在當日即返回其會院，另有幾位在八月初

才回去。

Felisa Chillón修女與Segovía的姊妹一同回去，在暑期的幼童班中實習，為要開辦的課程作準備。

瓦亞多利從那時起，即成為姊妹們前往北部的休息站，這在當時是非常需要的。

8月3日，即有Petra Calzada、Nicasia Errasti、Enríqueta Herrero和Caya Apesteguía從撒拉孟加前來，在此休息一晚，接著前往Vasconía。Josefa Imáz姊妹與她們一起來，她被派遣加入瓦亞多利這團體。Emilia Zñurrita在medina休息一段時間之後也回來了。

Leocadia Qlarreaga和Manuela Goiburu於8月4日前往撒拉孟加作第三試探。當天，總會長、秘書和四位在前一天抵達的姊妹前往多祿撒進行Alzola和Cestona溫泉浴。少數幾位留在會院的姊妹則繼續清掃和教堂的準備工作。

一項社會的事業為耶穌孝女會打開了瓦亞多利的大門，同時，小學和中學的教育事業也開始運作。暑假過後，姊妹們全都回到會院，遂開始籌組開課事宜。

學校在九月開始上課，我們來看看日記所敘述的：

「首次開課，由於是休假的月份，人數很少。在幼童班只有兩位孩子，較上面的有一位中午在校用膳 ( mediepensionista ) 的學生，兩位Vigiladas ( 一般付費的學生 ) 和三位通學的學生...」(1)

P.275 稱為Vigiladas的學生，指在學校中用下午點心，並多待幾個小時的通學生。

學生人數在這個月中增加得很少，不過確有人來訪，欲得悉學校的條件，並為他們的女兒註冊，參加十月份的課堂。

總會長在Caya Apesteguía陪同下，於14日返回。她在秘書的陪伴下拜會總主教，回到會院後，巡視一番，對這事業的進行情況非常滿意。

9月16日，這城裡將舉行花燈遊行，幾位修女在傍晚時出去看此盛會。耶穌孝女們常與教會同感，參與這類的表達信仰的活動。

第二天，總會長和秘書，及被派遣到亞來巴勞的Caya修女前往那

會院。

這個月的最後幾天就在忙碌準備中度過，為預備正式課程的開始。

這會院稍晚的日誌告訴我們下述的：

「10月2日，課程正式開始，有不同種類的學生在一起，在至潔之母班有六位住宿生、四位中午用膳的學生，和十八位Vigiladas學生；六位通學生和十位幼稚班的學生。

她們當中有三位讀商科，兩位正式 ( oficiales )，第三位，非正式生 ( libre )；另兩位讀師專，另一位讀高中。

學生們非常高興，人數也不斷增加，尤其是中午用膳和Vigiladas學生...」(1)

由於有更多的姊妹抵達，包括Saturnina Herrero、Plácida Yegüe和於17日最後到達的Gabriela Herrero修女，師資的陣容更為完整。

P.276 與總主教商量學校的開幕日期，決定在十月十九日。

我們從會院日記中看到：

「總主教主禮...總會長和秘書在當日早晨抵達，參加這禮儀，非常隆重而感人，唱了好幾首讚美詩。早餐後，總主教在陽台接見了準備這次禮儀的學生。

學生中的一位，即Juana Vicenta Qliva同學，向Gandásegui主教致問候詞。」

接著Manuela Rodríguez朗誦一首詩，大家唱了一曲Zortzico。他也向她們說幾句話，答應她們的要求，在戶外用下午點心...」(1)

幾位學生和修女們與主教合照留念。

耶穌孝女會在瓦亞多利尚有另一面的使徒工作：即婦女工會。幾個獨立的婦女工會團體在聯合運作上出現了一些不便。無玷瑪利亞婦女工會即對此予以反對。Gandásegui主教認為有必要在總教區的教會正式公報中發佈下述法令：

「天主教婦女社會活動」

法令

P.277 「為保證在本城婦女社會活動的未來展望與效率，必須加以重組，無玷瑪利亞天主教婦女工會，需遷往我們準備用來舉行所有天主教婦女職工團體社會活動的地點，它具有所需的一切條件，值得一提的是，由耶穌孝女會所負責的夜間職業學校。由於上述工會對此搬遷明顯的反對立場，我們決定使用一般的撤消權柄，撤除目前對該工會和其章程的教會認可。

根據法典第686條，在教會內不得承認任何未經教會當局許可之社團；上述工會不再是天主教的團體，亦不得使用該項或其他同質的名稱，不得擁有教會的顧問，對顧問的任命在目前也一併撤除。

這法令在總教區的教會公報上發表，為使各堂區司鐸、工會的神職人員，以捐款支助此工會的天主教婦女們和其他相關人士知悉此事。

此法令由可敬的總主教簽署公佈，由我，首席秘書，加以證實。」

Dr. Faustino Herranz

首席秘書

瓦亞多利，1922年19月24日」(1)

P.278 雖有上述的法令，該工會和其相關的保護人繼續反對聯合作業，並向聖座進行申訴，繼續其運作，並要求到目前擔任法律顧問的D. Emiliano Segura Saénz繼續擔任此工作。

總主教並未讓步，開始把桌椅、打字機等等從Rosarillo街的工會中搬出來。

Gandásegui主教非常關切婦女勞工是否受到良好照顧，教材是否足夠。他很努力地使教室的設備儘可能完善，在經濟上亦予以支持。

他任命一個管理委員會，並促使婦女們對此事業感到興趣，希望能籌募必要的基金。

工會包括幾個不同的小組：a)商學組 b)服裝設計組 c)文書組。每一小組都有管理委員會負責。

被提名為顧問的是D. Florentino Asensio，他後來是Barbustro的主教，於1936年內戰時被刺身亡。

10月29日，女店員們在位於Fray Luis de León街的工會大廳中首次

聚會。

再過幾天就是開幕式，課程正式開始。日記告訴我們：

「11月3日晚上7點，工會夜間課程開始，約有130位婦女勞工參加。教會管理人D. Ildefonso López Gómez向她們致詞，鼓勵她們工作...」

(1)

幾天之後，即12日，日記記載人說：

「女工們首次在聖堂舉行一個小小的禮儀，有明供聖體、玫瑰經和拜聖體...」(2)

P.279 工會女工的上課時間，從晚上7點到9點半。修女們給她們一般的文化概念，教導她們剪裁縫製、音樂和歌唱、速記和打字等課程。

人數逐漸增加到約200人。

Gandásegui主教感受到，也明白社會的問題。雖然他有許多事要操心，仍常來到工會，有時甚至連續幾天都在工會中出現，事先未通知，令她們感到意外。

日記記述人在20日說：

「總主教來看我們，使教室內的女工感到驚訝...」(1)

21日又說：

「總主教再次來看看在課堂上的女工們，她們非常感激...」(2)

這項社會事業與教會的渴望極為符合，同時又完全在我們會祖的計劃及渴望內。我們知道她是如何重視這項使徒工作。

工會成員在起初這段時間獲益良多，也非常喜樂。她們常有自己特別的聚會，都玩得很高興。她們也在能力範圍內回報所領受的。日記上有下述記載：

「12月6日，駐院神父祝聖了耶穌聖嬰，這是工會女店員們所贈送的禮物...」(3)

我們後來會看到其中出現一些困難，製造某些張力。

P.280 我們回頭看看學校的活動。

修女們繼續在已開始的活動上前進。收錄了新的學生，並配合學生

們不同的課程予以調整，因為她們中有許多人都參與正式中心的課。

日記在6日提到：

「我們今天去由Angelita San José夫人所蓋的聖家堂，拿回來一些東西，為了裝飾我們的聖堂，以準備至潔之母的三日慶典...下午，美麗的聖母像送到了，那是由María Zabuleta de Qlarreaga夫人所捐贈...」

(1)

三日慶典隆重地舉行，高峰是在無玷瞻禮日那天。團體在7點半舉行彌撒，八點舉行學生彌撒，大家領聖體。在三日慶典的下午禮儀中，D. Faustino Herranz特別讚揚瑪利亞的光榮。不少工會的女工也來參加這慶典。

在此地建立會院的事尚未實現，這消息已傳到美洲，修女們雖在海的對岸，仍在信中流露出對此事的關心。Sofía Domenech在1922年4月4日從莫西米林寫信時：

「現在，請允許我問一件事，因為我們很好奇，那是關於在瓦亞多利建立會院的事。已經實現了嗎？是那一所房子要做為學校？Irene修女的家人寫信說，總主教已把他的府邸捐出來做為學校，是真的嗎？落成禮是在何時？如何舉行？有那些修女們在場？...」

P.281 由於您的女兒們是在這麼遙遠之地，而我們大家都是一體，對這件如此關心的事，實在耐不住；即我們所愛的修會內兩所會院的創立...」(1)

她們已得知兩所新會院的創立：瓦亞多利和Azpeitia，並認為都已實現了。He 瓦亞多利的會院即將落成，至於另一座會院則尚得等好幾個月。

這位修女在另另一封信中再次問到：

「瓦亞多利的學院已經開幕了嗎？有許多學生嗎？至於Azpeitia，是否已安排好了？我們很想知道關於這兩會院的事...」(2)

從比瑞隆坡里也寄來了賀詞：

「我們也恭喜Azpeitia和瓦亞多利會院的創立...」(3)

在西班牙和在美洲的修女們，對修會的拓展有著完美一致的喜樂。

## 在聖依納爵的庇蔭下

P.283 Azpeitia小鎮位於Iraurgi山谷，面向Izarraitz山，處於Urola河和Ibaiederra河的匯合處，東與Regil鎮相接，西與Azcoitia鎮毗鄰，南面接近Beizama、Zzquioga和Zumárraga三小鎮，北則與Deva和Cestona兩小鎮相連。

它有「高貴忠誠」小鎮的美譽，其銀座的武器徽章上有一個以帶鉤鐵環掛在火爐上的鍋子，兩邊各有一隻踮起腳跟，以爪扒在鍋耳上的黑狼，尾端有一指示牌，說到「ARMA IRAURGUI AZPEITIAE」。

這座小鎮是由Fernando國王四世所建，他曾於1310年2月20日在Sevilla頒佈一項特權，命令在稱為Garmendía de Iraurgi的地方建立小城。同一位國王於1311年6月1日在瓦亞多利頒發另一道命令，將在Garmedia所建的小城稱為Salvaterra，並把一座Soreasu教堂贈給該地居民，包括附近的山巒、山泉和土地也一併賜予，並把頒佈Victoría的特權。

Azpeitia這名字於1457年開始出現，十五世紀中葉時，這小鎮已不用Salvaterra，而改用Azpeitia，它的意思指在大岩石下的小鎮，與Azcoitia對立，那小鎮位在較高處。

舊本堂以San Sebastián de Soreasu為名，按傳統是屬於templarios修會。這修會消失後，教堂遂被判定歸Castilla國王所有。

P.284 這座高貴豪華的聖堂，其建築有部份在最近已被整建。它那美麗的大理石製的大門尚未完工，是由Madrid的建築師D. Ventura Rodríguez所設計，由住在當地的D. Francisco de Ibero執行建設。

這聖堂有三座美麗的大廳，十字形塔尖的圓頂。主祭台屏飾是巴洛克式，上面有San Sebastián的塑像，由Beovide所設計。塔尖的頂端是19世紀新哥德式的塔尖。

Azpeitia還擁有其他的教堂，在山上也有以San Sebastián堂為模型的小教堂，例如San Juan Bautista de Qñaz堂、Santa Lucía de Elosiaga堂和San Isidro de Arraz-Erreca堂。其中最重要的是Qlatz聖母堂，她是這小鎮的主保。

在Azpeitia和Azcoitia之間有一座名叫Loyola的小地方，建有Loyola

城堡。聞名世界的依納爵羅耀拉於1491年的12月25日誕生在此城堡內。

Enrique國王四世為了加速同一地方的Qñacinos和gamboinos兩黨的戰爭早日結束，遂命令拆除城堡上面的部份，後來這城堡又加蓋了兩層磚房。

依納爵的故居今日已成為朝聖地，內部也改變了很多。昔日的幾個小房間今日成為祈禱室，聖人遺物和家族的紀念品陳設其間，還有許多精巧的金銀製藝品、裝飾物、傢俱、壁毯和油畫。

Felipe國王四世的遺孀Austria Mariana皇后為了紀念耶穌會的會祖，將聖人誕生處附近的土地買下來送給耶穌會，他們委託偉大建築師Bernini的得意弟子，意大利的建築師Carlo Fontana建築聖堂。Fontana建築師的宗教靈感在Loyola的整體計劃中表達出來。工程於1689年開始，由Azpeitia的建築師Francisco e Ignacio de Ibero負責校長。

P.285 這座巴洛克建築的瑰寶以長方形為立體，中間有一座圓頂的教堂，大門，兩翼則是宿舍。寬敞的樓梯通往弧形大門，由此進入聖堂。羅馬Bernini式的建築在Guipuzcoa省呈現。

大型圓頂的外方另有兩座同型的尖塔，與聖堂頂端構成如三頂皇冠的圖形。

內部的主祭台屏飾是大理石製的，以銀質的聖依納爵塑像為主體，由Francisco Vergara設計，羅馬的金銀匠打造。

與這龐大的建築物相偕的是四周的自然美景、草坪、涼亭、公園和花園。公園的中央有一尊聖依納爵的大理石雕像，這是Marcial Aguirte的作品。[1]

Cándidad修女所創立的修會充滿耶穌會的精神，非常渴望在Loyola朝聖地中有一所學校。既然事事都有定時，這件事的時刻也到了。

修會的歷史檔案中，保留了創院之前的簡短記載。

約在1921年6月，多祿撒的學生與幾位修女前往Loyola郊遊。在Azpeitia的一條街上遇到了耶穌會士Bilbao神父，根據我們上面所引述的：

「他很堅決地告訴她們應該到此小鎮建立一所學校，因為法國的

女修會已離去，非常迫切需要...」(1)

事情僅只如此，稍晚，七月時，日記繼續：

P.286 「當Dolores、Isabel和Leocadia從Cestora去Loyola時，同一神父再次堅持創院的事...」(1)

這幾位姊妹在有機會時，向總會長陳明。她從García Alcalde和López de Alda神父那裡也有相同的提議。

Angela修女設法探查此事，前往會晤小鎮的本堂神父，受到很好的接待。事實上，這小鎮需要一所學校，耶穌孝女會將受到熱情的擁護。

為了就近看清此事，總會長在秘書Josefa uranga修女的陪同下前往Azpeitia。她們與本堂神父和其秘書交談，都有很好的印象。建院的事被接受了，她們要向教區的主教申請授權。

總會長和其秘書在九月時，從多祿撒再次前往Azpeitia，想尋找某些房子，但空手而返，遂將此事交由本堂神父、秘書和Alcalde神父負責。

總會長必須返回撒拉孟加，因此，她寫信給上述幾位先生，委託他們若有事可與多祿撒的院長Juana Murua聯絡。

至於在撒拉孟加，當Angela修女還在巴斯各時，已將所提議的事告知參議會：

「幾位耶穌會士提到Azpeitia的法國女修會已經離開，這小鎮希望有別的修會來。...

有鑑於此，了解到這為參議會的修女們將是件喜樂的事，因為她們對她（總會長）說，做那些她認為對修會最好的事，解釋其渴望，盡一切範圍之內的努力，甚至向主教申請為進入...

P.287 主教回答說，根據教會的新法律，她應該向聖座申請，他將給予善意的建言。

（總會長）於1921年的8月24日寄申請函到羅馬。

所有參議會的修女贊成此事，希望聖座善意的回覆早日到來...」  
(1)

事實上，我們在十一月透過教廷使節收到了回覆；可是，在這之前，我們先看看找房子的問題。

多祿撒的院長Juana Murua修女和另一位Rosarío Urra修女再次去到Azpeitía，由D. José Caballero陪伴，但沒有找到房子，遂返回多祿撒。這件事情並不容易。

二十天之後，Azpeitía的本堂神父寫信給多祿撒的院長，請她們來看看一棟要出售的房子，其屋主是Dr. Eguigueren。

她們和D. Joaquín Elósegui一同去。到了那裡時，本堂神父、鎮長和秘書陪她們一齊去。

她們很喜歡這棟房子，有很好的方位和空間。詢問了價格，回到多祿撒等待回音。過了好一段時間，當回音所提的價格總值是那麼高，使這回交易不得不停擺，因為實在不可能購買。

不久之後，Beristáin神父通知多祿撒，希望與某位代表耶穌孝女會的人會晤，商談建院的事。將此事通知D. José Caballero，他在D. José Azaldegui的陪同下在Azpeitía會晤了Beristáin神父。

他提出一個想法，在小鎮出口的舊醫院Magdalena設立一所會院，那裡是聖依納爵自巴黎返鄉時，教授基督徒道理的地方。

P.288 他們返回多祿撒，對此提議感到很興奮。但是理想與事實尚有差距。那裡只有一座小教堂和土地，學校還得另外蓋。困難重重，只好作罷。

時間溜逝，十一月時已收到羅馬對開辦學校的許可。

情況依舊。有一天，Azpeitía的本堂神父和其秘書來到多祿撒，向總會長的代表，即多祿撒的院長提議另一棟在Azpeitía的房子，它靠近廣場，屬Acidóna的遺孀所有。

兩三天之後，多祿撒的修女們在D. José Caballero和D. Joaquín Elósegui的陪伴下，去拜訪她。

創院的日記提到：

「我們很喜歡這棟房子，尤其是那美麗的庭院，可是這位夫人不願提出價值，她最後說到，她不想作這筆交易，她不願意出售...我們的

情況仍一如往昔...」(1)

時間就在這些瑣事中過了將近一年。本堂神父於1922年的4月寫信，提議一座與仁慈之家毗鄰的房子。可是—日記提到—：

「總會長不願意接受，因為這些修女們有學校，在她們對面辦另一所學校，不是件愉快的事...」(2)

見到一無所成，遂擱下此事。如果耶穌孝女會在Azpeitia建立會院是天主的旨意，有關房子的事一定有辦法解決，事情也真是如此。

簡短的日記繼續：

P.289 「六月，D. Fructuoso Elorza和其夫人出乎我們意料地來到多祿撒，提到已找到一棟寡婦的房子，她將會很高興地租給修女們，房子位於小鎮的中心，方位很好；唯一的是屋頂矮了些...修女們和院長不妨來看看...」(1)

我們在1922年6月27日多祿撒會院的日記中看到：

「院長Juana Murua和Rosarío Urrea修女去Azpeitia看看新創會院的房子...」(2)

秘書的妻子Felisa Elizgaray夫人、Aguede Pérez小姐和房子的主人，D. José Aizpuru的遺孀Gertrudis La Lllae夫人等待著她們，並詳細參觀了這房子。

修女們很喜歡這房子的地點。建築物本身不是有很大的空間，但足夠安置教室和修女們居住。她們在總會長看過之前，先不下任何承諾。

多祿撒的院長寫信給Angela修女全盤告知此事，請她儘早前來看，因為那位女士希望快點解決。

會院日記提到總會長於7月6日抵達多祿撒。

我們從Azpeitia的創院日記中看到：

「總會長、秘書和會院院長乘郵車前往Azpeitia。抵達時... Felisa Elizgaray女士接待她們。她們在她的陪伴下看了房子；對這房子的方位很喜歡，雖然屋頂的確有些困難。...

她們立即議定了租金，比先前的年租金下降了50pesetas，議定每

月租金是100pesetas。

P.290 一切整修工程由修會團體支付...」(1)

房子已租下了，屋主人辭退房客，請對方於八月底把房子空出來。可是，事情不那麼容易，房客有些阻難。女主人請D. José Caballero調理此事，她需付5000 pesetas才使對方同意，且搬遷也拖到十月初，所以，學校無法來得及學年的開課。

同一日記在九月提到：

「總會長和其秘書再次來巡視工程情況。決定了所需要的整修之後，她委託多祿撒的院長校長工人和陳設會院傢俱...」(2)

新的對立即日將出現。多祿撒的院長在總會長離去之後，首次前往Azpeitia，下車時由D. José Caballero的一位朋友陪伴，他告訴她們Eguiguren先生不打算給予學校的開學許可，尤其是在一樓，因為條件不足。

當女主人知道此事時，非常訝異，她沒有想到他會有此反應。D. José Caballero前去會晤Eguiguren醫生。事實上，他肯定這是醫生的意見：由於缺乏衛生條件而不授權開辦學校。

因此，什麼都不能開始做。

當Felisa Elizgaray女士得悉此事時，非常不高興。這位女士是大力贊助耶穌孝女會在Azpeitia創院的人之一。

Elorza Elizgaray夫婦是Eguiguren醫生的好友，試圖想軟化醫生的立場，但都未能說服他。

P.291 多祿撒的院長認為必須將所發生的事告訴總會長。在她未決定應如何做之前，不應開始進行工程。

總會長與瓦亞多利大學的校長商談此事，他回告說，如果有足夠的通風設備，則不必擔心。

多祿撒的修女們也去找省視察員，她給予學校開學的許可。有了這些解決方法，工程才於十月初開始進行。

創院日記告訴我們：

「多祿撒的院長和Rosario修女在這期間，曾數次來巡視工人進行的情況。」

她們住在Gertrudís夫人家，她很熱情地招待她們...好幾次在那裡過夜...」(1)

隨著工程的進度，傢俱也逐漸陳設。一旦會院整理妥當，遂通知總會長準備何時派團體前往Azpeitia。

根據創院的歷史告訴我們，Angela修女於10月28日抵達多祿撒：

「她從那裡寫信給派遣到新會院的修女們，她們是H. H. Garmen Beltrán de Heredia、Natividad Marturet和Micaela Labaca，她們分別在麥迪那、比提亞斯和Sogoviá。多祿撒會院的Magdalena Inibarren擔任臨時的院長，將任命另一位...，和Josefa Ascasibar...」(2)

P.292 最後，如此耗時費力的工作終於有了成果，Azpeitia的創院歷史和多祿撒的會院日記對離開吉布斯卡省小鎮前往Azpeitia的事都加以記載。那是在11月初。這兩資料來源的日期有些出入。前者說她們在4日離開，後者說在5日。

首批前往準備創院事宜的有總會長、秘書、多祿撒的院長和Natividad Marturet及Josefa Ascasibar修女，多祿撒的院長第二天返回，7日再度前往，日記說：

「為了新學校的開幕，Rosario Urrea和Magdalena Inibarren修女於7日下午6點前往Azpeitia...」(1)

我們知道同一天下午七點，Carmen和Micaela修女搭Zumarraga的車也抵達了。

耶穌孝女們已經在聖依納爵的故鄉，她們在Azpeitia受到熱忱的接待。Gertrudis夫人在家中接待她們用晚餐和留宿。

第二天，5日，她們走到Santiago街，人們一般稱為「Pelotaleku」。Felisa Elizgaray女士立即來看她們，並自願在她們一切需要的事上協助。

我們繼續來看看創院的簡短日記中所提的：

「準備事項已辦妥，開幕式於11月8日舉行...

在前一晚，總本堂神父D. Ramón Qrmaechea、副本堂神父、Agueda

Pérez、Arregui小姐也在此準備第二天的事宜。上述那位小姐、D. Ramón和幾位未來的學生準備幾首讚美詩在彌撒中獻唱。

P.293 總會長的意願是儘可能的隆重，並從本堂恭迎聖體遊行，可是，教長的意思是在靜默中進行，為符合他的意思，禮儀很簡單...」(1)

日記繼續提到當天所有的禮儀。

首先，本堂神父D. Gasiano Gorayalde，在另外兩位亦屬本堂的D. Ramón Qrmaechea和D. Julián Barrene Chen的陪伴下，於七點半抵達。祝聖聖堂之後，也同樣地祝聖了整所會院。

本堂神父接著立即舉行彌撒。由D. Julián輔祭，D. Ramón彈琴，即將開始上課的學生們在其母親們的陪伴下一起唱歌。

彌撒結束時，學生和其他參禮的人享用了一些點心，司鐸們前往Gertrudís夫人早餐。

慶典結束後，團體姊妹上樓用早餐，被邀請的有Gertrudis La Llave和Felisa Elizgaray女士。她們非常感動，在彼此分享感受時，她們表達其深深的喜樂。

下午，修女們和未來的學生們去Loyola。毫無疑問地，她們把這新的學校託付在聖人的庇蔭下。

第二天早晨八點半，使徒活動開始進行，共有十八位學生。

Juana Murua、Magdalena Inibarren和Carmen Beltrán de Heredia修女早晨在分班，分為初級班和幼童班。

學校的正式上課日期是11日。

最初的幾天在收錄新生和投身於新環境中度過。

十二月到了，舉行無玷聖母的九日敬禮。我們從會院的回憶錄中看到：

P.294 「我們沒有聖母像，無法照學校的慣例在無玷聖母瞻禮日隆重慶祝。但是，雖在那日沒有聖母像，我們期待在八日慶期內能有一個驚喜...」(1)

好像是小鎮的藥劑師D. Antonío Alzuru在12月15日帶來一尊很美

的，很虔誠的聖母像。在當日的彌撒後被祝聖。

在會院內有時會舉行彌撒，不過，一般而言，她們去本堂參與彌撒。

時間過去，到了年底，以三日的小避靜和大讚美詩表達感恩。

1923年初，負責團體的Magdalena Inibarren修女前往撒拉孟加進行第三試探，其職務由另一位新的院長取代。被任命的是Juana Murua，她到那時擔任多祿撒的院長，並參與此地創院的一切細節。

這新團體在這一年中也有其他的改變。尚是初學的Josefa Ascasibar修女回到多祿撒發初願。在這幾個月中，由María Gorostidi修女取代。Josefa修女發完初願後，仍回來擔任廚房的工作。

學校的工作與堂區彼此相合。學生們在主日，由幾位修女陪伴，前往參加大禮彌撒，下午，為符合本堂神父的願望，則前去晚禱。

一位耶穌會的神父為孩子們解釋要理；靠近Loyola有這項好處。

我們繼續來看看會院回憶錄告知有關聖母月的事：

「在Azpeitia學校第一次度五月份，我們感到驚訝。我們儘可能地用這段時期特有的吸引力，鼓勵孩子們對我們的皇后和母親有虔誠之情。

P.295 我們在第一天有彌撒，下午開始在我們聖堂內有五月獻花... 31日有一位耶穌會神父來舉行彌撒...由於孩子們必須去參加大禮彌撒，我們無法像其他的學校一樣按慣例隆重慶祝...」(1)

會院日記記載了一年中的訪客。Qsma的主教D. Mateo Migico趁參加聖依納爵慶典之便，曾與姊妹們暢談了一段時間；Sandalío García Alcalde神父、總會長和多祿撒的姊妹們亦曾多次來訪。

對修女們和學生們在靈修上的協助，則歸功於Bilbao神父，他帶領神操、避靜、舉行彌撒和聽告解。

由於沒有駐校的神父，本堂的司鐸協助很多，一星期中有數次在學校舉行彌撒。

修女們與協助建立會院的人士，與恩人和其他修會往來，包括Esclavas、Franciscanas和Siervas。

學校的進行狀況良好，但是，天主所有的工程不會沒有阻難。會院的回憶錄在稍早告訴我們：

「今年，我們常有些困境。十月十日，在我們意料不到的時刻，Eguiguren醫生前來視察教室，以開具健康證明。想當然的，其報告的內容很糟。我們都感到有些窘迫。而會長鼓勵我們，把一切放在天主眷顧的手中...感謝天主，一切都解決了...」(2)

一旦風暴過後，她們仍繼續投身於教育的使命工作，且很快地將看到成果。Azpeitia社會看到受自這學校的良好影響。

### 至於Galícia，在那兒呢？

P.297 Galícia曾是耶穌孝女會有著豐富聖召的地方。

我們還記得這裡曾是Hérranz神父自1872年起進行其使徒工作的地方，直到他生病，隱退至Loyola。他的長上們在修會成立還不滿一年，即派遣至此在修會的歷史檔案中珍藏著他許多信件，其中他流露出對修會深度的支持與關懷。

他曾多次試圖在Galícia創辦會院，如在Muros、El Ferrol、La Coruña等，但都未成功。現在，有了新的提議。至於Galícia在那兒呢？這次會是個有利的機會嗎？

我們會看到第一個相關資料是一封1923年1月27日寄自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信，提到：

「可敬的院長：受到Dolores Mosquera夫人之遺囑執行人的委託，並得到這裡總主教之秘書的許可，我向您提議在Caldas de Reyes小鎮建立一所耶穌孝女會的會院...」(1)

我們已經知道地點了，現在來看看其他的內容。他向她們解釋，上述這位夫人給這項事業留下了一筆四萬五千duros的遺產，負責之修女的義務是為貧窮的孩子們免費開辦兩個班級，並在新學校內毫無限制地收錄通學生及住校生，最後他加上：

P.298 「如果您在原則上同意這創院，我將極樂意地與Dolores Mosquera夫人的遺囑执行人D. Ramón Vidal 聯絡。

最後要告知您的事，他們希望此事的協商能快一些，或說是越快

越好...」(1)

雖然此項提議人在時間方面要求緊迫，但還是得等總參議會開會研討會此事。她們在二月八日商量此事，秘書寫道：

「我們看了這封提議的信...決定在接受之前，先詢問Sanclatío García Alcalde的看法，因為他對Galícia很熟悉，同時，對我們修會也很關心...」(2)

她們對於這項提議不是放綠燈通行，在4月14日舉行的另一次參議會中提到：

「談到在Caldas 建立會院的事，總會長說明了有關的一切。她已覆函，目前，沒有辦法...，如果是能再等兩年...他們回覆這封信時提到願意等待，並認為她有必要去Caldas當面磋商，大家都同意她前往，看看是否合適...(3)

總會長所提及的那封信，是來自耶穌會的Tiedra神父，他在信中說：

P.299 「原則上，接受您提議的暫延；如果您們願意接納這筆遺產，並許諾在1925至1926學年初開辦學校的話，我認為在遺囑執行人那方面將沒有任何困難，在主教府方面，我覺得也沒有困難...」(1)

Tiedra神父繼續提出願早日獲得回覆的渴望，以便能與總主教的秘書洽商。總參議會決定請總會長前往Galícia，為更清楚獲悉並商談此事。

我們不知道她這次旅行的確實日期，因為Angela Ciptría修女自1925年的旅行日記已遺失。應該是在4月17日到5月18日之間。撒拉孟加初學院的日記會記下總會長往返的日期，只是不提其他事情。

6月16日的參議會中，秘書寫道：

「總會長說明她們在Caldas de Reyes的情形，她們非常喜歡這小鎮...

所提到的建院經費四萬五千duros並非全是現金，而是如下述的：

- 在Mdríd 有一棟房子，約值十萬pesetas。
- 國家債券約值五萬。
- 在Caldas的土地，七萬五千，其他的是現金...(2)

P.300 接著解釋創立會院的細節。Dolores Mosquera夫人把一切留給仁愛聖衣會，可是她們由於人員不足而放棄。當創立會院由耶穌孝女會實現後，她們遂在Vich的公共文件第356號宣佈這項放棄書。

在遺囑中把這項捐款留給聖衣會。這位夫人在兩個不同的日期交了兩份遺囑，一份是在1916年5月6日，於Cuntís；另一份是1919年8月25日，在同一地點。

她在第一份遺囑中，宣稱承繼所有財產的是仁愛聖衣會的團體；如果她們不能或不願意創辦學校，則交由Terciaris Franc ísanas de la Civina修女會；若她們也不能實現，則由遺囑執行人所選擇的任何女修會團體。

第二份遺囑在第一條的第四款有所修改，上面說：

「遺囑執行人只應將上述機構交給辦教育的聖衣女修會，排除其他任何致力於同一目的的修會；如果她們不能負責，則建校事宜將擱置...」(1)

我們預先提示了這雙重的遺囑，因為後來在確立建校事宜時，遺囑的解釋將給耶穌孝女會帶來一些困難。

自從Angela修女去Gal ícia之後，D. Ramón Vidal和耶穌孝女會隨即有連續書信的往返。

總參議會很謹慎小心處理。在我們前面提到的6月11日的會議中，她們決定寫下給D. Ramón Vidal，提出下述的條件：

P.301 「希望遺囑執行人能按照我們所附的草圖，把房子的新藍圖交給我們，但願不要太貴，使所餘的金額能足夠維持修女的生活和其它必要的花費。

關於在馬德里，價值十萬peseta的房子，我們要求能支付現金，因為您們了解，其它的為我們並不合適。

希望能提供我們駐校的司鐸。」(1)

想必他們接受了這些請求，因為交涉仍繼續進行。D. Ramón Vidal的一封8月25日，寄自Caldas的信中提到他已收到寄自撒拉孟加的信件。

耶穌孝女會要求一份相稱預算的設計圖案，我們在下面看到：

「我未早日答覆，因為我們在此唯一能做設計圖的人不在。他在

一星期之前來此，我立即把藍圖交給他研究，要他把詳細的花費告訴我。這個人動作有點慢，他只是大約而未詳細告訴我，這工程約花費一萬兩千或一萬四千duros，至於不動產，我把草圖附上，他們告訴我將不會少於兩萬八千pesatas；因此整體將花費約十萬pesatas；既然如此我認為要建立學校是足夠了。

由於此事順利，希望參議會開會時，能立即做決定，我想，也希望您們在教廷代辦那裡加快此事，讓您們能擁有這些財產並同意出售事宜...」(2)

P.302 好像D. Ramón的這封信並未迅速答覆，他在9月10日再次來信催促作決定，因為若不儘快接受，將出現新的困難。

他在告知的理由當中，有一個是耶穌會Tiedra神父即將被派遣到La Coruña。也許新的主教將在三個月內上任，秘書和總堂區司鐸（Vicarío Capítular）亦將從這舞台消失；那時，將與不曾參與此事的人交涉，他們對這些事有自己的方式...因此，他邀請他們儘早接受。為更具影響力，他告知下述的：

「我必須告訴您們，在Sant íago的一位主教座堂司鐸告訴我，如果您們有為難接受，他答應要帶另一修會團體來這裡，並保證一切會很好...

請您們看看這是否為您們合適，且不要再拖延接受，向教區代辦申請來此地的許可，並把這情況合法化...」(1)

面對這封略帶威脅口氣的信，Angela修女在9月9日召開參議會，研究這情況，衡量所有的情形，並決定接受，秘書記載：

「一旦接受建立會院，並寫信給教廷代辦，Vcarío Capítular和遺囑執行人...」(2)

在修會的總檔案中保留了總會長寄給教廷代辦的申請函，日期是1923年的9月14日。信被退回，旁邊加了小註，提到為申請開辦會院必須直接向聖座申請，把申請函直接寄到教廷國務卿樞機那裡。

P.303 我們猜想她們必然立即寫信到羅馬，等待回音。一旦決定接受，遂運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為從羅馬得到肯定的答覆。

修會的歷史檔案保留了一封最高法院於1923年11月24日寄自Madrid的一封信，上面說：

「已從Santiago寄回文件，消息是可喜的，教廷代辦已給予Santiago的Vicarío Copítular必要的授權，使您們能在Caldas開設會院，因此，您們可以與他協商...」(1)

正式的文件並沒有等很久，總會長藉著教廷代辦的管道，並通過Santiago總主教公署的副主教之善應支持，11月28日收到羅馬的授權。

這位先生給Angela修女寫了幾個字：

「我和您一同慶祝從代辦那裡獲得的這項好消息，您的修會將在Caldas de Reyes開設新會院...我已將此附本寄給創辦學校的遺囑執行人。」

您們可在一切上與他協商，在我這方面沒有任難，因此，當一切備妥，您們可以前來...」(2)

辦妥所有進入該城的許可之後，尚須解決的是建學校的地點，並看看何處可以臨時安身，以便開始創立會院的事宜。

D. Ramón Vidal曾在十月寫信給Tiendra神父，提出新會院的幾項建議：

P.304 「希望耶穌孝女會儘可能加快此創院的事，因為最好能儘早擁有產權，成了女主人之後，可以授權給合適的人進行出售或其它認為合宜的事...」(1)

好像Tiedra神父願意直接參與，要求總會長寫信給他們的省會長神父，許可延期調往La Coruña，並儘可能協助在此地的創院事宜。這位神父再次提到他與耶穌孝女在此創院之事上合作的願望，然而天主有祂的道路，並未允許。[1]

省會秘書答覆了總會長的信函，省會長神父認為Tiedra神父延期留在Caldas僅為此原因，他認為並不合宜。

事情就是如此。

D. Ramón Vidal在獲得好消息，一切都已安排好時，感謝天主，並說到：

「有鑑於此，我認為您們可以在新年時來此，亦即在假期之後，我已為您們找到可以臨時居住的房子。除了廚房和寢室之外，還有一個約四米寬的小廳和一個不小的餐廳。我想，為了剛開始時，應該夠了。

我曾去Asilo看看是否能安置在那裡，然而沒有合適的地方，其院長也不同意，除非只在8天以內...」(1)

P.305 他告訴她們有關當地居民的一些細節，結束時：

「Asilo的院長告訴我，請您們通知抵達的日期，當您們在準備房子的那幾天中，可以暫住在那裡...」(1)

總會長在聖誕期過後遂決定前往Galícia，看看會院的情況，並知悉其它事項。

我們知道她們在1月11日出發。初學院日記提到下述資料：

「總會長和Josefa Gonzáles和Petra修女前往Galícia幾天...」(2)

有關土地的事，她們認為合宜授權給D. Ramón Vidal為建立會院的代表，以法人之立約人的資格進行一系列與Dolores Mosguera Veaquez財產有關的交涉。

Angela修女回到撒拉孟加後，於28日與其參議會商討此事，在總檔案中保留了這份文件。

D. Ramón寫信告訴總會長已收到該文件。在那信上也提到他已做好修女們在Caldas停留期間委託他的事，即關於教室用品和會院的傢俱。

現在我們要來認識即將前往Galícia的團體。前往那塊使徒園地的會是誰呢？初學院的日記記載人在1924年2月21日寫道：

P.306 「可敬的Josefa González修女搭下午兩點半的火車前往Caldas de Reyes創立新的會院。與她一同前往的有Rita Andrés和María Aldama修女。她們在Medina將接Manuela Goíuru姊妹一齊去。目前她們只有一樓，等到學校的新大樓蓋好時...」(1)

同樣的資料也在總會長Angela Cipitría的公函內，她在稍晚把信寄給修會所有的會院。

這是她所公佈的：

「我告知諸位，Josefa Gonzalez修女於本月21日前往創在Calba de Reyes ( Pontevedra ) 的新會院，她在這幾個月中將負責創院和工程事宜。另外三位前去開始授課的有Ríta Andrés、María Aldama和Manuela Goiburu修女...」(2)

Angeles修女不忘提醒所有團體按慣例為贊助人已安葬的Dolores mosquera夫人唸玫瑰經。

建院的事件開始進行。我們現在收集她們這幾位的最初資料。編寫者先用第三人稱，後來第一人稱敘述，彷彿是這事件的主角：

「2月21日，她們接受總會長的降福後，冒著可怕的大風雪離開了初學院...」(3)

接著敘述在麥迪那暫停，用晚餐，並準備當天晚上的旅程，前往目的地。她們必須在車站等三個小時，火車因為天氣惡劣而誤點。

P.307 後來用第一人稱敘述：

「那是一個很冷的晚上，感謝天主，我們不感到很冷，雖然在火車上時，雪溶化而流下很多水...」(1)

我們可以很容易想像當晚她們是多麼害怕，因誤點而趕不上Monfor的火車。我們繼續看：

「我們抵達時，火車已開了。我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我們想去Hospitalarías女修會那裡，幾位女青年聽到我們所說的，自願幫忙我們提行李。

修女們很熱忱地接待我們，為我們準備中飯，下午時陪我們，又一同用晚餐，祈禱之後，我們就寢...」(1)

第二天，望過彌撒、領聖體之後，她們再次前往車站。早上十點從monforte 離開。

當火車進入一條隧道時，突然停下來，旅客們的尖叫聲更增添恐怖，可是她們說，感謝天主，沒有發生什麼事。旅程繼續進行，她們吃了一些隨身帶來的便餐，很樂觀地寫到：「我們有一愉快的旅程...」(1)

終點已在望。她們在Portas 車站下車，D. Ramón Vidal在那兒等她們，這位善於觀察的日記記述人記下：

「問候之後，我們坐進這位先生的車裡，他是負責建院和Dolores Mosquera夫人的遺囑執行人。他在辦事時很認真、仔細，是一位值得信賴的司鐸；因此，我們可敬的總會長把建立會院的事授權給他...」(1)

P.308 她們經很短的車程即進到Caldas 小鎮。D. Ramón把她們直接送到Dsamparados修女會的Asilo 內，她們已準備好晚餐了。用餐之後，日記提到：

「我們前往位在Real街的會院，上去看了寢室，把耶穌和聖母的畫像掛上，四人共同唱大讚美詩，互相擁抱... 我們唸默想題，按慣例祈禱，上床就寢...」(2)

第二天早晨，她們前往Asilo望彌撒，並在那裡用早餐，因為在會院中尚沒有什麼東西。回家後，她們遂買了一些最需要的物品：盤子、瓷杯、杯子...

她們在白天可以更清楚地看看這房子。她們如此描述：

「這房子為學校而言是太小了，可是很漂亮、很乾淨，有一個很棒的陽台，一眼望去，我們彷彿置身在園中...」(3)

D. Ramón不久即前來看看她們晚上過得如何。他交給她們500pesetas作為初期的費用。約定下午再來，領她們參觀這小鎮。

Caldas de Reyes是怎樣的小鎮呢？讓我們簡述這座耶穌孝女會剛剛抵達的Galicia小鎮。

P.309 著名且具歷史性的Caldas小鎮，位在有美麗景色的Galicia省，距離省會Pontevedra市約20公里。Caldas的名字得自其溫泉，已開發為Acuña和Dávila兩處溫泉勝地來。前者是Galicia最重要的溫泉療養地，為紀念十九世紀的貴族Pedro Acuña而得名，他為感念溫泉的療效而建立此療養浴場。

至於其別名de Reyes則是因為它曾是Alfonso七世的出生地，皇后D<sup>a</sup> Urraca也曾在此居住多年。

Caldas是一座美麗的小鎮，有兩條主要的大街連接通往Villagareía和Pontevedra 市的大道。鄰近有農村，Umía河和其支流Bermaña環繞，小鎮的土地已被高度開發耕種，此地遍植柳樹和櫟樹，以茂密樹林的山

巒和遠方可略見的Xábre和Xesteín山峰為屏障。

它昔日應是一座重要的小鎮，從它碑銘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來，近郊尚搜集了許多遺留下來的陶器、路標、骨灰盒等等，其中許多保留在Pontevedra市的博物館中。

在作者António的遊記和Idacio的作品「Cronicón」中，那被稱為羅馬的AQUIS CELENIS（拉丁文；此處是天堂）即指Caldas de Reyes。

它的主教府建築擁有四世紀時的風格，因此，比Iria地方的主教府更為古老。它的主教Ortígio曾為了逃避異端者的迫害而不得不棄守這棟建築。

我們知道，San Sebastián 教堂自天主教時期起即佇立在Martín de Herrera廣場內，取代一座外教的神壇。今天，在那座廣場內的是Santo Tomás教堂。

羅馬式建築的代表是Santa María本堂，它有一很美的門廊，單一大廳，多角形的教堂後殿，上面有圓頂，替代先前的木質屋頂。雖不確定，我們認為Camaña 家族世襲的San Diego堂在這裡面，他們是著名詩人Camoens的祖先。

由於具療效和預防功能的溫泉，加上四週美麗的風景，使Caldas成為著名的渡假勝地。它的公園和櫟樹林被認為有歷史和藝術價值。(1)

P.310 這就是耶穌孝女會的小團體即將推動的地方。她們很喜歡這小鎮，也很喜歡那片打算買來蓋新學校的莊園。她們來此為實踐所託付的使命，會院的窄小和其它任何困難都不能使她們氣餒；相反地，她們樂觀地接受一切。她們是甘第達d Ma de Jesús的忠實女兒，以極大的熱忱開始準備使徒工作所需的一切。

她們每天早晨前往本堂參與彌撒。第一天，她們回到會院時，看到一份為早餐的精緻巧克力，原來是Asílo可愛的修女們送來的。她們對我們的修女的確表達了真摯的友愛之情。

初期的日記反應出她們在所體驗的每件事，在拆開所帶來的箱子時，所表達的喜樂。她們自己告訴我們：

「我們從箱子裡拿出至潔之母和聖女德蘭的塑像，由於沒有地方

放，我們把它放在地上，前面擺了兩隻燭台與蠟燭。這是我們的第一座祭台...」(1)

她們繼續準備工作：

「我們逐漸購買並安置東西，縫製在廚房用的抹布和圍裙。一切都在喜樂中...」(2)

2月28日，她們首次前往Santiago de Compostla，因為某些與創院有關的事須在總主教公署商量。她們參與彌撒，用過早餐後，由D. Ramón Vidal陪伴搭車前往。到了那裡，先問候住在當中的Dolores Novoa修女的家人。隨即前往主教府，這是此行的目的地。我們繼續看她們的敘述：

P.311 「我們在D. Ramón的陪同下前往主教公署，受到很好的招待。他們建議我們先進行一項有利於修會的財產認可 ( Admisión de los bienes )，而他們將會同意...

後來，我們採購一些東西，參觀了聖雅格宗徒的大殿，看了主教座堂和它的東西...」(1)

我們從修會總檔案所保留的文件得知，上述的財產認可是在1924年3月26日，在教廷代辦D. Jesús de los Santos的面前進行的。

首批學生也在三月開始註冊。會院歷史說：

「我們繼續購買、製作和安置必要的東西，我們把地圖合起來，後來貼上薄布，免得地圖破掉...」(2)

初期的耶穌孝女們在建立會院時，經濟方面並不穩定，因此他們會用一些方法，如同上述所說的。

她們覺得很可惜的是一些負責的人交貨很慢：

「木匠沒有把我們所訂的東西帶來...」(3)

終於，長凳和課桌送到了，她們可以整理教室。

她們所準備的幾間房間中，有一間是祈禱室。記述者說：

P.312 「〔祈禱室〕非常小；只有八尺見方。因此，我們儘可能地使它更漂亮，我們希望在其內能獲准安置至聖聖體。我們去總主教公署的那一天曾表達這渴望，他們請求我們寄申請出去。

我們買了一大塊布，製作了門簾，請木匠幫我們掛上，把十字架耶穌聖嬰和祂那嵌木細工製的小聖堂放在中間。接著是放在地上的聖母像和聖女德蘭像，因為我們還沒有桌子，目前先如此，以後再慢慢安排...」

(1)

我們那些姊妹們在這麼少的東西上多麼容易滿足啊...！

三月十二日，星期三，是教育工作開始的日子。日記告訴我們：

「九點上課。孩子們和陪伴她們前來的母親們都聚在一起，大家都辯稱是窮人...」(2)

D. Ramón先前交給她們的名單上有指出那些可付費的人；雖然如此，但事情並不那麼簡單。記述者繼續：

「我們招呼那些太太們，後來請她們先回去。雖然我們很高興和她們在一起，我們必須安排孩子們，並開始工作...」(1)

當孩子們的母親們離去後，修女們自己告訴我們她們所做的：

「我們一整天在安排小孩子，給她們考試，我們發現她們落後很多。被安排在免費班的有36位，在另一班的有20位...」(3)

會院內的東西逐漸齊全。當別人送來新的東西時，她們非常高興。我們來聽聽：

P.313 「有人送來祭台並安裝好。我們把至潔之母和聖女耶穌德蘭像放在上面。還放了我們做的花、蠟燭、桌巾。

每件新的東西，我們無論放在什麼地方，不過尤其是放在祈禱室，我們都充滿了無可言喻的喜樂...

祈禱室雖小，但樣樣俱全，告解室只是一扇門，打開和關起來都不佔地方...」(1)

一切俱全，她們可以向總主教申請在會院內安置聖體了。4月4日前往Santiago申請，回音並未等很久，本堂神父在8日即回覆了好消息。日記記述者繼續：

「我們的喜樂與滿足是無法形容的。在這裡，在這小小的會院內，在這麼小的祈禱室內，耶穌將來與我們同住...有了祂，我們有了一切...」(2)

第二天，聖體龕到了，為她們又是一份新的喜樂。木匠在上內部的塗料時有些不小心，問題是它不乾。她們等了一天、兩天.....而情況依舊。最後，她們必須把塗料去掉，再照她們所知道的，抹上塗料。那時刻，已經乾了。

第一台彌撒是在14日星期四。本堂神父在前一晚就帶來第二天所需要的東西。日記說：

「我們是多麼興奮並迫切的等待這一刻的到來！...」(3)

我們來看看她們直接而熱情的描述：

P.314 「終於，久被期待的這一天露出曙光，本堂神父在早晨七點抵達。祝聖了祈禱室和會院...我們中有組織團體的四位修女，一位女傭和會院鄰居Dolores太太，她看到有一位如此美好的佳賓，也充滿喜樂...

彌撒開始，不很激動。誦唸了祝聖的經文，耶穌遂與我們同住。領聖體後，耶穌遂住進聖體龕內...」(1)

日子過去，...聖週的瞻禮和復活節的喜樂來到了。她們在一切上都與本堂合作。

到了第一個五月。修會的瑪利亞神恩必須在開始時就活潑的建立，在那些孩子們心中傾注對天主之母，亦是我們的母親的熱愛與虔敬。

從五月的開始，我們在日記上看到：

「我們在下午獻花，在這聖母月，與所有孩子們一起，在起初和最後都一同歌唱...」(2)

毫無疑問地，在那小小場地，以最大的熱情響起「來罷，讓我們一齊帶著花到瑪利亞台前」。在8日那天有特別的方式。日記再次提到：

P.315 「我們點亮聖母的燈...，孩子們三個三個前去陪聖母...會院團體誦唸la coroná a la Virgen，我們親愛的母親...」(1)

我們知道，當耶穌孝女會抵達Caldas時，這個總教區還在等待它新的牧者。他已經上任。由於是會院的保護人，有必要去拜會他。五月九日，Josefa González、Manuela Goiburú修女和D. Ramón Vidal前往Santiago de Compostela。

這位新上任的總主教Dr. D. Manuel Lago González很客氣地接待她們，問她們是否一切順利，Caldas高興不高興。

當她們抵達主教公署時，他正要出門付堅振，遂問她們是否有急事，她們答說沒有。她們於是先離去，後來再回來。

回來之後，她們與主教暢談了好一段時間，把有關建立會院的事都向他報告。他對正在進行的工程也非常關心。接著，Josefa González修女說：

「我們把會院交給他；他很感謝。他認為我們把會憲帶去非常好。他降福我們，我們遂告解，離開時感到非常滿足...」(2)

此行的主要目的已經完成。那天下午，在Novoa夫婦家中用餐後即返回Caldas。回到會院，遂把拜會主教的所有細節都向留在家中的姊妹分享。

四月初，她們已開始準備孩子們初領聖體。她們每天在下課後都在學校多留半小時。本堂神父在五月曾來看過她們，發現她們已有很好的準備，有了這個考試，她們遂可以為這個大日子開始排練了。那是耶穌升天的星期四

P.316 在這瞻禮的前幾天，她們先去本堂看看要如何安置。若要整個禮儀能隆重順利地進行，事先必須注意到所有的細節。29日清晨，下著雨...日記中寫著下述的話：

「在祈禱之前，孩子們穿著白衣已經來到了。天空仍很黑，我們希望在領聖體的時候，能夠放晴。當我們離開會院時，孩子們排成一列，連太陽也露臉了。願天主受讚美！祂是多麼知道使屬於祂的人歡喜！」(1)

會院日記非常詳細地記載了禮儀的一切細節，與那時代的背景很一致。結束時，本堂神父恭喜她們。一切進行得如此順利...！整個小鎮都很興奮。日記繼續：

「當我們回到會院時，所有在聖堂的人也在後面陪我們回來，並告訴我們曾使她們感動得哭了...。」(2)

修女的工作開始被看重，她們首次對外顯示其成果，即有如此喜樂

的回饋。

五月將近尾聲，在修會學校內傳統所慶祝的31日，這回在這團體內並未隆重舉行，因為與上述的慶祝太接近了。不過，幾天之後，她們慶祝無玷瑪利亞。

6月4日，星期三，她們早上有課。中午飯後，禮儀開始。我們在日記中看到：

「我們把至潔之母的塑像放在我們所製作的擔架上，以藍色和白色的薄紗及花朵裝飾。我們也擺設一個美麗的祭台，有許多白色的百合花裝飾。遂把聖母像放在那裡，前面有蠟燭。」

孩子們在下午3點半抵達；四十位穿著白衣，其他的，穿自己的衣裳。

P.317 被邀請來參與的有本堂神父，D. Ramón，和兩位安貧小姊妹會修女。

「有十三位孩子向聖母頌唸詩篇，接著兩位以對話方式提到基督信仰的道理。後來，唱一首歌，朗誦其他的詩篇，並安排遊行。我們唱著歌，在陽台上繞了三圈...結束時，本堂神父對孩子們說，她們使他很高興，也給了他一個驚喜。他勸勉孩子們對贊助的那位夫人要心懷感恩，也要感謝在這麼短的時間就教給她們這麼多的修女們...」(1)

那令人感動的下午就此結束。這是她們最初的情況，她們也開始讓所有曾參與建立會院的人感到肯定與滿意。

六月底舉行考試。督學來巡察，並給學生考試，他很高興。

然而，天主的工程常有十字架的標記在上面，我們後來會看到，過些時候，將出現一些反對的情況。不過，這也會過去，Caldas de Reyes的學校將再次享有辛勤播種的果實。

### 不同的事件

P.319 當探討一條的河道時，首先會注意其主流，其次才會分析使其水量更充沛的支流。

在我們這修會歷史的第二部分，我們已經溯源而上，從正切面看了不少與修會拓展有關的事件與主題，不過關於這河流的主流，還有其它

種類的事未提及。我們在這部分將加以收集，使歷史的情節（敘述）更為完備。

### 那是不可能的

P.321 在1913至1925年間，耶穌孝女會的總會長Angela Cipitria修女收到許多建立新會院的邀請。在歷史的第二部份開始時，我們已經提過了一些。在美洲和西班牙兩地都有許多可能性。

主教們、司鐸和男修會都邀請耶穌孝女會合作以拓展天國。

從巴西來的邀請非常地堅決：Ipamery、Santa Rita de Passa Quatro、Bagé、Lavras、San Pablo de Muriahé、Rio de Janeiro、Rio Verde...

修會的歷史檔案中，保留了不少這類邀請建院的信函。[1]

為何不能實現呢？

有時候是人員缺乏，有時候是建院條件不符，而無法接受。

在西班牙也曾有幾個可能性。從Sandalio García Alcalde神父與總會長的通信中我們知道他曾提議一系列修會能開設會院的地方：San Vicente de la Barquera、La Coruña、Chantada、Madrid；...出現各種的困難，使得交涉中止而無法達成願望。

P.322 在這些建立會院的嚐試中，有一個幾乎成功，亦即是在多祿撒的一個小村Alegria de Oria。

1915年，這學校的院長Gabriela Hondet修女寫信給總會長，告知Eusedia Franconi小姐留下一筆遺產為在Alegria建立會院，義務是以巴斯各語教授該村和Alzo村的小朋友要理。Hondet修女在10月30日說：

「好幾個修會已提出申請。在相同的情況下，根據遺囑對我們較有利...

在Alegria有影響力的人士將要求，希望是給耶穌孝女會...」(1)

這是多祿撒的院長向總會長的陳明，後來又有幾封信敘述事情發展的情況。

從撒拉孟加並未回覆。因此，無法正式申請建立會院。

幾位多祿撒的人士關心此事，希望耶穌孝女會承辦，遂催促Gabriela

Hondet修女，以便這申請能正式化。她遂打電話給總參議會，請求能儘快答覆。

Angela Cipitria修女答應了，遂開始進行交涉。遺囑執行人Sr. Carvalho和耶穌孝女會會晤。這位先生保證建立會院將屬於耶穌孝女會，不過，要求她們謹慎，不公開地說什麼。多祿撒的姊妹們懷疑，好像他受到某人的強制。

過了些時候，11月19日，多祿撒院長很高興地寫信到撒拉孟加：

P.323 「在Alegría建立會院已是我們的了。今天這裡非常喜樂，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莫非這是預感，或者Hondet修女有某些擔心的理由？時間將會告訴我們。她繼續：

「Carvalho先生來告訴我們，他曾在Alegría，而我們可以說建院是我們的了。將可以向主教申請許可，以免浪費時間，當他們把錢交出來時，即可以蓋房子...」(1)

這問題好像是已成定局。總會長前往多祿撒，以便就近察看此事。會院日記記載總會長及秘書抵達的日期是11月24日。在25日說：

「可敬的總會長、秘書和Gabriela Hondet修女及和Cornielacion修女前往Alegría，看那塊要留給我們建院的地...」

第二天，26日，繼續：

「總會長和她的秘書，及Gabriela Hondet修女，偕同Carvalho先生〈因著他，我們才有在Alegría的建院〉，前去看地和房子...」(2)

後來發生了什麼呢？

想必有某些反對的事發生；建院的事並未實現，後來也沒有任何其他的消息。Gabriela修女後來對此事完全的緘默，就更說明了這一點。

後來繼續有其他建立會院的機會，在La Aeberca、Herrera de Pisuega，再一次在Madrid、Logroño、Tudela和Vélez Málaga。[1] 這一切的結果都只是可能性而已。

## 蒙召回歸父家

P.325 修會在1906和1907已失去了兩位在總會行政管理上重要的合作者。

在這另一階段，Angela Cipitrúa修女也即將失去她兩位最親近與忠實的參議的修女。

Francisca Beloqui和María Igarategie修女蒙召回歸父家。我們在前面曾扼要的提及這事件。

她們的離去必然給總會長帶來很大的痛苦。她們曾與她多年同居共處，共度艱難時刻，分擔了行政管理的重擔，總會長常從她們那裡獲得支持和無條件的協助。

我們都認識她們兩位，她們的名字在這歷史記載中經常出現，她們總是按照修會的精神，完全忠信地執行其職務。

我們在此並不提供她們兩位自傳式的描述，只是簡單地提出，在我們現在所關心的這段時期中，她們生活的影響，並向她們為了修會的利益和進展而投身表達感激之情。

Francisca Beloqui修女的一生幾乎都在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她曾是伯爾納德、El Espíñar、柯卡和Arévalo學校的院長，並在Antonia Robles修女去世後被選為總參議，於1913年總大會時又獲選連任。

在她去世後的那一年，她不僅是總參議，同時擔任撒拉孟加無玷之母學校的院長。

P.326 她曾多年來承受胃疾之苦，忍著劇痛，仍繼續其工作的節奏，並參與所有的團體活動。

1918年的11月，她的病情明顯轉劇，必須臥床休息，總會長決定由副院長Filomena Palacío修女暫代其管理的職務。

21日，神父為她隆重地送聖體，12月7日領受病人傅油聖事。

總會長以公函告訴所有姊妹她去世的消息。在其中提到：

「我們的好姊妹Francisca在修會內生活了35年，為了人靈的得救與修會的發展，以毫不倦怠的熱忱工作...她儘可能靜默地忍受痛苦，以極大的耐心承受漫長的病苦，在她口中，除了'主，願爾旨承行'之外，聽不到別的話...」(1)

天父的旨意是要她與自己在一起。

總參議的職位有好幾個月是虛懸著，直到1919年的7月10日才任命由多祿撒學校的第二位顧問Gabriela Hondet修女擔任。按慣例，亦是以公函宣佈此任命。

學校遂由Filomena Palacíos修女負責，直到三年任期，有新的任命為止。

四年之後，即1922年，另一位偉大的女性消失了：即修會的副總會長María Igaratequi修女。

P.327 她按服從聖願忠誠地為修會服務，在她還年輕時，即肩負陶成未來耶穌孝女的艱巨的使命。

修會曾在1889年把在多祿撒所開辦的初學院託付給她。由於我們先前提過的因素，這初學院必須關閉，兩年之後遂遷往撒拉孟加。

當Antonia Robles修女被任命為副總會長、無玷聖母學校的院長，同時又被委派負責初學生時，撒拉孟加的主教Fray Tomás Cámara y Castro在1894年總大會結束時曾經表達，希望有人代替她負責照顧初學生。撒拉孟加學校的日記寫下理由：

「由於Antonia修女在那天早晨已按照教會法規的規定，被託付了許多職務...可是那時尚未選出初學導師...」(1)

此項任命尚等待了好幾年。

María Igaratequi修女在那段期間陪伴總會長出外旅行。

我們從撒拉孟加學校的日記得知，初學導師的任命是在1898年的8月21日，同時有一位協助者，即Josefa Garayalde修女。我們別忘了，María Igaratequi修女在1894年被任命為第二總參議和會計。

她在1905年再度被選為第二總參議，同時擔任總秘書的工作。

稍晚，在1913年的總大會期間，她被提名為副總會長，並以總會長的名義，於1916年前往巡訪在巴西的會院，我們前面已經看過這段歷史了。

基於修會的需要，她必須同時擔任這些職務和院長的職務。她負責塞高維亞的學校，於1920年時，由於糖尿病嚴重危害到她的健康而放下

這擔子。她最後的兩年是在初學院度過，她的雙眼幾乎全盲了。

P.328 1922年的七月後半，她的病情轉劇。撒拉孟加初學院的日記說：

「她在20日那天意識很清醒，也很熱心地領受聖事。整個團體，包括初學生都參加了...

她在22日去世，猶如一位直升天堂的人。她直到最後還說到她將很快地看到耶穌和祂受讚美的母親...」(1)

我們在訃告中看到：

「看到她完全委順天主之意，與主密切結合，渴望儘所能以獲得永生，她真是整個團體的典範。她說她在天主面前非常平安，而她曾非常害怕死亡的...她於1922年7月22日聖善地去世...」(2)

這些將自己生命託付在天主手中，為愈顯主榮和為了修會益處的姊妹們真可說是我們的好榜樣。

有關她職務的替代人選，修會曾向羅馬詢問，是否被選來遞補總參議會者即為副總會長，或應當在他們中間另外選舉出來。答覆是，副總會長應由那時的第二順位總參議接替，無須重選，修會只須選出第四順位的總參議即可。

在選舉之後，總會長通知所有的團體：

「任命由可敬的Wenceslada Hernández擔任副總會長，第四順位的總參議由可敬的Josefa Gonzáloz 修女擔任...」(3)

### 會院團體的管理

P.329 會院的管理每三年更換一次。於1913年任命的院長們執行其職務至1916年。根據會憲，她們得連任一次。有些修女繼續其職位，有些則改變地方或不再擔任。有時也會看到拒絕接受的情況，我們在之前曾看過了。

1916年9月24日發一封公函至修會各個會院，通告於當月11日的總參議會中被選出來的名單。被選出來的修女如下：

聖心初學院      Joaquína Gómez      院長

	Dolote Urteaga	初學導師
無玷聖母會院	Francisca Beloqui	
Peñaranda 會院	Antonia Sánchez	
Arévalo 會院	Modesta Salsamendi	
伯爾納德會院	Josefa Rodriguez	
多祿撒 會院	María Arrutí	院長
	Catalina Hasa	初導師
Segovía 會院	María Igarategui	
El Espiñar 會院	Josefa Semperena	
柯卡 會院	Dolores Aruguia	
P.330 Medina del Campo 會院	Asunción Zunzunequi	
比提亞斯 會院	Dolores Goicoechea	

在同一封信上有一個附註，提到在巴西的任命將延到年底，因為她們那裡此時是假期。

在公函總檔案中找不到這些任命。由於那些團體是新近創立的，大都是創院時被任命的修女們連任，只是有些許的改變而已。

比瑞隆坡里 會院	Manuela Azue
Moji Mirín 會院	Antonia Beloqui
Braganca 會院	Josefa González
Belo Horizonte 會院	Juana Uranga

Antonía Beloqui 修女的健康不佳，因此總參議會決定由 Josefa González

負責那學校，由 Eloisa Andrés 修女負責 Braganca 的團體。

當 1918 年創立 Leopoldina 會院時，Josefa González 負責那團體，這是於 1920 年 11 月 15 日正是任命的。Antonía Beloqui 則再次擔任 Moji Mirín 的院長。

一個多月後，從比提亞斯於 10 月 29 日寄出的公函補充了上述那封

公函，告知大家每一所會院的副院長，第二順位顧問 ( Consultora ) 和會計 ( Procuradora )：

聖心初學院

	副院長	Petra Calzada
P.331	2 <sup>o</sup> 顧問	Clotilde Baldor
	會計	Perpetua Quirós

撒拉孟加無玷之母會院

	副院長	Filomena Palacíos
	2 <sup>o</sup> 顧問和校長長(Perfecta)	Carmen F. Del Campo
	會計	Isabel Sorarrain

Peñaranda會院

	副院長	Wenceslada Hernández
	2 <sup>o</sup> 顧問	Vicenta Albín
	會計	Eugeuia Mayoz

Arévalo 會院

	副院長	Basilisa Martín
	2 <sup>o</sup> 顧問	Isabel Comendador
	會計	Paulina Ciez

多祿撒 會院

	副院長	Juana Murua
	2 <sup>o</sup> 顧問	Gabriela Hondet
	會計	Matilde Barquero
	校長長	Cosolación Irigoyen

Bernados會院

	副院長	Antonía Pellejero
	2 <sup>o</sup> 顧問	Mercedes Primo

會計	Regina Garmendía
Segovía會院	
副院長	Genovea Machain
2 <sup>o</sup> 顧問	Agueda Rey
會計	Seveyina Sorarrain
P.332 麥迪那會院	
副院長	Martín Gabirondo
2 <sup>o</sup> 顧問	Ignacia Asteasu
會計	Florentina Caballero
比提亞斯會院	
副院長	Josefa Salsamendi
2 <sup>o</sup> 顧問	Ignacia Labaca
會計	Nila Pérez
艾斯比納會院	
副院長	Juana Arranz
會計	Nicasia Errasti
柯卡會院	
副院長	Ana M <sup>a</sup> Sánchez
會計	Sergía Gómez

在信末有一附註，提到最後的兩個團體，因為沒有足夠人員，故未任命第二順位的顧問人員。

這次的三年任期於1919年9月期滿，屆時應重新選擇院長人選。

總會長於那一年的10月4日寫信通知各團體，由於修會的特殊情況，這次改選將順延到1920年的夏天。在這期間，院長們和初學導師們繼續擔任其職務。

P.333 延期比原定的夏天更晚，會院到11月尚未收到新的任命。公函

這麼說：

「我通知諸位，在本月15日所舉行的總參議會之會議中，決定撒拉孟加初學院的院長由Asunción Zunzunequi 修女擔任，初學導師由Petra Clzada修女擔任；副院長是Joaquina Gómez；第二順位顧問是Josefa Rodriguez 修，會計是Resurrección Harrate...」

其他學校被任命的修女名單如下：

撒拉孟加會院

院長	Dorotea Urteaga
副院長	Isabel Sorrarín
2 <sup>o</sup> 顧問	Enriqueta Herrero
會計	Mercedes Primo
校長長	Carmen F. del Campo

Peñaranda 會院

院長	Wenceslada Hernández
副院長	Antonía Sánchez
2 <sup>o</sup> 顧問	Vicente Albín
會計	Juliana Esquiroz

Arévalo會院

院長	Modesta Salsamendi
副院長	Basilisa Martín
2 <sup>o</sup> 顧問	Dolores Vales

伯爾納德會院

院長	Regina Garmendía
副院長	Antonía Bellejero

多祿撒 會院

P.334	院長	Juana Murua
-------	----	-------------

副院長	Dolores Goicoechea
2 <sup>o</sup> 顧問	Rosarío Urrea
會計	Agueda Ibañez
校長長	Consolación Irigoyen
Segovía會院	
院長	Genoveva Machain
副院長	Agueda Rey
2 <sup>o</sup> 顧問	Natalía Bandrés
會計	María Loide
麥迪那 del Caopm會院	
院長	María Arrutí
副院長	Martina Gabirondo
會計	Luciana Arrúe
Coa 會院	
院長	Ana M <sup>a</sup> Sanchez
艾斯比納會院	
院長	Josefa Semperena
副院長	Juana Arranz
會計	Rita Andrés
比提亞斯會院	
院長	Dolores Aurquía
副院長	Josefa Salsamendi
2 <sup>o</sup> 顧問	Ignacia Labaca
會計	Hilaría Goñi
比瑞隆坡里會院	

	院長	Aguede Hernández
P.335	副院長	Manuela Azcue
	顧問	Vicenta Guilarte
	會計	Luciana Olano

Moji Mirím會院

	院長	Sofía Demenech
	副院長	Antonía Boloqui
	2 <sup>o</sup> 顧問	María Garmendía
	會計	Florentina Caballen

Braganca會院

	院長	Eloisa Andrés
	副院長	Irene Fernández
	2 <sup>o</sup> 顧問	Eugenia Goicoechea

Belo Horizonte會院

	院長	Juana Uranga
	副院長	Lorenza Beraza
	2 <sup>o</sup> 顧問	Pilar Bravo
	會計	Sergia Gómez

Leopoldina會院

	院長	Josefa Gozález
	副院長	Maria Sanchez
	2 <sup>o</sup> 顧問	Angela Acevedo

秘書在這封公函的最後加上一個附註·使我們想起我們從前的姊妹那高瞻遠矚的意識：

「這是任命的名單...

在此以明文寫下...使後來的姊妹們能夠看到...」(1)

P.336 生活中的變數使任何事都不能完全穩固。上述的任命中，有些因著特殊情況而必須更改。

在巴西，Pilar Bravo修女的健康有段時期不佳，不能適應當地的氣候。在西班牙決定她離開那裡回到祖國來，指定由當時擔任Leopoldina院長的Josefa Gonzalez修女陪伴她。她必須找人替代其職務。起初由副院長H. María Sánchez負責會院團體，直到有新的任命為止。

由於即將召開總大會，所以沒有重新選出院長。總會長告知所有的修女：

「我告知諸位，在本月4日所舉行的總參議會決定，目前擔任院長的和初學導師職務者，將繼續其職務直到下一屆總大會的召開為止。

María Sánchez修女被任命負責Leopoldina學校...」(1)

上面這最後的任命是為了舉行區大會，目的是選出代表參加即將舉行的選舉。

### 在Los Mostenses內的家族墳墓

P.337 很久以來就希望會祖的遺骸能安葬在los Mostenses的家族墳墓裡。

Angela Cipitría修女在接任總會長職務一個月後，即曾與其參議會研商這事的可能性。

在1913年2月23日所舉行的會議中研討此事，並作出決定：

「通過此決議，將向Castellanos y Monroy侯爵夫人和她的子女們請求給予正在此初學院興建的家族墳墓中的一個墓穴，為在他們認為合適的時機能將會祖的遺骸遷葬至此...」(1)

此事的實現還得等上好幾年。

1915年9月，當新聖堂的祭台屏飾抵達時，會院日記告訴我們：

「祭台屏飾到了...那組塑像表達了聖女瑪加利大在神視中，看見耶穌聖心顯現的一幕。

Castellanos侯爵夫人和她的女兒將它打開。在場的有總會長和幾

位修女。

P.338 侯爵夫人非常滿意，並告訴修女們，她將盡一切努力使會祖的遺骸能在明年8月28日落成那天遷葬至此，那是聖思定瞻禮，也是公爵主保瞻禮...」(1)

然而並未在上述日期完成，而延到1918年9月15日。直到那時，會祖遺骸仍未獲准遷葬。

在同一塊墓地內，會祖遺骸曾經換過地方，1919年5月，初學院日記給了我們這項訊息：

「總會長和Josefa、Petra、Victoria和學校的其他幾位修女前往墓地，把會祖遺骸遷到另一個新的墓穴裡...她們帶了聖牌、玫瑰經和其他東西，為了這些東西能碰一碰會祖...」(2)

這使我們猜測，可能她們看到遷葬會祖遺骸至los Mostences的家族墳墓中並非易事。

修會必是在創會五十週年金慶的1921年6月2日召開參議會把此事告訴她們：

「由於獲准將我們會祖遺骸遷葬至Castellanos公爵夫婦在此初學院所擁有的家族墳墓內，她既是修會之母，實應隆重舉行此事，決議如下：

以靈柩車運抵此地。

大多數的修女們前往墓地和San Bernardo的大門，為陪伴靈柩，以十字架為前導離開那裡。

P.339 邀請真正愛會祖及修會的人參與此項禮儀。

遷葬的禮儀須很隆重，由修女們詠唱，由熱愛會祖和修會的Miguel García Alealde神父主持...在殯葬禮時，遺骸將在聖堂內...」(1)

一切都以很大的愛來安排，並在「Cuosta」印刷廠印製了下述的邀請卡：

「6月9日將舉行Cándida Ma de Jesús修女遺骸自墓地遷往Castellanos公爵夫婦在初學院（mostenses）的家族墳墓的遷葬儀式。」

耶穌孝女會誠摯的邀請您參與陪伴靈柩和隨後舉行的殯葬禮。

上午十點，以十字架為前導，前往San Bernardo的大門。」(2)

全修會都收到移靈的通知，總秘書在6月6日的信上寫說：

「我親愛的姊妹們：

因總會長的指示，我非常喜樂地告訴諸位，本月9日上午10點，我們會祖的遺骸將遷至她的初學院內。

所有無法參加此禮儀的姊妹們以心神連繫在一起。

在那一天，請多為我們已去世的姊妹們，尤其是我們可讚美的母親祈禱。

P.340 也請您們為這位最小的姊妹，在基督內的婢女祈禱。

Josefa Uranga」(1)

會院較近的姊妹們於8日開始抵達。初學院日記說：

「Wenceslada、Antonía Sánchez和Vicenta Albin修女從Peñaranda前往參加明天早晨會祖遺骸搬遷的禮儀。」(2)

9日，在祈禱室以感恩祭開始這一天，所有團體的姊妹都恭領了聖體。七點，在聖堂有另外一台彌撒，由Sochantre司鐸主祭。

我們再次來看日記：

「María Arrut和plácida Yagüe及Carmen Beltrén修女搭早班車自麥迪那趕來...」(3)

其他學校的姊妹們是多麼高興地來參加！這渴望在Segovía會院日記中反映出來：

「9日，星期五，是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們會祖的遺骸從墓地遷往初學院...因此，我們在八點舉行歌唱彌撒。大家都渴望參加（殯葬）禮儀，但沒有辦法...」(4)

我們再回到Los Montenses那座古老宅院，它正等待著即將來到的遺骸。

P.341 早餐後，一組修女們前往墓地，參與遺骸的挖掘。在有關當局面前把靈柩取出，放在已準備好的靈柩車上，在José Sánchez Sevillano

和幾位至親好友的陪伴下，抵達San Bernardo的大門。

幾位司鐸以豎起的十字架在那裡等候，主教座堂的聖詠團，很多位耶穌孝女，以及不同修會的會士們：耶穌會士、Josefinos...有許多人在那裡。

安隨的行進秩序後，遂唱著聖詠，前往耶穌聖心初學院。

D. Miguel García Alcalde、D. Lorenzo Aniceto和D. Jacinto Esteban在大門迎接會祖的遺骸。

靈柩被安置在聖堂內，殯葬禮由D. José Sánchez Sevillano、D. Paulino Sierra和會院的駐院神父D. Tomás Serna主持，非常隆重。從San Bernardo大門即相隨的聖詠團在守靈和整個禮節中詠唱。

殯葬禮之後，所有參禮者遂遊行至走廊。大家在進入家庭墳墓前，還唱了另一首悼亡經。[1]

我們繼續看記述者在當天所寫的：

「他們進去了，並將靈柩放入已備妥的墓穴內。放上一塊美麗的大理石墓碑，由Castellanos侯爵夫人所贈，上面有鍍金的題詞。

從此刻起，我們所愛的、受讚美的母親即和我們同在...」(1)

P.342 對於撒拉孟加眾多居民熱忱參與此追悼儀式，日記的記載人也不忘表達其感謝：

「我們非常感謝所有參與這禮儀，表達其關懷熱忱的人。」

願天主允許，我們受讚美的母親能從天上降福所有的人...」(1)

一切都結束，從別的團體前來的姊妹在當天都離去了。

在Angela心中留下很深的感受。秘書記述說：

「總會長Angela Cipitría修女是我們會祖的妹妹，她非常感動，對前來觀禮的人也很感激。我們受讚美的會祖從天上把恩寵傾注於所有的人身上...」(2)

在那值得紀念的1922年6月9日那天，美洲的修女們也與西班牙的姊妹在信仰內聯合在一起。比瑞隆坡里的院長Agueda Hernández修女在信上說：

「我們已收到我們至愛會祖的遺骸遷葬的通告。願天主報答你們。」

在此地，我們跪在這通告前面，在精神內團結一致，懇求她母性的協助...」

(1)

Moji Mirím團體也表達其願意知道遺骸是如何遷葬的渴望。

Cándidad M<sup>a</sup> de Jesús的遺骸已葬在聖心初學院內，在那裡等待光榮復活的日子。

### 會祖的第一本傳記

P.343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耶穌孝女會的總會長Angela Cipitría修女和總參議會的修女們都曾表達，希望會祖的傳記能儘早寫成。

在她初期所寫的一封給團體會院的公函中，曾流露出這份渴望，不過離完成還有好一段距離。

我們也看過她們如何開始研究這事的可能性，並追蹤了這意向的發展過程。

這主題在其後的兩年中未再被提及。

負責寫這傳記的Sandalío García Alcalde神父於1915年4月從Comillas寫信給總會長：

「有關Cándidad修女的事必須慢慢來，因為所有關心此事的人都告訴我，目前尚未成熟，這有其道理；最好再等一段時間，因為與她密切有關的人尚活在世上。這是不要急迫進行此事的唯一原因，而您們的願望當然是...」(1)

她們想必曾催促他，為使傳記能早日完成。她們是多麼渴望能擁有它...！

P.344 García Alcalde神父信中所提的人是誰呢？我們後來再去推斷。

1916年，我們再次看到與此事有關的消息。初學院的日記搜錄了下述資料：

「Sandalío García Alcalde遷至撒拉孟加，並正在看與會祖有關的文件，他負責寫會祖的傳記。他本想儘早開始，但D. Martín Barríola是其中的一個障礙，他已經去世...」(1)

我們知道他於1917年再次回到撒拉孟加收集資料。

時間繼續溜逝。神父有許多職務，無法照他所願投下所有的時間來做此事。

1921年初，Angela修女堅持，並表達，如果他能在慶祝修會創立五十週年金慶的12月8日完成此傳記，她將非常地感激。

我們已看到，關於這事，人們是多麼願意，在這為耶穌孝女會在特殊意義的日子裡，向我們的會祖表達這份敬意。不過並未如願。

1921年初，巴西會院的院長們連續寫幾封信寄給Sandalío神父，答覆他所問的一些問題。

從比瑞隆坡里、Mojí Mirín、Braganca和Belo Horizonte都收到其來信，保存在修會總檔案中，其中沒有Leopoldína的。

在信中提到那幾個學校創立的相關資料，及目前的情況。

P.345 這些是他寫書最後部份很好的資料。

後來，我們一直沒有這傳記的消息，直到修會擁有這本書為止。

這本書想必在1923年年底的那幾個月中印製。在那一年交給「Cuesta」印刷廠，於1924年年初交貨。根據初學院日記在2月7日所寫的：

「今天把會祖的傳記分送給幾位人士...」(1)

在那一年的二月初，多祿撒會院的日記說：

「八日，首次在餐廳看到會祖的傳記...」(2)

這是我們所能找到的少數資料。

這本書的回響如何呢？我們也沒有很多資料。在一封1924年2月28日耶穌會士Iópez de Alda神父從Tudela寫給Angela Cipitría修女的信中提到：

「幾天前我收到Cándidad這位聖善的修女的傳記，我說不出我有

多麼高興，當然，也非常感謝您。您曉得我對傳記中的主角和她所創辦修會那份深愛，高度的評價和推崇...」

他接著說尚沒有時間看這本書，因此無法對此有所評估，可是，繼續：

P.346 「我確信這是一本極佳的作品，因為它的作者Gracía Alcalde神父是一位有智慧，且心胸廣闊的人，他的遣詞用字簡明流暢，風格則古典秀雅。您們即使在作者這方面也有上主的眷顧...」(1)

同一耶穌會團體的Morrás和Elorriaga神父也收到這本傳記而表達其謝意。

我們所知道的只是這麼多。

由Sandalio García Alcalde神父所寫的會祖傳記在蠻長的一段時間，曾是認識我們會祖和修會的重要來源之一。

毫無疑問地，在那時候，整個修會都很感謝Sandalio García Alcalde神父，他在作品中高度推崇了Cándida M<sup>a</sup> de Jesús這位偉大女性的生活與事業。我們今日也與她們一起感謝。

因此，在Angela Cipitría修女結束其管理任期之前，實現了她最大的渴望之一。

### 橋樑與道路

P.347 我們可以用兩個字把Angela Cipitría修女在管理修會期間所有的活動做一個摘要，為她而言，那是橋樑與道路。

橋樑連接著過去與未來，領受豐富的傳承，並執意不失去任何東西。

橋樑連接著過去那向生命開放的修會，並滿懷希望迎向未來。

那是道路，所有和每一位耶穌孝女都遵循的道路，以便肯定邁向會祖所制定的目標。

耶穌孝女會會憲所指定的十二年總會長任期即將屆滿。她十二年來不倦地工作，勞心費神，四處奔波，必須面對艱巨的困難；遂激發熱忱，重新振作、堅持，並調整方向。

她那開朗的作風、熱情的言談和簡樸的待質，鼓舞著所有的人將修

會的神恩生活出來。

如果有人問我，從我所看到與她有關的資料中，她宗教人格的特點是什麼？我會回答：「謙遜」。若有人執意再問，我的回答依舊是「謙遜」。這是她園地中最好的果實。

P.348 與謙遜相連的，是她那在隨時隨地都流露的愛德。

她很注意完整的遵守會憲，對最小的過失也不忘改正。她希望修會能達到這一點，遂努力在所有的機會上常向修女們高度肯定並推崇這一點。在她所有的公函中都反映出這份關切。

為了以更高的權威來支持她的話，她把聖座回覆其修會三年狀況報告的影本寄給大家：

「我至愛的女兒們：

我把從Sagrada Congregación de Sacramentos所收到的回函影本寄給大家，以便得悉內容，並受到鼓勵，使得每一天更確切地實現會士的義務，同時向天主和我們在天上的母親表達感恩。

願大家在耶穌孝女會內保持良好的精神，常聽從我們會祖的勸誡...」

以上是Angela修女的勸勉。至於她所提到的影印的信函，我們摘錄如下：

「(La Sagrada Congregación de Sacramentos) 很高興看到耶穌孝女會已實現那麼多的事業...為使修女們能越來越有更大的熱忱，願她們努力爭取並實現其聖召的目的，我們的聖父以很深的愛將宗座降福賜給所有的修女們...」(1)

Angela修女知道，這件事將給所有的姊妹帶來極大的喜樂，遂毫不遲疑地寄給大家。

P.349 我們現在到了1924年的最初幾個月。總會長的任期將在這一年的年底屆滿，必須開始準備工作，以便選出接棒的修女們。

在1923年年底時，總參議會即提前注意到：

「需向羅馬請求許可，在明年12月的下半月，而非在原訂的一月二日，舉行總大會；以及是否我們能在會議的六個月以前，而非會憲所

指示的三個月之前通知...」

毫無疑問地，總參議會的姊妹們是考慮到在巴西的修女。在這會期中亦決定：

「直到總大會召開之前，暫不進行會規的修正手續，為能在會規中也加上巴西的修女們所帶來的修正建議...」(1)

Angela Cipitría修女多麼有普世性的眼光啊！

上述所提的修正指的是什麼呢？

新教會法典在1917年出版。修會必須根據這法典修正其會憲的條文。

總會長和其參議根據新版開始進行修正，以符合教會法規。由於許多原因，這修正的過程很漫長。

1919年7月14日，總會長把兩本已修正好的會憲寄給西班牙主教團的代表Carmelo Blay神父。

P.350 由於許多修會都把修正的會憲送到羅馬，累積的工作非常可觀，所以進度非常緩慢。

修會的保護人Antonio Vico樞機在1922年12月20日答應Angela修女「將儘可能加快此項批准」。

從1923年5月起，總會長與樞機的秘書Daniel Delgado神父之間的信函，即不斷有資料提到耶穌孝女會會憲之修改和批准之進展。

我們在稍晚的文件中看到：

「由於批准遲遲未到，Angela Cipitría修女在1923年9月向Daniel Delgado神父提出宜中止這程序直到1925年下一屆總大會之後，使在大會期間所提出的修正也能加入會憲中...」(1)

這就是我們在剛才所提的決定。此事暫時中止，我們後來會再看這件事。

1924年2月，由於第四總參議修女Josefa Gonzalez將前往Caldas de Reyes負責新會院的承建工程，總參議會同意下述的：

「最好把有關總大會和地區大會的事都加以解決。一旦羅馬給我

們許可，將在12月的下半月舉行，我們可以預先通知...

同時，總大會決定在Los Mostenses舉行，日期未定，直到巴西的姊妹們抵達...

P.351 巴西的地區大會亦決定在假期，即6月的下半月舉行，因此公函須在五月寄出...

在西班牙的地區大會決定在6月舉行，日期未訂...」(1)

為巴西會院的公函於五月寄出，召開地區大會，並宣佈總大會的公函於6月19日自撒拉孟加寄給西班牙境內的各會院。

我們抄錄一段寄給撒拉孟加初學院的信：

「我通知諸位，總參議會安排在下個月2日召開地區大會...，以便按照我們會憲的規定，選出參與總大會的代表及替代人選...」(1)

在同一封信中也告訴大家可以寄出提案，只要其內容是為了全修會的好處。接著說：

「而且不要只以個別的眼光，這不會中悅我們的主天主...」(2)

Angela修女在所有重要的時刻都顯出這正直的態度，最後請大家為此事的成功祈禱...

各會院召開地區大會的日期有些差異，大抵都在六月底和七月初這幾天。

這封信寄出去不久，Angela修女認為宜通知會院團體謹慎小心行事：

「我請求諸位對即將召開之地區大會的結果保密...直到總大會召開之前，不要向學生或外人提及，以避免分心，且不使修會的事情公開化。

P.352 我們勸勉並殷切請求您們從現在起，將此事托付給天主和我們在天上的母親們...」

Angela修女是多麼信賴至聖瑪利亞和會祖的轉求...！繼續：

「願(她們)幫助我們，並賜給所有參與地區大會和總大會的人光照，使我們在一件事上承行天主的旨意，在我們修會如此超性的事上

能放下人性的眼光。您們知道，我們修會的繁榮興盛和天主的光榮與這次大會召開的結果有密切關係...」(1)

在此看到Angela修女的偉大動機：天主的光榮和修會的益處。她希望所有的耶穌孝女們，尤其是修會在目前的這時刻，更能受到這相同動機的推動。

根據會憲第178條，較小的會院人數不足，應與其他會院聯合召開地區大會。

在西班牙和美洲的會院逐漸收到上述的信件，只有少數會院在日記中提到。有的會院記述說：

「我們收到總會院的公函，提到我們在Mojí Mirím的修女與Pirenópolis的修女一起召開地區大會。...」(2)

比提亞斯的日記記載人在6月24日說：

P.353 「今天收到總會長的公函，其中宣佈在7月5日，我們將與柯卡和Azpeitia團體聯合召開地區大會...」(1)

至於按照總會長所訂的日期而舉行的大會，幾乎所有的會院都提到了。收集的部份資料如下，在Segovia的會院日記上看到：

「1924年6月30日，在本會院舉行地區大會，選舉參加總大會的代表和替代者...」(2)

撒拉孟加的日記說：

「在這暑假期間，地區大會於7月1日召開，Carmen Folez del Campo修女被選為代表，替代者是Enriqueta Herrero修女...」(3)

Braganca學校的日記也提到：

「由於今年要召開總大會，按總參議會的決定，巴西必須舉行地區大會以便選出院長和代表。這會院將聯合Belo Horizonte會院一同舉行。6月28日進行兩會院之院長代表的選舉，Juana Uranga修女當選，代表則是Eloisa Andrus修女，替代者是Lorenza Beraza修女...」(4)

有些會院，由於特殊原因而無法依指定日期舉行，例如在Mojí Mirím：

P.354 「由於這時期的環境 ( 巴西政府曾爆發政治革命 )，無法按我們總會長所指定日期舉行 ( 地區大會 )。一旦革命緩和，我們將會舉行。

比瑞隆坡里團體有選舉權的姊妹於8月20日抵達。當天，我們聚集在聖堂內，按習慣祈禱之後，遂照會憲指示進行選舉。

唱票後，兩會院的院長代表是Sofía Domenech修女，代表是Agueda Hernández修女，替代者是Antonía Beloquí..」(1)

會院日記的記述者對這次大會的敘述，有的非常詳細，有的只寫下舉行的日期；有的把被選者的名字寫下來，有的連名字也沒有。

上述會院日記更詳細地提供一封Olga Barbosa修女寫給Dora Abranches Viotti修女的信，向莫西米林學校要資料以準備巴西省會的歷史。會院日記1924年8月20日的影本說：

「比瑞隆坡里的Manuela Azcue和Marcelina Semperena修女搭早晨四點半的火車抵達，來參加地區大會。彌撒後，喝了咖啡，遂在聖堂內舉行大會。12位有選舉權的姊妹：四位是比瑞隆坡里，八位是這會院的姊妹，她們是：Agueda Hernández和Sofía Domenech兩位院長，和Antonía Beloquí、Manuela Azcue、María Garmendía、Vicenta Guilarte、Marcelina Semperena、Pilar Yagüe、irene de Santiago、Florentina Caballero、Qtilla Trecu和Natíridal Zugarrondo修女。

P.355 進行院長代表的選舉，由Sofía修女當選...接著進行代表的選舉，由Agueda Hernández當選...

為了清楚表明，大家在莫西米林於1924年8月20日共同簽署。」

比瑞隆坡里學校校長，Agueda Hernández，H. de J.

Moji Mirím學校院長，Sofía Domenech，H. de J.

秘書，Manuela Azcue H. de J.」(1)

比提亞斯的日記記述人也很仔細，首先告訴我們，在指定日期的前幾天，柯卡團體的姊妹已抵達了。Azpeitia的姊妹則在前一天趕到：

「30日 ( 6月 )，Ana M<sup>a</sup> Sánchez、Mercedes Ulzurrun和Victoriana Mozas抵達了。」

「4日(7月)·Azpeitia團體到了：Juana Murua、Carmen Beltrán、Natívíael Marturet和María Gorostegui修女...」

她接著告訴我們，她們在當天下午開會決定第二天大會的主席，同時也選出計票人。

5日，彌撒和領聖體後，為大會的圓滿結果祈禱。早餐後立即開會。其中一位出席者描述：

「我們聚在聖堂內，懇賜光照之後，遂進行投票，首次計票，選出三座會院的院長代表...，是Dolores Aurquí；Juana 修女為代表，替代者是Ana M<sup>a</sup> Sánchez。隨即作出會議記錄，一切按照總會長的指示...」

(1)

P.356 要召開總大會。要在召開地區大會之後的幾天，總會長聽說，在有些會院中有人提到擔任修會職務適當人選的傳聞。她立即以公函通知各會院，強有力地說明她不願看到修會的良好情況受損。她還提到：

「我的女兒們，請相信，這件事將帶來紛擾與不悅...」(1)

為了避免，她禁止所有與此有關的討論，並提醒她們，此事違反教會法典第507和2.350條，要她們多加注意，同時也提到：

「這不僅僅違反教會的指示，同時也缺乏愛德，這在我們修會內將很悲哀，而直到目前的所有大會，都充滿了團結與和平的氣氛...」

她後來勸勉應當如何做：

「讓我們多多祈禱，謙遜地懇求聖神光照所有和每一位參與總大會的人，願總大會能非常成功，為了天主更大的光榮和修會的益處...」

(2)

我們從信的日期看到總會長是多麼迅速地切斷此事，她認為這可能給修會帶來恥辱。

P.357 堅定是她行事的特色之一，我們從她訪問各會院的記錄中可以證明這一點。在其中清楚記載著她途經每一個團體所觀察到的缺失和解決的方式。

大家在心平氣和和中度過了幾個月，等待修會這大事件的到來。

管理階層尚無法決定大會的日期，除非知道美洲的姊妹們何時抵

達。

12月，開始提到巴西參與總大會的代表們返回西班牙的旅程。那些會院的日記給我們提供此訊息：

「12月3日，Eloisa Andrés修女從〔Braganca〕學校出發前往西班牙。Irene Fernández和María Machiain修女陪她到Campo Limpo，在那車站與要前往西班牙的Agueda Hernández和Sofía Domenech修女會合...」

(1)

Leopoldina告訴我們：

「12月4日，María Sánchez和Dolores Novoa修女離開此地前往西班牙...」(2)

我們在莫西米林的日記上看到：

「我們收到總會長的來信，指示Sofía 修女與其他參與總大會的修女一起，在12月初搭'Reina Victoria'號前往西班牙...」

有關護照的文件都已辦妥，今天，12月3日，Sofía和Agueda修女前往里約...」(3)

P.358 大家會合後，遂開始這航程...她們心中是多麼欣喜地回到祖國啊！

當總會長一得知她們已上船，遂立即通知修會所有的姊妹懇切祈禱，希望她們旅途順利，請大家按慣例為此事祈求。

在西班牙喜樂地等待這相會。她們已經多年未見面了。

初學院會院歷史說：

「十二月初開始準備工作，為儘可能最好安頓從巴西抵達的姊妹們...」(1)

這時候是用我們一些修女家人所送的錢，為會院增添物品或整修的好機會。

日記在12日說：

「今日把大理石的桌子擺在餐廳內...好極了...」(2)

一旦得知姊妹們已抵達西班牙，總會長立即通知所有團體召開總大

會的日期。這日期是與撒拉孟加主教公署的教會管理人共同議定的。

P.359 「我告知諸位，總大會將於一月二日在耶穌聖心初學院召開。我懇切請求您們向天主和我們在天上的母親們祈禱，願總大會能成功，並且大家都唯獨尋求神聖的旨意...為使我們能認出天主旨意，我請您們在團體內，自25日起直到2日早上為止，進行向聖神的九日敬禮。

開始時可以呼求聖神降臨，向至聖聖三誦唸三次天主經，向聖母唸一遍聖母經，向我們會祖、Herranz神父和去世的姊妹們唸一遍天主經。

我降福諸位，並願您們都非常聖善。

Angela Cipitria

撒拉孟加, 1924年12月18日」(1)

這是Angela修女最後一次以總會長的身份寫信給全修會。她正要把棒子傳給她在幾天之後的繼承人。

修會在那時刻是怎樣的呢？學校數目和修女的人數都增加了。

當會祖於1912年去世時的13所會院，目前已增加到19所。她接掌修會時有150位修女，現在已有233位。在這12年間有151位新成員，21位放棄修道生活，47位去世。我們還記得，在Angela修女任內，曾有許多人生病和去世。

P.360 我們母院的一切都準備妥當，為迎接來開總大會的修女們。巴西的姊妹於12月20日進入los Mostenses。回到她們曾灑淚揮別的老家，離別總是痛苦的，但使命的喜樂卻在另一方等待她們。

會院日記記載：

「巴西的修女們到了。三位修女去車站接她們...她們來到時非常高興...」

(1)

稍後的回憶告訴我們：

「在多年不見之後，擁抱她們是極大的喜樂...」(2)

我們可以在此想像那回的相遇。彼此相互詢問有關的一切...未來還

有好幾天可以滿足這份訊息交換的喜樂。

會院殷勤地招待她們，家人和朋友也來探望。休息幾天後，她們到學校去。24日，負責寫日記的姊妹說：

「所有巴西的修女們在早上都去學校，總會長和秘書也陪她們一起去...」

(3)

傍晚時，她們回到Los Mostenses共度平安夜。幸福的日子臨近了。初學院歷史告訴我們：

「今年聖誕節更有家庭的味道...，由於團體人數增加了...」(4)

P.361 如果我們翻閱各會院在這期間所記載的，我們看到同一個主題：即修女們前往撒拉孟加參加總大會。日記中告訴我們同樣的事，只有一所會院的語調稍有不同：即聖心初學院。在這裡所記述的，不是離開，而是來開會的姊妹陸續抵達，首先是瓦亞多利的修女：

「今天，26日，Isabel Sorarrain和Pilar Bravo修女抵達了...」(1)

27日，日記說：

「比提亞斯的院長搭第一班火車到了...，稍晚，Arévalo、麥迪那、El Espínar、伯爾納德、塞高維亞、多祿撒...的修女們...」(2)

她們被總會長召集，於29日開始三日避靜，並進行總會長和總參議其他成員的選舉。

此時，最好能列出從各地區大會所選出的代表名單，她們是：

耶穌聖心初學院

院長 Asunción Zunzunegui

代表 Josefa Rodríguez

撒拉孟加學校

院長 Dorotea Urteaga

代表 Carmen Fdez. Del Campo

Peñaranda、艾斯比納和Arévalo的學校

院長代表 Modesta Salsamendi

P.362 代表 Josefa Semperena

Caldas · 伯爾納德和Medina del Campo

院長代表 María Arruti

代表 Regina Garmendia

柯卡、Azpeitia和比提亞斯的學校

院長代表 Dolores Aurquiá

代表 Juana Murua

Segovia學校

院長 Genoveva Machaín

代表 Agueda Rey

多祿撒學校

院長 Consolación Irigoyen

代表 Catalina Lasa

瓦亞多利學校

院長 Isabel Sorraín

代表 Pilar Bravo

比瑞隆坡里和Moji Mirin學校

院長代表 Sofía Domenech

代表 Agueda Hernández

Braganca Paulista和Belo Horizonte學校

院長代表 Juana Uranga

代表 Eloisa Andrés

Leopoldina學校

院長 María Sánchez

代表

Dolores Novoa

大家在28日都聚在一起，度過這充滿友愛氣氛的一天，並準備自己面對這將要舉行的重大事件。

P.363 Sandalio García Alcalde神父在當天下午抵達。他將帶領這選舉之前的小避靜。日記上寫著：

「他和修女們討論這三天小避靜的時間表...」(1)

日記記載者還告知：29、30和31日所將舉行的禮儀：

「他將每天給參與總大會的修女們兩篇道理為幫助默想，和一次生活方面的道理，團體全體也聽那篇生活的道理...」(2)

她將繼續提到反省的流程，最後在第三天，說：

「整個團體從祈禱室走到聖堂。神父領唱大讚美詩...」(3)

從那些耶穌孝女們的心中綻放對天主完全的感恩。大家都向天父熱切懇求，希望祂和那受讚美的母親，能在這臨近的超性時刻，光照有選舉權的姊妹們。...

修會生活的第二階段，只剩下幾個小時就將要結束。

此時，大家祈禱著，並等待著...